武俠世界

朱羽力作巨型小說

「黑夜之歌」

第38年

51

$20.00



第38年
第51期
（總號19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2月10日）

編者話 朱羽先生的幫會小說，自刊出後，大受歡迎，本期選刊「黑夜之歌」，小說背景放在日本，異鄉人浪跡東瀛，更添浪漫。

張家淩之父欠下賭債投水而亡，他獲知眞相後，憑一己之力與黑社會週旋，情節火爆，更勝占士邦。

陳歌先生的「脂粉陷阱」，別具一格，男主角反守爲攻，勇破敵巢，高潮迭起，老作家寫來極具功力。

本刊一向以接受讀者意見爲宗旨，盡量網羅有實力的武俠作家撰稿，短期內將會推出慕容羽軍、高庸、高皐等名作巨著，敬希讀者垂注。

江湖爭霸俠情故事

黑夜之歌

朱羽・文　洛文・圖

少女向千代小姐深深一鞠躬。

人們常說，這世界上百份之九十以上的罪惡都是藉黑夜的掩護來進行的。但是人們却又在日過中天之際就迫切地期盼黑夜早些降臨。原因是：黎明教人勤奮工作，黑夜教人休憩遊蕩。好逸惡勞是人類的通病，因此黑夜博得了絕大多數人類的青睞。它一撩粉腿，就輕易地踢走了光華照耀的太陽。

美洲最出色的是邁阿米之夜，歐洲最美的夜色當推巴黎；在亞洲，自然是日本東京的銀座夜色首屈一指了。

有人說：邁阿米之夜是清新的；巴黎之夜是瘋狂的；而日本東京的銀座之夜却是罪惡的。

我們別輕信傳言，現在讓我們來瞧瞧！

東京銀座區七丁目一條窄巷的巷底，在夕陽甫墮，夜幕初昇之際就亮起一方閃燦的霓虹燈——「夜之歌酒吧」。好美，好誘人的招牌啊！

窄巷裏，有好幾十間酒吧和啤酒屋，位於巷底的「夜之歌酒吧」並沒有佔了地勢之利，然而它的生意却非常好。因爲它是銀座區少得出奇的純酒吧，在這裏，沒有陪酒的吧孃，也沒有令人心旌搖蕩的脫衣艷舞。只有好酒，道道地地的好酒！

到這兒來喝幾杯的大都是中年人，三朋四友聚在一塊兒談談心，或者一個人靜坐片刻以滌盡心中的煩悶。這裏不供應節目，有時却有幾個流浪歌手到這兒來撥弄吉他唱幾闋民謠小調，倒也賞心悅耳。

愛狂的小伙子是絕不會到「夜之歌」來流連的。但是近十天來却出了一件怪事——一個年齡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每晚必來，而且總是頭一個登門。他是個很安份的客人，却不是好主顧。一杯百元日幣的威士忌在他手裏要泡上好幾個小時。

年輕貌美的酒吧主持人千代小姐並沒有對這位只化費一百元日幣，就將座位佔據整晚的年輕客人生出厭惡之心，反而有些對他發生興趣。倒不是由於兩性相吸的自然原理，而是因爲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以及那種淺飮低酌旁若無人的神態吸引了她。在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如此沉靜的年輕人眞是太少有了。

今晚仍是如此，「夜之歌酒吧」的門剛一打開，這個年輕的客人就到了。他仍如往常選了那張最靠邊的高脚椅，然後輕聲說：「威士忌！」

其實，不等他開口，老酒保就已經將一杯琥珀色的酒汁送到他的面前了。

酒吧總要到七、八點鐘才會有較多的客人。在以往，這一段時間千代小姐總是和這位年輕客人默默相對的。而今晚却有了第三者；她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是緊跟着那位年輕客人後面走進來的。

這少女肩上披着長直的秀髮，穿着白衣、黑裙、帆布平底鞋，渾身上下沒有一絲脂粉氣。手裏還提着一把吉他，看樣子是一個流浪女歌手。

她先瞟了那個年輕客人一眼，然後向千代小姐深深一鞠躬，很禮貌地說：「請問小姐，我能在這裏獻唱嗎？」

一進門，千代小姐就在注意她，活潑而秀麗，不像一個江湖藝人，因而和悅地問道：「外地來的嗎？」

「北海道。」

「很遠啊！」

「是的。」少女臉上綻着初春般的笑容。「很遠。一路上走了有三個多月，因爲我要靠唱歌賺錢作旅費。」

「到這兒來是……」

少女機敏地回答：「尋訪家父。他有五年未和家裏通信，所以我陪家母來。不料家父早在兩年前就離開他原來工作的地方了。」

「沿途賣唱的生意還好嗎？」

「客人都喜歡聽我唱的歌。」

「唔！這裏的規矩，酒吧是不付酬勞的。」

少女很世故地點點頭：「我知道。客人會給點賞錢吧！聽說東京的人都很慷慨哩！」

「只要妳唱得好，客人一定會給賞的。」千代小姐的眉尖突然皺了起來，低聲問道：「小姑娘！妳向『黑羽組』的人打過招呼嗎？」

少女瞪着兩隻溜圓烏黑的眼睛，茫然地問道：「一定要經過他們的許可嗎？」

「照規矩流浪歌手都要向『黑羽組』打招呼，繳規費，因爲這裏是他們的地盤。不過……」

「啊……」少女有些受驚的樣子。「我們母女二個人尋父不着，流浪貴地，他們不同情嗎？」

「也許他們會同情妳的處境，那要看妳如何應付了。」千代歉疚地笑笑。「到時候我可不能幫妳說

話，妳小心一點好啦！」

「謝謝妳的指教！」她深深地一鞠躬。

「大概要到七點半鐘以後客人才會多起來，妳現在可以先休息一下，要喝點甚麼嗎？」

「不了！」少女禮貌地婉謝，然後以目光望向那位年輕的酒客。「我現在可以先爲這位先生唱一曲。」

在她們談話時，那位年輕酒客毫不關心地看着自己的酒杯，現在他抬起了頭，望着淸秀的賣唱少女，這證明他暗中還是在注意她們的談話。

眼看那少女將吉他掛上肩頭，撥弄着琴弦。於是他連忙一揚手：「等一會兒再唱吧！」

「不喜歡嗎？」她修長的眉尖蹙起來了。

「很喜歡聽聽妳的歌。」他那兩道濃眉連連地挑動了幾下。「東京的人的確很慷慨，但是窮人却無從慷慨，我身上的錢只夠付這杯酒賬。」

少女爽朗地笑了，聲音甜美地說：「那沒有關係，只要你不討厭就行了。」

她的話使得年輕人有些意外，也有些窘；他掩飾地端起杯子，將殘酒一飲而盡。

站在櫃枱面的酒吧女主人千代小姐親自拿了酒瓶過來，笑着說：「再來一杯。」

他連忙用手蓋住杯口，搖搖頭：「不了！我方才就已說過，我身上只有一杯酒錢。」

「這一杯是奉請的。」千代小姐臉上的神情謙恭而又虔敬。「你已經連來十個晚上了，本店對這種老主顧應該表示一點謝意。」

他收回了蓋住杯口的手，讓她將空杯注滿。沒有道謝，也沒有展露一絲笑容。縱使如此，女主人已感到非常滿足。在她的料想中，這個神情冷漠、倨傲的年輕人也許會拒絕她的盛情。

「先生！」少女說：「我要爲你唱一曲『黑夜之歌』。」

琴聲鏘然，嘹亮圓潤的歌聲自那少女的口中流瀉出來：

「黑夜無情，它帶來重重陰影；黑夜無情，它啃噬我的青春；它使我在它黑色的裙底沉睡，永不響往白日的光明。黑夜無情，它敎我調脂弄粉；引領我到燈紅酒綠的歡場，出賣包含辛酸的笑聲。黑夜無情，它帶來重重陰影；黑夜無情，它啃噬我的青春；黑夜無情！黑夜無情……」

歌聲終了，但是凄涼的餘韻却仍在空間盪漾。那年輕酒客聽得十分神往，而他却沒有鼓掌呼好。只是端起酒杯，仰脖一口喝乾。千代又爲他斟上一杯，等他發覺時，杯中已滿了。

他冷漠地問：「這一杯又是請客嗎？」

「你沒有鼓掌，是這小姑娘唱得不好嗎？」千代冷冷地瞅着他，目光中含着責備的意味。

「唱得太好了，但她不該唱這種歌。」

「爲甚麼？」

「詞句消極，曲譜凄涼，不適合她的年齡。」

多少天來，這位年輕人第一次說了這麼多話，也是第一次說出了內心的話，千代似乎發現了甚麼。她的目光在他臉上搜尋了一陣，然後好奇地問道：「先生！你不是日本人吧？」

「我是中國人。」

「哦！你的日語說得很好哇！」

「五歲就到貴國來了。」

「你住在……」

「河邊的小旅館裏，」他特別加以補充：「我是說現在。」

「那麼，以前呢？」

「以前？」他苦澀地笑笑。然後轉過身去，望着撥弄琴弦的賣唱少女。很明顯，他不願別人追問過去的事。

千代以憐恤的眼光望了他一陣，走開了。

時間飛快地溜過，轉眼又到了九點鐘。

「夜之歌酒吧」裏座無虛席，還有些客人手端酒杯站着。他們絲毫不覺得累，因爲那少女的歌聲使他們忘記了一切。

突然，酒吧的兩扇玻璃門「砰」然打開，五六個彪形大漢出現在門口。千代看了一眼，低聲道：「糟！『黑羽組』的人來了。」

她站在那年輕中國人的面前，這句話自然是對他說的。而他呢？却一個勁地旋動着手心裏的酒杯，似乎對那賣唱少女的處境一點也不關心。

那幾個彪形大漢在進門處停了一會兒，就走過去將賣唱少女圍了起來。她還不知道大禍將要臨頭，竟然流露出天眞無邪的笑容。

在那幾個大漢當中，有一個穿黑色襯衫，結白色領帶的突然一伸手將少女手中的吉他抓住了。

少女這才發覺事態有些不尋常，凍結了臉上的笑容。張口結舌，不知所措。

一個不知厲害的酒客衝上去干涉：「你們想幹甚麼？人家一個小姑娘……」

「啪！」答覆他的是一記重重的耳光，打得他踉踉蹌蹌，嘴角滲出了鮮血。其餘的客人知道是怎麼回事了，紛紛退縮一隅，再也沒有人膽敢去出頭。

結白色領帶的將賣唱少女打量了一陣，陰冷地笑着問道：「小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北……原……惠子。」她囁嚅地回答。

「懂規矩嗎？」他臉上仍浮現着陰冷的微笑。

她深深一鞠躬：「初到東京，一切請包涵！」

「賣唱要繳規費，懂嗎？」

「惠子隨家母前來東京尋父未遇……」

「少說理由！」結白色領帶的傢伙一聲叱喝，嚇得北原惠子想要後退，吉他却又抓在對方手裏。「不繳規費不准唱。」

「是！是！」北原惠子連連點頭：「請問規費如何繳法？」

另一個大漢摸摸她裙下的一個口袋，不懷好意地笑着說：「嘿嘿！進賬不錯嘛！」

「哼！」結白色領帶的傢伙以邪惡的眼光，向全場掃了一眼。「人長得漂亮，自然有客人願意賞錢了。」

北原惠子漲紅了臉，低聲說：「大哥請不要開我的玩笑……」

「開玩笑是看得起妳！告訴妳！每天規費兩千元，少一塊錢也別想張口。」

「啊……」北原惠子驚呼了一聲，然後拚命搖頭。

結白色領帶的向他同伴歪歪腦袋：「來！給她一點敎訓。」

一個大漢立即抓起她的吉他就要往地上砸。北原惠子尖叫一聲，飛身撲上去將吉他抱在懷中，死也不肯放手。

滿酒吧的客人無不怒在心頭，但是誰也不敢出頭惹事。他們的血液倒不曾冷却，只是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熱血流到血管外面來。

這時，那個年輕的中國人却站起來了。

站在他面前的千代立刻發覺了他的意圖，情急中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壓低了聲音說：「不要惹事。那傢伙名叫金東昌，是個韓國流浪漢，更是個亡命徒。他是『黑羽組』最兇狠的打手。」

他連一秒鐘也沒有猶豫，就將千代那隻關注的手甩開了。

有人排衆而出，是座上酒客所期盼的。但是大家也都爲他擔心。因此，所有的目光都不約而同集中在他的身上。

「放開她！」他的聲音極其低沉。

然而他的神情却具有無比的震懾威力，抓住北原惠子吉他的大漢不由自主地放開了手。而另外幾個人却向他圍了過來。

他視若無睹地走到結白色領帶的傢伙面前，冷冷問道：「你就是『黑羽組』的金東昌嗎？」

對方楞了一下，隨即展露了使人膽寒的笑容：「嘿嘿！想不到你還認識我！」

「堂堂男子，不該欺侮一個少女。」

「你在敎訓我？」金東昌的眼球上突然佈滿了血絲。

「我只是勸告你。」

「這是我的答覆。」金東昌飛快地揮出一拳，結結實實地敲在那年輕中國人的下頦處。

他的身體搖晃一下，嘴角處立刻滲出了鮮血。

金東昌帶來的那一羣人可吃驚了，捱他鐵拳還能屹立不倒的，這小子還是頭一個哩！金東昌本人也是吃驚的，他雙拳緊握，後退半步，準備對方的反擊，惡戰顯然一觸即發。

出人意外的，那年輕人的臉部竟然沒有絲毫慍怒之色，冷漠的表情像是一尊石像。緩緩抬起手背拭去嘴角上的血漬，聲調沉靜地說：「我是中國僑民，名叫張家凌，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我在新宿車站處當搬運工。晚間六時半至十一時在這間酒吧，然後回河邊的『流乃莊旅店』睡覺，你記住，隨時隨地都可以來找我。」

大家都莫名其妙這小子何以來上一大段自我介紹，却見張家凌肩膀微微一晃，接着砰然巨響，金東昌突然向後倒下。顯然他是捱了對方重重的一拳，但是誰也沒有看清楚那中國小子是如何出手的。

蛇無頭不行，金東昌的手下，個個都楞住了。

張家凌根本無視於那幾個大漢的存在，向北原惠子招招手說：「惠子小姐！我送妳回去吧！」

她走到張家凌面前，投給他一個感激的目光。輕聲說：「謝謝

你！」

「妳住在那裏？」

「我也住在『流乃莊』。」

「眞巧，我們走吧！」

經過櫃枱時，張家凌不忘禮貌地向千代說：「謝謝妳那兩杯酒，使我增加了不少力量。金東昌沒有半個小時是醒不過來的。」

千代有着欣喜的神色。但是當她看到張家凌和北原惠子雙雙離去的背影時，一股妒忌的意識却莫名地在心底昇浮起來。

張家凌和北原惠子走了，被打得昏厥的金東昌被他的伙伴抬走，整個酒吧立刻亂鬨鬨地鬧翻了。張家凌立刻成爲酒客們談話的中心資料：他的神拳；他那凜凜不可侵犯的神情……

老態龍鍾的酒保走到痴痴發楞的千代身邊，悄聲說：「千代小姐！妳知道那個中國小伙子的來歷嗎？」

「你知道？」

「他是張雲的兒子。」

「那個張雲？」

「張雲就是赤坂區一家『中華擊技館』的館長啊！」

「他的兒子怎會在車站當搬運工？」

「唉！」老酒保嘆了一口氣。「張雲擲骰子輸了八千萬日幣，變賣了所有的財產償清賭債還不夠，被債權人逼得跳下了東京灣……」

「哦！」千代臉上浮現出驚詫的表情。「這是多久的事？」

「一個多月以前的事。」

「難怪他的神情那樣刻板冷漠，這種打擊敎誰也承受不了啊！」從千代的語氣中可以聽出，她已暗暗對張家凌生出憐愛之心了。

旅店老闆　游說入幫

「流乃莊旅店」位於西銀座的河邊，在這條臨河的街道上，有數十間維持着古老風貌的藝妲間，雖然目下的年輕人已不喜愛這個調調兒，但是仍不乏好奇的觀光客來此試作問津牛郎。

「流乃莊」在這種環境裏不能算是一個安寧之所，但這間旅店收費低廉，一些居無定所的流浪漢都願以此爲家，暫避風雨。

在途中，張家凌和北原惠子似乎有些初見的忸怩，並未作深入的交談。來到旅店的玄關，張家凌才問道：「惠子小姐！明天還去唱嗎？」

「他們會讓我唱嗎？」

「如果象徵性地收一點規費，就不要去破壞他們的規矩。若是獅子大開口，就不要去理他們那一套。」

「張先生！」她搖搖頭。「我不願意你爲我的事情去打架，那樣會使我內心過意不去。」

「沒關係！」張家凌捏緊了拳頭，骨節發出「咯咯」的聲響。「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你不吃人，人就吃你。我想他們明天也不敢再找妳的麻煩。我下班回來接妳一道去。好！再見。」

「謝謝你！」

「噢！對了。」張家凌又叫住她。「今晚的事別讓妳媽知道，免得讓老人家擔心害怕。」

北原惠子嬌憨地笑了：「張先生！我媽才不是老人家哩！她今年才三十五歲。」

「對不起！」張家凌訕訕地聳聳肩頭。「在我的想像中，做母親的人都是老人家。」

北原惠子又笑了，這次却沒有笑出聲來，她再次向他鞠躬道別，向旅店的後進走去。張家凌出神地望着她的背影。

在他身後突然響起了一個輕脆的聲音：「嗨！你眞有一手，這個賣唱的小妞也敎你勾搭上了。」

不用回頭看，張家凌也知道說話的人是旅店的老闆娘吳美麗。她原是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糊里糊塗地認識了一個日本遊客，和他結婚來到日本。却想不到她的丈夫是黑社會中的一個流氓。

去歲，她的流氓丈夫捱黑槍死了，留給她這間小旅店。現在她是個寡婦，一個方二十出頭的小寡婦。

她的身材十分美好，人如其名般的美麗。然而張家凌却懶得多看她一眼，疾步向他的房間走去。孰料，小寡婦却亦步亦趨地跟來了。

張家凌仍然沒有理她，扭開了電風扇，往榻榻米上一倒，眼望天花板抽起烟來。

「沒有那個男人在我吳美麗面前這樣神氣過，」她先拉上紙門，然後在他身旁坐下，奪去他手上的香烟吸了一口，又插回他的唇間。「就只有你這個宣告破產的窮小子，告訴你，別過份驕傲。」

張家凌將那支只抽了兩口的香烟丟進了烟灰缸，在榻榻米連打了兩個滾，離得她遠遠的，這才冷冷地道：「妳既然懂得看顏

色，就不該老是來纏着我。」

「姓張的！」吳美麗噘着嘴說：「你這個人說話眞不憑良心！我那一點不是爲了你好？」

「我做我的搬運工，妳做妳的女老闆，大可不必爲我操心。」張家凌背着身子對她說話，似乎連看她一眼都不願意。

吳美麗又坐到他的身邊，扳過他的身子。「跟黑羽太郎有甚麼不好？在銀座只要提起『黑羽組』，任何人都要彎腰低頭，我保證你不出多久就會竄紅起來。」

「我告訴過妳無數遍了，我不願意給流氓做打手。」

「誰敎你做打手了？」她俯下身去，壓在他的肩膀上。「就憑你這塊料，我還捨得敎你去做打手嗎？」

張家凌却毫不容情地推開了她：「別靠得我這樣近，我現在的工錢剛夠養活我自己。如果有多下來的錢，我倒願意買妳一夜。」

「你別看錯人，拿錢買不到我。」

「我看妳有些像，不然，妳的言行不會那樣下賤。」

這句話可讓吳美麗惱火了，不過她很快又將怒火按住。反而在他身邊躺了下來，媚笑着說：「我今晚不走了。」

「爲甚麼？」他倏地坐了起來。「我付了房間錢的。」

「你不是說我像個下賤女人嗎？那麼，我就作個下賤女人吧！」

「上別的房間去找別的男人，」他轉過身去，根本無視於她的存在，「我沒有錢付夜渡資。」

「免費，或者讓你欠。」

張家凌想不到吳美麗如此歪纏，憤而起身去拉開了紙門，手一擺說：「吳小姐！妳是這裏的女老闆，躺在客人屋裏算甚麼名堂？倘若我叫嚷起來，妳顏面上就難看了。」

吳美麗倒未防到他會來這一手，臉孔氣得發青，原已夠挺拔的胸部也就更加脹鼓鼓的了。她雖然心肺氣得要發炸，但是她的聲音却還很平和：「今天怎麼變得這樣兇？」

「工作太累。」

「哼！」她鼻孔裏發出了一絲冷笑，「只怕不是這個原因！」

「妳說對了，原因很多。」

「別以爲我不知道，」她坐起來點燃一支烟。「北海道來的那條小爛魚迷住了你，說不定你還想來個一箭雙鵰哩！」

這句話將張家凌逗火了，他低吼一聲：「妳說話要有分寸一點！」

「見多了！十個賣唱的女人十個爛，誰還不知道？」

「妳再說一句，我就敲爛妳的嘴。」

「哼！將一個賣唱的女人看得那樣貴重，却將我看得這麼下賤，我趕她們滾蛋！」

「妳憑甚麼？」

「我不歡迎她們住我的旅館，怎麼樣？」吳美麗說完就要奪門而出。

張家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眼光裏暴出閃電，聲音像悶雷般吼着：「妳敢！」

吳美麗雖然痛得額上滾下汗珠，却依然橫蠻地說：「我沒有甚麼不敢。」

張家凌無情地加重手上的壓力，沉聲說道：「妳要對惠子母女有點不禮貌，我就扭斷妳的手。」

「你吹牛！」

「一點也不吹牛！一個小時以前我在『夜之歌酒吧』還揍了『黑羽組』的金東昌一拳。」

「你揍他？」吳美麗臉上露出驚疑參半的神色。「金東昌幾曾被人揍過？如果眞的，你將有麻煩了。」

張家凌鬆開了吳美麗，神情淡漠地說：「不要那麼緊張，金東昌先動手打了我一拳，我回敬了他一下，這不是很公平嗎？我不知會有甚麼麻煩？」

「金東昌不是一個普通打手，他不會無緣無故揮拳打人，你一定有甚麼事情激怒了他。」

「他向惠子小姐收規費的態度太惡劣。」

「又是爲了北海道來的那條小爛魚？」

「啪！」吳美麗臉上挨了一記耳光，雖然張家凌出手的份量很輕，她的嘴角仍然流出了鮮血。

她撫摸着發熱的臉頰，喃喃自語地說：「你打我？」

「即使黑羽太郎站在面前，我也敢打他。」

「好！張家凌！我姓吳的見過流浪漢太多，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不識好歹的東西。」

她倉惶地奪門而出，張家凌却又攔住了她：「吳小姐！我再告訴你一次，我不是流浪漢。雖然搬運工不是一份好職業，但我不是一個無業遊民。」

他說完後，收回了手。吳美麗像逃避瘟疫似地離開了他的屋

子，在走道上，她心裏萌生到後院去找北原惠子出氣的衝動，但她忍住了；十天來，她已深切瞭解了張家凌的脾氣。

她剛走到玄關，一個女侍迎向她，低聲說：「黑羽先生派人來找妳。」

「在那裏？」

「我知道妳在張先生的屋裏，所以推說妳出去了……」

「來人走了嗎？」

「他說一定要見妳，所以在妳屋子裏等。」

吳美麗來到自己的屋子，她看到一張冷漠的臉孔和銳利的眼睛，來人正是她方才和張家凌談起的金東昌。

「你？」她是有點感到意外的。

「那個姓張的中國人回來了吧？」

吳美麗有些吃驚，金東昌是來找麻煩的嗎？她雖然在半分鐘以前渴望有個人出來將張家凌狠狠揍一頓，好讓自己出口氣。可是眞有人來找張家凌，她又不願意了。她很喜歡張家凌這種男性：英俊、粗獷、傲慢。自從他住到這家旅店的頭一天晚上她就動了心，雖然對方一點好顏色都沒有給她看過，她仍然沒有改變初衷，而且她對男性的網羅從未失敗過，因此她要堅持到底。

「是來報仇的嗎？」她注視着金東昌的反應。「我不希望有人在我的旅店裏打架。」

「黑羽先生要見他。」金東昌冷冷地說。

「要你帶他去？」

「要妳陪他去。」

「我已經向他說了兩次，他不肯。」

「吳小姐！妳不該向黑羽先生推薦這傢伙。」

「他是人才，就憑他揍你那一拳……」

金東昌截住她的話說：「別擔心我挨揍的事，妳現在該爲妳自己擔心。」

「我？」

「黑羽先生說，午夜以前一定要見到那個姓張的。」

「他不肯去怎麼辦？」

「過了午夜，黑羽先生自己會到這裏來拜訪。妳可以想像得到那會有甚麼後果。黑羽先生對工作不力的人一向都是處罰得很嚴厲的。」

金東昌走了，留下吳美麗一個人在那裏發楞。

她看看錶，十一點不到，離午夜還有一個多小時。乘車到黑羽太郎的居處去，不需要十分鐘，但是說服張家凌的時間也許一小時還不夠。她決定勉力一試，萬一黑羽太郎怪罪下來，那可眞吃不消。

吳美麗再次來到張家凌屋裏，門開着，人却不在。她見他的衣服掛在壁上，猜想他是到浴池去。

五分鐘後，張家凌披着浴巾回來了。一見吳美麗坐在他的屋裏，不由皺起了眉頭說：「吳小姐！妳怎麼老是纏着我呢？東京的旅店不是只有妳這一家，妳最好不要失去我這個顧客。」

「我打賭你現在不會搬。」

「妳那樣有把握？」

「當然，後院裏住有北原惠子母女，你會放心離開她們？」

「妳是想激我搬走後再對付她們嗎？我不會上當。」

「那麼我方才的打賭就贏了。」吳美麗收起了笑，正經地說：「張家凌！將衣服穿起來。」

「幹甚麼？」

「金東昌找你來了。」

「那是不足驚奇的，我在揍他之前就說出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他的人呢？在外面等我嗎？」

「他已走了。」

「是來探探虛實嗎？」

「他來轉告黑羽先生的命令。」

「對妳命令嗎？」

「也可說是對你的，他午夜前要見你。」

「他不夠資格對我下命令。」

「你這樣無異是向他挑戰。」

「妳即使說我在向整個東京的黑社會人物挑戰也無所謂。」

「你今晚非去不可。」

「不去。」他堅決地搖頭。「妳要介紹我到『黑羽組』去做打手，事先並未經過我的同意。」

「不是做打手……」

「不管做甚麼，我都沒有興趣。」

「張家凌！今晚的情形有些特殊。」

「我不覺得。」

「今晚你打了黑羽先生的得力幹部，他也許要聽聽你的解釋。」

「讓他來找我好了。」

「你若不去，他就會來的。」

「那麼，我等他吧！」

「不行，那會連累我。」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向他推薦了你，前天召見

你不去，昨天召見你又不去。今天你打了他的幹部，他可能會懷疑我在耍甚麼花樣。」

「聽妳的口氣，好像很怕黑羽太郎？」

「當然。」吳美麗毫不掩飾地說：「我吃的是他的飯。」

「妳也是『黑羽組』的一員嗎？」他問。

「我丈夫原來是『黑羽組』的幹部，去年被仇家殺死，黑羽先生就給了我這家旅店，讓我經營謀生。」

「好吧！今晚我去一趟。」他終於答應了。

吳美麗有說不出的欣喜，眉開眼笑地說：「你不應該使我爲難的。」

張家凌流露一絲苦笑，點點頭，道：「的確，我該想想妳的好處。剛住進來的幾天，我身無分文。妳不但未向我催索房飯錢，反而借錢給我作車資出去找事……」

「別說這些了！只希望你以後說話別教人太難堪。」

「可是妳以後也別老是纏我，我喜歡穩重規矩的好女人……」

「不喜歡我這樣主動向男人獻殷勤的壞女人，對嗎？」

「妳知道就行了。」

「那是我對你特殊。」

「那更糟！我不喜歡別人對我另眼相看。」

「不同你磨牙了，快換衣服吧！」

「妳在玄關等我，我五分鐘就出來。」

「讓我服侍你換衣服吧！日本男性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女性照料的。」

「我是中國人，所以不將女性看成奴隸。」

加入幫派　瞭解眞相

十一時三十分，吳美麗和張家凌來到銀座六丁目一座六層樓的前面。吳美麗停妥了車，說了聲：「到了，下車吧！」

張家凌下了車，仰首看去。六層樓的頂端的霓虹燈在夜空中光芒萬道，那是「黑羽產業株式會社」幾個字。

電梯直達六樓，看樣子吳美麗時常在這裏走動，因爲每一個來去走動的人都向她頷首招呼。她引領張家凌來到一間掛着「社長室」牌子的門口，先整整自己的衣裙，才去舉手敲門。

開門的是一個黑皮膚的英日混血兒的高大男人，他先將房門開一道縫，看清了是吳美麗之後，才將房門整個打開，彎腰向內擺手。

裏面是一間很大的起居室子，陳設非常美麗。屋子裏有兩男兩女，聚精會神地圍在一張圓桌上。

內中有一個兩鬢灰白，約莫五十歲的男人，見他們進來，抬起頭來看了他們一眼，伸手向旁邊一指，那意思是先敎他們坐一會兒。從那雙銳利的目光和那張極具威嚴的臉孔看來，張家凌知道他就是自己要見的黑羽太郎。

黑羽太郎向來客打過招呼後，又坐下去，向坐在他對面那個下聙削瘦，約莫三十歲出頭的男人說：「來，再試一次。」

那個男人拿着一隻木杯，凌空搖晃。張家凌聽到那種聲音後，才知道那隻木杯裏裝的是骰子

張家凌不禁皺緊了眉頭，他對那幾粒骰子可說深惡痛絕。就是爲了那些鬼東西，才使他的父親跳下了東京灣，使「中華擊技館」的基業毀於一旦，整個產業不用說，全部拱手讓出。

那邊搖骰子的人已「砰」地一聲，將木杯中的骰子扣在桌面上。當他移去木杯時，贏得一片讚嘆聲。

張家凌的位置離他們很近，放眼望去，只見攤在桌子上的六粒骰子朝天的一面都是六點，這是最大的點子清一色。

「行了！」黑羽太郎伸手收起了桌上的骰子。「我決定聘請你，利益得到後你分三成。」

「是！」搖骰子的男人恭敬地回答。

「明天晚上我派人送一千萬塊錢給你，然後你進入『珍珠俱樂部』去賭博。記住！這一千萬塊錢要分五天輸光。」

「是。關於對方……」

「對方是九州的首富，聽說對方在這方面很有點功夫，在九州可說沒有對手，所以才使他有信心到東京來挑戰。五天以後他會到，不過他一定先派人到俱樂部去觀察動靜，因此這幾天你只能輸不能贏。」

「不知道他這次帶多少錢來？」

「聽說這次帶來了三億。如果你運用的手法高明，使他一直賭下去，我們可能會贏進十億日

幣，這不是個小數目。」

「如果這次我的老師也在的話，那就太有把握了。」

「他在那裏？」

「他有地址給我，那地方是一間酒吧。我說出老師的名字，酒吧裏的人說他們那裏沒有這樣一個人。」

「啊……不要缺乏信心。你的技巧很高明，我見過很多賭徒，他們的技術都不如你。」

「請放心！我會全力以赴。」

黑羽太郎又向在座的兩個女人說：「妳們明天也要住進『東京大飯店』去，那傢伙訂的房間正好在妳們兩間屋子的中間。那傢伙不但好賭而且好色，盡量利用機會接近他，了解他，我們不能偸鷄不成蝕把米。」

兩個女人同聲說：「知道了。」

「你們回去吧！」

兩女一男走了，屋子裏面只剩下他們三個人。

「我是黑羽太郎。」聲音冷漠而倨傲。

「我是張家凌。」他以同樣的語氣回答。

「嗯！吳美麗會經談起過你，金東昌也談起過你。」

「我今晚在『夜之歌酒吧』一拳揍昏了金東昌，但是我不會道歉，因爲我先被打才還擊的。」

「你用不着道歉。」

張家凌倏地站起來說：「那麼我該走了，我是爲這件事來的。」

「坐下！我找你不是爲這件事。」

「我對你的事不感興趣。」

「這不是興趣的問題，是彼此的利害問題。」

「我不懂你的意思。」

「方才那個搖骰子的人你見到了，他是個職業賭徒。」

「我不關心。」

「他會贏錢。」黑羽太郎的目光像利刀一樣盯在張家凌的臉上。「但他不是靠運氣，而是靠手法的。」

「手法？」張家凌喃喃地，他根本不懂這兩個字的意義。

「弄假，」黑羽太郎直截了當地說：「也就是欺詐。」

張家凌聽明白了，不由冷笑着說：「反正你們一天到晚都是幹害人的勾當。」

黑羽太郎不去理會他的諷刺，語氣冷冷地道：「方才你已聽到了我的計劃，除非從現在開始，你成爲『黑羽組』的幹部，否則，你不會活着離開這裏。」

張家凌既驚且怒，憤然地說：「你是想藉此强迫我參加你的組織？」

「我不會强迫你，我一定要你自願。」

「那麼你會失望，我絕不願意參加你們這種非法集團。」

「我有理由要你自願參加。」

「那理由一定要我心悅誠服。」

「好！你仔細聽着！」黑羽太郞換了一張椅子，離張家凌近些。「令尊在一個半月前一夜之間輸了八千萬日元，賭的也是骰子。在他輸垮以前他曾小贏幾場，我懷疑有人在向他設局行騙。」

「你有證據？」

「如果你是我的幹部，我會幫你找證據。」

「方才你是威脅，現在是哄騙。不管你用甚麼方法我都不會上當，你的心機算是白費了。」

黑羽太郎並未激怒，臉上仍是帶着一股微笑。「年輕人傲一點是好的，太過於自信却不大好。『黑羽組』沒有你這個幹部也不至於會垮掉。」

「這就是令人不解的地方，你因何要這樣爭取我呢？」

「我很愛惜你，當搬運工可說是委屈了你。」

「你的言辭很動聽。」

「當然也有一部份是爲了本組的前途。」

「我相信你這句話是眞的。」

「和令尊賭錢的人都是找不出來頭的人，而且從令尊自殺後都沒有再出現過，奇怪嗎？」

「你因此而懷疑，是嗎？」

「你們那幢房子落到了『馬場組』的手裏，聽說最近要動工改建成一幢十層高的遊樂大厦。」

「那個『馬場組』？」

「赤坂區的一個組合，領頭人是經營妓寨出身的馬場信夫。很明顯地，他看中了『中華擊技館』那塊地皮，所以請來賭博郎中，使令尊大輸特輸，然後達到他們的目的。」

「眞的？」張家凌的聲音在發抖。那不是吃驚、害怕，而是由於憤怒、激動，使他的血脈賁張。

「有很多跡象，證明是眞的，不過，我們需要找到證據，最主要的是，找到在賭場上贏錢的那個人。」

「找得到嗎？」

「這些人都在黑社會的圈子裏，你不踏進黑社會裏來，永遠摸不到這些人的底，也永遠弄不清楚事情的眞相來。」

「這的確是個好理由。」

「你多作考慮吧！」

張家凌毫不思索地說：「我參加了。」

「自願的？」

「嗯！」

「那麼，從現在起，你要稱我黑羽先生，而且我說的每一句話你都要遵守，因爲那是命令。」

「我知道。」

「好！」黑羽太郎一本正經地說：「從今天起，你是本組的第一幹部，金東昌作你的副手。負責管理本組地盤內的遊樂事業，自然要包括向那位從北海道來的賣唱少女收規費。」

「知道。但是收費也該合度……」

「那是你的事，你有權斟酌。」黑羽太郎說着又轉向吳美麗說：「妳明天替張家凌找一層公寓的房子。」

張家凌搶着說：「不！我仍然願意住在『流乃莊』。」

「是爲了不想離開吳美麗？」

「黑羽先生！」張家凌冷冷地道：「你會錯意了，我並不想住高樓大厦，我願意住小旅館。」

「好！隨你的意思。」黑羽太郞點點頭，說：「還有，吳美麗今晚開始是屬於你的，這絕非命令，而是出於她的自願。」

張家凌有些發楞，側臉看看吳美麗，她正在對自己笑，他皺了皺眉頭，終於忍不住說：「我可以拒絕嗎？」

「不行。」黑羽太郎一口回絕：「你是本組的第一幹部，並非打手之流，必須要有一種黑社會人物的典型。離開酒與女人，你永遠不像一個黑社會人物。再說，新進幹部也需要有人加以考核。」

考核？不如說是監視還好呢？張家凌點點頭，不再提出抗議，他突然對黑社會感到興趣了。

＊　＊　＊

他們回到「流乃莊旅店」時已是凌晨一時了。吳美麗跟着張家凌進了他的房間，親暱地叫着他：「家凌搬到我的房間裏去吧！」

「必需嗎？」張家凌冷冷地問。

「我睡在你這裏算甚麼呢？」

「我睡在妳屋子裏又算甚麼呢？」

「你是老闆，」吳美麗佻巧地笑着。「我是老闆娘啊！」

「嘿！」張家凌自嘲地笑着。「我眞是一步登天了，請問老闆娘，我能行使做老闆的權利嗎？」

「當然可以。」

「那麼，從今天起停止向北原惠子母女收宿費。」

吳美麗楞住了，良久，才囁嚅地說：「只要你沒有動歪腦筋，這是可以的。」

「哼！」張家凌冷笑着說：「我現在是一個流氓，應該有自知之明，怎麼可以在一個正經的女孩子身上打主意呢？」

吳美麗的臉色略有不悅，冷冷地道：「那麼，我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了？」

「不要談論這些啦！」張家凌倒不願過份傷害她的自尊。「敎女侍來給我搬東西吧！」

吳美麗的臥房相當寬敞，是西式設備的套間。張家凌一過來，她就爲他倒了一杯酒。

張家凌並未立刻擧杯就脣，目光冷冷地看着她：「美麗！我是妳死了丈夫之後的第幾個男人？」

吳美麗的目光跳動了一下，垂下了頭，語氣幽怨地說：「家凌！你對我可能有誤解。」

「誤解？」這兩個字好像是從張家凌的鼻孔中擠出來的。

「你一定以爲我是一個浪漫成性的女人，其實，唉！」她吁嘆一聲，接着說：「我只是走錯了一步路。」

「在人生的路途上是一步路都不能走錯的。」

「所以我現在每走一步路都非常小心。」吳美麗抬起頭來，這時她的目光顯得特別清澄。「表面上我好像浪漫已極，那只不過是爲了符合我的身份。我暗中已下決心，雖是不潔之身，也要奉獻給我所愛的人。」

「是嗎？」張家凌喝下了半杯酒。

「你方才在黑羽先生房裏見到的兩個女人，一個名叫久美，一個名叫幸代。爲了工作她們經常要犧牲色相。『黑羽組』的女幹部有十幾個，全都被黑羽先生佔有過，只是我沒有。」

「是妳守身如玉？還是妳享有特權。」

「兩者皆有。」

「吳小姐！」張家凌緩緩地說：「我對方才的話表示抱歉，如果妳同意的話，我還是回到原來那間房子裏去睡吧！」

「爲甚麼?」

「繼續保持妳的純潔。」

「保持到此爲止了。」吳美麗落落大方地說:「家凌!我喜歡你。不然,我不會一再向黑羽先生推薦你了。」

「喜歡是愛嗎?」

「這兩個字眼在女人的心中意義是相同的。」

「如果妳愛我,不會有好結果。」

「愛情本來是盲目的……」

張家凌不願再和她討論這個問題,一面關了燈,一面說:「睡吧!」

在黑暗中,當吳美麗火熱的胴體投進張家凌的懷裏時,他無暇去思索愛情與道德的問題,他畢竟是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

* * *

「夜之歌酒吧」仍是在晚上六時半開始營業。

張家凌也依時在酒吧門口出現。千代喜悅的神情像閃電般一瞬即逝,她眼前站的彷彿已不是往昔的張家凌。

他穿着簇新的西服,這反而使他失去往日的蕭灑。吳美麗親暱地挽着他的手臂,這更使千代感到錯愕與惶亂。其原因並不是出於妒忌,而是出於驚震;吳美麗原是浪人之妻,丈夫死後,在銀座地區更是聲名狼藉,這個可愛的青年怎會和她纏上呢?

今晚張家凌沒有坐在櫃枱邊,他和吳美麗選了一張離櫃枱很近的枱子坐下。吳美麗緊緊地依着他,像是存心要向千代示威。

老酒保拿了兩隻酒杯放在櫃枱上,又拿過了一瓶威士忌,正要往杯子裏倒,千代却伸手攔住他。

張家凌笑着說:「這位小姐眞聰明,我們今天要開香檳。」

老酒保訝異地問道:「是甚麼重大事情值得慶賀嗎?」

吳美麗搶着說:「這位先生從今天開始就任『黑羽組』的第一幹部,成爲黑羽先生的得力助手,這還不值得開香檳嗎?」

千代和老酒保都楞住,久久說不出話來。

「這眞該值得慶賀,」千代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以後小店還要請張先生多多照顧哩!」

「妳知道我姓張?」

「銀座和赤坂間隔不遠,識你的人不少哩!」

「噢!那麼我應該如何稱呼妳呢?」

「家凌!」吳美麗笑着說:「你不是天天在這裏喝酒嗎?怎麼連中村千代小姐的芳名都不知道呢?她是銀座有名的美人哩!」

「吳小姐眞會說笑話,」中村千代的話聲也有些僵硬了。「誰都知妳是銀座最出名的女人。」

「是浪漫出名嗎?」

中村千代眉尖蹙了一下,有些不快地說:「吳小姐!妳該知道我是不喜歡說笑話的。」

「噢!對啦!」吳美麗嬌笑連連地說:「家凌!千代小姐還有個綽號叫做『冰美人』,你可千萬少惹她爲妙啊!」

眼看她和張家凌肆無忌憚地調笑,中村千代心頭挺不是滋味,但又不敢招惹這個潑辣女人。勉强地展露了一絲艱澀的笑容,然後將目光移向別處,圖個眼不見爲淨。

張家凌看得很明白,眼前的氣氛是極不調和的。而他却無意使氣氛融洽。吳美麗和千代生活在漠不相干的圈子裏。一個黑社會中浮沉;一個是在正常的生活環境裏,要她們平和相處那是不可能的。

同時,他也發覺千代對他有幾分好感,但他却無法承受。

老酒保爲他們送來了盛在冰箱內的香檳,並開啓瓶塞爲他們斟上兩杯。當吳美麗擧杯時,張家凌看到她眼中漾着耀人的光輝。這瓶香檳並非爲他躋身「黑羽組」而開,倒像是慶賀他們昨夜燕好哩!

就在這時,身揹吉他的北原惠子進來了。她好像沒有發現張家凌在座,逕自走向櫃枱,向千代一鞠躬,以恭敬的語氣問道:「我今晚還能在這裏獻唱嗎?」

中村千代笑着往張家凌一指:「張先生現在是『黑羽組』的第一幹部,他不會找妳麻煩的了。」

北原惠子轉頭望去,看到了緊偎在一起的張家凌和吳美麗。在這一瞬間,她感到無比的錯愕。張家凌會成爲「黑羽組」的爪牙?又會和吳美麗那樣親密?實在太令人意想不到。一夜之間,這個世界好像完全變了樣。

張家凌看出了這個涉世未深的少女內心中充滿了迷惑,而他却無法爲她解開心中的疑雲,只得冷冷地道:「惠子小姐!妳不但可以在這裏唱,還可以到別處去唱。只要是在『黑羽組』的勢力範圍之內,就絕不會有人出面干涉

妳!」

「謝謝你!」她的聲音很輕。

「用不着謝,從今開始,要按日繳納規費。」

這句話反而使北原惠子輕鬆不少,她點點頭,說:「只要我繳得出……」

「每天一百元,這是很少的數目。」

又一次使北原惠子意外,對張家凌的爲人也覺得更不易瞭解了。她無法弄清楚他到底是壞人還是好人。

「惠子小姐!」吳美麗插嘴說:「早上我已命女侍轉告妳了,從今天起,本店不收妳們母女倆的宿費。」

「謝謝妳,可是……」北原惠子婉轉地說:「……家母認爲不便受這份恩典……」

吳美麗的臉色立刻變了樣,轉頭向張家凌冷笑道:「聽見沒有?人家不領這份情。」

張家凌對北原惠子的婉謝沒感到難堪,愈是在逆境中的人愈有這種傲氣,他自己就正是如此。因此,他笑容可掬地說:「令堂的想法令人可敬,有困難時大家再商量好了。」

「謝謝你!」北原惠子臉上仍然充滿了笑容,不過略顯勉强之色。她手裏撥弄着吉他。「讓我爲兩位演唱一曲吧!」

「好!我今晚有錢給賞,不過……」張家凌皺了一下眉頭。「不要再唱那首悲愴的『黑夜之歌』了。」

北原惠子楞了一下,隨又笑着說:「那麼,我唱一首輕鬆的歌曲吧!」

她剛開始彈奏吉他,門口突然湧現了好幾個人;那不是客人,而是金東昌和他手底下幾個打手。這一羣人的出現,使她在潛意識中感到顫慄,緊抓吉他的手也鬆弛了,身子緩緩地後退。

金東昌根本沒有看向她,示意他的手下站在進門處,然後向張家凌的座位走去。

張家凌並沒有顯露倨傲之態,他站起來,笑臉迎向他:「金!來喝一杯。」

金東昌臉上一無妒忌或憤恨之色,若非他對張家凌心悅誠服,則必定是他善於掩飾,他搖搖頭說:「謝謝,我沒有時間。」

「有事嗎?」

「有點事想請示你。」

「不必如此客氣。」張家凌在爲對方留餘地。

「這是黑羽先生的交代,凡事都須請示張大哥以後才能去做。」

張家凌輕蹙了一下眉尖,似乎對金東昌的稱呼不大習慣。他知道那不是親密的表示,而是對他的職位的尊稱。

「說吧!」他擺擺手。

「十丁目有一家『中華料理館』拒繳規費。」

「噢!爲甚麼?」

「據說,營業情形不好,店主人染病在床。」

「實情嗎?」

「我們查過,確有其事。」

「能免嗎?」

「那會引起不良後果,附近幾家料理店也在藉故拖延。」

「按規矩該怎麼辦?」

「應該砸壞那家料理館。」

張家凌開始沉吟了,這無異向他的良知挑戰,絕不是他心甘情願的事情。但是,這極可能是黑羽太郎給他的一個考驗。橫下心來去摧毁那一家食堂嗎?他隱隱感到心在絞痛。

「這家料理店是中國人開的嗎?」他沉靜地問。

「是的。」

「家凌!」吳美麗在旁邊叫了一聲。她認爲張家凌太笨,即使有意袒護那家中華料理館,也不該露出痕跡來呀!

孰料張家凌却冷酷地下達命令:「按我們的規矩行事,將他們的傢具砸毁一半。」

賭窟露面 引起關注

「是。」金東昌很恭敬地應着,接下去他又很謹愼地問道:「張大哥親自去嗎?」

張家凌知道這又是另一次考驗,很冷靜地反問道:「有要我去的必要嗎?」

「店主的兒子是赤坂『中華擊技館』的高材生,很有兩下子,不好對付,如果張大哥願意……」

張家凌不等他說完,就站了起來,冷笑着說:「任何人也不是我的對手。來!結賬!」

老酒保送上賬單,張家凌看了一看:「千代小姐!昨天我還欠妳兩杯威士忌未付賬哩!」

「那是奉請的。」

「不好意思吧!」

「沒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承認你欠賬,本店從不欠,這個規矩不能被你破壞。」顯然,中村千代存心用這種語氣去刺激他。由於張家凌的轉變,使她心

中存留一些好印象已全部抹殺了。

張家凌何嘗不明白，他只是淡淡地笑笑，就擁着吳美麗走出了酒吧。

「這女人說話好神氣！」吳美麗從旁煽動。「你也不敎訓她一下。」

「人家交了規費。」

金東昌等人是乘車來的，已先一步打開車門，恭敬地說：「張大哥！請上車。」

「美麗！」張家凌鬆開身旁的女伴。「妳先回旅店去。」

「不！我跟你一起。」吳美麗不識趣地撒嬌。

「回去！」張家凌嚴峻地說。在這一瞬間，他將北原惠子的冷寞，中村千代的譏諷，以及自己良知的鞭撻所滙集成的一股怨氣都發洩出來了。因此這兩個字聽起來像是利刀般尖銳。

吳美麗不由往後一退，她還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下如此被人喝斥過。如果以這種口氣對她說話的人是金東昌，她會毫不考慮地掌摑對方，可是現在她忍住了，因爲張家凌的確是個令人折服的男子漢。

她看着車子開走後，才落下一串委屈的淚珠。

＊　＊　＊

張家凌一個人回到「夜之歌酒吧」，一個人低頭喝着悶酒。北原惠子正在彈，仍是那首悲愴的「黑夜之歌」。張家凌不由得皺緊了眉頭。

他抬頭望向中村千代，她的目光冰冷，使他心底打了個寒噤。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他的行爲不恥。管他的！他心裏喊着，然後灌下了一杯酒。

北原惠子唱完了，大家都在鼓掌叫好。她望向張家凌，那是不經意的一瞥，而張家凌却抓住這一瞬即逝的機會向她招招手。她走過來，臉上浮現勉强的笑容：「想聽一首歌嗎？」

「不！」張家凌拍拍身旁的凳子，示意她坐下。「我想和妳談談。」

「就這樣談吧！」她委婉地說：「我一旦坐下來，以後客人要我到枱子上坐一會兒，我就不便拒絕了。」

「唔！妳很老練嘛！」

「這是家母的敎導。」

「妳是一個好女孩。」

「謝謝你！」

「惠子！」張家凌直呼她的名字。「能替我辦一件事嗎？」

她楞了一下，然後皺眉問道：「甚麼事呢？」

「我方才帶人去砸了一家中國人開的食堂。」

「唔！」她怯生生地望着張家凌，不知他因何要對她提起這件事。

「他們實在很苦。」

「那……」她語氣有些猶豫，最後終於將心裏的話衝口而出：「爲甚麼不同情他們呢？」

「有許多理由使我不能同情他們。」

「你現在後悔嗎？」

「不！」

「哦！」她感到非常失望。

「妳能早一點離開嗎？」

她無言，眼色裏浮現出問號。

「能嗎？」他再問一次。

「如果你有事，而必須要我去辦……」

「我只信任妳。」

「謝謝，甚麼事呢？」

「我這裏有六萬元，」張家凌掏出一個紙袋交給她。「這是我出賣良心的錢，現在我要拿來買回良心。」

她接着，但她茫然不解。

「送到十丁目那家中華料理館。」他輕聲說。

她點點頭，不過她仍然不懂。何以張家凌在一前一後有迥然不同的心理。她望着他，似乎想尋求解答。

「不要說出這筆錢是我送的，也不要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

北原惠子冰雪聰明，突然有所穎悟：「張先生！你參加『黑羽組』好像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是的。」

「爲甚麼呢？」

「別問，同時也請妳守密。」

「一定。」她笑了。「當我聽說你成爲『黑羽組』的幹部時，我感到非常難過。」

「我該謝謝妳的關心。」

「我想你絕不是那種人，總算沒有看錯。」北原惠子說到這裏，臉上浮現了一抹羞澀的紅暈。

張家凌起身離座，他說：「惠子，我先走一步，這件事拜托妳了。」

「放心吧！我立即就去。」

「珍珠俱樂部」是赤坂區「馬場組」轄下的一大賭窟。這裏每夜都是呼吆喝六地盛况空前。

「馬場組」的老闆馬場信夫在戰時曾是日軍憲兵軍官，是以深

諳謀略。他的手下從不做一件違法的勾當，一切爲非作歹的事都假手於職業性的歹徒。因此在警方的檔案中，他是一個行爲正經的合法商人。

八時正，馬場信夫出現在「珍珠俱樂部」五樓的大辦公室裏。九時以前，他要坐在這裏聽取各部門幹部的業務報告，然後再由他下達指示。他處理問題果決而陰狠，從不拖泥帶水的。

第一個求見是負責三樓賭場的幹部小野雄山。

小野身材頎長，貌相斯文秀氣，看上去是個文弱書生。其實，他的心機和智慧使他成爲一個典型的黑社會人物。

「老闆！」他一進門，就顯示他今天有特殊的情况報告。「張雲的兒子張家凌已經在這裏連續出現三天了。」

「噢！」馬場信夫放下咬在唇間的煙斗。「怎麼到今天才來報告？」

「頭兩天沒有注意。」

「只要他有錢，我們沒有理由趕他出去。」

「問題是他現在已參加了『黑羽組』，黑羽太郎任命他爲『黑羽組』的第一幹部，代替金東昌的地位哩！」

馬場信夫兩道濃眉聳動了一下，問道：「消息正確嗎？」

「絕對正確。他已在銀座區露臉收過規費。」

「嗯！」馬場信夫開始沉吟着。良久，才又抬起頭來問道：「還有別的事嗎？」

「在搖骰賭室裏，這幾天也出現了一個陌生客人。」

「他贏了多少？」

小野雄山却說出使他意外的答案：「他已連輸三晚，每晚都在二百萬左右。」

「那應該是我們歡迎的客人。」

「老闆！」小野雄山壓低了聲音說：「我從前晚開始就在注意他；手法很熟、很穩，表情也很沉着，證明他是一個老賭家，根本就不該輸在一般的賭客手裏，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輸了。」

「魏江怎麼說？」

「昨晚魏江曾和他對賭三局，那傢伙連番敗北，七十萬元一局，輸掉了二百一十萬元。」

「魏江沒有看出甚麼毛病嗎？」

「他說這個人輸得很怪。」

「唔！」馬場信夫又開始沉吟了，許久之後，他才抬起頭來問：「小野！你認爲內中有甚麼問題嗎？」

「明晚一場豪賭就要開始了，每個人都想一宰九州來的那條肥猪，那傢伙可能是黑羽太郎請來的高手。」

「我們有魏江這位高手，九州來的肥猪不會落到別人手裏去的。小野！你留意一點就行了。」

「老闆！」小野雄山神色凝重地說：「這件事並不樂觀。魏江的賭技雖然高明，畢竟還沒有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放心！我們還有一張王牌。」

「中村一郎嗎？」

「他在京都，隨時可應命而來。」

「老闆！我擔心的是到時不能出場。」

「爲甚麼？」

「張家凌加入『黑羽組』，這件事就已經不單純，他每晚在這裏出現更顯出不單純了。」

「嗯！」馬場信夫在這一瞬間，臉上露出了可怖的獰色，顯示他心中有了陰狠的決定。『黑手北原』有連絡嗎？」

「他可能藏身輕井澤，也可能在赤羽。」

「立刻派人去找他，命他明晚天黑前趕到俱樂部。」

「老闆！警方對他並未放棄追緝啊！」

「敎他小心一點，明晚過後，我們再送他離開東京。」

「是！」小野雄山恭敬地應着。「還有甚麼吩咐嗎？」

「爲他準備一支槍，槍裏只要裝兩發子彈。」

「知道了。」

＊　＊　＊

三樓的賭場一到晚上九點，就熱鬧起來了。

張家凌坐在輪盤賭枱上，漫無目的地下注。他面前堆了一大疊五百元的小額籌碼，每一局只押一個。即使他一次都不會押中，賭到明天早上，他也不會輸出十萬元以上。

他不時將目光四下游動，忽然一個惹火的影子在他眼裏出現，那是個穿着十分暴露的性感女郎。

張家凌是見過世面的人，一眼就看出對方是個貴婦，單是她右手無名指上那枚豌豆般大小的鑽石戒子就不是一般女人買得起的。

她渾身散發的魅力像一股耀眼的光芒，使張家凌有一瞬間的昏眩，也使他的目光無法離開她的胴體。她嘴角牽動了一下，那是一個不易覺察的笑容。然後，她欵擺柳腰向他走來，在他那邊坐下。

「手氣好嗎？」她問，聲音美得迷人。

她美、她媚，但她來得蹊蹺。張家凌心裏有了警惕；如果這女人是「馬場組」的眼線，他倒是非常樂意和她接近的。

「輸了一點！」他顯得不在意地將剩餘的籌碼往她面前一推。「試試妳的手氣如何？」

「用你的錢？」她歪着頭，那種情態更撩人。

「贏了也是我的。」

「唔！」她輕笑着。「我可要孤注一擲啊！」

「隨妳吧！」

她落落大方地將全部籌碼押了出去，半分鐘後這堆籌碼到了莊家面前，她的手氣並不好。

「抱歉！」她兩手一攤。「輸了！」

「我並不是想到這裏來贏錢的。」

「還要玩嗎？」她拿起手邊的皮包，那上面鑲滿了閃亮的珍珠。「這次該輪到我買籌碼了。」

他伸手攔住他，很自然地壓住她的手。「我想歇一下，聽說這間大樓裏有娛樂場所。」

「有的。」她不着痕跡地抽回了她的手。「你是想喝一杯？還是想看看精采的表演？二樓的夜總會……」

他搖搖頭打斷她的話：「我倒想作點別的，比如說，在一個清靜幽雅環境裏聊聊天……」

「聊聊天？」她眉兒一揚：「和誰？」

「自然是和妳。」張家凌很自然地說出要求。

「唔！」她低應着，同時投以一瞥，那是一個默許的眼光。「來吧！四樓有很幽靜的茶座。」

大家都在關心着輸贏，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離去。

在電梯中，他們靠得很緊。軟玉溫香的滋味却只幾秒鐘就已消失，三樓和四樓的距離太近了。

「第一次來這裏玩嗎？」踏出電梯時她問。

「來了兩三次了，不過只到過三樓。」

「這裏不錯，」她挽着他推門而進。「有酒、有音樂、有舞池。可以清談，也可以擁舞。」

張家凌向四周掃了一眼，笑着說：「唔！這裏眞是幽靜，在三樓輸得傾家蕩產的人，如果到這裏來坐上半個小時，就不會興起自殺的念頭了。」

「你很幽默。」

「幽默的人不會苦惱。」

就座後，張家凌點了威士忌，她要了白蘭地。侍者將酒送來，兩人舉杯。

「明知道請教芳名是俗套，」他笑着說：「但是却非要問一聲不可，否則我不知怎樣稱呼妳。」

「叫我愛子。你呢？」

「張……家……凌。」他緩慢地說。

「哦！」她輕呼一聲。

「因爲我是中國人而感到意外嗎？」

「我聽人提過你的名字。」

「那一定不是光榮的事情。」

「是關於令尊不幸的遭遇。」

張家凌的表情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沉穩，他語氣淡然地說：「家父如果到這裏來坐一下，他就不會往東京灣裏跳了。」

愛子顯然無意談論這件事情，她放下手裏的杯子說：「不邀我跳舞嗎？」

張家凌拉她離座，笑着說：「不過我的舞步和我的賭輪盤的手法一樣拙劣。」

他說的是謙語。當他擁着她滑進舞池時，表現了熟練輕巧的步伐，將這一支探戈跳得非常出色。她依偎在他懷裏，但她並沒有專心跳舞。兩隻眼睛在黯淡的燈光下向他的臉部搜索，似乎想洞穿他的秘密。

「你不該到這裏來。」她說。

「爲甚麼？」

「你能忘了令尊賭博傾家失敗的教訓嗎？」

「我正是爲了這件事情而來。」

「噢！」她的身體有輕微的震動。「你是想撈本？」

「不想撈本。」

「那我就不明白你的用心了。」

「我要觀察一下，是甚麼原因使先父沉緬於賭博？又是甚麼原因使他一敗塗地，輸得那樣慘？」

「得到答案後，你將怎樣？」

「我會牢記那些原因，以免重蹈覆轍。」

「我可以告訴你是些甚麼原因。」

脅逼馬場　拿出契約

「妳？」他瞪起眼睛，舞步也停了。

「因爲貪念使令尊沉緬於賭博，且更大的貪念使他一敗塗地而傾家蕩產。告訴你，避免輸錢的最好方法是不要賭博。」

「我想妳是對的。」他喃喃地說。

「張先生！」她的嘴唇幾乎已接觸到他的面頰上。「你是一個好青年，答應我不要來這裏。」

「我會接納妳的好意，不過我有一件事沒有弄清楚。」

「甚麼事呢？」

「這家『珍珠俱樂部』的主人是馬場信夫嗎？」

愛子楞了一下，才點點頭，說：「是的。」

「家父賭的是日本『搖骰』，聽說賭骰子都是客人和客人對賭，俱樂部只是抽頭而已。」

「你很內行。」

「但是家父的產業現在却已轉在馬場先生的名下，難道他是眞正的贏家嗎？如果眞是這樣，和家父對賭的人就是職業賭徒了。」

「馬場先生不能向贏家買嗎？」

「我很想見見這位贏家。」

「想報復？」

「憑甚麼？」張家凌聳聳肩輕笑起來。「我只是問問他，和家父對賭的時候，是否耍過詐騙的手法。」

「他即使有詐騙的事，也不會說實話的呀！」

「我可以看得出他是說眞話還是說假話。」

「唔！你很自負。但是你能找到和你父親對賭的人嗎？」

「當然找得到。」

「那你就去慢慢找吧！」

「我沒有那種耐性，我要問馬場先生。」

「你眞有這種打算？」

「當然是眞的。」

「那麼你失望了，他不會理睬你。」

「妳怎麼知道？」

她正要回話，一曲終了，因此他們停止談論，回到了座位上。張家凌向她舉杯，喝乾了杯中的酒，然後說：「愛子小姐！妳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你知道誰在與你跳舞嗎？」

「愛子小姐呀！」

「你說對了！」她瞇起眼睛，充滿挑釁的神色。「但你說對了一半，愛子小姐也是馬場信夫的女人。」

和她說話的口氣一樣，張家凌也只有一半意外。他早已猜想她可能是「馬場組」的一份子，但想不到她是屬於馬場信夫的女人。他舉起了空杯，笑着說：「失敬！原來是馬場夫人。」

「你錯了！我不是馬場夫人，我和他沒有婚姻關係，但是，我是屬於他的女人，我相信你會明白。」

「唔！」他點點頭。「妳方才所說的話，能夠代表馬場信夫嗎？」

「當然可以。」

「那麼也請妳轉告一句，我要見他。」

「他不見你，同時也不希望你成爲他的顧客。」

「他的意思是不准我到這裏來？」

「不是不准，是不歡迎！」

「很糟糕！這三天我已輸了不少錢。這樣會使我失去撈本的機會了。」

「馬場先生很通情理，他願退回你輸的錢。」

「他爲甚麼要拒絕一個顧客呢？」

「因爲有許多愚蠢的顧客在手氣不佳敗北之後，竟而忿然自殺，俱樂部不願因這些愚蠢的顧客而招人非議。」

「很大的理由。」

「張先生！請告訴一個數目。」

「我這三天所輸的錢？」

「是的。你如果想多報一點也沒有關係，馬場先生不是一個小氣的人。」

張家凌沒有說話，只是比了一個手勢。

「八十萬嗎？張先生很老實嘛！」

「愛子小姐！妳可能弄錯了。」

「不會是八百萬吧？」

張家凌臉上流露出揶揄的笑容，搖搖頭說：「自然不是八百萬，我是說八千萬。」

「多少？」

「八……千……萬。」

「你在開玩笑？」

「一點也不，那是先父在這裏輸掉的數目。」

「你以爲馬場先生會容忍你這勒索行爲嗎？」

「不拿錢也可以，說出贏家是誰！」

愛子有些吃驚，她怔視着他久久說不出話來。

張家凌輕輕推動她：「請轉告馬場先生，說我要見他，我在這裏等候妳的回音。」

「張先生！」愛子語氣柔和地說：「聽我的勸告，立刻離開這裏，錢的事情可以商量。」

「是妥協嗎？」

「錢不是馬場先生拿出來的，是我個人拿出來的。」

「噢？」張家凌眞有些驚奇。「爲甚麼呢？」

「我不希望你落個不好的下場。」

「可惜在妳的好心當中有一絲威脅的成份。」

「接受嗎？」

「最難消受美人恩！」他聳聳肩，輕笑着說：「任何一個美麗女人的恩惠我都不想接受。」

愛子倏地站了起來，冷冷地說：「那麼你在這裏等吧！」

「要等多久？」

「也許只要一分鐘。」

「那樣快？」

「只要我招招手，立刻就有人向你圍過來，不過我不願意發佈這種命令，在一分鐘之內你還來得及離開。」

「妳想用打手對付我？」

「對付一個想敲詐勒索的流氓，用打手是最好的辦法。」

張家凌很快地站起來，伸手挽住她，笑着說：「走吧！」

「你想幹甚麼？」

「我應該設法保護自己，在這種環境中，妳該是我最理想的保護人。」

「如你願意就此離去，我會保障你的安全。」

「帶我去見馬場信夫。」

「你太膽大了。」

他另一隻手捉住了她的手腕，沉聲道：「愛子小姐！我不願傷害妳一絲皮毛，但是妳要聽我的話。否則，妳會知道我將怎樣對付妳。」

愛子鄙夷地罵道：「懦夫！用暴力對付一個女人。」

「見到馬場先生以後，我會向妳道歉。」

* * *

馬場信夫派出愛子和張家凌接觸後，就一直在監視張家凌的行動。因此他挾住愛子的情形立刻就落入了馬場信夫的耳目中。當來人尚在電梯間的時候，他已經就將羅網佈置好了。

「篤篤篤！」門上響起敲門聲。

「進來。」

不用說，進來的正是張家凌和愛子。

張家凌用腳後跟將門踢上，這才鬆開愛子，向她鞠了一個躬說：「謝謝愛子小姐帶路。」

馬場信夫在打量這個年輕人，精靈而慓悍，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他故意裝着不識地問道：「你是誰？」

「張家凌，『中華擊技館』負責人張雲是我的父親。」

「嗯！」馬場信夫點了點頭。「有何貴幹？」

「有點事情要請教！」

「聽說你現在是『黑羽組』的第一幹部，是黑羽太郎要你來的嗎？」

「『黑羽組』和貴組各在一區，互不相犯。我今天來是爲私事，與『黑羽組』毫無關係。」

「好！」馬場信夫又點點頭，然後向站在一旁的愛子揮揮手說：「愛子！妳出去，這位張先生可能有秘密事。」

馬場信夫遣走愛子的意圖非常明顯，張家凌心裏有數，對方很可能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他身上雖然寸鐵未帶，却還不太含糊。

馬場信夫朝他一擺手，簡單地說：「坐！」

張家凌在他對面坐下，開門見山地說：「馬場先生！聽說『中華擊技館』的產業落在你的手上，我想問問馬場先生是向誰買的？」

「你怎麼知道產權到了我手上？」

「聽別人說的。」

「誰？黑羽太郎嗎？」

「這些你用不着問。」

「我用同樣的話答覆你。」馬場信夫冷冷地說：「我向何人收買擊技館的產業，你用不着問。」

「我到『珍珠俱樂部』不是來賭錢的。」

「我知道。」馬場信夫滿臉不在乎的神色。

「那你就該給我滿意的答覆。」

馬場信夫霍地站了起來，冷笑着說：「我的答覆只有一句話。」

「即使一個字我也滿意。」

「滾……出……去！」

張家凌怔了一怔，但他並未過份吃驚，也沒有離開他的座位，過份的冷靜使他宛如一尊石像。良久，他才聲調沉靜地說：「馬場先生！你有事業，有財產，你該不會傻得去和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鬥一鬥吧！」

「你說話的口氣像個無賴，但是東京不是你耍無賴的地方，我按季納稅，法律會保護我。」

「我可以使你的俱樂部立刻停業。」

「嘿嘿！別以爲我是小孩子！我沒有做違法的勾當，別說是你，即使是警方也不敢說這種話。」

「我不太信任法律，尤其不信任貴國的法律，所以我不喜歡依靠法律來解決問題，我有自己的方法。」

「就憑你？」馬場信夫目光透出不屑的神色。

張家凌好整以暇地掏出香烟，揿燃打火機向空中拋了拋，冷笑着說：「就憑這隻打火機，我能將你這幢『珍珠』大厦付之一炬，你信嗎？不信可以試試看。」

馬場信夫兩眼圓瞪，激怒地用拳頭在辦公桌上驚天動地的一擂，這彷彿是一個暗號，屋門立刻出現了七八個彪形大漢。

馬場信夫冷笑了一聲說：「現在你還有機會滾出去。」

這一着早在張家凌預料之中，是以他並不吃驚，他躺在椅子上的身軀也一絲未動，語氣沉靜地說：「馬場先生！你會殺人嗎？我相信你不敢，因爲那樣正好爲『黑羽組』製造機會，使他們的勢力從銀座打進了赤坂。」

「教訓你一頓也許可以使你少說廢話。」

兩個身高體壯的大漢暗暗在向張家凌逼進，他似乎毫未察覺，仍然舒適地躺在椅背上優哉游哉！一個大漢潛至他的身後，雙手抓住了他的肩頭，想連同椅子一起將他翻身摔倒。然而張家凌的後頭上像是長了眼睛，雙手後抬，勾住那人的脖子，霍地彈身，就將身後那個大漢從頭頂上摔出去。

另一個大漢見同伴動手，立即從正面向張家凌撲來，正好遇上凌空飛來的軀體。「叭噠」一聲，兩人都摔倒在地上。

其餘諸人一見勢頭不對，立即蜂擁而上，這使得張家凌心中淤積日久的怨氣有了發洩的機會。「砰碰」連聲響，不旋踵間，那批大漢一個個東倒西歪，呼爹喊娘不已。

馬場信夫不禁大驚失色，他連忙抓起電話聽筒準備調兵遣將，張家凌已飛快地從桌面上一躍而過，將他手裏的電話奪下。沉聲說：「馬場先生！這不是你打電話訂約會的時候。」

「你想幹甚麼？」馬場信夫聲色俱厲，但他那微顫抖的聲音已顯示出他只不過是色厲內荏。

「想知道你向誰買下了擊技館的產業。」

「我不會告訴你。」

「很好！」張家凌抓住了對方的衣領，發起狠來。「我要敲斷你滿嘴的牙齒，爲牙醫製造一筆生意。」

「你以爲你逃得出『珍珠大厦』？」

「我做事從不考慮後果。」

馬場信夫的神態軟弱了，但他的口風却依舊很緊，支吾着說：「我是向別人買的……」

「向誰？」

「我並不認識。」

「你的話太令人難以置信。」

「你父親將擊技館的房地產輸去之後，已經轉了好幾手……」

張家凌不耐煩地截口說：「不要說廢話，契約拿出來看。」

馬場信夫還在猶豫。

張家凌吼叫起來：「我的耐性不夠好，你不希望裝上滿口假牙吧？」

馬場信夫終於投降了，他語氣軟弱地說：「你先放開手吧！」

張家凌放開了他，冷笑着說：「在你的俱樂部裏，我知道你絕不敢動槍，動拳頭你那羣膿胞打手不夠看，你最好老實點。」

馬場信夫也瞭解這種情勢，他的事業是公開的，因此他的手下不能動槍殺人，尤其是在他的俱樂部中更不能鬧出一絲違法的事。因此他只有屈服一條路。他打開抽屜，拿出一份文件放在張家凌的面前，冷冷地說：「看吧！一切合法。」

那是東京地政廳的產權證明書，持有人是馬場信夫，轉讓人是中村正英，住址是銀座七丁目二十六番地。

張家凌將姓名、地址記下，然後將產權證明書交還對方：「馬場先生！請恕我方才的冒犯。」

「哼！我不接受一個流浪漢的道歉。」

「我不介意你稱呼我爲流浪漢，你持有的地產完全合法，打擾你，並抱歉打傷你部下。再見！」

馬場信夫咆哮着說：「滾吧！從今以後，你不要踏進我的大

門。」

「恕我不能答應你，明晚這裏有一場豪賭，那是平生難得一見的大場面，我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的。」張家凌說完之後，臉上浮着令人惱火的笑容，開門走了。

馬場信夫抓起電話，吼叫着說：「叫小野雄山快來！快……」

查詢千代　疑惑重重

張家凌順利地走出了「珍珠俱樂部」。他正想召喚計程車，一輛敞篷跑車突然駛到他的面前。

「能送你一程嗎？」銀鈴般的聲音飄進他的耳裏，抬頭望去，駕車者竟是愛子。

這又是馬場信夫的安排嗎？沒有這樣快吧？

「上車呀！」愛子疾聲催促。

不上車顯得怯弱，上車又怕增添麻煩，這使得張家凌猶豫了一陣。

最後他終於跳上了跑車，免得被對方恥笑他膽小如鼠。

車子開動後，她說：「你很棒！」

張家凌沒有理會愛子的稱讚。側首問道：「是馬場先生派妳來的嗎？」

「他沒有那樣大的氣量。」

「我不明白妳在說甚麼。」

「很簡單，我喜歡你這種像鋼鐵般的男人。」

張家凌却潑了她一頭冷水：「正巧相反，我不相信妳這種女人。」

「硬話別說得太早。」

「任何時候，妳的性感都對我起不了誘惑作用。」

愛子吃吃輕笑起來：「你敢和我打賭嗎？」

「我不是膽小鬼。」

「好！和我上酒店去。」

「我缺乏興趣。」

「爲甚麼不說你缺乏勇氣？」

「好！我答應了。」並非張家凌逞强爭勝，而是他心中突然萌生了奇特的想法。他發現愛子對他已產生了某一種慾望，慾望會使一個堅强的女人軟弱，藉這個機會在她口中也許能得到一點有關詐賭的資料。

「你很勇敢，有熟悉的酒店嗎？」

「隨妳要去何處，不過，我可要先到別處去一趟。」

「想臨陣脫逃嗎？」

「放心！方才我以一對八，都沒有表現一絲怯弱。」

「方才你的運氣不錯。」

「我不承認。」

「哼！」愛子冷笑了一聲。「本來還有無數的人要衝進馬場信夫的辦公室，却被我攔住了。」

「噢！」張家凌有些意外地瞪着她。「看樣子是妳暗中助了我一臂之力，有甚麼原因嗎？」

「我要你節省精力，我絕不會和一個疲累不堪的男人上酒店。」

張家凌覺得她太狂放，也太無恥，因此冷笑着說：「像妳這種女人，我根本不會碰妳。」

愛子道：「試試吧！任何男人也別想在我面前作君子。」

「看吧！」

「要去那裏？」

「銀座七丁目二十六番地。」

「好！我送你去。」愛子將方向盤向左一轉。「我在『紅丸飯店』等你，櫃枱上會告訴你房間號碼。」

「最好別妄費心機安排陷阱。」

「放心！我不會放棄享受的機會。」

車子戛然停住，張家凌看到了『夜之歌酒吧』的霓虹燈招牌，不禁詫異地問道：「是這裏嗎？」

「這條巷子就是七丁目，下車吧！」

張家凌下了車，車子飛快地開走。愛子的聲音在晚風中飄送到他的耳中來：「可別教我等得太久啊！」

張家凌向巷內行去，順便向人一打聽，二十六番地就是「夜之歌酒吧」的地址。

他突然想到中村千代，中村！中村？那麼，中村正英是她甚麼人呢？她的兄長？她的父親？

他推門而進，坐在酒枱邊，用手指敲敲枱面：「威士忌，雙份。」

頃刻，酒送來了。但是站在櫃枱內的中村千代却連正眼都沒有瞧他一下，似乎從未認識這樣一個人。

張家凌喝了口酒，揚聲喚她：「千代小姐！」

她像是不得已地回過身來，冷冷問道：「有何見教？」

「有點事想請教，能過來一下嗎？」

中村千代走過來了，步履很慢，像是蠻不情願的樣子。

「貴店的地址，是七丁目二十六番地嗎？」他問。

「是的。」

黑羽太郎爲張家凌介紹高森先生。

「這裏有位中村正英先生嗎？」

中村千代神情一楞，有些緊張地問道：「找他幹甚麼？」

「中村先生和妳是一家人吧？」

「那是家父。」

「我能見見他嗎？」

「他不在家。」

「多久才能回來？」

「家父出了遠門。」

「遠門？去了那裏？」

「星加坡，聽說是和幾個朋友到那邊作生意去了。」

「哦……」

「有事嗎？」

「千代小姐！恕我冒昧問一聲，中村先生喜歡賭博嗎？」

中村千代的神情突然冷了下來，她搖搖頭，說：「家父從來不賭博。」

張家凌相信中村千代不會說謊，於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內情：「千代小姐！先父輸掉的擊技館產業，現在落在赤坂區赫赫有名的馬場先生手裏，而馬場先生是向中村先生買進的，我還以爲中村先生在先父手裏贏去的，既然中村先生從不賭博，那就……」

「我不知道這事情啊！」中村千代的臉上佈滿了訝異之色。

「中村先生對房地產買賣有興趣嗎？」

「不！」千代蹙着眉尖說：「家父一直在經營這間酒吧，從未作過別的買賣。家母早已去世，如果有這件事，家父一定會告訴我的。」

「唔！」張家凌沉吟着。「妳知道中村先生在星加坡的地址嗎？」

「半個月以前才走，還沒有信來。」

「這件事有些奇怪！」張家凌喃喃自語地站了起來。

中村千代隔着櫃枱抓住了他的手臂，神情激動地說：「張先生！請相信我的話，家父是從來不賭錢，他是一個好父親。」

「我相信，可是擊技館的產業的確是中村先生賣出去的。」

「也許是馬場先生在說假話。」

「我看到了土地所有權證，東京地政廳是不會說假話的。」

「啊……」中村千代顯得非常吃驚。

張家凌正想轉身離去，忽然有人在身後拍拍他的肩頭。轉身一看，來人是金東昌。

「有事嗎？」他問。

「黑羽先生要見你。」

「立刻嗎？」

「是的。」

張家凌拉起中村千代的手，和藹地說：「千代小姐！妳大可不必爲這件事情擔心。即使擊技館的產業眞是中村先生在賭桌上贏來的也無所謂，只要他不是一個詐賭的郎中就行了。」

張家凌和金東昌走了，留下中村千代楞楞地站在櫃枱裏。她臉在發燒，心在狂跳，有生以來，她的手還沒有被陌生的男人握過哩！

＊　＊　＊

張家凌來到「黑羽組」總部時，黑羽太郎請來的那位高段賭博老手也在座。

黑羽太郎爲他們介紹：「這位是本組合第一幹部張家凌，這是高森先生。」

對方先伸出手來，張家凌只得勉强地跟他握了一握。

「我們見過兩次了，」高森有些賣弄地說：「一次在這裏，一次在『珍珠俱樂部』。」

「你的記憶眞好！」

「哈哈！」高森得意地大笑。「這是一個職業賭徒須具備的條件。」

張家凌打量對方，年紀很輕，是賭界中的後起之秀。目光靈活，顯示他的反應迅速。

但他對這位賭徒從沒有絲毫好印象，當然是因爲他的父親曾受過賭徒之害。他偏過頭去，望向黑羽太郎：「黑羽先生！有事嗎？」

「聽說你方才在『馬場組』大鬧了一場。」

張家凌點點頭，說：「不錯，想不到『馬場組』只是虛有其表。」

「你今晚不該去鬧事的。」

張家凌對這種責備的語氣感到不滿，冷冷地說：「那只是私人行爲，絕不至於引發兩個組合之間的磨擦。這一點我已向馬場信夫聲明過了。」

「我不是顧慮這些。」

「那又顧慮甚麼呢？」

「明晚豪賭開始，你要擔負保護高森先生安全的責任，今晚你和馬場信夫有了衝突，對你明晚的行動相當不便。」

「馬場信夫手下沒有一個像樣的幹部，他如果有心動用武力，那是他自找難堪。黑羽先生儘管放心！」

「我很高興我的部下目中無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一點，由於你今晚的表露，使得馬場信夫提高了警惕，他必然會花錢去請亡命槍手來對付你，到時，我的計劃失敗，你也死於非命。」

「我會照顧自己。」

「你不但要照顧你自己，也要照顧別人，知道嗎？」

「放心吧！」張家凌豪氣萬丈地說：「我姓張的絕不會給『黑羽組』丟臉就行了。」

「嗯！」黑羽太郎凝視着他，點了點頭，然後問道：「今晚在馬場信夫那兒有收穫嗎？」

「我從不作白費氣力的事，擊技館的產業是馬場信夫向一個名叫中村正英的人買的……」

高森突然插嘴問道：「那人名叫中村甚麼？」

「中村正英！」張家凌字字用力地說：「你認識他嗎？」

「哦！」高森輕呼了一聲，臉上透出失望的神色，搖搖頭說：「不認識。我的師父也姓中村。」

「你師父？」張家凌緊張了，他希望能問出一條綫索來。「他叫甚麼名字？」

「中村一郎。」

「他在那裏？」

「好幾年不見了，來東京也沒有找到他。」

「唔！」張家凌垂下了頭，他也失望了。

黑羽太郎問道：「那個人是幹甚麼的？」

「在銀座開了一家小酒吧，據他的女兒說，他從來不賭錢，也沒有聽說她父親買賣擊技館產業的事。」

「你應該問問他本人。」

「他本人到星加坡去了。」

「多久的事？」

「半個月以前走的。」

「眞巧。」

張家凌明白他的意思，不表同意地說：「黑羽先生！你太多疑了。中村正英的女兒所說的每一個字都不是假話，我很相信她。」

「我們不談這些，」黑羽太郎轉過話題，面對高森說：「馬場信夫請來的高手名叫魏江，中國人，你認識他嗎？」

「以前沒有聽說過，這兩天我和他對賭了幾局，看手法好像是『柳川派』，不見得高明。」

黑羽太郎雙掌重重一擊，喃喃地說道：「令人懷疑。」

高森神色一變，凝聲問道：「黑羽先生懷疑我的賭技嗎？」

黑羽太郎搖搖手，算是答覆了高森的問題。然後皺着眉頭說

：「馬場信夫的心機很深，他絕不至於請一個二、三流的賭徒來主持這場豪賭，他幕後必然還埋伏了一員大將，那個名叫中村正英的人很有問題。」

「可是他女兒說……」

張家凌的話還沒有說完，黑羽太郎即截住他的話：「那位小姐說的可能是實話，却不能證明她父親不是詐賭郎中。有些做父親的人根本不願讓女兒知道他在從事某一種不正當的行爲。」

張家凌想想也頗有道理，於是點點頭，說：「黑羽先生的看法也許是對的。可是那位中村先生聲言去了星加坡，即使他躲在東京不露臉，我們也沒有辦法啊！」

黑羽太郎揚掌在高森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那就要看你的了。」

「我？」高森迷惘不解。

「如果明晚你戰敗了魏江，馬場信夫必會亮出王牌，到時我們就知道那位中村正英是何許人！」

高森神色凝重地說：「黑羽先生！我擔心的不是魏江，也不是那位神秘不可測的中村。我所關心的是那位遠從九州來的豪客。」

「噢！」黑羽太郎顯然不明白他的意思，臉上有不解的神色。說：「高森先生！說說你擔心的理由吧！」

「九州地界上的幾位賭家，我大部份都知名，這位豪客却不曾聽說過。再說，他帶着上億的現欵到東京來挑戰，也有些不近情理。是賭家，就該知道猛虎不離窩的道理。」

「不錯，」黑羽太郎點了點頭，說道：「當初我也想到這個問題。但是從馬場信夫四處招兵買馬迎接這場大戰的情況看來，這位九州豪客的身份，應該沒有問題。高森先生！同時，我還要提醒你一下，明晚，你的敵手不僅是九州豪客和魏江，各路的人馬，一定也到得不少，上億鉅款的引誘，畢竟不少啊！」

高森傲然笑着說：「若論骰子上的功夫，除了我師父中村一郎以外，其餘的人恐怕還沒有一個能夠贏得了我的。」

「這是我盼望的事。不過，明晚的豪賭是在『馬場組』的大本營裏舉行。你方才說過，猛虎不離窩！而你這頭猛虎，明晚却要在獅窩裏。所以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藝高人膽大是豪氣，但是容易誤事。」

「這我懂得。」

「張家凌！」黑羽太郎用生硬的華語呼叫他的名字。「明晚記住帶槍，並隨時準備動用。」

「有那樣嚴重嗎？」

「如果高森大贏，很可能有動槍的局面。」

「那一定很熱鬧！」張家凌毫不在乎地聳聳肩，然後看錶。「嗨！快凌晨一點鐘了，我得先走一步。」

「你慢走！」黑羽太郎先喚住他，然後向高森說：「高森先生！你該好好休息一下，明晚你需要很充足的精力才能應付那一場吃重而又冗長的苦戰哩！」

「是的，」高森站了起來。「我告辭了。」

高森走後，張家凌也跟着站了起來說：「我也要走了。」

「是甚麼約會這樣重要？」

「一個女人在等我。」

「那一定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

「你猜對了，是馬場信夫的情婦。」

「是司愛子嗎？」

「我只知道她名叫愛子。」

「嗯！是她，」黑羽太郎很關心地問道：「在那裏約會？」

「紅丸飯店。」

「是她主動約你的嗎？」

「嗯！」

「會是陷阱嗎？」

「我想不會。」

「唔！」黑羽太郎詭譎地笑着。「你的確是個很能吸引女性的男人，應該好好利用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指甚麼而言。」

「自然是指那位愛子小姐。」

「我正有這個企圖。」

黑羽太郎貼近他的身邊，故作神秘地說：「你可不能只顧打聽令尊被人詐賭的事，明晚豪賭的一幕你也該打聽一下，別忘了你是我的第一幹部。」

「那是不勞吩咐的。」

「好了！明天早上你去『東京大飯店』八樓八一四室去見見久美和幸代。明晚在『珍珠俱樂部』時，她們兩人是你的連絡員。」

「還有吩咐嗎？」

「告訴你一點經驗之談，」黑羽太郎臉上浮現出邪笑。「別讓女人等得太久，愈等得久，她會愈狂，那樣會使你消耗精力過多的。」

「謝謝你的教導。」

黑羽太郎道：「今晚的機會很好，多問話，你會有好收穫。」

「希望她是一個喋喋不休的長舌婦。」

眞情感動　說出秘密

紅丸飯店的建築別具一格，它打破以往直綫上昇的傳統方式。

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角度，頗似一疊零亂堆集的火柴盒，上一層可以看到下一層的屋頂平台，平台上鋪着泥土，種植奇花異草，形成一座座美麗的屋頂花園，使住在半空的人有如置身平地的感覺。

張家凌在踏入這家大門之前，曾注意到這幢建築物的特性，因此他非常膽壯。

即使司愛子所訂的約會是個陷阱，他也有方法脫走。

他在櫃枱處一站，服務小姐就立刻問道：「是張先生嗎？」

「是的。」

「愛子小姐在五樓A二號套房。」

他向服務小姐道謝，向四週投以警戒性的一瞥，然後進了電梯間。

一見面，愛子就氣呼呼地說道：「我正準備要走。」

她說的不是假話，衣服穿着整齊，皮包拿在手邊，眞是等得不耐煩的樣子。

張家凌過去不是浪子，對兩性之間的挑逗手法所知泛泛，他雖懷着某一種企圖而來，却不知該如何着手。藉着關門下鍵的時間略作思考，才微笑着問道：「是不是到了該回馬場先生身邊的時候了？」

「你讓我等得太久。」

「不耐煩了嗎？」張家凌在她身邊坐下。「別忘了這是一場賭賽，缺乏耐心的人是贏不到的。」

「張家凌！」愛子以灼熱的目光望向他，身體也緩緩向他靠近。「你明明知道我喜歡你，別折磨我，算我輸還不行嗎？」

張家凌閃避了對方的投懷送抱，站了起來：「愛子！現在是凌晨一時半，妳還在酒店裏和一個野男人幽會，這未免有些令人感到奇怪。告訴我，是不是馬場先生派妳來的？」

「我早就說過了，馬場信夫不會有如此好的氣量。」

「難道他有氣量讓妳在外面過夜？」

「他不知道。」

「妳的踪跡不見，他會不知道嗎？」

「他今晚不會到我寢室去。」

「爲甚麼？」

「他今晚最少要忙到天亮才能上床。」

「可靠嗎？」

「我對他的行動瞭如指掌。」

「那麼，我們最少有三個小時的相聚了。」

「是的，但是你却在一分一秒地浪費。」

張家凌重又回到她的身邊坐下，伸出手臂摟住她，語氣溫和地說：「愛子！我從妳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妳的確很喜歡我，可是喜歡並不代表愛，妳明白嗎？」

愛子以雙臂摟着他的腰，呢聲說：「你難道一定要我說一句我愛你嗎？」

「妳也許會說，但是我不會相信。」

「正因爲你不會相信，所以我才不說。」

愛子說他一分一秒地在浪費時間，而張家凌也有同感，他發覺自己盡在說些廢話。技巧？他不會，而且他也不想去欺騙面前這個本質並不太壞的女人。因此，他抬起手來撫摸着她的臉頰，說出了心裏的感慨：「愛子！我們相處在一間沒有臥床的屋子裏，而且又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去廝磨，終免不了要發生那件事情的。可是，人之異於禽獸，就是因爲有思想，有感情。所以，我認爲，兩性之間的事情若是沒有愛的成份在內，那和禽獸的交尾又有甚麼分別呢？」

愛子目光中燃燒着慾焰在這一瞬間突然熄滅了，以澄清的目光矚視着他，喃喃地說：「你是在故意潑我的冷水嗎？」

「沒有。」張家凌搖搖頭說：「摟着妳的軀體，我感到有一股強烈的慾望要發洩，我可以立刻抱妳到床上去，但我覺得那樣對妳是一種侮辱。」

「侮辱？」

「是的，徹底的侮辱。儘管是自己投懷送抱，儘管妳也是爲了發洩慾望，但妳對我的動機總是善良的，我不應該對妳那樣作。」

愛子的目光茫然，喃喃地說：「我第一次聽到有男人對我說這種話。」

「是從我心裏說出來的。」

「我知道。感謝你將我當人看待。」

「妳本來就是人。」

「可是馬場信夫從不拿我當人

看待，我只是他的一件附屬品，一具玩物，一架工具……」她有些激動地停住了。

「因爲馬場信夫喪失了人性，而我却是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張家凌站起來在室內徘徊着。「其實，我正需要妳的幫助，我本來可以和妳虛情假愛一番，先在妳身上找快樂，然後……」

愛子突然站起來，緊緊地握着他的手，熱情的目光盯着他：「你需要我幫忙？」

「是的。但我不願欺騙妳，更不願利用妳。」

「如果我自願幫助你呢？」

「我當然樂於接受。」

「來！」愛子拉着他併肩在沙發上坐下，誠摯地問道：「說吧！你需要我爲你作些甚麼？」

「我需要妳告訴我一些秘密。」

「但願我知道。」

「我父親是被詐賭的，妳必然會知道內情。」

愛子沉吟了一陣，才說：「也許知道一點，但我不願告訴你。」

「爲甚麼？」

「爲你好。」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我希望你活着。」

「愛子，妳又在警告我了。」

「絕不！」她的雙臂纏上了他的頸項。「如果明晚，不！現在已是凌晨，應該說是今晚，如果你要到『珍珠俱樂部』去，你就會死！」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

「有人要殺我嗎？」

「不錯。」

「誰？」

「你自己。」

「愛子！」張家凌冷笑。「妳眞會打啞謎。」

「你的自尊自大，你的目中無人，都是死亡的原因。」

「妳想阻止我今晚去俱樂部。」

「我不否認。」

「是爲了馬場信夫的利益？」

「完全爲了你。」愛子將臉頰貼上了他的胸膛。「所以我才不願提起你父親賭博的事。張家凌！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多麼愛你啊！」

張家凌托起了她的頭部，凝視着她：「愛子！妳這句話也許是眞的，但是妳愛得太不實際了。」

「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愛子昂起了頭，激動地說：「你指責我沒有在行動上表示我是如何愛你。好！我要表示出來了。張家凌！只要你有勇氣，我願意和你遠走高飛。」

「走？」張家凌暗中倒是吃了一驚。「走到那裏去？」

「愈遠愈好，最好離開日本。」

「錢呢？妳該知道我是一個窮光蛋。」

「我有辦法。」司愛子興奮地說：「今晚這場豪賭是個好機會。按照俱樂部的規定，賭枱上不准有現金，必先購買籌碼，所以今晚馬場信夫的保險箱裏將有一筆鉅款，我有辦法偷出來。」

「以後呢？」張家凌心動了。倒不是他眞想和司愛子遠走高飛而人財兩得。而是他突然想到，假若他眞來這樣一手，馬場信夫的觔斗就栽到家了。

「你在預訂的地方等我。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賭枱上，誰也不會注意我們兩人私逃的計劃的。」

「太匆促了吧？」他唯唯否否地應着。腦海裏却在思索別的問題。

「錯過今晚再也沒有機會了。」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在俱樂部裏出現，黑羽太郎就會懷疑。他若一動疑，我們的計劃就很可能會失敗。」

「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先到俱樂部去亮亮相，然後……」

愛子語氣急迫地打斷了他的話：「不行！你今晚絕對不能去俱樂部。」

「爲甚麼？」

「馬場信夫請了職業殺手等着你去送死了。」

「噢！眞的嗎？」

「你想我會騙你嗎？那個人名叫北原秀夫，綽號『黑手北原』，人狠，槍準，是個很可怕的劊子手。」

「愛子！妳見過北原秀夫嗎？」

「見過兩次，一次在半年前，一次在昨天。」

「他是怎樣一個人？」

「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右邊耳朶有個缺口。聽說是在一次械鬥中被人用刀砍掉的。」

「嗯！我該注意一點，也許他守在旅店門口，等我出門時一槍將我幹掉。」

「那倒不會，北原秀夫不會放

冷槍。」

「那倒是一條漢子！」張家凌發現司愛子那張密封的嘴巴已經開啓，立刻把握機會，將她雙臂扶住，激動地搖晃着。「愛子！我要問妳幾句話，妳一定要盡妳所知的告訴我。」

「你問吧！」

「我父親是怎麼輸的？」

「你……」愛子遲疑地問道：「你一定要追根究底嗎？」

「我只是想證實一下我的判斷。」

「不是我不願告訴你，只怕你去蠻幹。」

「不會的，請相信我。」

「那我就告訴你吧！在賭界中，有一個名叫『九指一郎』的人，聽說是個職業的高明賭徒。」

「他的本名叫甚麼？」

「不大清楚。」

「他是不是在銀座七丁目開了一家酒吧的？」

「不！這個人住在京都。」

「今晚他會出場嗎？」

「原則上今晚俱樂部的莊家是中國人魏江，萬一魏江撐不住場面時，就不知道馬場信夫怎麼樣了？」

張家凌道：「他毫無疑問地會派出『九指一郎』，對不對？」

司愛子突然萌生了警惕，她緊張地問道：「你想幹甚麼？」

「沒有呀！」

「你在瞞我，我後悔告訴你這些了。」

「愛子！快別胡猜了。說，今晚我們在何處見面？」

「你說呢？」

「妳何時可以拿到那筆錢？」

「豪賭八時上場，我大概在九時就可以離開俱樂部。然後……」

張家凌截口說：「好！我們九時四十分在上野車站見面。」

「在車站見面？」

「嗯！我們可以趕得上十點鐘發車的『橫濱急行』，就這麼決定。」

「去橫濱？」

「去橫濱坐船遠走高飛呀！」

「好！就這樣決定。」司愛子抿緊嘴唇將他端詳一陣，又接着說：「話先說好，如果我今晚發現你去了俱樂部，我不但要取消我們的約定，還要千方百計地和你作對，你小心點！」

張家凌嬉皮笑臉地說：「愛子！妳眞的那麼狠嗎？」

「女人的心是最狠的。」

「幸虧我不是妳的敵人。」

「你是一個可愛的敵人，」愛子狎暱地在他臉頰上親吻了一下，竟然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同時站了起來。「想想我們以後長相廝守，今晚我只有忍耐一下了。我走了。」

張家凌想不到愛子竟然如此冷靜，他暗暗慶幸她臨時向馬場信夫倒戈，否則自己未必輕易贏得這一局。

在慶幸之餘，他也感到一絲愧疚。他也許沒有以欺詐的手段去對付司愛子，而他却不折不扣地欺騙了愛情。

＊　＊　＊

魔鬼唱完了它的拿手曲調「黑夜之歌」，太陽相繼登台，人生的舞台上立刻光線明亮，樂聲也活潑起來。

東京——這個沉睡的城市也復甦了。

清晨六時，張家凌就來到了「黑羽產業株式會社」，屬於這裏的人都是魔鬼的門徒，他們是不會爲太陽捧場的。

守門的人爲張家凌開啓側門，電梯間還沒開啓，他只得連爬數十級樓梯，直趨黑羽太郎的臥室。

黑羽太郎熟睡在裸女的臂彎中被吵醒，却沒有慍怒之色，他是樂意張家凌來訪的。一見面，他就問道：「昨夜收穫如何？」

張家凌沒有回答老闆的問題，却反問道：「黑羽先生！你聽說過一個綽號叫作『九指一郎』的職業賭徒嗎？」

「沒有聽說過。」

「據說此人手法厲害，是賭界的高段老手。」

「今晚他會出場嗎？」

「我猜想馬場信夫在緊張階段一定會打出這張王牌。」

「我會叮嚀高森當心。」

「還有一個叫『黑手北原』，你聽說過嗎？」

「一個槍手，問他幹甚麼？」

「據司愛子說，此人心狠手辣，槍法奇準，馬場信夫僱他來要我的命。」

「那女人言過其實了，北原秀夫是個八等槍手。如果他不喝酒的話，五十碼以內也許可以射中一隻大象。」

張家凌心中暗暗一動，他從黑羽太郎的神色中看出了端倪。顯然對方有意他輕敵，然後死在北原的槍下，黑羽太郎可能從中獲利。他突然明白了，黑羽太郎重用他並非由於他的身手，而是

因爲他和馬場信夫存有芥蒂。

在這一瞬間，張家凌恨透了黑社會人物，他們幾乎都是些喪失人性的獸類。不過他在表面上却未顯露出來，淡笑着說：「還有一件事，說出來黑羽先生一定會開心，司愛子決定要和我私奔。」

「好消息！但願她沒有騙你。」

「我相信她不會騙我。這件事對黑羽先生也有好處。」

「嘿嘿！」黑羽太郎笑得聳動着肩膀。「最少我可以看見馬場信夫氣得暴跳如雷，然後乖乖戴上一頂綠帽子。」

「好處還不止這些，」張家凌一本正經地說：「司愛子今晚要捲走俱樂部的全部現款。如果馬場信夫贏了，他只是贏了些籌碼。如果他輸了，贏家拿籌碼兌不出錢，『馬場組』以後還有臉混嗎？」

「嘿！張家凌！你人財兩得了？」

「黑羽先生！『馬場組』砸了招牌，赤坂區的地盤也就落到你的手裏，要多少財富就有多少，還不滿意嗎？」

「當然滿意！不過……」黑羽太郎目光中透現詭譎的神色。「馬場信夫老謀深算，司愛子也是奸詐狡猾，你千萬要小心一點。」

「謝謝關心！我會留意的。」

黑羽太郎伸出手去，說：「來，握一握，祝你好運！」

張家凌伸手和對方握住，冷冷地說：「不求你祝福，只請你相助。」

「說吧！我一定盡力而爲。」

「我不希望愛子在離開俱樂部後，在途中遭遇暴徒攔截，我要她安全地到達約會地點。」

「張家凌！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我不會看中司愛子手提箱裏的那筆鉅款。」

「謝謝你的承諾。」

「對了！」黑羽太郎突然目光一亮。「你今晚不去『珍珠俱樂部』了嗎？」

「在『馬場組』沒有扳倒之前，我仍然是你的幹部，自然要去的，只是稍微晚一點而已。」

「其實，你不去也無所謂。」

「不！我一定要去。」

「隨你自己的意思決定吧！」黑羽太郎說到這裏，輕鬆地笑了。「想到今晚贏來都是籌碼，眞不感興趣。」

「馬場信夫賣了俱樂部的大樓也要賠錢，只怕你請來的高手上場不管用。」

「高森一定會贏。」黑羽太郎很有把握。

「別忘了還有一個『九指一郎』。」

「他一出場，我要他變成『無指一郎』。」

「這不是辦法。」

「你有好法子嗎？」

「當然有。」

「說說看。」

「只求你信任我。」

「你好像有個偉大的計劃。」

「請你現在不要問。我再提醒你一下，事成之後，我只要『中華擊技館』的產業，其餘的利益都是你的。」

黑羽太郎「嘿嘿」大笑起來。

知己知彼　分派任務

「流乃莊」旅店朝着小街，後院臨河。張家凌來到後院時，立刻發現了北原惠子，她正倚在臨河的欄杆上彈奏吉他。悲涼的曲調，與那燦爛輝煌的陽光極不配合。

「惠子小姐！」他輕喚了一聲。

在陽光照耀下，北原惠子顯得更美，也更脫俗。她楞楞地凝視着他，臉上充滿了訝異之色。「這樣早？」

「不早了，已經八點鐘啦！」

「是昨晚沒有睡嗎？」

「被妳猜到了。」他直率地說。

「有事嗎？」

「嗯！」他點點頭，走到她身邊，倚靠在欄杆上，側過臉說：「惠子小姐！我求妳幫我個忙。」

「不要這樣客氣！張先生！我欠你的情，應該爲你効勞，只怕我能力有限，不能爲你做甚麼。」

「妳做得到，只怕妳不肯做。」

「是……」

「妳可能不知道我的遭遇。」

「昨晚聽中村千代說了一點。」

「她說甚麼呢？」

「她說：你這次參加『黑羽組』，是想藉着黑社會的力量爲父報仇……」

「千代小姐可能說對了，不過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爲社會除害，今天晚上對我很重要。」

「我能幫你甚麼嗎？」

「今天晚上九點四十分有一個女人要在上野車站和我見面，她是赤坂區黑社會首腦馬場信夫的

情婦。」

「哦！」北原惠子吃驚地低呼。

「她隨身帶着一筆鉅款，打算和我私奔。」

「眞的？」

「這當然不是眞的。請不要怪我利用情感戰術來引誘那個女人，這只是權宜之計。」

「我不怪你。」

「她也許眞的有意和我遠走高飛，也許只是利用我幫她逃脫馬場信夫的魔掌。不管她的動機如何，對我都很重要，因爲她說出了先父在馬場信夫經營的俱樂部裏受騙的經過，在法庭上，她將是一個證人。」

「你要怎樣對待她呢？」

「今晚我去見她時，我會讓她吸一支裝有迷藥的香烟。然後妳將她藏在妳房裏，好好照顧她。」

「啊……」

「有困難嗎？」

北原惠子皺着眉尖說：「倘若家母問起……」

「妳在她面前提過我嗎？」

「提過。」

「那就好辦了，妳可以說那個女人是我朋友。說她醉了，或者病了，妳可以瞞過妳母親的。」

北原惠子搖頭說：「我不願說謊騙我母親。」

「那……那妳就實說吧！」

「我相信家母也會願意幫你的。」

「那就更好了。」

「你方才說那女人帶着一筆鉅款？」

「是的，那筆錢會一直跟在她身邊，也一併請妳照顧吧！」

「責任眞是太大！」北原惠子有猶豫的神色。

「儘管放心！」他拍拍她的手臂。「我有側門的鑰匙，我們偷偷進來，誰也不會注意到。」

「吳小姐……」

「她今晚不會躭在旅店裏的。今晚九點我們在『夜之歌酒吧』那條巷口見面。記住，準九點。」

北原惠子還要想說甚麼，忽然吳美麗在後院的門口出現；她拖着拖鞋，披着睡袍；雲鬢蓬亂，睡眼惺忪。她必是聽到女侍的報告，才匆忙趕到後院來察看的。當她看見張家凌和北原惠子併肩站在一起時，不由冒起一陣妒火。不過，當着張家凌的面，她却沒有發作的勇氣。

「回來了？」她盡量維持聲調的平靜。

張家凌向她點點頭，然後向北原惠子笑着說：「惠子小姐！謝謝妳爲我演奏的吉他，眞是動聽極了。」

北原惠子明白他的意思，連忙說：「這是張先生誇獎。」

張家凌這才挽着吳美麗向前面走去。這使得吳美麗的妬火消失了，張家凌當着北原惠子的面和自己這樣親熱，那證明他和那個賣唱的小女孩並沒有甚麼特殊的感情。不過，當她想到張家凌徹夜未歸時，她又惱火了。

回到她的寢閨，「砰」然一聲關上，冷冷地問道：「昨晚上那裏去了？」

「任務。」

「和馬場信夫的情婦睡覺也算任務！」吳美麗竟已知道了。

「這是黑羽先生的命令。」

「別拿黑羽先生來壓我。」

「不同妳爭！」張家凌和衣往床上一躺，向吳美麗招招手說：「美麗！過來躺着。」

吳美麗悻悻然地說：「你若不好好地去洗一個澡，休想碰我。」

張家凌感到好笑，有些女人以爲她生下來就是專門給男人「碰」的，只要你向她一招手，她就會往那上面想。他冷冷地說：「放心！我可沒有精神碰妳，我要和妳說話。」

張家凌一提沒有精神，吳美麗更是惱火。因爲他的精神在昨晚用到另外一個女人身上去了。

她向床邊走過去，臉色却更難看。「有話說吧！」語氣冰冷。

「今晚到『珍珠俱樂部』去嗎？」

「不去。」

「黑羽先生沒有派給妳任務？」

「我從來不外派擔任行動工作。」

「我能請求妳爲我擔任一次行動工作嗎？」

「你還會用得着我？」

「美麗！我很需要妳。」

吳美麗眼皮眨了一下，顯然，她的怒氣消褪了不少。她在床邊坐下，狠狠盯他一眼：「晚上不回來也不告訴人家一聲。」

「臨時的，根本來不及告訴妳。」

「不能打電話嗎？」

「好啦！我道歉。」

吳美麗「噗嗤」一聲笑了：「說吧，有甚麼事？」

「現在先不要問，晚上九點三十分到『夜之歌』等我，我在十點

鐘左右可以趕到，然後我們一齊去『珍珠俱樂部』。」

「黑羽先生會不會……」

「我是本組的第一幹部，難道不能夠派妳任務嗎？」

「哼！」吳美麗嬌笑着。「你這第一幹部還是我推薦的，少在我面前神氣，我要不去就不去。」

「美麗！」張家凌故意邪笑着說：「妳今晚要是晚到一分鐘，我就要捏碎妳身上每一根骨頭。」

吳美麗的嬌軀往他的軀體壓過去，媚聲說：「家凌！現在就讓你捏碎吧！」

「別忘了我身上髒！」

吳美麗從床上跳起來，往浴室跑去，嚷着說：「我給你放水洗澡，你不說我倒忘了。」

＊　＊　＊

下午一時，張家凌來到「東京大飯店」。

上午，吳美麗最少纏了他一個小時。睡得正好，鬧鐘又吵醒了他，總共睡了不到兩個小時。

電梯直上八樓，他找到八一四室，擧手敲響房門。房門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女人披着浴巾，戴着太陽眼鏡。張家凌不禁對這樣一身怪裝束感到奇怪。

他進去，隨手掩上門。低聲問道：「妳是久美，還是幸代？」

「我是久美。」

「在臥房裏還戴着太陽眼鏡，難道妳有目疾？」

「哦！我在陽台上作日光浴。」久美說着將身上的浴巾撩動了一下，顯露了她那赤裸而又健美的胴體，然後低聲說：「這是最好的引誘方法。」

張家凌明白她的意思，指指隔壁八一六室問道：「到了嗎？」

久美點點頭，身軀貼近了一些，低聲說：「上午十一時左右到的，是一個胖子。」

「就他一個人。」

「聽說有好幾個隨從，住在另一大套房裏。」

「知道他的姓名嗎？」

「不知道。等會兒你出去時，可以順便看看他房門口的姓名卡。」

「嗯！妳有把握搭上他嗎？」

「我開始作日光浴才不過二十分鐘，他已到陽台上來過三次了。」

「繼續做妳的日光浴吧！不過，妳最好將太陽眼鏡摘下來，女人的眼睛是最具吸引力的。」

「是的。」久美依言摘下太陽眼鏡。「不過，中午的陽光太强烈了，即使閉上眼睛也受不了。」

「妳臉部向上嗎？」

「是的。」

「那是最邪惡的姿勢。記住，伏在軟墊上，女人的背部最誘人，對方也可以放膽偷窺。」

「你很內行。」

張家凌沒有興趣和她調笑，扯下她身上的浴巾，扳着她的身子讓她面向陽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說：「去吧！開始妳的工作。」

張家凌走出八一四室。當他經過八一六室門口時，不由楞了一下，原來房門上的姓名卡寫着「中村一郎」的名字。

所謂「九州豪客」就是高森所提到的師父嗎？張家凌暗暗思忖。是同名同姓嗎？未免又太巧了。他不便在走道裏停留，立即敲響了幸代的門。她很快來開門，服裝也很整齊。

「是張大哥嗎？」她問，顯然她已事先知道他要來訪。

「嗯！」他點點頭，跨進門去。「妳準備怎樣勾搭那位九州豪客？」

「準備在晚餐的時候進行。」

「怎樣進行？」

「經過他的餐桌，再落下皮包……」

「嗯！有把握嗎？」

「張大哥！你是男人，那時候你會爲我檢皮包嗎？」

「會的。不過，妳要穿迷你裙，而且要站在一個良好的角度上，對方才願意蹲下去；否則，妳只有自己去拾起來。」

「你很內行。」

「今晚給我做件工作。」

「甚麼事？」

「到『珍珠俱樂部』去以後，注意一個右耳有缺口的男人。他是一個槍手，可能會泡在二樓專演脫衣舞的夜總會裏。」

「你是要我到那裏去找他？」

「妳沒有去過那種場所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幸代連連搖着頭說：「黑羽先生命令我們不得離開那位九州豪客。」

「命令是活的不是死的，」張家凌神氣十足地說：「我命令妳做這件工作與今晚的大局有關。」

「黑羽先生知道嗎？」

「派妳一件工作也需要黑羽先生知道嗎？」

「張大哥！我只是提醒你。」

「用不着，」他冷冷地說：「我是本組的第一幹部，做錯了事，由我接受黑羽先生的懲罰。」

「是！」幸代噤口不言了。

「這個人今晚一定在『珍珠俱樂部』，不管他藏在那一個角落，妳都要找到他，絕不許失敗。」

「找到他以後又怎樣呢？」

「纏住他，十點十分到十點三十分這段時間內，一定要纏住他，不管妳用任何方法。」

「他喜歡女色嗎？」

「他是一個槍手，一個殺人慣犯，妳該懂得這種人要那一類型的女人才能吸引他。」

「我懂得，只要將頭髮弄亂一點，佯裝前胸的鈕扣解開一顆，然後，再點燃一根香烟，啣在嘴唇間……」

「行了。」張家凌點點頭，說：「但是這種人也最多疑。所以要他來找妳，別主動去找他。」

「我懂了。」

張家凌道：「記住：十點十分到十點三十分那二十分鐘。」

「我不知道那傢伙有沒有勇氣和我來一個二十分鐘的長吻。」

「如果妳有這種想法，我建議妳將他引誘到盥洗室去。」

幸代伸了伸舌頭說：「張大哥！眞虧你想得出來。」

張家凌一本正經地問道：「妳現在在那個單位工作？」

「『美色小組』！」

「那麼，妳的武器就是美色，好好利用它。」

「放心吧！」幸代傲然地說：「這一方面的運用，在『美色小組』中我是佼佼者。」

「嗯！」張家凌點點頭，投以嘉許的目光。「事成後，將妳調到我身邊來。」

「眞的？」一秒鐘之間，幸代一連向他飛了好幾個媚眼。「不怕吳美麗吃醋嗎？」

「她敢嗎？我是第一幹部呀！」

「你比金東昌還要兇，但你比他帥。」

張家凌輕佻地在她臉上擰了一下。他深深懂得對於這些荒淫無耻的女娃，這是鼓勵士氣的最佳方法。幸代却得寸進尺地撲過來在他頰上印了個唇印。

張家凌也索性讓對方多滿足一些，雙手摟緊了她，去吻着對方。分開後，他說：「幸代！這個吻是不及格的。如果我是那個槍手，別說要纏我二十分鐘，妳想纏我兩分鐘也辦不到。」

「少吹牛！不信再試試看，我要你兩個小時也走不掉。」

「好了！」張家凌向旁邊退去，他眞怕被幸代纏上兩小時。「留着妳的本領去纏那個缺耳朶的人吧！」

* * *

張家凌退出了八一八室，在等電梯的時候，八一六的房門打開了，走出來一個胖胖的中年人。他臉上戴着金邊的茶色眼鏡，西服畢挺，很有氣派。張家凌一看就知道他準是那位九州豪客了。

電梯到了，兩人同進電梯，面對面地對立着。張家凌覺得對方那種沉穩的氣勢非常攝人。那種氣勢不是可以裝出來的，那必需要有很高的定力。由此看來這位豪客的賭技必然是很高明的。

他不禁爲高森擔心，也爲那位魏江擔心。當然他更爲自己擔心。因爲今晚的局面也許不如他想像的那樣容易控制。同時，久美可能已失敗了，不然這位豪客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他的臥室。

出了「東京大飯店」，張家凌看見那位豪客離去，立刻走到公用電話亭，撥電話到幸代的房裏。他教她去問問久美是怎麼回事。一分鐘後幸代回來告訴他：「久美成功了。」

「對方怎會離開呢？」

「那個傢伙很小心，他說要親自去購買衛生用具。」

張家凌吁了口氣放下電話，這個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千奇百怪的人，眞是太多了。

他不立刻離開飯店。五分鐘後那位豪客回來了。他還不放心，又等了五分鐘，他撥電話到那位豪客住的八一六室，電話鈴聲足足響了一分鐘都沒有人接。現在張家凌放心了，那位豪客正在久美的床上忙着哩！

如願以償　愛子入彀

太陽西沉。夜，又開始濃艷抹地粉墨登場。在宇宙的舞台上扮演一個妖嬈媚人的少婦。

銀座，被那妖嬈少婦的魔手撫弄一番，立即變得珠光寶氣。紅綠的燈光在流動，輕浮的笑聲在飛揚。

九時正，北原惠子在巷口出現。她神色略顯緊張地四處張望，忽然一輛黑色轎車停在她的面前。駕駛座上坐着張家凌，他向她招招手：「上來。」

北原惠子跨上去，車子開動後，她才吁了口氣：「那來的車子？」

「租的。」

「我好緊張。」

「放輕鬆一點。」他安慰地說道：「妳的吉他呢？」

「寄在酒吧裏。」

「妳今天提早離開，千代小姐覺得奇怪嗎？」

「我說我有點不舒服，她還拿了藥給我吃。」

「她和妳一樣，是個好女孩。」

「她今晚提到你。」

「噢！」張家凌微感詫異。「她說甚麼？」

「她擔心你會出事。」

「眞該謝謝她！」

「我……」北原惠子很輕：「我也在爲你擔心。聽千代小姐說，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她怎麼知道呢？」

「她說：她在銀座出生、在銀座長大，黑社會的情形她很了解。像你這樣，會幾面不討好。」

張家凌何嘗不知道這些，只是情勢所迫，使他無法顧到這些而已。他故作輕鬆地笑着說：「別擔心，不會有事的。」

二十分鐘後，車子到了上野車站。張家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包火柴遞給北原惠子：「來！這個給妳。」

「我不吸烟的。」

「我知道。但是妳今天可能要吸一枝。」等會兒當我下車後，如果發現有人跟踪我，妳就點燃一枝香烟，將香烟伸向車窗外面，懂了嗎？我會在廣場前面兜幾個圈子，現在廣場上人很少，有人跟踪我會被妳發現的。」

北原惠子又好奇，又緊張地點了點頭。

張家凌又說：「九點四十分時，妳坐到後座去，同時將車門打開。如果車門不打開，那就表示妳有了危險，到時我會設法應付。記住！如果有甚麼人威脅妳，千萬鎭靜，不要叫嚷，妳就不會有危險了。」

北原惠子又點了點頭，但她已透出不安的神色了。

張家凌拍拍她的臉頰問道：「怕嗎？」

北原惠子的臉頰被張家凌的手一接觸，立即週身發熱，心臟狂跳，一個腦袋差點縮到腔裏去。

張家凌見她這樣畏縮，連忙伸出手臂去安慰性地摟住了她。「別怕！妳不會有危險的。」

這樣一來，北原惠子竟然渾身顫抖起來。

張家凌皺眉不已，忙問道：「惠子！妳非常害怕嗎？」

「我……不……怕。」聲音輕得像是來自遙遠的天空。

張家凌恍然大悟，原來她的畏縮是由於少女的嬌羞。連忙鬆開手臂，輕笑着說：「妳畢竟還是一個孩子。」

* * *

張家凌走下了車，看看車站門口的報時鐘，此刻是九時二十八分，離開約會的時間還有十二分鐘。他在車站前的廣場上繞着噴水池兜了三個圈子，他沒有看見北原惠子伸出警告的烟火，他自己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九點三十九分，一輛綠色出租汽車直駛到車站大門前停下，車上走下來的正是愛子。她穿着黑色的衣服，頭上裹着一條紗巾，手裏提着一隻大型旅行袋，神色緊張地四面張望。

張家凌沒有發覺車子跟在愛子後面，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這才出其不意地走到愛子身邊。

「啊！」愛子以手撫胸發出低呼。

張家凌挽住她，輕聲說：「別怕！這裏沒有可疑的人。」

「車票買好了嗎？」

「買好了。俱樂部的情形怎麼樣？」雖然時間很迫切，但是張家凌還是需要了解一下那邊的情形。

「有點混亂。」

「混亂？」張家凌微微一驚。「怎麼回事？」

「由於九州來的那個胖子，他名叫中村一郎，這使馬場信夫感到迷惑，他幾乎想停止今晚的這場豪賭。」

「後來怎麼又進行了呢？」

「各路人馬到得太多，這場豪賭勢在必行。」

「妳所說的各路人馬是指那些呢？」

「你怎麼還有心情關心這些事情？」

「反正上車還早，聊聊嘛！」張家凌顯得不在意地說。

「你們『黑羽組』請來了賭徒，澀谷的『清船組』、『黑田組』也派來了大將，橫濱那麼遠，也……」

「好了，我才不關心那些傢伙。」張家凌拍拍愛子手中的提包。「我關心的是妳的收穫。」

「七億。」

「這麼多？」張家凌伸了伸舌頭，駭異不已。他不是故意裝腔

作勢，這的確是個駭人的數目。

「馬場信夫準備了三億現欵以壯聲色。那位九州豪客一出手就買了兩億的籌碼。你們『黑羽組』也買了八千萬籌碼。其他零零星星也有一億多。我說七億只是個大概的數目，恐怕還有多哩！」

「妳全部拿光了？」

「一塊錢也沒有給他留下。」

「妳眞狠！」

「人家都是爲你，你反而……」

「妳聽我說完呀！妳對馬場信夫愈狠，就愈能證明妳對我的愛愈深。」

愛子「噗嗤」一聲又笑了：「你眞是個教人喜歡的魔鬼。」

「妳來的時候，俱樂部裏賭得熱鬧嗎？」

「還早哩！現在只是小接觸，彼此探探對方的手法，眞正拚個你死我活的大輸贏，要到凌晨兩三點鐘以後。」

「馬場信夫手下的那張王牌呢？」

「誰？『九指一郎』嗎？」

「馬場信夫想必已經將他調來了。」

「你說對了，他現在正躺在馬場信夫的臥室裏養精蓄銳。」

「北原秀夫呢？」

「你不說我倒忘了，他找了你一下午，現在他守候在三樓的進門處。哈哈……他也許會等到頭髮白。」

張家凌回頭看看車站門口的報時鐘：九時四十七分，寶貴的七分鐘已經過去，不能再躭擱了。

「可以上車了吧？」愛子問道。

「還早呢！我們最好在開車前一分鐘上車。來！吸一枝烟，香烟也許可以使妳定定神。」

愛子點燃了烟，深深地吸了兩口。張家凌暗暗得意，像她這樣猛吸，她會昏睡得久些。他摟着她緩緩向停車的地方行去。

走了幾步愛子忽然說：「家凌！我感到有些頭暈。」

他接過她手裏的旅行袋：「我來幫妳拿，妳可能太緊張了。」

「哦！」愛子低聲叫着：「房子在轉，好暈……我……」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半截香烟已經掉到地上。整個身子的重量也完全落在張家凌臂彎裏了。

他們已走到車旁，張家凌老遠就看見後座的車門開着。他將愛子半抱着推進了汽車的後座，低聲說：「惠子！好好照顧她。」

說完後，他跳上駕駛座，開動了車子。

半晌後，北原惠子方才說話：「我們現在回旅店嗎？」

「嗯！」張家凌全神注意着駕駛，因爲車速已超過了每小時一百哩，他擔心吳美麗過了十點鐘不再等他。

「吳小姐碰見怎麼辦？」

「放心！她現在坐在『夜之歌酒吧』裏。」

「你怎麼知道？」

「我教她去那裏等我的。」

一路上，兩人再沒有說話。

十點正，車子開到了『流乃莊旅店』的側門。張家凌開了側門上的鎖，然後抱起昏睡的愛子進了旅店。沒有一個人發覺他們的行動。

來到北原惠子母女的房門口，張家凌將愛子放在走廊的地板上，低聲說：「惠子！拜托妳了！」

北原惠子拍拍手裏的旅行袋說：「這些……」

「也交給妳。」

「這位小姐要睡多久？」

「可能要睡到明天天亮。等我離開以後，妳再叫醒妳母親，幫忙將愛子小姐扶進去。」

「張先生……」

「惠子！妳要說甚麼？」

「你……」北原惠子遲疑地問：「你要到那裏去？」

「『珍珠俱樂部』！」

「是你父親輸錢的地方嗎？」

「是的。」

「張先生！」她的聲音很輕、很柔、也很摯誠。「我不能阻止你，但是我請求你小心一點。」

張家凌不由一陣激動。她不是一個孩子，她是一個飽經憂患的少女，更是一個成熟的女人。

「謝……謝妳！」他聲音有些哽咽。

北原惠子在頸間摸索，解下了套在脖子上的一個紅色小布包。張家凌知道那是日本人迷信的「吉祥符」。

「掛在脖子上。」她將吉祥符遞給他。「它會保祐你的。」

張家凌感激地接受，吉祥符上還有餘溫，方才它還貼在純潔而又芳香的少女的軀體上，現在却要和自己去渡過生死的關頭。

他掛上了吉祥符，在這一瞬間，他幾乎激動得流淚。

他無言地離開旅店的後院，用奔跑的速度。

* * *

趕到「夜之歌酒吧」時，吳美麗還在，張家凌不由吁了一口氣，他走到她旁邊坐下，向她道歉：「對不起！害妳久等。」

「看看錶！」吳美麗冷冷地說：「現在已經十點二十分。一個女人單身在酒吧裏一坐五十分鐘，簡直不是滋味。」

「我說過抱歉了。」他向她擠擠眼，作個鬼臉。「等會兒回去後，在另一方面加倍爲妳服務。」

「下流！」

「美麗！妳還要單獨坐幾分鐘。」

「你要到那裏去？」

「和酒吧主人千代小姐談兩句話。」

「情話嗎？」

「美麗！妳明知道不是。我是要問她點正經事情。」

「哼！」吳美麗將臉轉了過去。「反正管不到你。」

女人是天生醋罈子，張家凌知道說也說不清，索性不去理會她，逕自向櫃枱邊走去。

站在櫃枱裏面的中村千代似乎一直在注意張家凌，一見他向櫃枱走來，立即迎了過來。「張先生要杯甚麼酒？」

「不喝。令尊有信來嗎？」

很明顯的，張家凌是專門問這句話來的。這使得中村千代楞了一楞。良久，方搖了搖頭說：「沒有。」

「千代小姐！令尊有兄弟幾人？」

「三個。」

「令尊是排行老大嗎？」

「是的。」

「那麼令尊有『一郎』的別名嗎？」

「一郎？」她低呼一聲。「是他的乳名。」

張家凌道：「千代小姐！有人稱呼令尊爲『九指一郎』嗎？」

中村千代的臉色突然大變，聲音也顫抖起來：「沒有聽人這樣叫過，不過，家父倒是殘缺了一指。他左手的小指被刨冰切斷了。」

「這也許是巧合！」張家凌自言自語地說。

她的神情非常不安，遲疑地問道：「張先生！你一直認爲家父是個職業賭徒嗎？」

「不會的。」他笑着說：「令尊遠在星加坡，這個『九指一郎』就在赤坂，怎會是令尊呢？」

「但是，聽你的口氣，彷彿懷疑那名叫『九指一郎』的職業賭徒就是家父，你能帶我去……」

張家凌打斷她的話說：「千代小姐！妳太多疑了。一個九州來的賭客名叫中村一郎，而這一位高明的賭徒也名叫一郎，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

中村千代沉吟了一陣，問道：「『珍珠俱樂部』裏有場豪賭，是嗎？」

「是的。」

「你要去嗎？」

「我立刻就要去。」

「你會得到證實。」中村千代以堅決的語氣說：「你所說的那兩個一郎沒有一個是家父。」

張家凌無言地點點頭。其實，他幾乎已經肯定地認爲那個「九指一郎」就是千代的父親中村正英了。他眞不敢想像，當中村千代發現自己敬愛的父親是一個玩弄詐騙手段的賭徒時，會難過到甚麼程度。

他回到吳美麗的身邊，她悻悻地望着他：「談完了？」

「我們走吧！」

吳美麗站了起來，張家凌突然發覺酒吧角落裏也有一個客人同時站起來。雖然那個人在暗暗的一隅，張家凌却認出了他是金東昌。

張家凌心頭不由一怔，金東昌沒有到俱樂部去，而在這裏出現，這裏面必定大有文章。

他低聲對吳美麗說：「巷口停着一輛黑色轎車，那是我租來的。妳先出去在車上等我，我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

吳美麗顯然不知道金東昌也在座，她向四週掃了一眼，疾步走出了酒吧。

張家凌先將吳美麗支走是有原因的；她對自己雖然有情，而她畢竟是「黑羽組」的一份子。自己萬一和來意不明的金東昌幹上了，吳美麗也未必敢站在自己一邊，而今晚吳美麗對自己還有點用處。他盤算着吳美麗已經上了車，這才緩慢地轉身向外走去。

他一轉身，就發現進門處有兩個健壯的漢子站着。那兩個人分明是衝着他而來的。張家凌沒有理會這些，仍然向門外走去，不過步子却慢得多了。

忽然，身後傳來金東昌低沉的喝聲：「張家凌！要命就不要動。」

同時，門口那兩個大漢身形一併，將出口封住了。

「黑羽組」的人除了特級幹部

以外，其餘的人都沒有槍。因此，張家凌對封住門口的那兩個大漢並不去留意。但是，身後的金東昌却不同了，他此時手上必然有一枝槍，他爲了證實這一點，因此緩緩地轉過了身子。

黑手北原　無能阻敵

果然，金東昌手裏拿着一枝槍，他正半靠在酒枱上，目光像尖刀似地盯在張家凌的臉上。

張家凌明白這是黑羽太郎的授意，却故意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金東昌冷笑一聲，道：「哼！姓張的，你別裝糊塗。」

「金東昌！」張家凌語氣嚴厲地說：「黑羽先生在俱樂部等我，誤了事情你要負全責。」

「告訴你，黑羽先生突然不歡迎你到俱樂部去，因爲你去只是爲了私事。」

張家凌垂下了手，故作輕鬆地聳聳肩說：「我不去還不行嗎？何必用這一套來付我？」

「你不會不知道爲甚麼要這樣對付你。」金東昌頭一擺。「姓張的，乖乖向外走，少耍花樣。」

「看樣子，黑羽先生在動那筆鉅款的腦筋。說出來，你也許要失望，愛子現在恐怕已經快到橫濱了。」

「你胡扯甚麼！愛子根本還沒有離開『珍珠俱樂部』。」

這使得張家凌放心不少，他又試探性地說道：「金東昌！別太有把握。」

「哼！」金東昌冷笑了一聲。「那個臭娘們早就被我們釘上了，到現在爲止，她還在四樓的音樂廳裏喝酒。」

張家凌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上野車站那樣平靜，怪不得愛子沒有被追踪，原來愛子的花槍不少，很明顯的，坐在音樂廳裏喝酒的是愛子的替身，騙了那一羣監視她的傻瓜蛋。

現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對付金東昌那柄槍。張家凌有把握目前黑羽太郎不會殺他。黑羽太郎最少還可以用自己來抵制馬場信夫。但是，黑羽太郎不准他前往俱樂部，則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走吧！不會有奇蹟出現的。」金東昌陰笑着說。

「哼！我打賭你不敢在這裏殺我。」

「不是我不敢，而是你沒有到死的時候。」

「我也許有機會。」

「三對一，你絕對沒有機會。」

「別忘了我身上也有一支槍。」

「我知道，還是黑羽先生給你的。」

「金東昌！你不要逼我將槍拔出來。」

「你拔出來吧！我正好缺少一個動槍殺人的理由。」

「你不見得比我快。」

「姓張的！你的拳頭硬，你的腦筋却不行。將槍拿出來看看吧！槍是新的，子彈却是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出品，火藥都已潮濕發霉，你不信試試看，沒有一發子彈打得響的。」

張家凌吸了口涼氣：「眞的？」

「姓張的，死心吧！」

張家凌抱着僥倖的念頭，他瞟了玻璃窗戶一眼，準備破窗而出。

但是，金東昌已經發覺了他的企圖。沉聲說：「你如打算逃走，我就要你殘廢……」

「嗆啷！」突然，酒吧裏響起一陣碎瓶聲，金東昌滿頭鮮血，顫巍巍地倒了下去。

那是中村千代的傑作，她在金東昌的後腦上敲了一酒瓶。

那兩名封門的大漢立即衝了過來，張家凌比他們更快，拾起了金東昌掉在地上的槍，對準他們：「不要動！」

兩個大漢結結巴巴地說：「金大哥傷得很重，我……我們要抬他去找醫生。」

「嗯！」張家凌點點頭，說：「你們抬吧！可別動其他的歪腦筋！」

兩個大漢架着受傷的金東昌飛也似地離開了酒吧。

張家凌走到櫃枱前，向中村千代說：「妳闖禍了！」

中村千代顯得非常平靜，冷冷地說：「你不要管我，趕快到俱樂部去吧！」

「妳這樣作，只是爲了幫我去俱樂部？」

「是的。金東昌死了，我願承擔殺人的罪名，『黑羽組』來找麻煩，我這間酒吧可以不開。但是，家父的名譽要澄清，如果你今晚不到俱樂部去，在你的心目中，家父一定是個職業賭徒。」

張家凌渾身一震，這無異是給了他一道難題：中村千代如此做，只是爲了洗刷中村正英的名

譽。其實她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張家凌這一去，她父親的名譽就完了，因爲「九指一郎」有百分之九十九可能就是她的父親中村正英。

張家凌不禁徬徨無計了，他不知怎樣做，才能不傷害千代那顆純潔的心。

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但願那位「九指一郎」今晚不要在「珍珠俱樂部」出現。

突然，吳美麗奔了進來，倉皇地說：「我剛才看見抬出去一個人……」

張家凌連忙走出去挽住她，若無其事地說：「咱們走吧！那只是一個要無賴的小流氓。」

上車後，張家凌以時速一百哩前進，現在已經十一時正，他再不能無謂地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了。途中，張家凌順口問道：「有人知道我們在『夜之歌』見面的事嗎？」

「只有黑羽先生知道。」

「妳向他報告的？」

「不！黑羽先生問我晚上有沒有事，我就告訴他，你約我十點鐘在『夜之歌酒吧』見面。」

「嗯！」

「我不能瞞騙黑羽先生啊！」

「別緊張！我不過是隨口問問罷了。」

不到十分鐘，車子就到了「珍珠俱樂部」。俱樂部門口只有一個司閽佇立着，沒有發現第二個人影。顯然，「馬場組」的武力都集中在三樓的賭場去了。

他看看錶，十一時零九分。

這與幸代約定的時間已超過了四十分鐘，即使她能纏住北原秀夫，到十時三十分她也會放棄他。那麼，現在只有全憑自己的運氣和機警了。

他停好車，向吳美麗悄聲說：「妳先過去和司閽搭訕說話，免得他注意我。」

「好！」吳美麗下了車，扭着性感的軀體，向那司閽走過去。

半分鐘後，張家凌也順利地走進了俱樂部的大門。

一樓是保齡球場，在俱樂部的工作人員尚未注意到他的時候，他混進了那些打球的客人之中。

過了半分鐘，他又從球場走向電梯間，按了直昇四樓的電鈕。根據判斷，「馬場組」的人馬必定注意從底樓上三樓的客人。當他再乘電梯自四樓下來時，就不會被對方注意了。

四樓的電梯出口處沒有一個人，張家凌又跨進原來那架電梯，按下三樓的自動電鈕。電梯門一打開，走道裏正有一個人在等候他。那人嘴上啣着一根香烟，雙手下垂，沉穩地站着。

張家凌一跨出電梯，就和那人面對面了。張家凌一瞥之中，已看清楚了那人的右耳上缺了一塊，正是自己千方百計，想要逃避的「黑手北原」。

＊　＊　＊

北原秀夫的上衣敞開着，張家凌隱約地看見他脅下的槍套。如果對方想殺他，而槍管上又有滅聲套筒的話，現在將是最佳的機會，走道上沒有第三者，誰也不會發覺這件謀殺案。

張家凌的手心在沁汗，他倒不是擔心自己出槍沒有對方快，即使自己能佔先多少分之一秒，也不是他所願意的。殺死對方，將很難對警方解釋，而且徹底破壞了今晚的計劃。最佳上策，是如何巧妙地避過去。

北原秀夫打量了他一陣，沉聲問道：「是張先生嗎？」

張家凌知道不承認也不行，只得點點頭，說：「好眼光！想必你就是『黑手北原』了。」

「謝謝你的禮物。」

張家凌楞了一下，但隨即明白對方指的是幸代。「但願你好好款待了她。」

北原秀夫臉上呈現了一絲獠笑：「不錯！很合我胃口。不過，她可能要休息兩三天才能復原。」

「你將她怎樣了？」

「別緊張！她只是太貪玩了一點。同時，她的嘴不夠緊，輕易地洩漏了你的秘密。不過，我不太了解你因何遲到。」

「你現在想怎樣？」

「不准你進賭場。」

「噢！不知道你用甚麼方法阻止我？」

「拳頭，或者槍。」

張家凌知道自己只要一跨進賭場的門就算安全了。

馬場信夫絕不願意公然在大衆面前鬧事的。問題是，電梯出口處離開進入賭場的門約有二十步遠，現在這二十步却遠得像前往太陽的路。

「是要我回頭嗎？」他試探地問。

北原秀夫冷冷地說：「也不行。」

「那該怎麼辦？就這樣站在這裏嗎？」

「我可沒有興趣站在這裏，進電梯，我們同去二樓夜總會。那裏的連場艷舞，足夠我們消磨到凌晨四時。」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也要去。」

「那要看你如何使我走路。」

「如你反抗，我可以立刻殺死你。」

「你不敢。」

「不是我不敢，而是馬場先生不想要你死。」

「那就行了。」

「可是馬場先生還有另一道命令給我，如果你不乖乖地聽話，我可以隨時隨地殺死你。」

「槍聲會驚動很多人，更會驚散這場豪賭。」

「我的槍管上裝有滅聲套筒。」

「可是我的槍管上却沒有滅音裝置。」

「你以爲你有機會發射？」

「當然，即使我中槍後，我也能發射一槍。」

「我相信。不過，我要射擊你的腦子。只要半秒鐘，你每一根神經都會癱瘓，因此你就無法發射一槍了。」

「聽說你是一個職業槍手，但是你對射擊這門學問却非常外行。你如果想瞄準我的頭部射擊，最少使你的動作慢了四分之一秒鐘，就在這一點時間內我即可以拔槍射穿你的心臟。」

「噢！」北原秀夫一直沉穩冷靜的臉孔突然變了色。

張家凌見嚇阻術生效，連忙又說：「我的槍在右邊袴袋裏，它離開我的右手只有幾吋距離，你的手和你的槍却遠距兩呎，所以你不會比我快。」

北原秀夫「嘿嘿」一聲獠笑說：「休想嚇倒我。」

「你是行家，應該聽得出我說的是內行話。」

「若非馬場先生的命令，我眞的想和你較量一下。」

「即使較量，你也佔不了便宜。」

「你有把握？」

「我不願殺你，但我也不願被殺。」

北原秀夫向前走了幾步，冷冷地說：「如果我用拳頭對付你呢？」

「爲了表示公平，我也用拳頭對付你。」

「好！」北原秀夫方待揮拳，忽然走道上傳來一聲喊叫：「家凌！」

喊叫的人是吳美麗。這幢大樓一共有四架自動電梯，她是乘另外一架電梯上樓來的。

她這一聲喊叫，使北原秀夫霍地轉身，揮起一半的右拳，也轉變了方向，向左臂伸去，他顯然是想掏槍。

張家凌的動作比他更快，就利用這一瞬間的機會，一脚踢中北原秀夫的右肘，阻止了他想拔槍的企圖。

北原秀夫不由老羞成怒，再次想出手拔槍。張家凌已飛快撲到，一拳擊中他的下頦，北原秀夫立刻踉蹌向後翻倒。

張家凌雖然一擊得手，但他並不敢往賭場的入口處跑去，因爲北原秀夫並未昏厥，隨時有拔槍射擊他的可能。

他再次前撲，北原秀夫却已機警地彈身而起，使他一撲成空。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局面，等於是留給對方一個拔槍的機會。張家凌在撲空摔倒之際，不忘伸出右腿，將北原秀夫絆了一個觔斗。

北原秀夫雖然摔倒，仍不忘拔槍。可是當他的右手僅只觸到槍柄時，張家凌已經將他的身軀抱住了。

這樣一來，北原秀夫是有些吃虧的。因爲他目前只有一隻左手可以打擊對方，那是不管用的。

「家凌！」吳美麗緊張地叫着。兩人的打鬥太激烈，使她無從幫忙下手，她喊叫是想得到指示。

孰料張家凌却喝阻了她：「不要嚷！」

張家凌的意思，是怕她的喊叫驚動了「馬場組」的手下，援救的人一趕來，就不大好辦了。

張家凌雖連連揮拳猛擊對方，但是雙方在滾動中，拳頭打擊的力量並不太大，北原秀夫的反擊並未減弱。

突然，張家凌臉部中了一拳，鹹鹹的液體流到嘴角。他知道自己鼻破血流了。他不去理會，在北原秀夫的襯衣上擦拭了血漬，然後雙臂抱緊對方向賭場的入口處滾過去。

北原秀夫並未發覺他的詭計，事實上他也無法控制張家凌，只有隨着他在走道上翻滾着。

終於，滾到賭場的進門處了。

張家凌騰出右手來，全力揮出一拳。

北原秀夫突然發現了張家凌的陰謀，雖然對方的一拳使他有些暈眩，但他的兩腿却像鐵鉗似地將張家凌的雙腿纏住了。

張家凌自然不願功虧一簣，他咬咬牙，使出了狠勁張開嘴巴，在北原秀夫的肩頭處重重地咬了一口。北原秀夫大叫了一聲，雙腿自然也就鬆了勁。

張家凌還怕自己爬起來對方會藉機拔槍，一隻手扭曲着對方的右腕，這才彈身而起。

北原秀夫也不是泛泛者，飛起一脚踢在張家凌的肱骨，使他鬆開了手。

但是，張家凌的左手早已握住門把，飛快地打開了門，衝進了賭場，貼在壁上喘了口大氣。

滿臉血漬的張家凌在賭場出現時，馬場信夫首先發現了他，接着圍在賭枱上的衆人也看見了。一時，滿場嘩然。接着，北原秀夫也在門口出現。他右手伸在左脅下，顯然想拔出槍來向張家凌射擊。

馬場信夫連忙喝阻：「住手！」

北原秀夫也不敢造次，只得停止拔槍的動作。

馬場信夫又向北原秀夫揮手：「還不給我滾出去。」

馬場信夫所以如此委屈求全，是怕影響正在進行的豪賭。北原秀夫明白老闆的用意，只得悻悻地退出了賭場。

黑羽太郎正聚精會神地在高森背後觀戰，一見張家凌出現，不由一愕。金東昌的阻止行動失敗了，及至北原秀夫出現，他才發覺馬場信夫也想阻止張家凌進入賭場，結果弄了個原形畢露。

黑羽太郎抓住這個攻擊馬場信夫的好機會，預先在衆賭客腦海裏留下一些印象。他忽然地推座而起，問道：「馬場先生！你的賭場經常用打手如此對付客人嗎？」

馬場信夫想不到黑羽太郎會來上這一手，一時怔住，半晌答不出話來。良久，才囁嚅地向張家凌問道：「是怎麼回事？」

張家凌不願意黑羽太郎挑燃戰火，因此苦笑着說：「馬場先生！這不關賭場的事。」

「你說甚麼？」黑羽太郎顯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張家凌掏出手帕來擦淨了臉上的血漬，輕描淡寫地說：「我出電梯的時候踩着了那位老兄的脚，他開口大罵，我揮拳就打，就這一件小小誤會。」

張家凌如此解釋，不但出乎黑羽太郎的意外，也出乎馬場信夫的意外。他是個聰明人，連忙趁機下台，一揮手說：「各位繼續玩吧！」

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在賭枱上去了，只有黑羽太郎的眼光還盯在張家凌的臉上。張家凌則毫不在意地向盥洗室走去。

這時，吳美麗也推門進來。黑羽太郎忙走過去迎向她，低聲問道：「看見金東昌嗎？」

「沒有啊！」

「妳和張家凌在那裏見面的？」

「『夜之歌酒吧』。」

「奇怪！金東昌怎會沒有去？」他喃喃自語。

新人進場　開始豪賭

一分鐘後，張家凌從盥洗室走出來。黑羽太郎在門外等着他。他神情輕鬆，裝作毫無芥蒂地問：「黑羽先生！高森表現如何？」

「小接觸。」黑羽太郎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後又作不經意地問：「見到金東昌嗎？」

「聽說他遇到一點小意外。」張家凌回答得很輕鬆。

「噢！」黑羽太郎却不太輕鬆了。「他受了傷？」

「嗯！傷在頭部，到醫院裏傷去了。」

黑羽太郎想努力在他的神色中找出一絲端倪，結果是一無所獲，不得已又遲疑地問道：「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聽說是一個女人在他頭上砸了一酒瓶，也許金東昌喜歡對女人動手動脚，這一次遇上了一頭母老虎。」

張家凌沒有說謊，黑羽太郎也看出他不是說謊，心裏不禁罵了一聲金東昌該死！然後俏皮地問道：「你的女朋友如何？」

張家凌表情很逼眞，兩手一攤，嘆口氣說：「唉！空等一場，女人的事很難說。她現在還在四樓音樂廳裏喝酒，恐怕還沒有下定決心呢？」

「今晚你……」

「隨時聽你的命令呀！」張家凌表現得忠心耿耿的樣子。「我是『黑羽組』的第一幹部啊！」

「來!」黑羽太郎重重地在他肩頭拍了一下，順勢環抱着他。「讓我們去給高森打氣加油!」

今晚這間偌大的賭場內只有「搖骰」的大枱子上圍滿了人，其餘的賭枱全部停止休息。

那個名字叫中村一郎的九州豪客仍是張家凌白天所見的那身裝束，久美倚偎在他身側，不時為他送烟燃火，身後則站立了四個身材魁梧的年輕人，一眼看去就知道那是幾個擅長打鬥的保鏢人物，極可能身上還有槍。

張家凌來到高森背後時，剛好是高森和魏江在對賭，賭注是一百萬。高森搖了一副清順(即么二三四五六)，贏了那一注。

張家凌眼光向場內一掃，就看出了孰强孰弱。那位九州豪客仍然戴着茶色眼鏡，態度鎮定已極。高森臉部表情肅穆，魏江不時在以手帕擦拭額上的汗珠，其餘幾個賭客也都有點神情緊張。很顯然的，除了那位九州豪客和「黑羽組」請來的高森以外，其餘的人都已開始發慌了。

這時，那位九州豪客丟了一個紫色的大籌碼在賭枱的中央，聲音沉靜地說:「一千萬。」

看樣子，這是今晚的第一次大賭注，全場都靜了下來。順着九州豪客以下的幾個人都搖了搖頭，輪到魏江時，他竟回過頭去向馬場信夫投以請示的目光，顯然他已失去自信心了。

馬場信夫目光中的怒火一閃即逝，但他說話的聲音却很平靜:「老魏!你是本店的莊家，有權考慮是否接受賭客的挑戰，用不着來請示我，我只管賭枱下面的事。」

這話說得很漂亮，但也交代很明白。如果桌面上發生甚麼糾紛的話，與他是漠不相干的。

魏江又猶豫一下，才丟出了一個紫色的籌碼。

輪到高森的時候，他毫不考慮地跟賭。

這一局三個人入局，輸一千萬，贏兩千萬，但是勝面也少一成，因為擲出來的點子要和兩家比。

九州豪客開的價，由他先搖骰。他搖骰子的架勢沒有甚麼出奇之處，但他搖出來的點子却不小。

「清順!」他一揭杯，久美就嚷了出來。

六粒骰子和搖杯遞到魏江面前，他幾乎有些不敢去摸觸，看



張家凌看見愛子正從車上走出來。

樣子今晚他已經碰過了不少釘子。他在手巾上擦擦手，發一聲吆喝，猛地抓起搖杯。

他搖得很起勁，「砰」地一聲，杯口蓋到賭枱上，全場一片寂靜，每個人都留神搖杯揭起的一刹那。

魏江的右手在微微顫抖，也許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也許在座的高手使他有些膽顫心驚。搖杯揭開了，全場一片讚嘆，魏江竟然搖出了一個清一色，六粒骰子全部都是六點。

黑羽太郎以肘臂碰了碰張家凌，說:「這小子裝傻!」

「你說他那副緊張樣子是裝的?」

「嗯!小注他都輸，這一次大注他却搖副清一色來。」

「看高森的吧!」

張家凌的話還沒有說完，「蓬」地一聲，高森已將搖杯蓋在賭枱上，稍微停了一下，猛喊了一聲:「開!」

他的杯子一揭，全場嘩然，只見賭桌上一片血紅，原來他搖出六個紅么，是搖骰中最大的點子。

魏江的眼睛一忽兒看那六粒骰子，一忽兒又看看臉帶微笑的高森，最後只有乾瞪眼看着高森拿進了籌碼。

張家凌看看那位九州豪客，他臉上一無表情。張家凌直覺地認為他是一個神秘而又危險的人物。不過，他也肯定對方不是高森的師父。

忽然，張家凌發覺久美在向他打眼色。接着，久美就起身離座。

張家凌拉了拉身邊的吳美麗一下，低聲說:「跟久美去，她可能有話要說。」

兩個女人同上盥洗室，誰也不會注意。三分鐘後她們先後回來，各自歸座，在這段時間裏，賭枱上只是進行小場面。

張家凌挽着吳美麗離開了賭枱，走到一邊的休息座上，倒了兩杯冰啤酒。賭枱邊上的馬場信夫雖然在注意，但他却無法聽到她們的談話。

「甚麼事?」張家凌低聲問。

「久美說那位九州豪客身上有槍。」

「這不稀奇。」

「你進來的時候，他同後面站着的人打了個手勢。」

「嗯，還有麼?」

「久美要你注意他。」

黑羽太郎也走過來問:「甚麼事?」

張家凌故意神色緊張地說:「那位九州豪客身上有槍。」

「這不稀奇，今晚這裏帶槍的人很多，你不是也帶有槍嗎?」

「可惜我身邊的槍沒有用。」

「噢!」黑羽太郎的確有些吃驚，他不明白張家凌何以知道那些子彈都是打不響的廢彈。

「子彈都是廢彈。」張家凌說這句話時並沒有特殊的表情，他不想使對方知道自己已明瞭一切，更不想對方知道自己身上已經有了另外一枝槍。

黑羽太郎顯得不安地搓手說:「那怎麼辦?」

「你沒有帶槍嗎?」

「沒有。」

「你沒有安排其他的人嗎?」

「沒有，今晚全靠你了。」

張家凌感到好笑，但他沒有戳穿對方的秘密，蹙了一下眉尖說:「黑羽先生!你靠我，我只有靠運氣了。」

「靠運氣?這是甚麼意思?」

「但願今晚用不着槍。」張家凌說完後就挽着吳美麗，重又回到賭枱上。

這時，又輪到那位九州豪客出注。他丟出一個紫色的籌碼，說:「一千萬，疊骰。」(疊骰的意思，是六粒骰子每一粒都要疊起來，然後才比點子的大小。)

毫無問題的，其他的賭客紛紛棄權。輪到魏江，他竟沒有過份猶豫，就丟出了籌碼。輪到高森時，他却出了花樣。

「中村先生!」他笑着問:「能加注嗎?」

「歡迎!」對方冷冷地說。

* * *

於是，高森丟出了兩個紫色籌碼。

那位九州豪客也加了一個，輪到魏江時，他又猶豫起來。他正想回過頭去請示馬場信夫，馬場信夫已經低喝道:「跟上。」

魏江這才戰戰兢兢地拿一個紫色籌碼丟出去。

九州豪客正要開始搖骰，馬場信夫突然一伸手攔住了他。「慢一點!」

對方停下手，冷冷地問道:「有何見教呢?」

馬場信夫笑着說:「本店的莊家魏江先生今晚是抱病登場的。中村先生!這一局結束後我想換一個莊家。」

張家凌心頭一動，嘿!「九指

一郎」出場了。

九州豪客語氣平靜地說：「不知道馬場先生何以要告訴我這些？」

「你是遠客，我們應該事先通知你一聲。」

「你即使今晚換上十個莊家也無所謂，我來，不是爲了輸贏，目的是多見識幾位高手。」

「客氣了！」馬場信夫向他點點頭，然後對高森說：「高森先生！你不會反對我更換莊家？」

「馬場先生！」高森的語氣很客氣，骨子裏却有挑戰的意味。「這正是我們瞻仰高手的機會。」

馬場信夫笑着揮揮手說：「開始吧！」

九州豪客首先搖骰，搖杯揭開來時，六粒骰子堆成一條長柱，一粒粒地揭開，又是一副「清順」。

魏江並不太差，叠骰的賭法並沒有難倒他，而且他還存下做副清么的雄心。可惜他的技巧還沒有到爐火純青，上面五粒骰子朝上都是么，最後一粒竟是二，以致功敗垂成。

輪到高森了，他沉穩地拿起搖杯，「匡郎匡郎」地在半空中搖了三下，「砰」地一聲將杯蓋在桌面上。

他正要揭開搖杯時，那位九州豪客突然大喝一聲：「慢點！」

高森施施然鬆回了手，冷冷地問道：「有何見教？」

對方沒有說話，一雙眼睛從茶色鏡片的後面射出炯炯的光芒，盯在高森的臉上，一動也沒有動。

黑羽太郎和張家凌都以爲對方抓住了高森的毛病，心中不免焦急。不過，他們所焦急的原因各有不同；黑羽太郎是怕失去「黑羽組」的面子，張家凌則是怕這場豪賭就此而散。

緊張的空氣僵持了一分鐘，高森又問了一句：「中村先生！有何見教？」

對方這才說：「我是提醒閣下，扣杯和揭杯的動作要分開，揭杯的動作不要太快。大賭注，必需要愼重一點。」

「現在可以揭了嗎？」

「可以。」

高森揭開了杯子，但他隨即吸了口氣。因爲那六粒骰子只有五粒叠在一齊，另外一粒却落在一邊了。

九州豪客仍然是毫無表情地收進了桌面上的六個紫色籌碼。

這時，馬場信夫站起來說道：「各位！快到十二點了。大家休息一下，準零時三十分再繼續。」

於是，衆賭客都站了起來。

黑羽太郎、張家凌、高森、吳美麗這四人自然是聚在一起的，高森端着滿滿一杯冰凍啤酒，幾乎有五分鐘之久他都沒有沾唇。緊蹙着眉頭，似乎還在爲方才失去的那六千萬元而痛心。

黑羽太郎却懂得用兵之道，拍拍他的肩頭說：「別緊張！午夜一過，有的是大機會。」

高森索性放下杯子，喃喃地說：「方才那一注輸得有點奇怪！」

「怎麼怪法？」張家凌插口問。

「叠骰是小手法，我從來沒有出過錯。而且搖杯蓋下去時，我只聽見一叠骰子落下的聲音……」

吳美麗插口問道：「是不是那傢伙一聲大喊，將最上面一粒骰子震下來了？」

乍聽之下，吳美麗問得有點滑稽。但是，細想一下，似乎也有道理，竟將黑羽太郎和高森兩人問住了。

只有張家凌笑着說：「妳眞是異想天開！」

高森沉吟一陣說：「他大喊一聲雖未必能將最上面一粒骰子震動下來，但是，他那一聲大喊却有些古怪。」

「他距離搖杯那樣遠！」黑羽太郎說：「難道他有甚麼法術。如果是眞的，那可就太玄了。」

高森流露出一絲苦笑說：「當年師父曾告訴過我，賭界中的奇人很多，也許那傢伙學過『忍術』，大喊一聲能震動骰子也不一定。」

黑羽太郎拍拍他的肩頭：「別胡思亂想了，輕鬆點，還有二十分鐘就上場了。」

高森突地雙掌一擊：「我有辦法，我不同他賭叠骰，輪到我出注的時候，我用大注殺他。」

「隨你的意思，我是信任你的。」

突然，吳美麗低呼一聲道：「看！那個人進來了。」

張家凌並未過份驚奇，淡淡地說道：「哼！何止他一個，賭場現在已經多了十幾個不明身份的人了。」

「馬場信夫想幹甚麼？」黑羽太郎低聲問道。

「那還用說，」張家凌白了他一眼。「收進保險櫃的錢不再拿出

來了。」

「他準備蠻幹？」

「他不會那樣傻，但是他要預防萬一，在座的高手不少，那位九州豪客更是高不可測。萬一他那張王牌露了馬脚，只有靠武力才能保住那筆鉅款。黑羽先生！要是你，也會這樣安排吧？」

「唔！」黑羽太郎沉吟不語了。

高森冷笑了一聲說：「露馬脚的賭徒就不算高手了。」

「不見得吧？」張家凌詭譎地笑着。「比如說，你剛才那副『清么』吧！原來的六粒骰子到了你的衣袋裏，亮在桌面上那一副骰子却是你另外換上去的，據我猜想，那副骰子一定是特製的。」

高森吃驚不已，手指着張家凌結結巴巴地說：「你……你……」

「別吃驚，我站在你後面，別人是看不見的。」

「即使站在我後面，也看不見的，我的手法很快。」

「我學過射擊，所以練就了視覺的反應。我眼睛快得可以拔槍射下一隻飛過的蚊虫。」

「你吹牛！」吳美麗嬌笑着打了他一下。

張家凌眼望着黑羽太郎說：「黑羽先生知道我說的是實話。」

「唔！」黑羽太郎點了點頭，他明白這是張家凌向他示威。

終於，零時三十分又到了。大家回到賭枱上，魏江原坐的位子空着，沒有新人來遞補。待大家坐定後，馬場信夫拍了拍手，門開處，一個神秘人物出現了。

他身材頎長，步履沉穩，臉上戴着一副墨黑寬大的眼鏡，幾乎遮去了他的半張臉孔，是以很難看出他的年齡。

他坐下後，張家凌發覺他兩手戴着手套，不由心裏一動，是因爲怕暴露出他缺少一根手指嗎？他似乎已經肯定這位神秘人物就是「九指一郎」。

這時，那位九州豪客向剛來到的神秘人物問道：「能請教大名嗎？」

「一郎。」他簡短地說。

「眞巧！」九州豪客首次爆發出笑聲。「賤名中村一郎，尊姓是否也是中村呢？」

「沒有那樣巧。」他否定了，但他沒有說出姓甚麼。

「好！」九州豪客一擺手說：「請出注吧！」

戴着手套的手丟出來五個紫色的籌碼。「五千萬！叠骰。」

張家凌再也耐不住了，將手伸到賭枱中央，沉喝道：「慢一點。」

「有何指教？」冷冷的聲音，傲慢的神態。

「請脫下手套來。」

「失禮。」對方點頭爲禮，然後緩緩地除去了手套。

那是一雙白皙修長的手，十指俱全。張家凌心頭大震，自己全盤希望都落了空，馬場信夫打出來的一張王牌竟然不是「九指一郎」。那麼，這位自稱「一郎」的人又是誰呢？

九州豪客　揭發一郎

對方除去手套後，不再去理會他，伸手在高森面前敲敲，問道：「跟嗎？」

高森搖搖頭，表示不跟進。

黑羽太郎大感意外低聲問：「爲甚麼不跟？」

高森只是搖搖頭，並未說出理由來。

這時，那位九州豪客已丟了五個紫色籌碼出來。

一郎開始搖晃，當他扣在桌面上將要揭起搖杯時，那位九州豪客又大喊了一聲：「慢點！」

他鬆開了手，冷靜地說：「沒關係，我的骰子擺定後，即使地震也掉不下來。」

九州豪客的臉色變了一下，擺了擺手說：「請揭杯吧！」

搖杯揭開，六粒骰子整整齊齊地叠成一條柱，一粒粒地移開，竟是副最大的「清么」，他將搖杯和骰子往九州豪客面前一推：「請！」

九州豪客這一局有輸無贏的，即使他也照樣做出一副「清么」來，也不過是和局而已。他也許有自知之明，因此搖搖頭，道：「算我輸了。」

中村一郎也毫不客氣地將桌面上十個紫色籌碼拿了進去。這一場來去一億元的豪賭就這樣輕易地解決了。

輪到高森出注，他却將搖杯推到九州豪客的面前，表示棄權。

黑羽太郎發急了，連忙低聲問道：「是怎麼回事？」

高森也不答話，索性站起來離開了賭枱。黑羽太郎和張家凌連忙跟了過去。「高森先生！」黑羽太郎極不客氣地說：「你這是怎麼回事？輸贏有甚麼關係，總不

能當場丟人啊！」

高森搖了搖頭：「很抱歉！我不能夠再賭下去了。」

「爲甚麼？」

「現在的莊家就是我的師父。」

張家凌像發現寶藏似地精神一振，忙問道：「他是你師父？」

「嗯！」高森點點頭。

「他叫甚麼名字？」

「大家都叫他一郎。」

「是中村一郎嗎？」

「是他。」

「那一次我聽你說，他留給你東京的地址，結果你找到却是一間酒吧，那間酒吧在哪裏？」

「銀座七丁目二十六番地。」

「那家酒吧名叫『夜之歌』，對嗎？」

「是的。」

「完全對。」張家凌振奮地說：「中村一郎就是中村正英。黑羽先生！你設法將馬場信夫拉離賭枱。」

「幹甚麼？」

「我要和高森先生的師父說幾句話。」

「張家凌！我明白你的用意。你似乎全力在爲父雪恨，你這樣做，對於『黑羽組』並沒有多大好處。」

「放心！我早說過了，全部利益都是你的。」

黑羽太郎猶疑了一下，終於點了點頭。

張家凌遠遠地望着黑羽太郎和馬場信夫邊談話邊走離了賭枱，這才走到高森的位子坐下。枱面上正在進行小賭，中村一郎空閒着。

張家凌遞過一枝烟去，輕聲說：「正英君！吸一枝烟吧！」

「我名叫一郎。」對方的聲音並不驚慌。

「個半小時以前，我還見過令嬡中村千代。」

「你……」對方開始吃驚了。

「千代小姐一直以爲你是一個好爸爸，其實，你不過是一個賭徒，一個玩弄欺詐手法的郎中。」

「你想怎樣？」

「你承認了？」

「我問你要多少？」

「錢嗎？那買不回先父的性命。我是張雲的兒子。」

「你預備怎麼辦？」

「對你這種萬惡的賭徒，本來不該放過。可是爲了不使千代小姐傷心，我不想對過去的事加以追究。」

「是君子，就不該將我的事說給千代聽。」

「可以。」

對方顯然很感意外，楞了一楞，方說：「謝謝你！」

「不過，有個條件。」

「甚麼條件我都答應。」

「好！這是你答應我的。站起來，離開這裏，從今以後不要再去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這……」

「反悔了？」

「這是最後一次。」

「不行。」

「你不怕馬場信夫對付你嗎？」

「不怕。」

「拜託！」中村正英的語氣又軟弱了。「我現在無法走開。我一旦走開了，馬場信夫絕不會放過我。」

「有我，他不敢。」

「就憑你一個人？」

「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決心和信心的問題。」

「我保證這是最後一次。」

「不行！你再賭一局也不行。那樣不僅傷害了千代小姐，也傷害了你自己，我第一個就不會放過你！」

「我得去和馬場先生說一聲。」

「去吧！我等着你。」

中村正英離座向馬場信夫走去，張家凌不願去注意他們的談話，於是將眼光移開，不去看他們。一分鐘後，他又回來了。同時間，張家凌感覺到有一枝槍管抵在他的腰上。他回頭一看，北原秀夫正緊緊地貼在他的身邊。「不要找死！」北原秀夫輕聲說：「馬場先生並不願意在這裏發生血案，但是你要規矩點。」

張家凌不由倒吸了口涼氣，同時對中村正英也痛恨起來，自己原想網開一面，想不到他竟是如此怙惡不悛。

「正英君！」他忿忿地說：「我尚且顧及到千代小姐的自尊心，你難道一點都不顧嗎？」

「我這樣做，正是爲了她。」

「你完全錯了。」

「錯與對是沒有標準可以衡量的。」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顧及你了。」

「我該提醒你一下，張雲就是你這麼一個兒子，你死了張家就斷了根，所以你最好不要太莽動！」

「死威脅不了我。」

「我送你離開如何？」

「嘿嘿！」張家凌冷笑着說：「雖然那副墨鏡遮去了你的雙目，使我看不到你那惡毒的目光，但我却看到你那顆邪惡的心。你巴不得我早死，你會讓我離去向千代小姐說明眞相？」

中村正英的身體震動一下，久久說不出話來。

「我即使死在這裏，我也不會離開。有我在座，你會不安，這樣，你會輸掉了馬場信夫的全部產業。」

中村正英忽然惡毒地叫了一聲：「北原……」

突然，那位九州豪客站了起來說：「馬場先生！我有一點請求！」

「別客氣，有事儘管吩咐。」

馬場信夫走了過來。

九州豪客指着北原秀夫說：「這位先生好像和賭局無關的，方才他曾和在座的一位先生毆鬥，現在兩個人擠在一起，容易再發生事故。這很使我不安，最好請這位先生離座，否則，我可無法再賭下去了。」

馬場信夫想不到有這樣一個變局，沉吟了一陣，終於揮走了北原秀夫，三億元的誘惑力量畢竟是不小的。

張家凌做夢也沒有想到無比的危機被這位遠客輕易地化開，正感輕鬆之際，忽然聽見那位九州豪客又對中村正英說：「一郎君！我能看看你的左手嗎？」

中村正英神情不悅地將左手翻動了一下。「你認爲我手裏有夾帶？」

「不是這個意思，」對方和顏悅色地說：「我覺得你的左手小指好像是假的，不過想證實一下。」

他這一說，張家凌也注意到了。中村正英左手的小指頭顯得異常僵硬，膚色也有細微的不同。

中村正英楞了一下，終於將那隻假手指除了下來。「閣下非常殘忍，有缺陷的人努力想掩飾缺陷，而閣下却拚命想戳穿別人的缺陷。滿足了嗎？」

「抱歉！抱歉！」九州豪客打着哈哈，連連賠笑。突然，他又收斂了笑容問道：「你的綽號是『九指一郎』嗎？」

中村正英楞了一楞，冷冷地說：「你可以這樣叫，但我不會應你。」

一直沉默的九州豪客，突然變得健談起來。「聽人傳說，有一位高段的賭徒一次玩弄手法時被人發覺，砍掉了他一根小指，那不是你吧？」

這無異是當衆揭他的瘡疤，站在一旁的馬場信夫已經勃然變色。而中村正英倒還沉得住氣，伸出雙手說：「我還有九個指頭，如果你發現我搖骰時有甚麼毛病的話，你可以一根根地用刀砍去。」

中村正英的話已經夠妥協了，九州豪客却毫不相讓地說：「如果我們運氣不好沒有發現呢？」

這分明是在有意挑釁了，中村正英怔住說不出話來。

張家凌發覺這位九州豪客來意不善，似乎有意和中村正英過不去，同時也就是存心在找「馬場組」的麻煩。他頓覺有了幫手不再孤獨，不由膽氣一壯，立即參加了那位九州豪客的圍剿陣營。

「一郎君！你賭錢似乎是穩贏的。」

「誰也不敢說賭錢穩贏。」

「你就有這種把握。」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

「最少馬場先生有這種信心。」

「張先生！」馬場信夫沉聲道：「你並未參與賭錢，說話請愼重。」

「『黑羽組』參與了賭局，我是『黑羽組』的一份子，難道我沒有資格說話？」

馬場信夫氣憤不已，但是身爲地主又不便發作，最大的顧忌是怕冲散了這場賭局，只得容忍地說：「你有權說話，但是請你說話要愼重。」

「我說話一向有根據。」

「聽你口氣，好像我們『珍珠俱樂部』是專門賭假博的地方，否則那有穩贏的道理？」

「我有證據。」

馬場信夫盛怒已極，伸手說：「拿證據來！」

張家凌冷笑一聲說：「第一，你根本沒有準備現款賠注；第二，你將賭客買籌碼的現款不放在俱樂部裏。從這些地方看，你除了穩贏不輸之外，你不可能這樣大膽不準備一分錢就來這一場豪賭。」

「胡說！」馬場信夫暴叱一聲說：「現款我準備了三億。」

「你準備了三億，九州來的中村先生買了兩億元的籌碼，本組購買籌碼八千萬，還有不少零零星星購買籌碼的錢，爲數總有七

億之多。馬場先生！據我所知，你的錢櫃中也許連七塊錢也沒有。」

眞所謂一語驚四座，全場的目光立刻都集中在張家凌和馬場信夫二人的臉上，靜待事態的發展。

鈔票安穩地鎖在保險櫃中，馬場信夫自然是有恃無恐，他做夢也想不到司愛子會在這個時候抽他的後腿。

在這一瞬間他已拿定了主意，先安定下衆人的情緒，再來收拾張家凌不遲。是以鎭定地對衆人說：「這個支那浪人存心要破壞本組合的信譽，事實勝於雄辯，各位等着，我馬上將全部現款拿來擺在這裏。」

在衆賭客嘩然聲中，馬場信夫疾步離開賭場。

黑羽太郎一見張家凌的態度從容，語氣肯定，不禁私心暗動，將他拉到一邊，低聲說：「好哇！你連我也騙了，原來你早已人財兩得了！」

張家凌知道這時還不宜彼此揭開底牌，因此掩飾地說：「我來時是先乘電梯直上四樓的，看見愛子提着手提箱匆匆從太平梯走了……」

「當時你爲甚麼不立即跟蹤？」

「我爲甚麼要跟蹤？手提箱裏面的錢沒有一分是我的。」

「可是有本組買籌碼的八千萬在內呀！」

「那由馬場信夫負責，怕他不賠嗎？」

黑羽太郎氣得火冒三丈，却又一時拿張家凌沒有辦法。他原想利用這個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却想不到陰溝裏翻了船……

正在這時，馬場信夫出現了。他臉色鐵青，額上青筋暴露，證明他的憤怒已達於極點。在他身後還跟進來十幾個大漢，北原秀夫也在其中。他一直衝到張家凌面前，沉聲道：「姓張的！你玩的好手法！」

張家凌已嗅到了濃厚的火藥味，而他却表現得出奇的冷靜。雙手環抱胸前，好整以暇地問道：「錢呢？」

「你該知道錢在何處。」

「馬場先生眞會說笑話。」

「各位！」馬場信夫提高了嗓門：「保險櫃裏的現款全部失蹤，很明顯的是這個支那浪人耍的手法，不然，他怎麼知道保險櫃裏連七塊錢也拿不出來？」

「各位！」張家凌也高聲說：「這筆款子的下落，我很清楚，只是我不便說出來，因爲事關馬場先生的顏面。」

「說！我不在乎。」

衆人也異口同聲地說：「既然知道，爲甚麼不說？否則就是你在弄詭。」

「好！我說！」全場一片寂靜，張家凌的目光盯住了北原秀夫那隻右手，因爲一場惡戰立刻就要爆發了。「各位想必都知道馬場先生有一個情婦名叫司愛子，現在她已坐在開往橫濱的特快車上，那七億元是她帶走的。但不知道是捲逃，還是出於馬場先生的授意。」

在他說話的時候，九州豪客帶來的四個年輕保鏢已經圍住馬場信夫，顯然是在防範馬場信夫有所蠢動。

等張家凌的話剛一說完，那位九州豪客立刻站了起來，緊接着說：「各位！我要檢舉馬場先生的欺詐行爲。」

他的手法非常快，話聲甫落，他已將「九指一郎」的右臂曲向背後，另一隻手撩開對方的上衣，接着撕脫襯衣，只聽「嘩啦嘩啦」在衣服的夾層中落下來好幾十粒骰子。

馬場信夫臉色大變，立刻舉起了右手，那顯然是一個訊號，北原秀夫第一個出手拔槍。他一出槍，自然是先對張家凌射擊。

張家凌原先一直在注意這個最可怕的劊子手，後來被那位九州豪客戲劇性的動作吸引住，以致一時失察。

但是，吳美麗却發現了這一危機，一見北原秀夫出槍，立刻尖聲呼叫，同時飛快地向張家凌撲過去。她也許想將他推倒，也許……

「噗」地一聲，一槍正好射中吳美麗的背心窩，她本來距離張家凌還有三公尺，子彈的推力却將她送進了他的懷裏。

緊接着，電燈倏地熄滅，全場一片漆黑。

張家凌已抱着吳美麗滾到賭桌下面，他探她的鼻息，知已無救。他雖感到心酸，却不能大放悲聲，因爲他自己還置身於生死綫上。

反黑警官　傳呼聲援

現場最少有二十支槍，但是誰也沒有輕易發射。因爲局面混

亂，四週漆黑，一時難分敵我。

在暗中，似乎有人在拉扯張家凌的衣袖。他連忙悄聲問道：「誰？」

「是我。」九州豪客的聲音。

「哦！現在怎麼辦？」

「跟我來，我們現在先要堵住防火梯，不能讓馬場信夫和那個賭徒逃掉。」

「現在離開，太危險了！」

「等在這裏才眞是危險，馬場信夫一旦佈置妥當就會開燈，那時只有束手待斃。來！跟着我，匍伏爬行，我的人在通道上佔到了掩護位置。」

雖然四下漆黑，那位九州豪客却熟練地引領張家凌爬出了賭場，來到走道盡頭的防火梯口。

「這裏是最好的位置，」九州豪客說：「既可以封鎖電梯，又可以堵住防火梯的逃路，今晚一個也走不掉。」

張家凌早就發覺對方異常神秘，這時不能不問了：「你好像不是一個普通的賭客哩！」

「嗯！我和你有相同的目的。」

「噢！」

「我也是爲了『九指一郎』那個萬惡的賭徒而來。」

「是因爲受過他的害嗎？」

九州豪客沒有回答他的話，却拿出一具袖珍型無線電對講機呼叫起來：「九州呼叫東京，九州呼叫東京……」

「這裏是東京。」傳來了回聲。

「目標已被控制，請立即行動。」

「支援立刻就到。」

張家凌恍然大悟，脫口說道：「呵，原來你是刑警！」

「是的。我是東京警視廳反黑總部的小林警官。『九指一郎』積案如山，我已追捕他好幾年，並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去學習作一個賭徒。今天總算讓我逮住了。」

突然，整座大廈的燈光又亮了起來。

*　*　*

凌晨一時，昏睡中的司愛子突然睜開了眼睛。

在她清醒之前，她曾做了一個美妙的夢；夢見她和張家凌漫步花前，携手月下。那情景眞令她心醉。

當她醒來後，只看見一盞昏黯的燈，面對一個陌生的人。她連忙坐起身，驚疑地問道：「這是那裏？」

守護她的北原惠子見她比預定的時間提早醒來，不禁有些惶亂。定了定神，才微笑着說：「愛子小姐！是張先生要我照顧妳的。」

「我怎麼到這裏來的？」

「在車站時妳突然暈倒……」

「我想起來了，張家凌給我一支烟，我吸了幾口就突然頭暈，那支烟裏一定有迷藥。哎呀！我的提包呢？」

「在這裏。」北原惠子將提包推到她的面前。

愛子看見脹鼓鼓的提包，放心不少。但也使她深深迷惑：張家凌用迷藥迷倒她，却沒有拿走她的錢，爲甚麼呢？想到這裏，她連忙問道：「張家凌呢？」

「到『珍珠俱樂部』去了。」

「糟了！」愛子猛地跳了起來。

「愛子小姐！甚麼事這樣緊張？」

「他怎麼能到俱樂部去，北原秀夫是個最惡毒的劊子手，他這一去，不是自投羅網嗎？」

北原惠子的神色一震，疾聲問道：「妳說誰是劊子手？」

「北原秀夫。」

「他是那裏人？」

「聽說是北海道人，在家鄉是個漁夫。」

「他是不是在東京做過卡車司機？」

「好像是。兩年前他犯了殺人罪，被捕後又越獄潛逃，成爲職業殺手。」

「哦……妳說他要殺張先生？」

「嗯！俱樂部的老闆，花錢僱他來對付張家凌的。」

二人的談話聲驚動了北原惠子的母親，她翻身問道：「客人的身體舒服一些了嗎？」

「好……好多了！」北原惠子倉皇地回答，同時向愛子擠擠眼，將她拉到室外。

「妳有甚麼事要瞞住那個女人嗎？」

「她是我母親。妳方才所說的那個職業殺手是我父親。」北原惠子的臉色蒼白，語氣却很鎭定。顯然她已不再是一個未成熟的孩子了。

愛子大吃一驚：「哦！原來他是妳的父親。」

「他已有五年未和家裏通信，這次我和母親前來東京就是爲了找他。却想不到他已淪爲職業殺手，母親知道了不知會多麼傷心

哩！」

「妳……妳和張家凌是甚麼關係呢？」

「他也住在這家旅店，幫過我母女不少忙。」

「而妳的父親却要殺他。」

「我要阻止。求妳帶我到俱樂部去吧！」

「張家凌是甚麼時候去的？」

「大概十點多鐘。」

「恐怕來不及了！」

「愛子小姐！帶我去一趟吧！求求妳……」

「妳很喜歡張家凌嗎？」

「我尊敬他，因爲他是一個正直的好人。他不該死，尤其不該死在我父親的手裏，那樣會使我飲恨終身。」

「我是從俱樂部裏逃出來的，再回去可能有危險。」

北原惠子道：「妳可以不必進去，帶我到那個地方就行了。」

「到時只怕顧不得了，我也在爲他擔心啊！」

「愛子小姐很喜歡張先生嗎？」

「是的。我很愛他，他使我從惡夢中醒來。」

「那妳更該去呀！」

愛子終於下定了決心，咬了咬牙說：「我們走吧！」

二十分鐘後，兩人乘車趕到了「珍珠俱樂部」。剛跨出車子，整個大厦的燈光突然熄滅了。

愛子拉着北原惠子往大厦右側跑去：「一定是出事了，來，我們正好趁黑從防火梯上去。」

她們上樓時爲了怕人發現，所以行動很慢。花了五分鐘的時間才爬上三樓。就在這個時候，整個大厦的電燈突又大放光明。

愛子目光靈活，一眼就看到梯口站着兩個高大的男人，連忙拉下北原惠子的身體，低聲說：「快伏下，梯口有人。」

站在梯口處的張家凌在燈光重亮的那一瞬間，立刻機警地戒備四週。見到樓梯中間有人影晃動，連忙貼身牆壁，同時揚聲喝問：「甚麼人？」

愛子聽出了張家凌的聲音，不禁欣喜若狂，連忙高聲喊叫：「張家凌！是我呀！」

張家凌不禁一楞，在他還沒有發出疑問之前，兩個氣喘吁吁的女人已經來到他的面前。

「這就是司愛子小姐，」張家凌對身旁的小林警官說：「那筆不翼而飛的鉅款就在她手裏。」

「張先生！你的策反工作做得

很好，我差一點就丟掉兩億元的公款了。」

愛子猶疑地望着這個陌生人，「你是誰？」

「他是警視廳的刑警，馬場信夫心目中的九州豪客。」

「哦……」司愛子難免大吃一驚。

「不必驚慌！」小林警官和悅地說：「我不會逮捕妳的。」

愛子吁了口長氣，又向張家凌問道：「你見到北原秀夫了嗎？」

「唉！」張家凌深深嘆了一口氣。「他想開槍殺我，結果將吳美麗殺死了，等一會兒我要將他生擒活捉。」

北原惠子抓住張家凌的手臂，語氣激動地問道：「他……他在那裏？」

「在賭場裏面。」

「我去叫他出來。」

張家凌一把抓住她，沉叱道：「惠子！妳想找死嗎？快不要亂來了。」

「聽說他是一個職業殺手，讓他殺死他的親生女兒，他就會放下槍來了。否則，他還要殺死許多人。」

「甚麼！他是妳的父親？」

「是的，」北原惠子低下了頭。「我感到很慚愧。」

張家凌的腦袋幾乎要爆炸，他今晚要追捕的兩個歹徒，竟然都有一個善良的女兒。他啞然，但他並未失去警覺。他突然發現四樓的防火梯有人下來，連忙拔槍在手，沉聲喝問：「是誰？」

「我的部下，」小林警官搶着說：「他們到馬場信夫的辦公室去搜索犯罪證據去的。」

一共下來三個人，他們向小林警官提出報告：「『馬場組』的犯罪證據被我們找到了，他還從事走私和販毒的勾當……」小林警官發現部下少了一個，連忙問道：「高橋警官呢？」

「他留在賭場裏監視馬場信夫。」

「糟了……」

小林警官一語未了，突見賭場的門打開，一個女人走了出來。張家凌立刻認出她是「黑羽組」的久美。

「張先生！」

小林警官問道：「她是你們的人嗎？」

「你應該說她是黑羽太郎的人。」

「很抱歉！我不該將你和『黑羽組』扯在一起的。」

久美離開賭場以後，東張西望，口裏喊着：「中村先生，中村先生……」

小林警官沒有答理她，直到她走到通道的一半，才揮揮手喊道：「這裏來。」

久美立刻跑到梯口，喘着氣說：「馬場信夫教我來傳話，要你去和他當面談判，否則將對你那位隨從不利。他說整個樓下都已封鎖，你們逃不掉！」

張家凌搶着問道：「裏面的情況怎麼樣？」

「馬場信夫控制了全局，其餘的人都被繳械了。」

「唔！」張家凌望着小林警官，問道：「如何回覆？」

「久美小姐！」小林警官說：「告訴馬場信夫，就說我要考慮五分鐘。然後，妳再找機會接近北原秀夫。」

「誰是北原秀夫？」

「就是殺死吳美麗的那個槍手。」張家凌加以提示。

「有話對他說嗎？」

「告訴他，他女兒北原惠子是我們的好朋友，希望他不要和我們作對，這也是他女兒的希望。」

「眞的嗎？」

北原惠子挺直了腰：「我就是他的女兒。」

「哦！」久美以一種欽敬的眼光望着北原惠子。「我會告訴妳父親的。」

「拜託！拜託！」北原惠子深深一鞠躬。「請轉告家父，他不能一錯再錯了。」

「久美！」張家凌又加以叮囑：「偷偷地告訴他，千萬別讓馬場信夫發覺。」

久美點點頭，然後又回到賭場去了。

* * *

賭場裏，馬場信夫正在修理那個名叫高橋的年輕人。高橋被兩個大漢架着，一絲也不能動彈。馬場信夫連連地在他的臉上抽着耳光。直到他累了，才停手下來訊問：「老實說，你們到底是甚麼來路的？」

高橋自然不會輕易洩漏身份，他倔強地說：「我已說過無數遍了，我們遠從九州來，是爲了賭錢，你不該用這種方法對待上門的顧客！」

馬場信夫又要揮拳，正好傳話的久美回來了。他這才停住，轉身問道：「他不來嗎？」

「他說，要考慮五分鐘。」

「這傢伙一定在玩弄甚麼詭計？」

「他是這樣說的。」

「姓張的支那浪人也在嗎？」

「也在。」

「他說甚麼沒有？」

「沒有。」久美保留了許多，她自然不會對馬場信夫說老實話的。

馬場信夫又轉身去修理高橋了。久美抓住這個機會暗暗拉了北原秀夫一下，低聲說：「北原先生！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北原秀夫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冷冷地說：「別動腦筋，我現在不會對妳有興趣。」

「是很要緊的事。」

「噢？」

她指指屋角：「到那邊去，這話不能被馬場信夫聽到。」

北原秀夫猶疑了一陣，終於離開馬場信夫遠了些。「說吧！」

「你的女兒北原惠子來了，她要我轉告你，不要幫馬場信夫爲非作歹。」

北原秀夫神情大變，沉叱道：「妳胡說！」

「眞的，我看到惠子小姐了，圓圓的臉，長長的髮，生得很可愛。她現在和九州來的中村先生在一起。」

久美那種正經的神色和描述，使北原秀夫相信了八分，他喃喃自語地說：「奇怪？惠子怎會到這裏來呢？」

「你女兒就在防火梯口，你如不信，可以去看看。」

北原秀夫的臉上突然現出了一股獠色，冷笑道：「妳想用這種方法騙我上當嗎？」

「北原先生！你太多疑了。我們過去誰也不認識你，怎知你有個女兒名叫惠子呢？」

那是眞的了，北原秀夫那兩道濃眉緊緊皺了起來。

突然，馬場信夫走過來問道：「你們在談論甚麼？」

「我向她盤問外面情形。」北原秀夫說。

「五分鐘已經到了，」馬場信夫向久美揮揮手。「妳可以去問問對方了。告訴他們，這是最後通牒。」

北原秀夫搶着說：「由我去吧！」

「你去？」馬場信夫目光中閃動着問號。

「我去能夠瞭解實際情況，也能找機會控制他們。」

「嘿嘿！」馬場信夫冷笑連連地說：「好像外面有甚麼東西在吸引你哩！」

「馬場先生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馬場信夫瞟了久美一眼：「是她帶來了甚麼條件嗎？」

北原秀夫雖想渴望一見愛女惠子，却不敢顯露聲色，因爲他知道馬場信夫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於是將語氣保持相當平靜：「馬場先生太多疑了，我們合作已不是一次，對我還不夠信任嗎？」

「算我錯怪！」馬場信夫趁機會下台。向久美一揮手說：「快去！我立刻就要答覆，否則我就下令開火。」

久美第二次來到防火梯口，張家凌迫不及待地問道：「久美！向北原秀夫說了嗎？」

「說了。」

「他信嗎？」

「他開始有些懷疑，最後相信了。本來要到這裏來，馬場信夫不准許，兩人還頂了幾句。」

「現在馬場信夫又要妳來說甚麼？」

「他說，如果沒有人進去談判，他立刻下令開火。」

「怎麼辦？」張家凌轉頭去望着小林警官。

小林警官看看錶，喃喃地說：「快了……」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響起了警車聲，緊接着，强力的探照燈的光柱像銳利的剪刀般將黑色的夜幕剪開了。

一槍贖罪　局面改觀

警車的聲音劃空傳來，在寂靜的夜裏宛如一道催命符。馬場信夫神色倏變，一揚手摑了高橋一個耳光，沉聲道：「好小子！原來你們是刑警。」

「馬場先生！」高橋說：「你沒有機會了，棄械投降吧！」

「辦不到。」馬場信夫暴跳如雷，似已失去理性。

北原秀夫自從得到愛女惠子就近在咫尺的消息之後，內心非常猶豫，往日的勇猛早已消失。他走到馬場信夫的面前，試探對方的動向：「我們該怎麼辦？」

「嘿嘿！」馬場信夫一臉的獰笑。「你該知道怎麼辦！你不但是槍手，也是一個警方追緝的一級殺人犯。」

「硬拚我們是贏不了的。」

「嘿！」馬場信夫的目光像利刀般盯在北原秀夫的臉上。「一向

不顧生死的黑手北原也顧忌起來了，這眞有點怪哩！」

北原秀夫知道對方已在猜疑，而他却一心想離開這間賭室，即將爆發的一場槍戰中誰也控制不住生死存亡。他並不怕死，而他却渴望在死前能一見闊別多年，業已長大成人的愛女。

以他往日的脾氣，他很可能會一怒拔槍幹掉馬場信夫。但他現在却忍耐着，因爲現場還有另外十幾支槍，他不願在未見愛女一面之前就死掉。

「馬場先生！」北原秀夫的語氣非常委婉。「給我一個機會，也許我能控制那個自稱九州富豪的刑警，迫他命警車撤退。」

「你好像一心一意想離開這裏嘛……」

此刻，突然響起了警方的喊話聲：「馬場信夫！你不要負隅頑抗，那對你沒有好處。我們只是追捕賭徒『九指一郎』和逃犯北原秀夫……」

「馬場先生！」一個站在窗邊的大漢叫道：「警方將樓下包圍了。」

馬場信夫毫不考慮地下達命令：「開槍，先射毀警車上的探照燈。」

「砰砰砰砰……」一時槍聲震耳，在窗外出現的幾道强烈光柱全部消失了。

黑羽太郎雖已被繳械，却在留意局勢的發展。他一見馬場信夫下令向警車開槍，頓感事態嚴重。連忙和顏悅色地勸道：「馬場先生！你這樣作太不合算了，你並沒有甚麼大罪……」

「閉嘴！」馬場信夫暴叱了一聲。

他當然明白黑羽太郎所要說的那一番大道理，但他也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爲。警方爲追緝中村一郎而來，而中村一郎作的案子大部份和他有牽連，和北原秀夫也有數不清的干係。同時，他的走私、販毒勾當一定逃不過警方的搜查。最主要的是，司愛子的捲逃使他狂怒，所以存心要大大地發洩一番。

黑羽太郎自然不明白這些內在因素，仍不識趣地說：「馬場先生！你一向很精明……」

「用不着你來教訓我！」

黑羽太郎帶來的幾個打手可惱人了，只聽「颯」地一響，一柄寒光閃閃的飛刀直取馬場信夫的咽喉。

馬場信夫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目光銳利，行動機警，偏頭一讓，閃過飛刀，手中的槍口也噴出了憤怒的火舌。

「砰砰」兩響，黑羽太郎中彈倒地。

馬場信夫已經是殺人眼紅，怒聲道：「誰敢輕舉妄動，黑羽就是榜樣。」

這時，警方的喊聲又起：「馬場信夫！棄械投降吧，你休要存僥倖之心。我們再給你三分鐘的時間，希望你不要自誤誤人。」

馬場信夫問一個站在窗邊的手下：「共有多少人？」

那傢伙不安地說：「八部警車，約有百餘名警察。」

馬場信夫楞住了，他大概也發覺此生休矣！

北原秀夫一直在找機會，就在馬場信夫發楞的那一瞬間，暗暗溜到了門邊，突地將門打開，向外衝去。

馬場信夫立刻喝問：「北原！你到那裏去？」

「我出去看看！」

張家凌第一個發現，脫口叫道：「北原秀夫出來了。」

站在他身後的北原惠子神情不由一震，她似乎已認不出她的父親，擠到前面，惶然地問道：「張先生！他……他就是……」

「他就是妳的父親啊！」

「爸……爸……」一聲狂呼出口，人也衝了出去。

急得張家凌高聲大叫道：「惠子！回來！惠子！回來……」

北原惠子那裏還聽得見，像脫弦矢般向前衝去。

北原秀夫離開賭室後，立刻機警地貼住牆壁。此刻一聽愛女大叫，心情不禁大爲激動，口裏喊了一聲，人也向前衝去。

「砰砰」兩聲槍響，北原秀夫的雙腿顫晃了一下，身體也像風車般打了兩個旋轉，然後仆倒在地上，背上一片鮮血。

「爸爸！」北原惠子發出一聲凄厲的狂呼，衝了過去。

「惠子！」張家凌放聲狂叫。「快臥倒……」

他看見賭室的門已打開了一條縫，裏面伸出一根槍管。

北原惠子此刻的處境眞是危險已極。

忽見中槍仆倒的北原秀夫疾快地翻身，「砰」然槍響，從賭室中衝出一個肥胖的軀體，他是馬場信夫，被北原秀夫一槍掀掉了半個腦袋。

北原秀夫不愧是一個名槍手，在這一生中，他總算發射了最有意義而又絕對準確的一槍。這一槍，除去了一個罪魁禍首，這一槍也救了他的愛女。

這一槍足以贖回他過去所犯的罪愆。

張家凌把握着這個機會，一躍而起，振臂高呼道：「小林警官！我們快衝過去，將賭室的出口封鎖起來。」

蛇無頭不行，馬場信夫一死，「馬場組」的人也就缺乏鬥志，一個個棄械投降，局面很快就被控制了。

張家凌走到北原惠子的身邊，輕聲說：「妳爸爸傷得不要緊吧！救護車馬上就要來了。」

北原惠子抱着她父親的身體痛哭失聲，根本就沒有聽見他的話。

北原秀夫却睜開了眼睛，虛弱地問道：「惠子！妳……妳……認識他？」

北原惠子止住哭泣，抽咽地說：「張先生是個好人！他幫忙我們母女不少。」

「哦！」北原秀夫喘着氣，血不停地從他嘴角滲出。「張先生！你……不怪我吧！」

「來！」張家凌說：「我背你到樓下去，救護車就要來了。」

「不……必……了！」北原秀夫無力地擺着頭。「我是一個……槍手，知道我……受的傷是……治不好的。」

「北原先生！」張家凌扶起他的頭，用臂彎托着。「振作一點，不要想得太多，你會……」

「張先生……」北原秀夫以渴求的目光望向他。「你……的……手……」

張家凌伸出了左手，但却不知道北原秀夫的意圖。

「惠子！」北原秀夫又望着他的女兒，說道：「妳……」

北原惠子明白他的意思，連忙伸出手來。

北原秀夫又吃力地伸出自己的雙手，將張家凌和北原惠子的手壓在中間，聲音低微地說：「惠子是……一個好女孩……張先生！拜託你了……」

他竭盡全力地說出最後一句話，垂下了頭。

張家凌放平了死者的上身，北原惠子撫屍痛哭，他悄悄地走開。

司愛子一個人靠在防火梯口的欄杆上遙望天際，她的心中顯然百感交集。

張家凌輕撫着她的肩頭，輕聲說：「愛子！妳的功勞最大。」

愛子並沒有回過頭來，只是語氣喃喃地說：「我好像作了一個夢。」

「夢醒了嗎？」

「醒了，包括所有的噩夢和美夢。」

張家凌明瞭她心中的感觸，沒有接下去。他本該安慰她，但是想不出恰當的詞句。

「天快亮了！」她又說。

「明天是個好晴天。」

「可惜太陽難免西沉，黑夜仍將控制半個宇宙，因此這個世界上仍然充滿了罪惡。」

張家凌拍拍她的肩頭，鼓勵地說：「愛子！將妳的心扉閉緊，罪惡是進不去的。」

「是嗎？」她回過頭來，凝視着他，眸子裏閃動着亮晶晶的光輝。

張家凌默然無語，而他心裏却在喊着：我們不要聆聽黑夜的歌唱，却要陽光的謳歌，歌唱錦繡人生，歌唱光明遠景，但願罪惡永遠離開人們而去，不再為惡人間。

（全文完）

現代奇情偵探故事

脂粉陷阱

陳歌・文　洛文・圖



鬼標用手槍指着孔家強。

他舒服地在那張特製的椅子躺着，渾身軟綿綿地，合着雙眼，恍惚間覺得身在春天的微風之中。

忽然他覺得給一樣東西在右肩碰了一下，他微微張望一望，一隻飽滿而有彈性的乳房，距離他鼻尖不到三寸，正在那頂尖部位，工作服上繡着一朵鮮紅的桃花，燦然對他發出誘惑而又神秘的魅力。他心裏跳了一下。

她俯下來的臉部正對着他的，她生得很艷麗。正小心輕輕為他剃着左邊的鬍鬚，慢得好像在把它們逐根割去似的。他放肆地盯着她，她的眉梢和嘴角同時泛出了笑意。

他叫孔家強，現在他正享受着百卉女子美容院中職員週到的服務。這家美容院中的職員，都是年輕女性，大家不用姓名，每人以一種花名做稱謂，所以院名亦叫「百卉」。正替孔家強剃鬍子那胸繡桃花的美人兒，就是該院最紅的桃花姑娘。

孔家強的眼睛又合攏起來了，此時他已不想睡，他正在想方法向那差不多把半個嬌軀伏在他身上的桃花姑娘搭訕，因為他和她還不曾說過話。

想着，想着，嘴角癢癢的感覺移過了右邊，還是剛才那團有彈性的東西，在他左肩又碰了一下，他像受驚地一跳，睜開眼睛。

「怎麼了？我刮痛了你嗎？」她神態好似有點惶恐，但聲音之媚，却教人有點心蕩。

「沒有甚麼！我矇矇矓矓地做夢……嗯，受驚了。」孔家强有點不好意思。

她笑了起來，又笑得很媚。「做甚麼夢？說給我聽好嗎？」索性停了手，準備聽故事的樣子。

孔家强只得說：「我夢見太空中有一顆星球向我們地球撞過來。」

「甚麼星球？」

「桃花衞星。」孔家强盯着她胸前那朵顫動着的桃花。

「胡謅！我沒有聽見過天空有顆桃花衞星。」她一面說，一面搖擺着身體，更顯得她眞是個「惹火尤物」。

孔家强一本正經地說：「怎麼沒有，當年周公跟桃花女鬥法，桃花女鬥不過周公，逃到天上，躲在西池王母的胸前，化身爲一朵桃花，後來就成了一顆桃花衞星——那是天上最美麗的一顆星，比月亮還美。」

迷人的桃花姑娘

桃花姑娘聽孔家强信口開河，說得像煞有介事，更格格地笑得花枝亂顫，歇會才問：「在你的夢裡那顆星撞到地球以後怎樣呢？」

孔家强忍着笑說：「噢！她撞在我的左肩，現在還覺得酸痲痲的難受。」

桃花姑娘這才明白他兜一個大圈子，到底說的是甚麼？佯嗔薄怒，擧起那柄鋒利的剃刀，作勢欲下：「赫！壞成這樣，編故事來說我，你怕不怕？」

孔家强眞想一把摟着她的纖腰，痛吻那噘得高高的小嘴。

過了兩天，孔家强一早又踏進百卉女子美容院去，那時裡面的姑娘們晨妝初過，工作正待開始。孔家强從一張張粉臉望過去，似乎不見有桃花姑娘在內，心想：大概認不眞切，就一味注意着她們的胸脯，希望從胸前綉着的標識來找出他要找的人。

霎時間他像身臨蜀道，觸目都是名山，各有各的姿態，各有各的韻味；後來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對最美的山峯上面，心中念着孩子時候讀過的兩句千家詩，「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

有着一個最完美的胸脯那姑娘走過來了，她似乎只有十幾歲，一派女學生樣子，胸前繡着百合。

「先生你要理髮？」一陣柔和的聲音。

「我……我……」孔家强有點失措。

「啊，你是找桃花姐姐的。」她認出來了，「很不巧，她今天告假。」

「不要緊，我只要刮刮臉，假如你有空……」

「我怎會沒空，只是我的手藝及不上桃花姐姐，怕會使到先生失望。」

「你是百合姑娘？」孔家强語氣不太肯定，他一面和她搭訕着，一面作爲一個熟客般自顧坐了下來。百合姑娘跟着嫣然捧了工具盤兒，守在他身邊，開始工作。

百合姑娘工作時，孔家强眼光注定她清純的臉龐，心裡在想着：

構思出女子理髮這種服務行業的人，是個了不起的天才！他把男人爲男人服務的「天經地義」原則改成靈活性，使兩張男性面孔相距間不盈尺的鐵則，有機會成爲與可愛的女性面孔相對，像目前那樣……

孔家强想到這裡，不覺上唇動了一動，打算說話的樣子。百合姑娘連忙縮起她正拿着鋒利剃刀的纖手，輕聲說：「先生，請別動，對不起！」

「該說對不起的是我，」孔家强坦白說。「剛才我在胡思亂想中出了神，給弄傷了也是自作自受，與姑娘無干。」

百合姑娘「噗嗤」一笑，說：「倒也好笑，沒見傷者，却聽到兩人爭着認罪。」

孔家强也笑了，他聽出百合姑娘談吐斯文，對她不由得生出幾分可惜。

他曾讀過點舊書，幾年混在紅塵的生活，已經把腦子裡的舊書混得似有似無，這時却忽然記起了兩句宋人詞。

「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

一陣暖風過處，孔家强彷彿在半夢半醒中，嗅到百合姑娘的脂粉氣，混合着她的芳息。不由得心裡一動，暗念：桃花姑娘雖

豔，却無此種芳息。

「先生不做聲，想着桃花姐姐了？」

百合姑娘逗他說話。其實他早想和她說話，只是找不到話題，當下連忙答道：「那裡！我認識她不過幾天。」

「我見到你們談得很好，有說有笑，怪親密的。」

孔家强故意笑出聲來，道：「此刻我和你不也有說有笑，怪親密的嗎？」

「那是絕對不同的，」强辯改變不到事實。

「那麼，」孔家强說：「兩個人的距離，是雙方共同決定的。比如你和我……」

「我不想談本身的事情。尤其在桃花姐姐在場的時候，希望你明白。」

她最後的那句話說得很輕，幾乎附着他的耳朵來說，眞是句「私語」了。

不到半個月，孔家强已經跟桃花姑娘很熟了，這小伙子年輕漂亮，和桃花姑娘眞是一對兒，他告訴她，自己是呢絨店的小開，父親年老，店務都是他管的，他幾乎隔天到桃花姑娘那裡，請她替他「美容」，享受兩小時夏天裡的春天；有時他不去，桃花姑娘就打電話到他的店裡找他，至於那百合姑娘，只見面時大家笑笑，仍在避嫌，很少說話。

那天，他又躺在那舒適的靠椅，已經洗過了頭髮，桃花姑娘替他按摩面部。

她緊靠他坐在一張小櫈，身體跟着她揉搓的動作而不斷動搖，胸前一對可愛的「半球」也不住微微動盪，離他那麼近，他眼睛彷彿看見她無遮的肉體。

畢竟孔家强很快地有機會証明他那彷彿的想法了，因爲桃花姑娘那天晚上就應他之約，讓他駕了車子帶她出遊，後來在一家夜總會消磨到深夜，她自動喝酒，跳舞時也自動拿柔軟的身體依靠着他，熱情如沸，慢慢地，她醉得有點不能自持了，舞步凌亂，踏了孔家强幾次，後來，索性軟綿綿地伏在他的肩膀，在他耳邊嗄聲說道：「强，現在送我回去吧！」

她一個人住了一層小小的新樓，孔家强早聽她說過了，但到她住的地方裏來還是第一回，她讓他坐在客廳的雙人沙發，倒了一杯飲料給他，又在他面前的地上，放一雙女用的繡花拖鞋，抿嘴一笑，跑進浴室裏去了。

孔家强也一笑的換上拖鞋。鞋窄而短，一大段脚踭留在外頭，使他有一陣縹渺的感覺，他打量着室內一切：淺色的牆壁，簡單的傢具，新型的燈飾，佈置得乾淨利落，令人有明快之感，但也足以証明那冶艷女郎不只是靠日裏的工作賺錢，他估計着這層樓的租金。

他沉吟中，浴室門開，一陣香風吹了桃花姑娘出來，這時她身披輕軟的絲質浴衣，頭髮盤到頂上，浴後嬌紅上頰，更顯得面似桃花，腰如楊柳。

她微笑走過來，坐在他左邊身旁。她瞟着他，是挑逗的目光。他的左手從她後面圍過去，右手輕輕地摩捏她的右腕。

她剛洗過澡，皮膚膩滑爽手，他發覺她的浴衣裏面，沒有穿着任何東西，他的兩手在一層薄薄的絲織品隔着之下，旅行了不少地方，沒有遇到甚麼攔阻，最後，他牙齦一挫，左手一收，右手一攏，這迷人的肉體就倒了過來。

他先把她的上半截身軀仰靠在自己的膝上，這樣，她高高的胸脯挺得更高，兩隻乳峯的尖端，早在她沒有鈕扣的浴衣前襟，晶瑩地綻露了出來，她的頭部枕在他右腕，頰際酒暈未消，春潮新上，一雙末梢微微掛起的俏眼斜睨着他。半晌，四條臂膀像同時發動了彈簧似地互向對方頸項勾過去，四片嘴唇閃電般湊合起來，瘋狂地吮吸着。

孔家强赤着雙足把那好像已經半昏迷的女人抱進她的臥房，關上了門。

第二天一早，孔家强從粉紅色的夢裏醒來，一夜過得很溫馨，他有點迷惘，因爲他意料昨晚應該發生一些事情。

房間只有他一個人，他檢點口袋，東西給人動過，但沒少了甚麼。

「桃……」他喊了一聲。

「嗳！」應聲從浴室發出。

過了一會，那桃花姑娘懶散地從浴室走出來，隨便說一聲「起來了？」就自顧自坐到小桌前面去化裝。

孔家强有着得意的微笑，穿好衣服，取出幾張鈔票，走到她背後說：「桃！我早想送點東西給你，但不知道你喜歡甚麼？還是請你替我挑選吧。」

說罷把鈔票塞在她的手心，桃花姑娘回過頭來對他一笑說：「以後叫我莉莉。」

他輕輕扭了她的嫩頰一下，說聲「好的，莉莉，改天來看你。」開門走了。

第二天下午，孔家强接到莉莉的電話，約他晚上到她住的地方，有事商談。

孔家强依時去見她，她一臉孔嚴重的表情，劈頭就說：「强……我們遇到痲煩了。」

孔家强注視着她，她避開了他的目光，低聲說下去：「我本來是結了婚的，只因丈夫不學好，意見不合，分居了，却不曾離婚。」說到這裏，滿懷幽怨地望着他說：「我知他很嫉妬，却料不到他託私家偵探跟踪我，昨晚跟你的事情，已經給人攝了影。」說着，用嘴向桌面一呶。

孔家强拿起桌面放着的封套，抽出幾張啪士咕大小的照片來，一看就皺了皺眉。每張都是自己昨晚和對面那女人，光赤着身體，做着種種不堪入目的姿勢時照的照片。

他心中明白了這房中那些新型燈光的作用，口裏却說：「這是從那裏照的？」

「一定在鋼窗上面的氣窗照的，我們放了窗簾，外面站了人我們看不見，我剛才已經看過，從隔壁爬過這了窗外面很容易。」

孔家强坐到沙發，兩手捧頭，不住說：「這怎麼辦呢？」等會又說：「你丈夫做甚麼事情的？」

「他是個黑社會份子。」她很快地接口，又補上一句說：「所以我剛才說他不學好。」

「現在他要怎麼樣？」孔家强惶然地問。

「他要敲詐你的錢，還要你加入他主持的團體。」她冷冷的說了出來。

「花點錢倒沒有甚麼，但何必要我加入甚麼團體呢？」孔家强哭喪着臉。

「他從不滿足於拿人家一次過的錢，興趣在於你長期的會費。」

「你是說，你常替他找些長期的戶頭？」

「……」她不承認也不否認。

「那麼，長期交費我也可以考慮，加進團體的話……我是一個正當商人……」孔家强囁嚅着。

「那恐怕不成，你不入會，他不相信你會守得住秘密——誰叫你有把柄在人家手裡呢？」

孔家强低聲在詛咒着，莉莉却低了頭慢慢地在手甲上塗蔻丹。燈光還是開得很亮。

抓着把柄迫入會

「怎麼樣？」莉莉頭也沒抬，聲音拉得長長的。

「他的條件怎樣？」孔家强無可奈何地回問。

「入會費之外，還要入會禮物，要你們店中上等套頭呢絨料子三套，就等他通知舉行入會儀式地點，在那兒繳交；以後每月會費交給會內負責人，入會之後，你和你的商店都受到會的保護，享受會員應得各種利益。」她停了手，稍稍偏過頭來，背書似地一口氣說完了。

「那麼……那麼以後，我和你……我和你的關係……」

「這要看我的高興！」

莉莉見他結結巴巴的說不下去，就一下子截斷了他的話。

三天之後，孔家强得到莉莉的電話，叫他預備好入會費和第一個月的會費，以及作爲禮物的衣料，就在那天晚上十一時，送到她的寓所，不得通知別人。

孔家强想：原來那地方就是

他們的巢穴。他想着夜裏就要和那些黑社會人物接觸，心裡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這時才只午後，他還要出去一次，臨行吩咐了店夥準備三套上等西裝料子，各用大盒子盛好，等他回來拿。

晚上十一時正，孔家强提着三盒衣料，帶着鈔票，在他曾經上去過兩回那小樓外面按鈴。

鈴聲才响，樓門迅速打開，開門的是莉莉。這時，他身後突然出現了一個漢子——大概是跟着他上樓梯的，漢子和莉莉默然交換了一下眼色，同時示意他跟他們進內。

樓門關好鎖上，和他一起進門那漢子在他身上搜了一搜，於是，本來關着的客廳門打開了，走出一個仙風道骨的老頭，朝他說：「大哥叫你進去。」

這客廳已經給佈置過，儼如一個小型舞台。窗簾低垂，牆的正中掛了一幅小小關帝像，像前一張方桌，桌子上面，七橫八豎擺着一些香燭、剪刀、鏡子、紙扇、紅紙、筆、硯、大刀等不倫不類的東西，雙人沙發還在原來位置，併排坐了兩人；單人沙發上，却坐着一位穿了一套雪白而印着藍花衣裳，臉上毫無表情的少女——她竟是百合姑娘。

孔家强錯愕間，跟在他後面進廳來的莉莉走上前，指着雙人沙發上穿深色夏威夷恤的壯漢說：「這是我們的大哥。」，又指着坐在旁邊那瘦長中年人說：「這是幫助大哥處理會務的李先生」然後朝站在牆邊那老頭和搜他身的那漢子一擺手說：「他們是金師爺和『鬼標』。」

於是，那被稱「大哥」的壯漢清了清喉嚨對他說：「等會儀式行過，就是自己人了，歡迎你加入本會，同享合羣利益，以後有甚麼事情，可請教李先生和金師爺。」然後又清了清喉嚨，提高了點聲音：「本來今天晚上，列席的人應該多一些，儀式也該隆重一點，不過當局近來很注意我們的活動，風聲很緊，祇好馬虎些了。」

至此，壯漢突然向孔家强注視片時，才續說：「爲審愼起見，孔先生以後不宜多到此間，每月會費可由小妾或小女轉交。」

說後，壯漢用他粗大的手指朝站着的莉莉和坐着的百合姑娘，各指了一下。

孔家强聽見壯漢話裏有話，只得裝做不懂，趕忙放下大盒子，掏出封着鈔票的紅封，雙手奉上，心裏却自奇怪：端莊美麗的百合姑娘，誰知竟是黑社會頭子的女兒。拿眼望她時，她還是那副毫無表情的模樣。

壯漢半點不客氣，撕開紅封，取出那些大額鈔票點過，放進褲袋裏，廳中除了百合姑娘之外，四男一女，十隻眼睛像十枝探射燈在空中緊盯着一架飛機般，一直看到那些鈔票沒入了褲袋邊沿，這才各自透過一口氣來。

孔家强輕咳一聲，陪笑說：「帶來幾件料子，都是今年的最新花款，不知可合大哥意思？」

說着拆開了盒子，把一塊塊料子抖開來，披在自己身上，讓大家過目，那模樣就像店夥給客人看貨一般。接壯漢不停點頭說：「很好，很好。」樣子看來很高興。

此時一直站在牆邊那師爺已經連連打着呵欠；名叫「鬼標」那漢子從身上摸出一包生切烟來捲着；沙發上瘦長的中年人也掏出香烟，遞一根給壯漢，並爲他點燃；莉莉蹲在地板上，整理着三盒呢絨；百合姑娘出神地看着她。

孔家强看看手錶，他到了這地方剛好半個鐘頭，他自言自語說：「是時候了。」

那「大哥」正待叫他做例行入會儀式，誰知他突然目射神光，迅速退後兩步，微分兩腿，高挺前胸，左手從暗袋裏拿出一本黑色的摺子一揚，口中大喝：「夠了！我沒有時間陪你們演戲了！」

衆人正錯愕間，他右手已經倐地拔出手槍。剛才搜過他身那「鬼標」，覩狀嚇了一大跳。

孔家强獰笑望他一望說：「沒甚麼奇怪的，手槍藏在衣料裏，抖開的時候，它跑回老巢了……就是這麼回事。」說着，用眼掃射衆人，高聲說道：「你們利用這女子美容院引誘各界正當人士，强踢入會。我是受你們之害的一位商人委托，通過警局關係，喬裝來找尋你們犯罪証據的，因爲我是私家偵探，所以你們不認得我，如今証據確鑿，你們都要受法律裁判，現在站起來！舉起你們的手！」

壯漢此時臉色發青，看看正對着他的槍管，只好站了起來，兩手慢慢舉起，旁邊的瘦長中年人也跟着站了起來；百合姑娘若無其事似地盈盈起立。

這時聽中只有莉莉還蹲在地上，背朝孔家强。她先悄悄地向那右邊的「鬼標」揚了揚眉毛，才很費力似的要站起身，忽地一個立足不牢，全身向孔家强脚下仰翻過來。

孔家强一分神，「鬼標」搶上去閃電踢出準備好的一脚，正中孔家强手腕，手槍飛出碰牆墜地。

壯漢已經一個虎跳過來，沉聲說：「大膽的小子，這回叫你回去不了！」話未說完，碗大的拳頭已經揮到，孔家强偏身避過，順手撈着他的腕部，合兩手之力拚命一扭，使出了柔術，旋身想把這傢伙摔了出去。

忽然那邊有人喝道：「不要動！」原來那瘦長中年人已經拾起了手槍，指着孔家强，他只好把已經扛在肩上的壯漢放了下來。

壯漢此時又羞又氣，喝叫「鬼標」把孔家强反剪雙手綁了，還塞着嘴巴，才又開右掌，狠命地朝他掃了幾個耳光，打得孔家强兩眼金星直冒，這才過去和同黨們商議退走之計。

那時百合姑娘像很害怕，對壯漢說：「爹哋，等會也許你有事情發生，我先走吧。」壯漢點頭。

孔家强打算乘這女郎出去的機會，奪門逃走。但壯漢此時已經接過手槍，臉正朝着他。他雙手已失去自由，奪門的成功可能性極少。他正這樣的想着，百合姑娘已經姍姍走近他身旁，一壁走，一壁開了手袋，取出門鑰，連眼尾也不朝他一望。

一陣給這女郎走過帶起的微風，拂着孔家强的身後，同時，他被緊緊地綁着腕部的手中，突然給人塞進一件冰冷而堅硬的東西，他連忙抓着它。

那是一柄小刀。

然後，他聽見後面發出旋開門鎖的聲响，前面壯漢正瞪着他，他不敢移動半步。然後，他聽見開了馬上又關上的門聲，又聽見鑰匙在外旋了兩旋。

他聽到這幾個黑社會的人物低聲商議，似乎叫莉莉仍舊從樓梯下去，四個男人則由天台「散水」，因爲知道孔家强一定有人在樓下埋伏。

壯漢匆忙地一面叫莉莉快走，一面叫瘦長中年人和「鬼標」掀翻長沙發，把密藏的武器取出，一面叫金師爺收拾那些足以引起干連的文件。他們這巢穴不能不放棄了。

莉莉經過孔家强的身旁要走，他此時已經恨透這婆娘，暗暗在腿上蓄了十成力量，突然對準那雙肉感的大腿掃過去，莉莉毫無防備，登時跌得仰面朝天，半晌爬不起來。

壯漢看見大怒，兩三步跳了過來，用槍嘴對準孔家强的心窩，咬牙喝道：「你活得不耐煩了？」

孔家强知道如讓他們添了武器，自己可就麻煩了，當下全神貫視壯漢，看準他一眨眼簾，右手就閃電般抓緊他拿槍的手，槍嘴迅速朝上，左手同時擎起明晃晃的小刀，向壯漢右腕力插，壯漢料不到他的綁繩已鬆，刹那間那把槍已脫手，右腕也受了傷，登時大驚失色。

孔家强初時還想用奪回的武器控制局勢，但瞥見瘦長中年人和「鬼標」已從沙發墊下接連抽出兩枝短槍，據椅作勢，知道他們要負隅抵抗，自己一人不易操勝，便退出廳外，跑到樓門，握着門球一扭，不禁大喜，原來那門眞如他所想般，沒鎖上的。

孔家强一閃出了樓外，裏面槍聲已起，他躲在一旁，把門關好，還用插在外頭的鑰匙鎖牢，卻仍讓它留在鎖洞。

此時有幾個武裝警員，由一個警佐率領着，從樓下衝上來，他們是孔家强約好在街上埋伏接應的，剛才聽見槍聲，知道發生事情了，孔家强先挖出塞在口裏的東西，叫他們悄悄地分頭守着通到樓上和樓下的梯口，又叫警佐握槍躲在樓門旁邊。

這時裏面的人拿鑰匙要開這扇門，但鑰孔給外面那柄鑰匙塞着，裏面開不出來，孔家强隔門喝叫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回答的是射出了一發子彈。

孔家强沉思一會，忽然有了主意，他摸出了警笛，跟警佐約了暗碼，就舉起手槍向隔壁門牌那門鎖放了一槍，他知道那是一層沒有人住的空樓。

他走進那層樓，跑到後面，開窗一望，果然離莉莉臥室的窗子很近，下面是一條沒人走的窄巷。

他小心跨出窗，輕輕地攀着壁間突出的地方攀過去。窗簾遮得很密實，不愁裏面的人看見，他要找的是莉莉早跟他說過的氣窗上可以拍攝裏面情形的地方。那氣窗本是百葉窗形，看不到裏面的，可是窗的中段是活動的，

很容易推到一旁，孔家强先推開一點往裡瞧，見到壯漢和瘦長中年都握槍退守臥房門內，面向甬道樓門；「鬼標」抓着一根鐵尺，行坐不安；莉莉和金師爺金都不見，大約匿伏在浴室裏。

他們似乎一直在爭論着，有的主張打壞了門鎖衝出去，有的在猶疑，後來才一致以爲衝出去是上策，但孔家强的聲音在他們後面响起來了：「舉手！丟下槍械！誰要回頭！誰就沒命。」

壯漢遲疑一下，首先詛咒一聲，「啪嗒！」一枝烏油油的「航空曲尺」躺在他脚下，接着第二枝也丟到地上了，孔家强用警笛吹了兩長一短，就看見樓門打開了，一個警佐和四個警員同時現了身，手銬一連串的响。

孔家强輕鬆地從窗子跳回那層空樓，全身的神經又緊張起來，因爲他發覺牆邊有一個白色的人影。

冷靜機智小百合

他舉槍喝道：「是誰？」

「是我！」一個嬌弱的少女聲音。

「你怎麼在這裏？百合……」

「我叫雅儀，趙雅儀，我知道你樓下一定有人守着，所以躲到這裏……我們都有這邊的鑰匙，因爲這房子的業主也是入了會的。」

孔家强請她等一等，他出去叫警佐留一個警員在樓下看守，其餘的先押了這四男一女回警局落了案。他等他們都走開了，才招呼趙雅儀仍舊進去現場的房子。

他把翻倒在地上的沙發擺好，掩上門，請趙雅儀坐了下來，然後誠懇地對她說：「趙小姐！剛才如果不是你救了我，眞不敢想結果會怎樣，我衷心表示謝意！」

「用不着謝我，孔先生！」趙雅儀有點羞澀地說：「我雖說幫助了你，但也可說幫助了自己。」

「這怎麼說？」

「那傢伙並不是我的親父，我親父早死了，未死前和他在上海同屬一個黑社會。」趙雅儀安詳地說：「我父親死了不久，我媽給他騙上了手，帶着我改嫁給他，後來一起到了島上，這傢伙打好了地盤，就天天搞舞女阻街女，把我媽虐待死了。」

孔家强坐在她身旁聽着。她繼續說：「他對我雖然沒有甚麼，可是我心裡老早打算替媽報仇，何況幾年來讀了點書，更要找機會離開那種不合法團體。」說到這裏，她望了望孔家强：「你三天兩回跑來理髮店，我心裏已經思疑你是有任務的了，所以暗中定下了自己的計劃。」

「你怎麼看得出來？」孔家强插了一句。

「我看你的樣子是一個正派人，却假裝做成不正派的樣子。」

「只是這點嗎？」

「我還看到你手上結了拿慣手槍的硬皮。」

「你會看手相？」

「從一本雜誌上看到的。」

孔家强暗暗咋舌看了她一眼說：「當時我只知道你是個純潔可愛的姑娘，但是不知道你有一個又冷靜、又機智的頭腦。」

「何以見得？」她偏着可愛的小臉問他。

「你以爲我聽不出你剛才鎖門時給我的暗示了嗎？你在外面旋了兩次，一次關，一次開，那是給我說：『門是開着的』。我如有權力，我要給你一枚獎章。」孔家强說。

「你也許有力量送件比獎章更有用的東西給我。」

「甚麼東西？」

「一個職業。你打算叫我明天還回來這家理髮室去嗎？」

「當然不，你暫時可以到我們店裏當會計員。那呢絨店眞是我父親經營的，我自己還沒有家。」孔家强含有深意地望着她秀麗的臉龐，輕聲加上一句：「他老人家近來正因爲我年齡大了，促我早點成家，我却擔心找不到一個理想的新娘回去呢！」

（本篇完）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追殺一千里

史外樓・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趙家莊的馬車在福來客棧停下，掌櫃路中行請他們另去別家，因爲老闆受人威脅，董九叔祇好轉到天山樓來，吳四望急擋駕，用意是善良的，但九叔不領情……董伯森口若懸河，却被青衣少女戳穿他的身份，被吳四望抛了出去，正好被白衣人——松山黑狐徐向北接住……趙家莊馬車繼續上路，店中的萬重山等人竟不加阻攔……

三人出了酒家，上了馬車，董九叔揮鞭催馬，直馳出鎭口來到大道，這才鬆了口氣，不禁道：「孫兄弟，想不到風白鳳祇一碗酒便能救我們脫險，這碗酒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孫小七此刻已在篷車內，答道：「那是因爲白胖子、吳四望壓陣之故。」

董九叔道：「你說得不錯，好在前面便是渡口集了，已是趙家山莊的門口，希望今晚可以過河。」

孫小七道：「你不是說過，越近趙家莊，凶險越大？」

董九叔道：「的確是的，但渡口集有如趙家山莊的門口，近隣多，辦事容易。」

孫小七道：「不過那時祇怕將近半夜，哪裏還有渡船接你馬車過河？」

董九叔道：「這一節，我早有算計，約定了船老大在酒家等候。半夜過河，可免招人耳目。」

孫小七笑道：「豈不偷偷摸摸？」

「那是不想節外生枝，平安爲主。」

「董九叔果然設想周全。」

「不過眼前却有一處凶險之地，就是我們必須行經的楓林徑，如果有仇家在楓林徑埋伏，那就防不勝防，須得格外小心。」

「如今隆冬，楓樹已落葉，伏兵也難有藏身之處，況且天寒地凍，在此埋伏守候那是下下之策。」

「此說甚是有理，但防範之心不可輕忽。」

「我倒擔心岳老三、阮長青、萬重山這兩幫人不會就此輕易放過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及早穿過楓林徑，到了渡口集，那就方便多了，而且三小姐的二哥趙家山便在前面接應我們。」

趙家玉道：「二哥來接應我們？那莊上豈不少了人手？」

董九叔道：「你二哥來與不來，他自有分寸，何況那袁赤虎與你爹決戰已是轟動武林，在趙家莊想來也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

孫小七道：「董九叔果然高見。」

董九叔笑道：「那末，孫七俠是否有甚麼高見？咱們此刻的處境，似乎並不如何穩當。」

孫小七笑道：「董九叔眞是料事如神。」

董九叔道：「那末，你貼耳車板上，又聽到甚麼聲息？」

孫小七道：「我聽到的，前有來人，後有追兵。」

趙家玉不禁道：「那末，你可知這批追兵，來者何人？」

孫小七苦笑道：「多半便是岳老三這夥了，他們在前面的酒家受制於白胖子，自然不甘就此作罷。」

趙家玉嘆口氣道：「你的仇家實在太多了。」

孫小七道：「仇家雖然不少，重要仇家其實祇有一個。」

「這個仇家是誰？」

「徐向北。」

「徐向北？白衫白馬的徐向北？」

「對，就是他。那個向白胖子討一碗熱酒的徐向北。」

「你就是在逃避他？」

「也是在等他。」

「等他？等他來取你人頭？」

「應付一個大仇家，其實比之應付許多小仇家划算。現在徐向北終於是露面了，他的出現，其他的小仇家就得讓路。」

「甚至風白鳳也要忌他幾分？」

「像風白鳳這樣識時務的人，當然不願與徐向北爭奪我的腦袋。」

「你的腦袋好像十分珍貴。」

「否則徐向北也不會跟踪我八日八夜。」

「他跟踪你八日八夜，現在才露面？」

黑狐追踪八日夜

「松山盛產松花，花粉清香，有一種糕餅叫做松花糕，此人遠行，搭褳裡攜帶多日充飢的松花糕，這香味我時常嗅到。」

「每日都嗅到？」

「有八日八夜了。」

「你的鼻子比狗還靈敏。」

「假如你到了我這樣處境，一定也有如此靈敏的嗅覺、觸覺。」

「徐向北跟踪了你八日八夜，爲何到現在才現身？」

「他被稱爲黑狐，狐乃多疑，一定要看清看透才會出手。」

「以他武功，對付一個跛子祇在舉手之勞，何須跟踪八日八夜？」

「至少他要看看我是眞的孫小七，還是喬裝改扮的孫小七，免得出招虛發，落人笑話。」

「難怪他一再說，到不了趙家莊的一定不是孫小七了，原來便是這個意思。」

董九叔道：「現在我也糊塗起來，你究竟是眞貨還是贋品？」

趙家玉道：「既然經過徐向北鑑定，想來是眞貨了。」

董九叔道：「却也未必，一如徐向北所說，能夠到達趙家莊的，才是貨眞價實的孫小七。」

趙家玉道：「你熬得到趙家莊嗎？」

孫小七道：「這還得看看運氣了。」

正在催馬加鞭的董九叔道：「祇要能夠順利穿過楓林徑，我們的運氣應該相當不錯。因爲過了楓林徑便望見渡口集，那就安全了八成。」說時催馬加鞭，車馬加速前進。

孫小七道：「我又舊話重提，九叔曾說，越是將近趙家莊，凶險越大，現在豈不是到了重要關頭？」

董九叔「哼」了一聲，道：「現在最重要的，是你有否再嗅到松花糕的香味？」

「好像沒有了。」

「如此說來，徐向北不在附近了。」

「好像是的。」

「他是松山黑狐，當然有他算計。」

「可是我聽到的蹄聲越來越近，你可曾聽到？」

「總有十數騎之衆，從後而來，想來便是岳老三、阮長青他們。」

「這裡已是遠離酒家三里以外了，風白鳳也鞭長莫及。」

「九叔之意如何？」

「祇好全速。」

「他們單騎匹馬一定比我們快速，馬車進入楓林徑，行車必慢，他們祇消砍樹阻路，那便進退兩難，脫身不得。」

「孫兄弟之意，該當如何？」

「姑且在林道口處停了馬車，堵截他們去路，且看他們意圖如何再作道理。」

董九叔苦笑：「不知孫兄弟還有甚麼空城妙計？」因爲沿途而來，孫小七以威名曾多番擊退强敵，是以有此一問。

孫小七道：「妙計沒有，但孫小七逃命也逃得不耐煩了，又累了你二位。董總管，你把二匹馬兒解索上鞍，孫小七若有不測，你們策騎奔赴歸途。」

趙家玉道：「你言下之意是要我們棄你而去？」

董九叔道：「他的原意其實是掩護我們回莊，因爲來人之中有萬重山、葛秀全等夥衆，是袁赤虎的人，都是衝着趙家山莊而來，他打算在這裡與他們周旋，要我們先行趕路，你是不是看扁了趙家山莊？」

孫小七笑道：「貴莊告急，正要你們赴援，不能因我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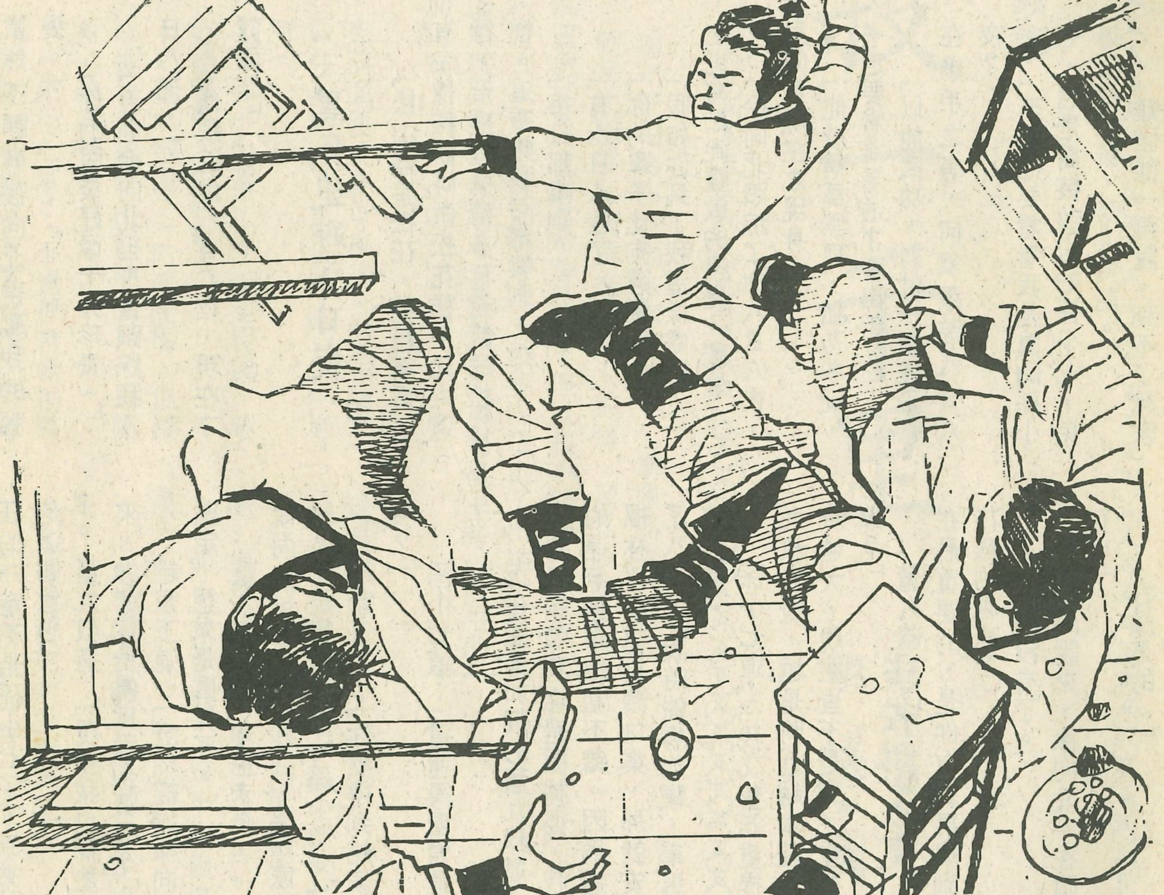
董九叔道：「來人之中既有你敵人，也有趙家山莊對頭，你我禍福與共，難分彼此了。不過三小姐回莊是一定要的。」對趙家玉道：「我與孫兄弟聯手對付他們，妳一定要全身而退，才不負所望。」

趙家玉道：「九叔這話錯了，我們三人聯手才是道理。」

董九叔道：「三小姐不可固執，你脫身，或可在渡口集召來妳二哥趙家山救兵，我與孫兄弟便有脫困之機。」

孫小七苦笑道：「此事不必二位操心，正如徐向北所言，祇是一夥酒囊飯袋，孫小七應付不了，又如何到得貴莊與徐向北相見。」

董九叔道：「徐向北這老狐狸之言，恐怕是一個圈套，不可上當。」



徐向北身影閃動，葛、彭二人被撞倒桌子上。

孫小七道：「董九叔說得對，所以我心中也有分寸。」

此時馬車已勒停，正在楓樹徑的路口。雖說楓樹落葉，其實還有長年冬青樹遮擋雪。董九叔下了車提酒罎便在樹下避雪喝酒。就如他所說，要來的總是避不開，不過他還是對篷車內孫小七道：「孫兄弟，他們就快到了，不知你有何算計，也好讓我知道如何與你聯手。」

孫小七在車內答道：「九叔，我雖然傷腿，但非殘廢，車內各種兵器不缺，在下自有自保之道，你祇去喝酒禦寒好了。」

董九叔道：「莫非你眞想舒舒筋骨？不過放冷箭這一着已經漏了一手，現在他們未必上當。」

孫小七道：「我自當見機行事。」

董九叔道：「你說得不錯，咱們既然走不脫，一切祇得隨機應變了。」

趙家玉問道：「你還有甚麼錦囊妙計得以脫身？」

孫小七嘆息道：「沒有甚麼妙計了，現在看來是王八上石級，硬碰硬的時候。」

趙家玉不由失笑，因爲他一直被譏爲縮頭王八，現在居然說

要硬碰硬，那是龜殼撞石板，且看那個硬了。她道：「你還能與他們硬碰硬？」

孫小七苦笑：「那還要碰碰運氣。」

趙家玉也苦笑起來：「你的運氣似乎一直很不錯。」

孫小七道：「最好的運氣應該是上了趙家莊的馬車，令我不受風雪之苦，還有酒肉任我吃喝，而且更在車內做縮頭王八，避過大難。」

趙家玉道：「這客氣話倒不必說，祇怕現在眞的大難臨頭了。」

此時岳老三、胡思祥、萬重山等人都已趕到，加上葛秀全等人，總有十數騎之衆。這夥人眼看趙家莊的馬車停在路口，不思快速遁逃，倒也頗感意外。岳老三等人已見過孫小七在車中射出冷箭，萬重山更嘗到「再造黃湯」，是以對着那馬車，心中避忌，遠遠的圍了個半月形，以觀其變。

岳老三、何富貴原是追殺孫小七而來，阮家堡的阮長青，刀劍門的胡思祥雖然也要孫小七的命，但比較自重身份，況且有岳老三、何富貴出頭，自是避重就輕，見機行事。

此時祇聽岳老三說道：「董九叔果然識時務，明知脫身不得，索性停了下來。」

董九叔正在一棵冬青樹下喝酒避雪，當下提罎喝了口酒，朗聲道：「各位打算倚多爲勝，還是單打獨鬥？」

岳老三道：「趙家莊與綠竹島的過節，岳老三無份過問，岳老三祇希望你留下孫小七。咱們在天山樓受阻於白胖子、吳掌櫃、青青姑娘，到了這裡眞是海闊天空，暢所欲爲了。」

董九叔道：「岳大俠眞是豪情震天。但不知那位人稱無墨書生的萬重山意下如何？」

萬重山嘆息一聲道：「在下無意插手岳大俠與孫小七之間的事，祇要留下趙家莊的人和馬車便是了。」

董九叔道：「可是那孫小七也在趙家山莊的車內。」

萬重山道：「他如果離開趙家莊的馬車，我就管不着。」

董九叔「哦」一聲，心中十分明白，他是來管趙家山莊的事，孫小七因在趙家山莊車中，也一様視作趙家山莊的人。董老九忽然豪氣起來道：「怎麼，還不打算一擁而上？」

萬重山澀笑：「董總管以爲有此必要，我們自當奉陪，但此刻強弱分明，九叔又何必爲這縮頭王八賣命。」

董九叔笑道：「說來眞是笑話，此人雖是縮頭的王八，自他上車以來，咱們總是逢凶化吉，先有張人英，後有徐向北，更有風白鳳、白胖子解圍，他簡直有如護身符，怎可不加保護？」

萬重山聽他逐一數說，臉色卻突然沉了下來，那顯是取笑他受制於白胖子等人而一籌莫展。當下道：「這裡既無白胖子也無風白鳳，祇好得罪了。董總管，在下正想領教前輩高招！」他是衝着趙家莊來的，自然不提孫小七這一節。

趙家玉躍出車外，道：「九叔驅車辛勞，趙家玉先領教萬大俠幾招！」

萬重山道：「不論誰領教誰的，都是一樣，反正總是要有一個了結！」說時長劍「刷」然出鞘，便待躍下馬來。

忽聽得車中孫小七道：「各位且請住手！」

岳老三聽得孫小七說話，喜道：「啊哈，這縮頭王八開腔了，且聽他有甚麼臭屁要放。」

孫小七道：「咱們何必再費唇舌，倒是阻延了趙家馬車的行程。要了斷的總是避不開，我看正是時候了。」

岳老三笑道：「這話似乎有點兒像金刀小七孫小七的口氣，可是你躲在趙家莊車裡，我岳老三又得顧全趙石山的江湖體面，不便破車拿人，你說了等如沒說，你下得車來才是好漢。」

一舉挫敗四高手

話聲未了，祇見簾篷掀動，一個人影拄了二根拐杖，借着拐杖撐力彈出丈許之外，「颯」地一聲，插足雪地之上。

此人當然便是孫小七。孫小七雖然斷了一腿，卻有二根拐杖相輔，落地之時便變了三足鼎立，紋風不動，十分穩當。

岳老三等人見他露了這一手，心中也煞是敬佩，卻又暗喜，心忖：你既有這等能耐，取你人頭之時也就可以不必客氣了。

萬重山原本是對付趙家莊，現在孫小七從篷車中掠出，阮長青、胡思祥、岳老三等一夥，萬重山和葛秀全等人刹時間也不知

從何入手，只得靜觀其變，若能坐收漁利那是最爲划算。

趙家玉和董九叔也料不到孫小七竟然把自己身子「彈」了出來，而且借藉拐杖之力居然撐出丈許之外。然而羣敵環視，心中爲他擔憂。董九叔心中暗忖道：適才萬重山正要向趙家山莊發難，孫小七却在此時岔了進來，莫非是緩兵之計，暫時爲趙家山莊解困，等候張人英的出現？想到此處，不禁爲孫小七揮冷汗。但董九叔和趙家玉都已兵器在手，隨時接應孫小七。

雪仍在飄飛，片刻間雪花沾滿他全身。孫小七身子却佝僂在二根拐杖之上。

趙家玉心有不忍，趨前道：「你們竟對付一個殘足之人！」

孫小七佝僂着半個身子在杖上，他果斷地道：「三小姐，請你迴避，免我分神！」

趙家玉道：「你怎能應付這夥人？」

孫小七斷然道：「三小姐，若非如此，我們不能及時趕到趙家莊。你請退開！」

趙家玉見他言色果斷堅定，心中雖是疑信參半，却也不便多言，便即退了下來。

岳老三、萬重山等人，眼看得孫小七拄了二根拐杖，撐在飄雪之下，身子佝僂，飛雪沾身，樣貌猥瑣，看了這等情景，岳老三、何富貴、阮長青等人反而不知從何入手，然而他們心中雪亮，此人非誰，他是金刀小子孫小七，至不濟，爛船還有三斤鐵，豈可掉以輕心。

阮長青、胡思祥雖然爲孫小七而來，但在此情形下不免自重身份，示意岳老三、何富貴他們來了結此事。

岳老三嘆了口氣，道：「江湖中這麼多朋友都盼望你早日息勞歸天，也是福氣了。不知孫大俠有甚麼身後話要交代的，我岳老三當盡力而爲。」

孫小七仍然佝僂在腋下二根拐杖上，他道：「身後話雖然沒有甚麼，但刀劍上若有失手，不論誰勝誰敗，希望讓趙家莊的馬車離去，不加阻撓。」

這句話那是套在無墨書生萬重山、葛秀全等人的頭上，因爲萬重山、葛秀全等人，在爲綠竹島島主袁赤虎辦事，並非爲孫小七項上傢伙而來。

不過萬重山聽了這話，倒也極有氣度，他道：「孫七俠，我念你是一個硬漢，在下擔保趙家莊的馬車可以離去，但不擔保他們可以回到趙家莊。因爲我們還有不少弟兄正在等候前往趙家莊的各路英雄。」

孫小七道：「有你萬重山這句話，我也寬心了。像董九叔這樣江湖歷練，一定知道如何見一步行一步，走出你這一步，定然大有生機。」

萬重山苦笑道：「可惜你的生機似乎無望了。」

孫小七嘆息道：「那末，各位還等甚麼？」

岳老三也嘆了口氣道：「如此唾手可取的人頭，岳老三反而不知從何入手。」

阮長青忽然道：「岳兄，不要忘記，他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岳老三道：「阮堡主說得對，我們怎可低估他的斤兩。」

岳老三身後忽有一人道：「岳老哥如此禮讓，在下可不客氣了，這個現成的便宜就讓兄弟楊立天來撿了吧！」說話之時已從馬背上一躍而下，長劍出鞘，便在雪地上「刷刷」二下以舒筋骨。

這楊立天約莫四十歲，是阮家堡阮長青的隨從之一，原是衝着孫小七而來，眼看岳老三拖泥帶水殊不爽快，覺得正是揚名立萬的時候。須知金刀小子在江湖上樹敵無數，却又奈其無何，如能拿下他首級，必將一朝名揚江湖，這個現成便宜怎可不貪！

岳老三、萬重山等人，見有阮家堡的人衝頭陣，心中暗喜，你得手果好；若失手，便出師有名，大家齊齊圍攻，把趙家莊的人也一齊了結。這裡前來對付趙家莊的一夥，更是歡喜。

那楊立天此時舞劍呼呼有聲，來到了孫小七跟前。

孫小七的身子仍然倚在二根拐杖上，但他說話果斷有力，他道：「孫小七如今行動不便，我們又急於趕路，所以在下出手之時絕不手下留情。」

那楊立天道：「有你這句話，我也心安理得了。」言下之意，你豪氣凜然，我殺了你這三脚貓，也可向江湖上有所交代，楊立天手中長劍舞得呼呼生風，便在孫小七身邊游走起來，似乎正在引發孫小七出手，然而孫小七仍然佝僂在二根拐杖上，沒有動靜。

鵝毛大雪仍在飄飛，孫小七頭面肩背上所沾的雪片越來越多。

站在樹下避雪的董九叔和趙

家玉心中都焦慮起來，因爲看他在飄雪之下如此孤獨無助，心中好生不忍。然而他適才曾喝阻趙家玉迴避，免他分神，是以雖然兵器在手，也未敢輕易插手，董九叔心中暗忖道：爲今之計最好張人英現身，此人雖然插科打諢，却常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可是那張人英迄無現身，這楊立天繞着孫小七游走了幾個圈子，幾已把地上積雪踩融了，顯是只在引發孫小七出手，只要孫小七稍有異動，這便出「劍」有名。因爲這裡羣雄環視，殺一個人可易如砍瓜切菜。

楊立天終於忍不住了，他道：「孫小七，你不出手，我可不客氣了！」

語聲未了，只見孫小七身子突然移動，手中一根拐杖揮出，但聽「卜」地一聲，那楊立天雙脚突然一軟，全身仆地，腦袋埋在雪中，已是起不得身來。果是出手絕不留情，不過這楊立天顯是斷腿，並無喪命之虞，其實也已留有餘地。如果孫小七再在楊立天頭上加一杖，這楊立天便從此再起不了身。

便在此時早有一人從馬背上疾掠而出，斷喝道：「住手！」

此人是阮長青另一名隨從，顯然與楊立天頗有手足之情，恐楊立天喪生杖下，是以及時殺出。此人輕功不弱，一個起落便來到孫小七跟前。

孫小七是以逸待勞，此人身子尚還未曾落地，孫小七手中拐杖疾點而出，那人胸骨中杖，一聲悶哼，墮在雪地再爬不起來。因爲此人心中雪亮，若然强自起身，多半還得挨一杖，那是見不到爹娘了，不如爬在雪地上，以策安全。

岳老三、何富貴原是對付孫小七的先鋒人物，本以爲孫小七人頭已是囊中之物，看了這情景，刹時間目定口呆。

何富貴却在此時翻身下馬，乾澀澀道：「孫七俠，今日果然令我大開眼界，何某人很想討教幾招。」說時長劍「刷」然出鞘，目露殺機。

岳老三正待相阻，但何富貴行動果斷，已然掠身而前。不過何富貴並不急攻，只在孫小七近身游走起來。他曾見楊立天因此中招，現在他自是心中有數，但楊立天的武功造詣如何，那是見仁見智，匹夫之勇而已。

何富貴游走了三數匝，意在挑撥孫小七的動靜。然而孫小七的身子好像仍然掛在二根拐杖之上，幾乎正在閉目養神。何富貴也是江湖大行家，知道孫小七這是以靜制動，守株待兔之舉，不可小覷。

這裡十數騎人馬，其中有阮家堡的阮長青，刀劍門的胡思祥，無墨書生萬重山，還有葛秀全等人，在江湖上也頗有頭面，眼看那何富貴祇能繞着那跛子孫小七轉，眞是吃不了，兜着走，爲之搖頭嘆息。

便在此時，何富貴斷喝一聲：「孫小七看招！」

這何富貴似乎十分重視禮節，出招時先提示孫小七，但實際上只在分散對方心神而已。

孫小七雖然把身子掛在二根拐杖上，有如閉目養神，其實他一直在聽着何富貴游走的步法和快慢輕重，還有他的氣息。

就在何富貴斷喝「看招」之時，他的長劍已經認準方位，直奔孫小七致命要害！

其實孫小七已是跛子，不論何處中劍受傷，幾已任人宰割。

不過何富貴的長劍還未及身之時，那跛子孫小七忽然脚下一滑，竟然跌了下去。那何富貴這一劍自然落空，但眼看孫小七滑跌，如此良機豈可錯失！能夠拿取孫小七腦袋，江湖上即可揚名立萬！何富貴當即飛身而前。

就在何富貴仗劍殺到之時，孫小七手中的二根拐杖突然飛舞起來，只聽「錚錚」二响，何富貴手中長劍已給震飛出去，便在此時又聽「卜」地一聲，何富貴便仆在雪地上起身不得！果然乾脆俐落，合了他出手絕不留情之說。

須知孫小七帶傷之人，怎可糾纏不休白耗氣力，自當一招半式之間盡速了結，是以出手果斷，而且看準時機，但本身更是冒上極大兇險。

董九叔和趙家玉剛才見得孫小七滑跌，心中吃驚，差點便要躍身而出，現在才知道那是孫小七要的幌子。心中忖道：這金刀小子孫小七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也難怪阮家堡、刀劍門等多路好手追殺他。

阮長青、萬重山、胡思祥等人眼看這跛子的孫小七，只不過用他的拐杖揮出三杖，便把三名好手放倒雪地之上，尤其是何富貴，也是江湖上有頭面人物，在孫小七拐杖之下，竟也如此不濟，刹時間竟也驚愕得不知所

措。

此時孫小七已從雪地上撐起身來，拄近何富貴，用拐杖撥了撥他的身子。

岳老三如夢初醒，驚惶中道：「孫七俠住手！若殺何富貴，今日之事絕不善罷！」縱馬而來，却又勒馬不前，因爲何富貴的生死正在孫小七拐杖之下，怎敢輕舉妄動。

阮長青、胡思祥等一干夥衆已經拔刀出劍，便待一擁而上搶救何富貴、楊立天等三人，只是眼見岳老三勒馬不前，才耐了性子。

此時孫小七有氣沒力地道：「我聽說何富貴的腦袋也有買家願以二百兩銀子收買。」

岳老三切齒道：「孫小七，你雖然無賴，但我仍願付五百兩給你，買回何富貴活命。」

孫小七的身子，好像掛在二根拐杖上，但他的話仍然十分堅定，他道：「五百兩，是現銀交易，還是掛賬？」

岳老三道：「我岳老三說過的話從不食言！」

「那是說，這五百兩是賒賬了？」

「我以人頭擔保！」

「我聽說你的人頭也頗爲值錢，也有買家出價收買，已是人頭有主的了。你把自己人頭拿來擔保，那豈不盜用他人財產！」

「哦？」

「我念你救友心切，這五百兩姑且掛在賬上，但利錢另計。」

「一切遵照你的意思。」心想：你孫小七總是活不到趙家莊，甚麼五百兩、利錢，日後最多燒幾張錫箔灰給你。又道：「請你放了何富貴再說。」

給孫小七放倒的三人之中，何富貴最有斤兩，自然不輕易放手，這裡二批人馬，若是策騎而上，孫小七如何應付得了，是以既有人命在手自然不輕易鬆手。他道：「利錢之事日後再議，但當今要務，咱們急於趕路，各位最好不要再糾纏不休。」

岳老三道：「岳老三自無異議，但有關趙家莊的過節，岳某人無能爲力。」

孫小七道：「那末，何富貴能否活命，我也無能爲力。」

岳老三道：「你無賴！」

孫小七淡然一笑：「你若想立足江湖，應該看到有多少無賴，對付另一個無賴！」言下之意，眼前這許多無賴圍攻我這個無賴，又如何君子得來。

無墨書生萬重山忽然道：「孫七俠不但適才招式令人大開眼界，原來閣下的敲詐伎倆也是一絕。不過這五百兩銀子，我看你未必可以享用吧？」

孫小七道：「你說得一點不錯，若非如此，這岳老三怎肯許此諾言。」那是說，孫小七早晚性命不保，不是喪生衆人劍下，便是在徐向北劍下斷頭，五百兩還是一千兩，哪裡還去計較？

萬重山道：「在下原非爲你而來，但孫七俠既與趙家莊同車，就如我們與阮家堡、岳老兒同行相似，那只怪閣下時運不濟，上了趙家莊的馬車，在下萬重山似乎也不應袖手旁觀。」

孫小七道：「那還等甚麼？何必虛耗時間？」

萬重山冷「哼」一聲，策騎而來，衝向孫小七！這萬重山連人帶馬一齊衝刺，實在是相當凶狠的殺着，只是少了一點江湖體面。因爲對付一個跛子，縱然以此爲勝也並不光采。

此時只見孫小七的身子仍然掛在二根拐杖上渾然不覺似的，那邊的董九叔和趙家玉見此情形不由驚呼起來：「快閃避！」

就在此時，孫小七的身形藉着單脚之力彈出數尺，那馬匹雖然來勢勁疾，總是畜牲，哪知如何應變。

肚皮内抽出金刀

就在那馬匹擦身而過之時，他手中的拐杖已然疾揮而出，正中馬頭，那馬兒吃痛，一聲長嘶，人立起來，萬重山在馬背上已穩不住身子，孫小七也不客氣，第二杖便在他身子揮了過去！那萬重山如何招架得了，當即摔下馬來，却見孫小七撐杖而前，剛好接着萬重山飛墮而下的身子，把孫小七也壓跌在雪地上！

這二人滾在雪地上相擁一起，看似很相好，然而在場之人不乏大行家，自也看出箇中蹊蹺。

祇見萬重山壓在孫小七身子蠕動了一下，道：「殺了我，請你殺了我！」

孫小七把壓在自己身上的萬重山推開，然後撐起身子，探手萬重山肚皮之處，祇見金光閃亮，那是一把金刀，從萬重山的肚皮中抽出。這時衆人心中「哦」

然，才知道萬重山請求孫小七殺他，原來他已中了這一刀。然而誰也看不見孫小七如何出招，現在祇見他在雪中刷洗刀上污血，然後手腕翻動，這柄金光閃亮的金刀已是不知所踪。

孫小七撐起身子，對躺在雪地上的萬重山道：「聽說閣下的腦袋也值二十兩白銀，雖然賤了一點，但仍有不少人希望賺取，我却不奪人所好。」

萬重山吃驚道：「我的腦袋祇值二十兩白銀？」

孫小七微笑不答，祇向董九叔道：「九叔，咱們應該上路了，也好方便他們療治受傷之人。」拄了拐杖走向趙家莊馬車。

那邊萬重山、胡思祥、阮長青等人的隨從早已飛身下馬前來救治傷在雪地上四人。因爲這四人剛才都在孫小七拐杖殺傷之地，怕他狠下殺手，都不敢輕舉妄動。現在孫小七已走向篷車，忙不迭前來救人。

不過刀劍門的胡思祥却是十分冷靜，他人在馬背上冷然道：「孫七俠，閣下的高招令我們大開眼界，但以一個跛足之人放倒四位江湖名家，你說走就走，我們這夥人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忽有一個陰惻惻的語聲道：「我早就說過，他若到不了趙家莊，就不是殘刀小七。現在看來，他確是金刀小子孫小七，不是贋品。」

說話之人正從林中策騎而出，全身白衫騎了一匹白馬，此人正是徐向北。

誰也沒發覺徐向北從哪裏冒出來，彷彿他本來就與衆人同處一地。

岳老三不由道：「徐大俠好像無時不在。」

徐向北澀笑：「其實我一直在看守金刀小子孫七俠的安全，不過從現在起，徐某人將消失，到趙家莊咱們再相見。」

刀劍門的胡思祥乾笑道：「閣下到底是看守孫小七的安全，還是一直在捉摸他的武功招式？」

徐向北笑道：「刀劍門的胡大俠果然別有見地，但這一切祇是各人猜測之見。」說時便待策騎而去。

岳老三忽然道：「可知我們隨時可以把孫小七五馬分屍，哪裏還能在趙家莊相見！」

徐向北勒馬道：「你們本該如此，可惜現在錯失了良機。因爲我知道趙家莊的二公子趙家山，

正率領家將從渡口集趕來接應三妹回莊。」

趙家玉聽了，又驚又喜，因爲這裏情勢險惡，二哥來了焉知是禍是福，反而有些憂慮。

徐向北又道：「各位對付這個跛子小七尚且無能爲力，趙家莊增加了三名好手之後，以我之見，各位還是回家喝酒睡覺最爲上策。」

那個懶散漢葛秀全忽然道：「這趙家山來得正是時候，我教他來得歸不得。」這葛秀全原是綠竹島袁赤虎人手，與無墨書生萬重山同一夥，現在萬重山受了刀傷，洩了豪雄之氣，葛秀全自當挺身而出了。

徐向北笑道：「葛兄的口氣眞不小，但除了趙二公子外，還有一個張人英，不知怎麼應付？」

葛秀全道：「我聽說張人英正在追殺孫小七，還出賞金一萬兩。」

徐向北道：「果眞如此，那就還有一個棘手人物，白胖子。」

葛秀全道：「他們與趙家莊之戰，並無相關。」

徐向北微然一笑，已策騎而去，消失白雪中。

忽然聽得遙遠的一個語聲傳來：「你說得不錯，我們與趙家莊跟綠竹島島主決戰，無甚相干，但孫小七的頭顱在誰人劍下落地，却是甚有興趣！」

却見一頂八人大轎在雪路上飛躍而來。轎前一匹駿騎，那人正是白胖子，剛才說話，便是白胖子的語聲。

這一騎一轎飛快來到楓林徑，眼看這多騎人馬圍着趙家莊的馬車，也便勒馬，停轎下來。

轎中一個嬌俏語聲問道：「張人英，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情？」

衆人不禁奇怪，這裏哪裏有張人英？轎中人便是風月樓的風白鳳，她的隨從也祇是白胖子而已。

但說也奇怪，就在轎中人語聲剛落之時，凝滿白雪的林中一個男子聲回話出來：「這個跛脚七，竟然放倒了四位江湖好漢，眞是匪夷所思。看情形，我們祇好到趙家莊才能見到他的人頭如何在徐向北劍下落地了。」說話之時，祇見林中一人策騎而出，此人正是張人英。這張人英似乎比之徐向北更加神出鬼沒，他竟然隨時可以出現。

轎中人又道：「趙家莊的情形又怎樣？」

張人英答道：「我看到那跛子才爬進他們的篷車，趙家莊的馬車便停在楓樹徑路口，完好無缺，那董九叔還在樹下喝酒消受，趙家三小姐把守車門，神情緊張。」

轎中人道：「這也難怪，她是第一次見到眞刀眞槍的格殺。張人英，我忽然記起來，你曾說渡口集有一味甚麼燉蛋花湯菜餚十分鮮美？」

張人英道：「是柳樹根塘鯉魚清燉蛋花湯。在河邊、塘畔柳樹通常茂盛，這種魚便在盤根入水的根隙中生活，捉捕不易，祇可引牠上釣。」

轎中人道：「那末我們還等甚麼，遲了，祇怕酒家早已收爐，吃不到了。」

白胖子笑道：「風老闆你大可放心，渡口集的酒家今晚必將通宵達旦。因爲明天便是趙家莊大限之日，袁赤虎的夥衆必然重兵堵塞這一關，還有前來趁熱鬧的江湖人物必也齊集於此，這酒家，哪裏還由得他收爐的？」

張人英也道：「過了河口，沒有歇脚之處，但到趙家莊不過二、三個時辰行程，所以都在渡口集度宿。」

轎中人道：「那末我們到了渡口集酒家，是否還有立足之地？」

白胖子在馬背上迎着飛雪，哈哈朗笑，道：「大小姐，祇要你喜歡，別說渡口集的小小客棧酒家，就是渡口集這個鎮甸也可把它買下來！」這白胖子適才稱轎中人爲風老闆，現在改口稱爲大小姐，這轎中人不消說，當然就是風白鳳了，而且還有一個綠衣的青青姑娘。這是一乘八人抬大轎，八名轎伕非但壯健有力，一看便知不是等閑之輩。

不過現在最有威懾力的却是白胖子的豪語，祇要風白鳳點點頭，他可以把渡口集買下來。買下渡口集有甚麼用？白胖子這樣的口氣，其實猶勝他手中兵器。白胖子其實並無甚麼兵器，他所攜帶的居然仍是那把用來煎荷包蛋的鑊鏟，而且還收放在馬背上的搭褳之內。這把鑊鏟畢竟專門用來煎荷包蛋，還是當作兵器，實在無人所知。不過最大的好處想來是白胖子身攜鑊鏟走遍千里沒逢敵手，心中必然十分自傲和樂趣。白胖子眼看這夥江湖名家都在目定口呆，心中的樂趣更濃了。

他轉頭道：「張人英，這裏既

然平安無事，咱們也該趕去渡口集享那塘鯉魚燉蛋花湯的味道了。」他說話之時四下張望，却不見了張人英踪影。

轎中人道：「他在前面開路，咱們這就起程吧。」

八名轎伕立即轎槓上肩，繞過趙家莊馬車，飛也似的直奔楓林徑而去。衆人看了這等氣勢也爲之呆了半晌。

董九叔朗聲道：「各位既然喜歡在這兒賞雪，咱們忙於趕路，這就失陪了。」抱着酒罎走向馬車，對趙家玉道：「三姑娘，咱們上車，也該起程了。」

葛秀全冷笑道：「董九叔，你們放倒了我們四位兄弟，怎能由你如此輕易離去！」

董九叔道：「放倒你們四位名家的，不是我們，是一個脚骨斷了的跛子。這跛子本來已經離開趙家莊的馬車，任由宰割。現在他進了趙家莊的馬車，你却來放這臭屁！」

葛秀全倒也不生氣，他道：「董九叔，我們不會讓你馬車離去的！」

董九叔笑道：「你們？你們祇是烏合之衆罷了。阮家堡、刀劍門都是爲了跛脚七而來。你老哥祇是一名市井潑皮，竟想號令這夥羣雄，口氣太大了。」

阮長青等人聽了，倒也頗有同感。却在此時祇聽得楓林徑蹄聲沓雜，衆人正在奇怪之際，已有三騎人馬從楓林徑中飛馳而至，爲首之人正是趙家山，這才想到徐向北剛才之言，趙家二少莊主果然來接應他三妹了。

趙家玉見到二哥自是感到十分親切，但趙家山眼看十數騎人圍繞了趙家莊的馬車，不由得吃了一驚。

趙家山勒馬當前問道：「三妹、九叔，你們安好嗎？」

董九叔道：「一切平安無恙，不知莊上如何？」

趙家山道：「也是相當平靜。」

趙家玉道：「二哥，家裏危機四伏，你怎麼還有閒工夫來這裏？」

趙家山道：「奶奶不放心，怕你們半途中遇到伏擊，所以吩咐二哥前來接應。二哥在渡口集等了大半天，不見你們行迹，心中焦慮，這才趕了過來。見你們安好，也就放心了，祇不知這十來騎人馬所爲何來？」

趙家玉道：「他們正想阻撓趙家山莊馬車的歸途。」

趙家山臉色「刷」地一變，道：「果然不出所料，好在我來得及時，不然你和九叔如何應付得了這十數騎殺胚！」

趙家山趕到支援

趙家玉却道：「二哥，這事已經過了，不必再撩起紛爭。」

「哦？」

「眼前這夥人之中，已有四人身受重傷。」

「啊？」

「你來時，有否見到八人抬的轎子？」

「是的，是的！那眞是不可思議，那八人轎伕抬着一頂藍篷大轎，好像脚不着地凌空飛騰，擦身而過。我以爲眼花，祇道深宵夜行，見到鬼神。」

趙家山身旁的一名家丁道：「二公子，其實我與張如飛也都見到的，深有同感，不過他們不是鬼神，以我猜想，轎中人或許還是一位年輕姑娘。」

趙家山「哦」地一聲，道：「你怎會有如此猜測？」

那家僕道：「那頂轎子擦身而過之時，我嗅到轎中散發出來的脂粉香氣，因而有此推揣。」

趙家山笑道：「你眞是有福份，竟然可以聞到轎中人散發出來的脂粉味。但你怎知轎中人是個年輕姑娘，還是老太婆？」

那家僕叫做錢有福，自小進入趙家莊，現在也有五十開外的年紀，跟隨莊主趙石山也有數十年，自是頗有江湖經歷。他見到趙家山如此問，便道：「這祇是直覺的感應罷了。老婦人通常不再施抹脂粉。」

趙家玉笑道：「福叔說得不錯，轎中人是個美若天仙的年輕女子。」

錢有福笑道：「我看轎中非止一人，總有二人之多。」

董九叔笑道：「有福老弟不虧爲江湖名家，竟有如此靈敏觸角。」

錢有福謙笑道：「果如此，那是追隨趙莊主數十年的得益。」

董九叔道：「那末你可知咱們馬車中，另有他人？」

錢有福道：「九叔，你這是特地考驗我了。」

董九叔笑道：「我沒有考驗你，其實已給了提點。」

錢有福笑道：「九叔這麼說，馬車中自是另有外客，而且這位

人客必是酒量驚人。」

趙家玉笑道：「福叔，你眞是料事如神。」

錢有福道：「三小姐過獎了，即使張如飛，也一定察覺到車中另有一位趙家莊的來賓。」

那張如飛比錢有福年輕約莫十年，他道：「即使不聞車內散發的酒味，祇看雪地上的脚印，也知車中另有人客了，却不知是誰？」

董九叔道：「你還看到甚麼脚印？」

張如飛苦笑道：「九叔，你又在考我了。不過我看到的，好像還有二根拐杖的痕跡。」

董九叔讚嘆道：「趙家莊有這樣的好手，還懼怕甚麼，張老弟說得不錯，咱們車中確是收留了一名被人追殺不休的跛子。」

趙家山奇道：「董九叔，不是說笑吧？趙家莊如今自顧不暇，怎麼還收留一個被人追殺的跛子，不是自尋痲煩？」

董九叔道：「那是情勢所迫，這裡十數騎人馬都在虎視眈眈跛子的人頭，全仗趙家的馬車才保住他的腦袋。」

趙家山聽了這話倒也甚感受用。他向十數騎人馬環視一匝，祇見他們忙於療治受傷之人，却又防範趙家莊進襲，策騎之人都在原地不動，但彼此對峙之勢至爲明顯。當下問道：「那末車中那個跛子又是誰？」心中忖道：既有這多人看中他腦袋，這跛子想來總是有些斤兩的人物。

董九叔答道：「江湖上稱他爲金刀小七孫小七，也有人叫他殘刀小七，不過現在他是跛子，變成跛脚七。」

趙家山雖習武，但從未浪迹江湖，江湖之事更是所知甚少，聽了金刀小七孫小七之名竟是呆了一呆。

錢有福道：「殘刀小七變成跛脚了？」

董九叔道：「斷了脚骨。」

錢有福道「哦」一聲，道：「難怪這麼多人蜂湧而來了，那是趁人之危。」

趙家山道：「福叔，你也知道孫小七此人？」

錢有福道：「我聽過他的傳聞，並沒見過他眞人。以此看來，重創對方四人的，未必就是那八人大轎，想來便是這位殘刀小七了。」

趙家山吃驚地道：「一個斷了脚骨的跛脚，還能重傷四人？」

錢有福道：「因爲他是孫小七，善用手中任何兵器，出招之時堅定、果斷，看準時機。二公子，此人身經百戰，非常人可及。」

趙家山聽了這話，心中自忖道：我雖自幼習武，並未眞刀眞槍與人過招，刀劍上也從沒沾過血迹，與這個身經百戰的殘刀小七相比，想來祇是花拳繡腿罷了。現在袁赤虎來犯，倒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當下說道：「這位殘刀小七究竟是怎生模樣的？我們也該相見相見才是。」

董九叔道：「此人已經睡着了。」

趙家山掀開簾子，祇見一個拖着殘腿的漢子正在呼嚕呼嚕睡覺。轉頭對趙家玉道：「三妹，妳與這個跛子同車而來？」

趙家玉道：「也已將近一日一夜了。」

趙家山道：「此人行爲是否規矩？」

趙家玉道：「他祇喝酒睡覺，將養傷腿。」

趙家山道：「既然這裡平安無事，我們爲甚麼還不起程回莊？」

董九叔道：「你說得對，我們原在回莊行程中，祇在等候你二公子前來壓陣罷了。」

趙家山奇道：「哦？」

董九叔道：「有一個叫做徐向北的人，說是趙二公子正趕來接應三小姐回莊，我們偏巧又遇到這十數騎圍困，若是進入楓林徑，車馬笨重，必然失利，祇得在這裡與他們周旋。」

趙家山「哦」一聲，望向那十數騎人馬，雖見他們虎視眈眈，似乎並無發難之意。當下問道：「董九叔，現下我們該當如何？總不能呆在這裡。」

董九叔笑道：「有了你三人，我們人强馬壯了，請錢有福、張如飛二位老弟殿後，咱們這就連夜奔赴回莊。祇不知渡口集的渡船，二公子可曾預備了？」

趙家山笑道：「這一節，也多虧福叔提點，我已交託田乃金去辦理了。渡口集有三家渡戶，我要他一齊邀在渡河口飯館相見，所有渡船要在渡口相候。」

董九叔道：「既然如此，不該再耗費時間，三小姐，我們這便起程罷！」

趙家玉這才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躍身進了篷車。

董九叔向十數騎人馬抱拳道：「各位若是不棄，咱們便在趙家山莊再相見了。」

那無墨書生雖然受了刀傷，傷勢不重，此刻包紮後，倒也神態自若。他道：「董總管，我們應該在渡口集再相見，不是在趙家莊。若是給你回到趙家莊，我萬重山何必再到趙家莊獻醜。」

董九叔微微一怔，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須耿耿於懷。不過閣下適才的提示，倒很有意思，想來渡口集一定重兵駐紮了。」

那懶散漢葛秀全也道：「董老總，咱們便在渡口集再見吧！」

董九叔已經揮動長鞭，驅車進入楓林徑。

趙家山策騎，與車並行，問董九叔道：「這夥人，都是來對付殘刀小七？」

董九叔道：「其實有二夥人，一夥是對付金刀小七孫小七的，另一夥便是衝着趙家山莊而來的，偏巧這跛脚七上了咱們趙家山莊馬車，這二夥人便合二爲一了。」

趙家山道：「原來他們各有目的，難怪看來似也並不心意一致。」

董九叔道：「若非如此，我們也未必能夠輕易脫身。」

趙家山道：「但我奇怪，你來接載三妹急急回莊，怎麼還有閒情收留一個跛脚在車裡？」

董九叔道：「他是被人追殺，天寒地凍，躲進了車裡，他也知趙家山莊好客，庇護過不少江湖落難朋友，所以賴着不走了。」

趙家山道：「可是我們也有仇家沿途阻截，哪有餘力顧及他人。」

董九叔道：「我原想請他下車，你三妹不忍心，後來我想留他在白溪鎮養傷，但迫於當時情勢，祇好同車而行了。因爲當時，留下他等於要他送命。」

趙家山道：「可是我們趙家莊自顧不周，如何能夠照顧一個被衆多仇家追殺的跛子？而且此人是否該死也可疑。」

董九叔道：「說來奇怪，自他上車後，雖然屢遇凶險，却常能逢凶化吉。此人有一位大仇家，叫做徐向北，言明在趙家莊跟他決一死戰，反而沿途保護他活到趙家山莊。」

趙家山道：「爲甚麼一定要到趙家莊才了結私仇？」

董九叔道：「那徐向北自重身份，要在羣雄之前砍掉殘刀小七的腦袋，以示其光明磊落。」

趙家山道：「殺一個斷了腿的跛脚，有甚麼了不起？」

董九叔道：「本該如此，但了不起的是這個跛脚七，因爲他是金刀小七孫小七，徐向北若能當着羣雄之前將他放倒，你說徐向北的江湖聲望將如何？」

趙家山道：「眞是卑鄙！」

董九叔道：「那祇是趙家山莊人的觀念，徐向北却另有解說，因爲孫小七仇家太多，不在此時將他親手了斷，祇怕日後再無希望。」

趙家山道：「所以他一直在看管這個要親手取的人頭？」

董九叔道：「正是這個道理，所以此人上了趙家山莊的車，反而得到徐向北的照顧。」

趙家山道：「徐向北又是怎樣的人物？」

董九叔道：「此人隱居松山多年，江湖上送他一個名號叫做松山黑狐，這老狐狸狡猾、多疑。此番出山，想來便是爲了金刀小七。」

趙家山道：「他們一定早有宿怨吧？」

董九叔道：「聽說孫小七殺傷了徐向北的一個跛子兄弟，這兄弟後來一命嗚呼去了，徐向北現在是出師有名。」說到此處不禁笑道：「我董九叔這多年來，其實祇在趙家山莊頤養天年，江湖之事，錢有福老弟比我所知更多，實情是否如此，他比我清楚。」

那錢有福與張如飛原在車後押陣，聽了這話，錢有福接口道：「九叔之言誇讚了，須知趙莊主這多年來也已退出江湖，靜居山莊，錢有福對江湖之事其實也已疏遠，最近袁赤虎來犯，錢有福倒也在周近繞了幾個彎兒，看看實情，聽聽傳聞。」

董九叔笑道：「想來收穫良多吧？」

錢有福也笑了起來，他道：「我聽到孫小七與徐向北的瓜葛是這樣的：徐向北有二個女人，無所出，後來娶了一個風月樓青樓女子，不足十月便生了一個兒子出來。」

董九叔笑道：「那該是喜事，這老狐狸該當修橋補路，積福積德才是，竟還來取人腦袋！」

錢有福道：「可是這孩子，竟是跟孫小七同一個板子印出來的樣貌！」

董九叔剛喝一口酒在口裡，聽了這話，「嘟」地噴了出來，擊掌大笑。

（未完・五）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薛昭聽了不邪一席話心頭甚為感激，於是二人訂下丁卯年重陽節泰山見……梅歸欲拜不邪為師，不邪却提出與他師兄弟相稱。二人找到李遇吉，後梅歸一人去找百渡大師，卞宛青留柬梅歸，原來她就是幼年訂親……青靈七女到達雲南，見到赤靈的弟子，雖是兩家門人碰頭，但心懷芥蒂……謝家姐妹的么妹謝蕊珠有意考較她們，邀七女遊山玩水……

她這一迎風說話，一股强風捲來，不覺悶住了氣，腳下一滑，便直跌下去。

眾人原先本不知她兩人好端端的怎會突然爭吵起來，待二人一掙扎時，眾人無不大驚，賈墨羽正要喝止，袁孤鳳已向橋下跌去。這橋下水急無比，況且岸邊全是怪石嶙峋，這一跌下去，非送命不可。

說時遲，那時快，祇見一條白色影子一掠而過，拉住袁孤鳳同登彼岸，眾人定睛看時，這人口角含春，一手扶着袁孤鳳，笑盈盈的立在對岸，正是謝千蕁。

謝千蕁外號「雪浪飛影」，在蒼洱七劍之中，輕功首屈一指，今日躍澗救人，在她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她這一露輕功，便連張靈芸也暗暗佩服，這謝千蕁的武功似乎較之乃妹高出許多。

薛絳樹先前嚇得心頭砰砰亂跳，這時一見袁孤鳳脫險，不覺喜極忘形，在橋上施禮道：「謝二姊，多謝你啦！」一語未完，忽聽袁孤鳳一聲慘叫，接着似見對岸白光一閃，耳邊又聽謝千蕁、張靈芸等人驚斥怒罵之聲。

賈墨羽叫道：「謝二姊，快退過來，咱們問明白再動手。」

謝千蕁答應一聲，一手提着血迹斑然的寶劍，一手提起袁孤鳳縱了過來，這時對岸山坡上已陸陸續續出現了五人，謝蕊珠驚喊一聲道：「金蠍教！」

賈墨羽忙喊道：「五妹快回來。」

薛絳樹先時本未看清，這時趕忙縱身躍回，一看袁孤鳳時，祇見她雙眸緊閉，氣息微弱，臉上灰撲撲一層黑氣。右腳脛上兩個小孔，冒出黑血，不由心裡又怕又怒。這時對岸數人已高聲喝問，眾女皆忙着救人，也沒工夫回答。對面又問了一聲：「兀的那女子將我教中金蠍殺死，難道就罷了不成？」

賈墨羽先從懷裡取出華山派秘製的「九星御毒散」服侍袁孤鳳服下，這才凝神打量來的數人。

袁孤鳳殺蠍中毒

祇見為首一人生得淡黃臉皮，唇上稀薄薄幾根鬍鬚，身材高大，長髮披肩，一領灰布道服，腰繫黃色絲縧，赤足青鞋，打扮得道不像道，俗不像俗，既不像漢人，也不似苗人，其餘眾人裝束也和他大致相同，五人俱

是空手，身上也不似藏有兵器的光景，賈墨羽也摸不清這是些甚麼人？祇得先打一個稽首道：「敢問那一位是吳教主？」

謝千蕁低聲道：「賈二姊，這來的是那老怪的二徒弟，黑手摩詰達士雄，其餘幾人皆是他教中弟子。」

果然達士雄道：「我師尊焉能到這裡來？你們是幹甚麼的？那女子為何殺死我教中金蠍？該當何罪？」

眾女仔細一看，果見叢草裡躺着一隻蠍子屍體，業已被斬成兩段，最奇的是這蠍子大得異常，頭尾一起約長二尺有餘，這麼大的蠍子慢說不曾看見過，便是聽也不曾聽過，再一看對面草叢到處皆在蠕蠕而動，似還藏有無數蠍子，饒是賈墨羽藝高膽大，見了也不由倒抽一口冷氣，暗想如與人明爭暗鬥，倒還不怕，似這種毒蟲伏在暗處，祇要無意中被牠咬上一口便吃不消，如何鬥法？

謝千蕁一聽達士雄發話，便提着寶劍冷笑道：「達老二，你別在我跟前裝神弄鬼，你難道認不得我？」

達士雄假裝仔細看了看，方才大笑道：「原來是謝女俠，剛才你和這羣女子混在一起，人多混雜，我倒沒看出來，令兄可好嗎？」

謝千蕁一晃寶劍道：「閒話少說，快取出解藥來救人。」

達士雄指着賈墨羽道：「這些道姑是謝女俠的朋友麼？」

謝千蕁怒道：「你裝甚麼蒜？你難道不知道幾位是青靈觀的。」說着便報出了各人名號，又道：「你師父跑到華山去偷了人家東西，如今失主找上門來啦。你不躲着點兒，還敢來此逞凶？」

達士雄大笑道：「那好得很，我師尊現在芝雲洞恭候，你們要尋事可得快着點兒，再過三五日不來，他老人家又要到別處去啦，咱們再見吧。」說罷將手一拱，便待轉身走去。

謝千蕁大怒道：「且慢！」手中寶劍一指，喝道：「你就這麼走了麼？」

達士雄笑道：「我的金蠍傷了你一人，已被你殺死抵命了，正好扯直，咱們公平交易，兩不吃虧，你還待怎的？」

謝千蕁氣得雙頰通紅，冷笑道：「姓達的，我謝氏兄妹如果懼怕你金蠍教，早就不會住在這天生橋來了，如今也不必多說廢話，你祇老實說一句，你肯不肯留下解藥來？」

達士雄雙掌一拍道：「咱們是老鄰居啦，你又不是不知我教裡的規矩，解藥乃是師尊和三師弟執掌，我如騙你，便是王八羔子。」

謝千蕁也知道他說的是實話，但她此時怒氣塡膺，也想不出別的主意，嬌斥一聲道：「沒有解藥便把項上人頭留下。」

達士雄用手拍一拍後頸笑道：「那很好，你有膽便過來取吧。」

謝千蕁尋思道：「他那邊遍地皆是有毒的蠍子，我若過去，豈不着了他的道兒？」便道：「你如有膽量，便過這邊來。」

達士雄大笑道：「你外號叫雪浪飛影，這一兩丈寬的河谷也跳不過麼？」

謝千蕁被他一激，不覺大怒，雙手一分，手持雙劍便待縱身過去。

方才他兩人隔河對話之際，薛絳樹湊在張靈芸耳邊，唧唧噥噥地說了一陣，這時一見謝千蕁要縱身過去，張靈芸便忙叫道：「謝二姊且慢，待我來向這位好漢領教幾招。」

謝千蕁怒道：「不成！」

達士雄笑道：「謝俠女，人家正主兒出面啦，你何苦陪在裡頭？咱們是好鄰居，你如想打架，我隨時可以奉陪，如今我且先向這位屠龍仙子討教幾招青靈觀的獨門劍法。」

謝千蕁心中一動，也想看看華山派的功夫到底怎樣，便道：「這樣也好，張姊姊你可別過去，小心他的詭計。」

達士雄笑道：「這是甚麼話？青靈觀是玄門正宗，我們早已欽佩得很，請屠龍仙子劃下道兒來吧！」

張靈芸微笑道：「咱們就在這石橋上過過招罷，强存弱亡，各安天命。」

達士雄點頭道：「好！就這麼辦。」一縱身落在橋上，雙手一拱道：「請。」

張靈芸腳下一點，宛如飛雁般從空落下，謝蕊珠止不住讚道：「好俊的功夫！」

張靈芸因見對方乃是空手，故此也未拔出寶劍，誰知腳才點地，突覺眼前金星亂晃，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朝後一仰，單足支地，嗤嗤數響，五枚金針皆貼着

她鼻尖飛過。

她這裡剛才翻身站起，祇覺白光一晃，對方已一刀劈下。

張靈芸適才見達士雄雙手空空，萬不料他一身俱是暗器兵刃，這石橋寬不盈尺，下面是萬丈懸崖，況且水流湍急，無法避讓。換了旁人，縱不被他一刀揮爲兩段，也非失足墜崖不可，然而張靈芸何許人也，急忙腳尖點地，倒退一步，避開這一刀，右腕一翻，已從肩後拔出劍來。但達士雄變招奇快，他見一刀未中，便搶步進身刷刷刷連環三刀。

第二刀劈下之時，張靈芸的寶劍才拔出一半，迫得用左手雲帚一擋，嗆的一聲，竟被砍成兩截，不覺大怒，皓腕一翻，靈蛇劍已指向對方前心，達士雄退後一步，舉刀撥開，兩人在這懸空的石橋上，瞬息之間已拆了十來招。

張靈芸一面打，一面注意對方兵器，見達士雄手裡乃是一口似刀非刀似劍非劍的兵刃，剛中帶柔，有點類似自己所用的靈蛇劍，似乎也是軟鋼白金之類的金屬打就。



喬明山和達士雄拜倒在蒼山房老前輩面前。

須知吳文鳳天資聰敏，他的武功暗器別創一格，教下弟子所用的暗器名爲「五毒金鋒刺」，兵刃名爲「金蝎尾」，「五毒金鋒刺」是一種餵有劇毒，其細如髮的鋼針，無論人獸，一被打中便難活命。「金蝎尾」是採用上好緬甸嬰兒鐵所製，能剛能柔，不用時扣在腰間，外人絲毫看不出來，除了形狀怪異而外，鑄法與軟鋼緬刀大同小異。適才張靈芸不曾提防，倒幾乎着了道兒。

且說張靈芸和達士雄在石橋之上拆了三十餘招，時間一久，已看出他的怪異招數着實與中原武林人士所用並無不同之處，基本招式乃是以「五行劍」爲基礎，再揉合了刀、馬牙刺、峨嵋刺這類兵器的招數，乍一看來，似乎凌厲無匹，其實並非有甚麼太特別的地方。

你道達士雄乃是吳文鳳教下的二弟子，武功自然也頗有些造詣，怎麼祇三數十招便會被別人摸清門路？一來是張靈芸聰明博學，頭腦清楚，加以她的功夫確也比達士雄高出幾分，自然容易識破。再則這石橋之上寬不盈尺，雙方過招除了硬拚硬架之外，縱躍避讓以及轉移方向均不可能，故此達士雄武功根底竟被

對方識破，這一來張靈芸心下大定，心裡暗想：「今日對方來的祇有五人，爲首一人功力僅祇如此，其餘四人想來更容易打發，這樣看來奪書之事也許並不如想像那麼困難，心下一喜，劍法不覺一緊，這時忽聽薛絳樹高叫道：「三師姐，那橋上拚鬥太危險，退過來吧，我們大伙兒幫你。」

張靈芸猛然醒悟，暗罵自己糊塗，祇顧逞勇，却幾乎誤了大事。達士雄正鬥之間，忽見張靈芸劍法逐漸遲緩下來，又頻頻以袖拭汗，心裡暗笑：到底是娘兒們，儘管武藝不弱，體力却是不濟。

再拆十來招，張靈芸竟是越打越不濟了，那邊薛絳樹急叫道：「三師姐，你不成啦，快退，快退！」

張靈芸答應一聲，虛晃一劍，縱身躍回，達士雄大喝一聲：「哪裡走！」縱步追來，這裡賈墨羽、卡宛青兩人各提寶劍上前擋住。

達士雄大笑道：「一個不成，又來兩個，這二爺照樣打發你們回去，都來，都來，怕的不是好漢。」

張靈芸忙過去看視袁孤鳳，見她這時正平躺在地上，臉上氣色已略爲好轉，林紅梅一見張靈芸過來，便搶着道：「三師姐，喜得謝家姊姊身邊帶着白華丹，八妹這條小性命算是給保住了。」

大凡武林各派，皆有自己秘製丹藥，這倒不足爲奇，張靈芸雖不知這「白華丹」究竟靈效如何，但雲南白藥天下馳名，點蒼派既久在震南，它的丹藥總是好的，心下放寬了不少。

金鋒刺劇毒無比

旁邊謝千萼仍然愁容滿面，說道：「有這白華丹護住，憑牠如何厲害毒物，暫時也不至危及性命，但金蝎教却以用毒著名，如要治得痊癒，祇怕還要費一番手腳哩。」

薛絳樹道：「這且不必管它，咱們先將這幾個王八羔子打發回去，再來替八妹治傷。」

張靈芸見她女孩兒家亂說粗話，便瞪了她一眼，薛絳樹又道：「如今形勢危急，我便不客氣了，各位姐姐且聽我分派。」

謝千萼笑道：「好，你且說來，我們一定聽你分派就是。」

薛絳樹「噓」一聲道：「低聲些，別讓他們聽見，少時謝二姊和三師妹斷敵人後路。」她不敢用手指，便把嘴唇朝石橋一呶，說道：「謝二姊守住石橋，防那些大蝎子爬過來，這是頭一件要緊事，這五個兩隻腳的毒物倒不夠我們打，要是那些四腳爬的毒物一爬過來，我們可就砸了。」

謝千萼笑着答應了。

薛絳樹又吩咐董飄香和林紅梅：「去撿些小石子兒來。」

張靈芸笑道：「撿石子幹甚麼？」

薛絳樹笑道：「三師姊先別管，如今你且先去將師姐替回來。」

張靈芸回身叫道：「四師妹小歇，讓我和二師姐兩人對付他。」

達士雄大笑道：「今兒打的可是風流仗啦，來，來，來，越多越好。」

張靈芸嬌斥道：「叫你知道厲害。」劍訣一領，「雙龍搶珠」刷刷兩劍，故意將招數放慢，好讓他招架得住。達士雄雖覺得三女武藝並不太高，但三人齊上，他也有些手忙腳亂，便扯直嗓子叫道：「關老八，喬老九，他媽的你們倒是過來呀，站乾岸兒麼？」

關清河在吳文鳳諸弟子中排行第八，喬明山却排行第九，其中喬明山較爲精細，心想青靈八美馳名武林，武藝決不應如此平凡。達士雄雖是吳文鳳座下二弟子，但他自來生性愚魯，武功固然比大師兄鐵玉谷差得甚遠，便是較之三師兄武三丈，四師兄嶺沛兩人也不如幾分。豈能三五十招以內便將江湖敗類聞名膽落的屠龍仙子擊敗？而且與賈、卡兩人拆了數十招仍穩站上風？這道理委實難明，不免有些猶疑。

但這時達士雄一疊連聲的呼喚，在勢又不能不去，正在爲難，突然一眼看到謝千萼、謝蕊珠等人正圍着薛絳樹唧唧咕咕的商議，董飄香、林紅梅兩人又遞些物件給卡宛青，心中一動，便道：「關八哥，我看其中有詐，過去不得。」

關清河着急道：「如不過去，達二哥回去稟明教主，咱們可吃罪不起。」

兩人正說着話，那邊達士雄已媽的娘的亂罵起來。他打了這老半天，饒是賈墨羽、張靈芸未使出眞功夫，但達士雄已感覺吃不消了。他見關、喬兩人和十五、十六兩個師弟皆站在對岸觀望，不肯過來，不由大怒，手中

一面招架，一面對隔岸四師弟破口大罵。

喬明山喊道：「達二哥，退回來吧！」

達士雄氣急大罵：「退你媽的，你瞧這般時候老子還退得過來嗎？」猛然又想起這句話未免示弱，又破口罵道：「大丈夫臨陣，祇有向前，哪有退後的道理。咱們師尊橫行天南，却教出你們這羣無用的徒弟！」

關清河着急道：「老九，你不去我可去啦。」排行十五的吳標也道：「橫豎這深澗祇有兩丈來寬，便是打不過，咱們也可跳過來。」

喬明山一想，這話也是，便道：「好，咱們且試一試，十五弟驅金蝎從這橋上過去。」

吳標答應一聲，便驅策金蝎過橋，這裡喬明山三人皆施展輕功竄過澗去。

關清河大喊一聲道：「二師哥別慌，我們來啦。」

薛絳樹一見對方果然中計，心中大喜，高叫道：「各位姊姊快分頭截殺，這一盤棋咱們贏定啦。」

張靈芸聽薛絳樹一叫，棄了達士雄便奔關清河。喬明山三人忽聽薛絳樹一聲高叫，皆是一怔。祇聽「吧」的一聲，不知哪裡飛來一石子，正打在關清河臉上，痛得「哎呀」叫出聲來，這時張靈芸已躍到他面前，借着前竄之勢，縱步進身，「平步青雲」颼地一劍將關清河刺了個透心涼，這一招既毒辣，又乾淨利落，謝千萼不禁高叫一聲：「好功夫！」

張靈芸微微一笑，右肘往後一抽，纖足飛起，一腿便將關清河屍體踢入萬丈深淵。

喬明山見張靈芸祇一招便將關清河殺死，又見衆女紛紛包圍上來，情知已經中計，翻身便朝澗邊撲去。耳邊有人一聲嬌斥：「留下人頭再走！」

喬明山掉頭一看，見追來的這人青衣素裙，綺年玉貌，正是青靈四女中的卡宛青，手裡長劍銀光閃閃，已將刺到自已背心。喬明山把心一橫，金蝎尾突然出手，刷的一刀刺來。

卡宛青早有防備，反手一搭，撥開敵招，「順水推舟」劍削敵人手指，喬明山撤招收勢，卡宛青趁勢直上，刷刷接連幾劍，將喬明山追得連連倒退。

那最年輕的一個教徒也和薛絳樹、董飄香等人交上了手，他功夫本來較差，再被這幾人一輪圍攻，哪裏招架得住？被董飄香一腳踢翻，薛、林兩人合力將他按住，解下絲絛來綁了。

這邊謝千萼仗劍守在石橋上，那些金蝎一隻隻的爬過來，被她一劍一個，砍下了腦袋。吳標見不是路，祇得站在對岸大罵。

謝千萼可也不敢過去，皆因對岸叢草雜生，金蝎藏在草裏，那是防不勝防，不比這石橋上，來一雙殺一雙，那倒容易。

直到這時達士雄才知着了道兒，先前賈、張三女故意誘敵，任令他耀武揚威，這時賈墨羽一使出了眞功夫，達士雄才知對方不是易與。但事已至此，祇得拚命死戰，達士雄在吳文鳳門下，武功雖非一流，到底也算得高手，他這一情急拚命，攻勢倒還眞狠，任憑賈墨羽功力精深，一時半刻却還將他制服不了。

金蝎教來的這五人，除了吳標站在對岸乾着急而外，過來的四人當中，一人喪命，一個被擒，祇剩下達士雄、喬明山兩人在作困獸之鬥。張靈芸、謝千萼等人皆停了手，站在旁邊觀戰。

這時賈墨羽對達士雄、卡宛青對喬明山，看看已到強存弱亡的地步，突然有人高叫一聲：「大家住手聽我一言！」

這一句話鑽入衆人耳中，恍若金鐘銅鈸，震人耳膜，謝千萼聞聲回視，祇見一個身軀壯偉的紅面老者，正站在橋上，距離自己不到一丈，也不知他如何來的，這時那人已對謝千萼舉手笑道：「謝女俠，別來無恙？」

謝千萼仔細一看這人，不覺駭了一跳，退後一步道：「哦，你也來啦。」

張靈芸看出事有蹺蹊，急忙一拍手掌，賈墨羽、卡宛青雙雙跳出圈子。

達士雄和喬明山眼見自己性命已祇在呼吸之間，忽然對手退後，心下不禁連道好險。喬明山定了一定神，認得來者是誰，忙拉達士雄道：「二哥快來見禮，蒼山房老前輩到啦。」

兩人忙上前翻身拜倒，紅面老者呵呵大笑，說道：「不消不消，你們師父好？」

薛絳樹見這老者神態倨傲，不知他是甚麼來頭，便悄聲向謝千萼道：「謝二姊，這人是幹甚麼的？」

她雖然壓低了聲音說話，仍被那紅面老者聽到，怪眼一翻，

嘿嘿笑道：「士雄，你怎會和這羣道姑動起手來的？」

達士雄道：「老前輩，這干人是華山青靈觀的。」紅面老者「哦」了一聲道：「聽說你師傅跑去拿了別人甚麼書，大約是失主尋來了，是也不是？」

房集票倚老賣老

達士雄尚未回答，那邊喬明山已搶着道：「這事我們倒不大清楚，老前輩是從那裏聽來的？」

紅面老者冷笑一聲道：「我們三弟兄乃是一番好意，你倒錯把人心當狗肺啦，回去告訴你師傳，大家都知道他得了一件寶貝，都想開開眼界，阿育王孫和南詔國王也大約日內就會到來，他兩人却不像我們三弟兄，你祇告訴他小心些得啦。」

喬明山一聽，知道瞞他不過，忙謝罪道：「老前輩錯疑了，小輩們不是此意。」

紅面老者道：「不管你是何意，反正我把話交代清楚就得啦。」說罷轉身向賈、張等人一拱手道：「諸位是青靈大師門下麼？」

張靈芸本來有氣，但聽他提到師尊名頭，却不敢放肆，祇得悶聲不響，賈墨羽打了個稽首道：「尊駕何人，認識家師麼？」

紅面老者搖頭笑道：「我與尊師並不相識，但却久聞她的名頭，令師自來脾氣高傲，我們這些人從來不放在她眼裏的，我們三弟兄住在蒼山，你們眞不知道麼？」

薛絳樹在旁冷笑道：「我認得你便是甚麼妙香居士房集票。」

紅面老者陡然吃了一驚。心想這女孩怎的認識我？原來方才謝千萼悄聲向薛絳樹說了，他却不曾聽見。

當下妙香居士房集票笑向賈墨羽道：「諸位是來索書的麼？見過了吳教主沒有？」

賈墨羽道：「我們來此地不久，尚未和吳教主見面。」

房集票唔了一聲，又道：「令師來了沒有？」

薛絳樹搶着道：「家師隨後就到，你問她幹嗎？」

房集票先且不回答她的話，却掉轉頭對喬明山道：「聽見麼？你師傅到華山跑了一趟，把中原許多武林名宿都驚動啦，連這麼厲害的對手都惹來了。依我看呀，他要想靜靜把書中功夫練好，恐怕很難。」

喬明山靈機一動，笑答道：「你老人家說得很是，據我所知，師傅這次弄了這幾本書來，並不是要學這書上功夫，而是另有一層深意。」

喬明山這麼一說，不但妙香居士房集票聳然色動，便是賈墨羽、張靈芸等人也留了神。

房集票追問道：「那却是爲了甚麼呢？」

喬明山故意望了張靈芸一眼，又猶疑了一陣，方道：「此地不是說話之所，老前輩反正要和家師見面，那時你老人家就會明白家師的一番苦心了。」

妙香居士房集票一聽這話，心中大疑，低頭沉思道：「吳文鳳這老兒一向脾性古怪，又最是心高氣傲之人，難道他爲了十七年前泰山試劍落敗，氣憤不過，如今功夫練成，特地借此事與玄門一決雌雄麼？」他想到此處不禁心中暗喜道：「管它呢，祇要我能窺得此書秘奧，便助他一臂之力也未爲不可。」當下便對達士雄笑道：「既是這樣，咱們便去見你師尊去吧。」

達士雄巴不得借此機會脫身，聞言正待轉身走去，對岸的吳標却大喊道：「房老前輩，咱們還有一個人被綁在那裏呢。」

達士雄笑道：「對啦，咱們事情還沒了結哩，房老前輩且稍留步，待我們把這一次架打完再走。」

其實他已明知自己敵不過對方，但當着妙香居士房集票面前却不得不故意虛張聲勢。

房集票暗自盤算一下，奇書既在吳文鳳手裏，少不得要討好他一下，便上前一步，對謝千萼拱手道：「謝女俠，我想金蝎教方面已有一人被貴友殺死，自古道：『有力不可使盡，有勢不可佔盡，』又道是趕人九九，不上一百，可否看在老夫薄面，將這人放還？」

謝千萼笑道：「妙公可找錯了主兒啦，這人是青靈觀諸道友擒住的，我可不便發放。」

賈墨羽一聽謝千萼如此說，忙道：「房老英雄所論極是，咱們此來雖欲與金蝎教一決高下，但正主兒是吳教主，這位朋友既是金蝎教徒，此來乃是身不由己，要放他也原無不可。」

房集票一豎大拇指道：「爽快！的是英雄口氣，這種兩派相爭的大事，必須要明刀明箭，約

下拚鬥日期，堂堂正正的解決，方不失貴派身份，這人不過是吳教主座下一個小弟子，無足輕重的人，放了他是顯得貴派人大量。」

賈墨羽祇是微笑，薛絳樹却聽得不住撇嘴。房集票笑道：「那麼在下先謝過。」說罷施了一禮。

賈墨羽忙還禮道：「不敢當，貧道還有話不曾說完呢。」

妙香居士房集票笑道：「你看我就是這種毛包脾氣，賈道友有話請講。」

賈墨羽用手一指袁孤鳳道：「我這個小師妹受了他們暗算，如今尚且昏迷不醒，正如老英雄所說，兩派相鬥應當明刀明箭，如果我這小師妹是被金蝎教的好漢們打傷，不論是刀鏢暗器，那祇怪她學藝不精，我們也無話可說，但我這小師妹却是被他們教裏金蝎所傷，請問老英雄，這事該怎辦？」

妙香居士暗道：「我祇道這賈墨羽是個實心眼的人，原來好一張利口，她拿我自己說的話來塞我的嘴？」祇得勉强笑道：「這事容易。」掉頭向達士雄道：「解藥可在身邊？」

達士雄雙手攤開道：「房老前輩難道不知我們師尊立下的規矩麼？」

房集票拍拍前額道：「你看我眞越老越糊塗啦，解藥是歸你師傅和武老三執掌，我又不記得啦。」轉身對賈墨羽道：「賈道友祇管放心，這事包在我身上，三日內我準定親自將解藥送到。」

張靈芸早已氣悶了半天，這時便冷笑道：「既是這樣，你幾時將解藥送來，我們幾時放人便是。」

妙香居士房集票一聽這話，臉色倏變，仰天笑道：「張女俠，你也太將人看低啦。」

賈墨羽知道蒼山三老在滇南享有大名，輩份極高，他說的話不能不作數，正待用話排解，那邊薛絳樹忽然叫道：「二師姐、三師姐，咱們決不能放人，這老傢伙存心使壞，他說三日內送解藥來，小師妹傷得這麼重，不定能不能拖上三日哩。」

妙香居士房集票氣得一張紅臉轉變成了紫色，冷笑道：「這位小妹妹說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們三弟兄在江湖上混了數十年，不敢自誇英雄豪傑，却也不是無名之輩，哪能騙你們？」

張靈芸氣道：「甚麼英雄狗熊，我在江湖上也混了十幾年，就從來沒聽過有你這一號人，誰知道你們是些甚麼東西？」

蒼山三老一向橫行江湖，幾曾受過這等輕視，房集票氣得鬚髮怒張，冷笑道：「好好，我一向久聞屠龍仙子大名，今日我要討教幾招。」

剛說到這裏，忽聽林後有人道：「原來你們跑到這裏來了，却叫我們好找。」

語聲才落，有兩人又從林中竄出，當先一人身材雄壯，乃是黃巾力士甘季英，後面一個乃是儒生打扮，背負長劍，站在那裏如玉樹臨風一般，這人非別，正是點蒼派高手，天生劍客謝春雷。

妙香居士房集票，一向與點蒼派作對，深知蒼洱七劍之中，以三陽劍白雲道人和天生劍客謝春雷武功最高，這時見他和一個陌生少年到來，心中一動，先招呼道：「謝二哥，幾年不見啦，一向可好？這位是誰，請謝兄引見引見。」

謝春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妙公。」於是代兩人引見，又道：「甘三哥的混元手能隔紙劈石，妙公的大力金鷹爪也馳譽武林，你二位都是內家高手，該多多親近才是。」

房集票笑道：「我這點武林末學那裏敢與華山派功夫相提並論？但今日相見，也算有緣，倒要請甘大俠指教。」說着上前一步，伸出手來便要與甘季英相握。

甘季英剛一到時便已見到袁孤鳳神氣蕭索，似已受傷，他嘴裏雖和房集票答話，却不住拿眼去看袁孤鳳，這時見他伸出手來，明知他要伸量自己功力，便退後一步道：「在下有一位小師妹受了傷，現下急於過去看視，改天再向尊駕領教罷。」

這一來不但房集票感覺愕然，便是謝春雷也大出意外，心想這黃巾力士是怎麼的啦，別人已指名挑戰，他却突然退縮起來，豈非有意示弱麼？

甘季英神色之間頗有點心不在焉，向房集票擧手道了一聲：「得罪！」便走過去蹲下問道：「小師妹，誰傷了你啦？」

這時袁孤鳳已悠然醒轉，便苦着臉道：「不知是甚麼東西咬了我一口。」

謝春雷見甘季英自顧自的走開，大覺不好意思，祇得搭訕道：「妙公不在蒼山瀟灑，是來尋吳教主的麼？」

房集票笑道：「一來想看看朋友，二來也想湊湊熱鬧，這場盛事貴派想來也是要參與的了。」

謝春雷知他話中之意，便笑道：「既然蒼山三老尚有此豪興，我們又焉敢退後呢？」

房集票大笑道：「不錯，不錯，那麼我們回頭再見吧。」說罷施了一禮，和達士雄等人揚長而去，張靈芸見謝春雷出面，也不好再伸手攔阻。

待房集票、達士雄等人去後，謝春雷過來替袁孤鳳看了一下傷勢，皺眉道：「這金蝎教委實可恨，袁姑娘的傷勢雖不致送命，但要治好却也不大容易呢。」

各人聽說都憂形於色，薛絳樹沉吟一陣，問道：「聽說雲南氣候特異，故此毒蟲甚多，咱們既無法醫治，何不向本地土著請教呢？依我說且找幾個土人來問問，也許他們能治也未可知哩。」

討藥求醫苦躊躇

謝春雷搖手道：「薛姑娘哪裏知道，山林深澤之中，雖然不乏毒蟲，但大抵皆是憑藉本身毒牙毒汁傷人，這些土人世代相傳，自然有方法醫治，但金蝎教所用的毒藥却不同。」

薛絳樹詫異道：「我這小師妹便是這大蝎子咬傷的，這又有甚麼不同呢？」

袁孤鳳年幼好奇，聽他兩人一談論，她也睜大一雙眸子留神細聽，倒將身上的痛楚忘記了。

謝春雷笑道：「難怪薛姑娘不知道，這種大蝎子本來沒有這麼大，而且性情和善，沒有毒的。」

薛絳樹道：「這倒怪了，難道我這小師妹不是被蝎子咬傷的麼？這可把我弄糊塗了。」

卡宛青嗔道：「你倒是聽謝二哥說呀，老打岔幹嗎？」

薛絳樹方不再開口，祇聽謝春雷道：「這種蝎子大概祇出產在滇南一帶，土人叫它做爬山虎。本來也是平常之物，但吳文鳳這老怪却搜羅了許多來，用毒藥培養，也不知他是怎麼弄的，竟會使這種無毒蝎子變爲劇毒之物，性情也變得兇猛異常，況且身體也漲大不少。」

衆人聽了都咄咄稱怪，薛絳樹下頷一揚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待我這小師妹傷癒之後，我倒要好好將他這用毒之法推敲一下，好歹破了它才罷。」

謝氏兄妹見薛絳樹口出大言，神態間都有些不信。

黃巾力士甘季英本來對着青靈諸女皆有成見，但不知怎的，對於這位小師妹却另有幾分好感，這時見她受了毒蝎傷，臉色又青又黃，心下更是愛憐，便對謝春雷道：「謝二哥，據你說來，我這小師妹的傷便無藥可治了麼？」

謝春雷搖手道：「你別着急，待我想想看。」說罷便垂首沉思。

甘季英見他一時搖頭，一時皺眉，心頭更加着急，便道：「到底有辦法沒有？」

謝春雷道：「辦法我倒有兩個，但恐怕都不容易。」這時謝千萼便插嘴道：「二哥，咱們試去求求那怪醫怎麼樣？」

張靈芸和薛絳樹皆齊聲追問：「甚麼怪醫？」

謝春雷道：「你們先別瞎忙亂，且聽我說，頭一個法子是咱們去找吳文鳳，向他好言相求。」

他話尚未說完，那邊袁孤鳳已叫了起來：「那樣做太丟臉了，便是你們求了藥來，我也不肯用的。」

大家方才一怔，忽然張靈芸身形縱起，落到那手足被縛的教徒面前，伸手點了他的暈眩穴，方回過身笑道：「先前一時大意，倒讓那厮偷聽了不少要緊話去。」又含嗔對薛、董等人道：「你們也不留點神。」

薛絳樹、董飄香都不敢回言，林紅梅冒冒失失地說道：「三師姐倒別淨責怪我們，咱們大家好耽心小師妹的傷勢，誰還有心去注意那臭小子呀，再說連你也祇是方才想到的，又怎怪得我們呢？」

張靈芸柳眉一豎，杏眼一瞪，便要發作，轉念一想，又忍住了，卡宛青笑勸道：「七師妹自來便是這樣沒輕沒重的，三師姐別理她，倒是請謝二哥將第二個法子說出來聽聽。」

謝春雷也是聰明之人，對卡宛青話裏之意如何不省得？便笑道：「我也明白這一來更長了那老怪的志氣，但事到急時也說不得了，否則的話，便祇有出諸硬討硬搶一法，但以吳文鳳武功之强，金蝎教勢力之强，勝算也不大呢。」

衆人都覺這事希望很微，不禁憂形於色。

（未完・十一）

情劍

慕容美・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夏紅雲與文東玉甫抵新蔡，因發現辛立，夏紅雲跟蹤而去，文東玉苦候不至，信步前行，無意中替一余姓文士解燈謎，文士邀他到留香院……辛立欲叫紅姐西施相陪，余姓文士不答應，文東玉出手解圍困，不料辛立見了余姓文士竟下跪，原來他是三奇中的文痴……「瀟湘三奇」叫文東玉代向其父問候，文東玉始知父親在武林中的地位……

假如他當時有甚不安份的言行落在夏紅雲眼裏，豈非要被夏紅雲瞧得一文不值？儒家重愼獨，良有以也！夏紅雲頓了頓，掩口又笑道：「那位天香不怎麼樣，但那位西施還眞不錯，你說是嗎？」

文東玉雖然心地光明，仍止不住一陣臉紅，於是用話岔開道：「你幾時離開的，怎會走在我前面？」

夏紅雲笑笑道：「色魔一走，我見你向文癡告辭，知道你馬上便要下樓，故攔在你前頭抽身退出，不想你却又躭擱那麼久。」

文東玉這才知道夏紅雲此時說西施美過天香，純屬持平之論，並非有意調侃他，因爲夏紅雲由於走得早，事實上並沒有看到西施最後追出來跟他說話。

剛才，酒癡曾感慨的提及，說他與文東玉父親自泰山一別，已經十數年未謀一面。文東玉本擬就此向夏紅雲探問一番，現在既悉夏紅雲當時已不在場，自然一切都無從談起了！

第二天，文東玉在路上問道：「十三奇中，已有『鬼爪抓魂手』，『瀟湘三奇』等五人出現，可見這次桐柏之會，當比年前雲鶴山莊之會重要百倍不止，你知不知道，所謂桐柏武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夏紅雲搖搖頭道：「我所知道的並不比你多到那裏去，我也只曉得這次武會相當重要，五行十三奇之中，至少將有一半以上的人物親身參加，至於這次武會係由何人召集？會中預備解決甚麼問題？以及用何種方式解決？我亦不甚清楚。」

文東玉知道夏紅雲不說便是不說，有話決不會瞞他，於是另外問道：「桐柏眨眼即至，這問題二三天之內總會揭曉，儘可以暫時擱開不提，另外，胭脂魔王與三奇之中的文癡何以有怨，你清楚不清楚？」

夏紅雲點頭答道：「清楚，這事怪文癡不好！」

文東玉呆得一呆道：「曲在文癡？」

夏紅雲又點了一下頭道：「是的。雖然我和你一樣，在胭脂魔王與文癡二人之中對文癡更具好感，但是，我現在就事論事，爲了持論公允，就得暫時捨却私人感情。你說對嗎？」

文東玉贊佩道：「對極了！」

夏紅雲邊行邊說道：「事情經

過是這樣的：遠在七八年前，文癡有個遠房堂弟媳，性極冶蕩，她於無意中見到胭脂魔王，一時驚爲潘安轉世，宋玉再生，於是便不顧一切的投向胭脂魔王的懷抱。試問老色魔是何許人，那婦人又生得不惡，色魔焉有拒絕之理？後來，那位堂弟跑來向文癡申訴，說是胭脂魔王奪走他的老婆，文癡雖耳聞這位弟媳平日不守婦道，但總覺得老色魔連自己堂弟媳都肯收留，於他余某人的面子上實在下不去，因此，一怒之下，立即找去老色魔那裏……」

文東玉吃驚道：「像這樣有名的人物，彼此間一旦發生得失之爭，問題豈不嚴重？」

夏紅雲搖搖頭道：「那倒不盡然。」

文東玉不解道：「怎麼呢？」

夏紅雲接着道：「文癡找上門之後，老色魔的表現異常良好，他說，憑他在武林中的一點薄名擔保，實在不知道那婦人與文癡的家族關係，嘴說着還不算，而且馬上就將那婦人交出，並且一再申致歉意。」

文東玉插口道：「這事本出於那名婦人主動，胭脂魔王能夠如此委屈求一全，且不爲自己辯白一句，也算難得了！」

夏紅雲點頭道：「誰說不是……」

文東玉忍不住奇怪道：「文癡亦非不明事理之人，既然爭得十足顏面，圓滿達成交涉目的，雙方還有甚麼不愉快的呢？」

夏紅雲「哼」了一聲道：「我說這事曲在文癡便在這裏了！你道文癡見了他那位堂媳之後如何表示？」

文東玉眨着眼皮道：「如何表示？」

夏紅雲立掌一比道：「就這樣，看到沒有？一巴掌打過去，那婦人一聲大伯沒有來得及喊出口，就此當場香消玉殞！」

文東玉大感意外道：「文癡怎可這樣？」

夏紅雲忿忿地接下去道：「一掌斃了那婦人，掉頭就走，連招呼也沒有一個，你想想看，就是換了你我，站在老色魔的立場上，這口怨氣忍不忍得下去？事件全部經過如此。事後，老色魔大概愈想愈不是滋味，曾不止一次要找文癡清結這筆舊帳，但像昨日一樣結果均未能如願。」

文東玉道：「爲甚麼呢？」

夏紅雲道：「有幾次是給人勸開，另有幾次是心有餘力不足。因爲老色魔一身功夫雖比『酒』、『寶』、『文』都要稍勝半籌，但是，三癡三位一體，很少有落單的時候，如果以一敵三，老色魔自無便宜可討。不過，武林人物不結怨則已，一旦有了過節，遲早總要爆發的。時間拖得愈久只有爆發得愈慘烈。昨天雖然化解了，後天桐柏見面，就恐怕有熱鬧可瞧了！」

夏紅雲說着，忽然問道：「我說這件事是文癡的不對，你以爲如何？」

夏紅雲以爲文東玉一定會附和她的見解，不意文東玉沉默了片刻，最後竟微微搖着頭道：「我覺得文癡似乎沒有甚麼不對。」

夏紅雲因意外而發怒道：「你故意唱反調是不是？文癡對在甚麼地方？你倒說說看！」

文東玉帶着幾分歉意皺眉道：「關於這個……是很難解釋的……我只覺得，當日要是換我處在文癡的地位上，我可能會跟文癡採取同樣的做法也不一定……」

夏紅雲狠狠瞪了一眼道：「哼！你們男人……」臉一揚，逕自向前走開。不過這一聲薄嗔中，生氣的成份似乎很少，相反的，還好像對文東玉這種偏激性格暗感竊慰一般。這是甚麼道理？跟文東玉說的差不多：「是很難解釋的！」

正陽城中打燈謎

當天晚上，到達正陽。

正陽市街雖比新蔡爲小，但由於更近桐柏的關係，城中所有來往的武林人物却比新蔡還要多！

文東玉皺眉道：「我眞想不透這次武會的性質，爭寶吧，無寶可爭，又未聞說武林中發生甚麼大事需要藉此解決。」

夏紅雲笑道：「我們去找個人問一問如何？」

文東玉搖頭道：「不必多此一舉了，你芙蓉之徒都不清楚，別的還有甚麼人好問？我看這些人多半跟我情形一樣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風聞桐柏有場武林名人聚會，便意會到可能與金谷寶藏有關，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紛紛湧來湊熱鬧。」

夏紅雲强爭道：「問一問又不花費甚麼，何樂而不爲？」

說着，不理文東玉的勸阻，

逕自出棧而去。文東玉閒來無事，便也信步走出客棧。

中國之年俗各地均屬大同小異，今天爲大年十四，正陽城中，也是到處有燈會。文東玉在一家藥舖前面停下來，抬頭看見一條燈謎寫着：「『六宮粉黛無顏色』打油詩經一句。」

他見彩品是宮花一枝，想得來送給夏紅雲以博一笑，於是上前試問道：「『六宮粉黛無顏色』，是否爲『王赫斯怒』？」

主事大喜，立即擓鼓報中，並親自連盒奉上一枝宮花，同時向文東玉大言不慚地自我吹噓道：「老弟，再打別條，鄙人姓奚，雖然經營藥材生意，但對這方面却有研究，在正陽這個小地方，大概還找不出更高明的來，你老弟打下去就知道了。」

文東玉見他出言不遜，全無一點書卷氣，不禁暗暗着惱，他有心塌塌這傢伙的台，於是含笑接下那錦盒，咳了一聲，淡淡說道：「是的，這些燈謎都做得不錯，不過小弟剛才猜中的一條却似乎擬得不甚妥當，小弟能夠猜中，可說全是僥倖。」

那人一呆道：「那……那裏不妥當？」

文東玉微微一笑，說道：「王固怒矣，然發怒之時地却欠交代。怒於退朝返宮，自屬『六宮粉黛無顏色』；然則怒於朝廷又將如何，其時豈非『滿殿文武盡泥首』乎？」

那人臉孔大紅，連忙打躬相謝道：「想不到吾兄原爲此中翹楚，眞是失敬得很，如蒙不棄，請入內奉茶，小弟亦可相機請教一二。」

文東玉見此人文才雖不怎樣，氣量倒還寬宏，當下也就沒有再說下去，拱拱手辭謝道：「小弟尚有他事在身，改日有空再來請教。」

文東玉剛剛抽身自人叢中退出，忽聽有人大聲道：「請問那邊一條……」

文東玉循聲望去，看到發話的是一名青衣少年，年紀約在十七八歲左右，唇紅齒白，目秀眉清，人品生得極爲英俊。文東玉望過去時，青衣少年恰好也扭頭望來這邊，二人四目相接，彼此均是微微一怔神。

青衣少年先朝文東玉點頭一笑，文東玉含笑點頭相報，同時停下脚步，他想看看這位少年打的是那一條。

主事者以彩杖指着那張寫有「顧影自憐，打孟子一句。」的謎條問道：「是不是這一條？」

青衣少年點頭道：「是的。」

主事者注視者青衣少年道：「兄台準備打孟子那一句？」

青衣少年微笑着說道：「是否爲『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主事者「啊」了一聲道：「是的，是的，高明高明。」

青衣少年雙頰微紅，又轉過臉來朝文東玉笑了一下。文東玉見青衣少年頗有過來攀談結交之意，心下不免踟躕起來。

他雖然不反對結交這樣一名俊逸而又風雅的人物，但是，在目前他實在沒有閒工夫與對方盤桓，假如認識後又須匆匆作別，縱然對方不見外，到時候也必甚爲難受，與其如此，反不若不結交的好。於是，他向對方點點頭，表示有事待辦，不得不離去，點完頭，立即轉身走了出來。這一刹那間青衣少年的失望是很明顯的，文東玉雖然心頭也有點不是滋味，不過，這是無可奈何的，他明天一早就得趕向桐柏，實在不容他在半路上交朋友。

回到客棧，夏紅雲已經先他返棧。

文東玉笑問道：「問得怎樣？」

夏紅雲綳着臉孔，一聲不響。文東玉見對方臉色不善，不由得又疑又驚，心想：是在外面受了別人的氣？還是我甚麼地方得罪她了？

文東玉再三反省，實在想不出自己有甚麼不對，於是他斷定這妮子一定是在外面碰上甚麼不如意的事。

文東玉知道一個人在心情不佳時，最好少招惹，否則只有自討沒趣。

於是他連對方晚餐有否用過都不去問，逕自叫了一碗麵，草草吃了，向對方道聲晚安，便朝自己房間走去。

文東玉剛剛走到房門口，忽聽身後夏紅雲跟過來冷冷問道：「你去過哪兒了？」

文東玉以爲她先回來沒有見到人，等得有氣，這才想起懷中那枝宮花，連忙掏出來遞過去笑道：「我出去也沒有多久呀，這是一枝宮花，猜謎猜來的獎品，送給你，也可說這條燈謎就是爲你猜的，可惜當時你不在場，這次猜燈謎說來眞有趣……」

夏紅雲伸手接過，忽然「叭」的一聲扔在地上，冷笑道：「有趣，哼！大家都在『顧影自憐』當然有趣了！」

文東玉「咦」了一聲道：「當時你也在？」

接着，不勝詫異道：「假如你也在，那麼你當看到，啊！你怎麼說？『大家』？你是指那名青衣少年？你們之間是不是有甚麼過不去？可是你知道的，我這還是第一次見到此人，我又怎知道他是你所厭惡的人物？」

夏紅雲似乎無詞以對，哼了哼轉身悻然而去。

文東玉望着她背影，暗嘆道：「好蠻的丫頭……」

次日，二人繼續登程向桐柏進發，可是說也奇怪，一路上，夏紅雲有說有笑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她既不提昨晚的事，文東玉自然不會再提。

二人走下去很遠一段，文東玉方才故意繞着話圈皺眉道：「桐柏今夜可到，明天便是傳說中的會期，我們却連會址何在，以及主持人是誰都不知道，你說可笑不可笑？」

夏紅雲笑道：「不，我已經打聽出來了，會場設在『金湯堡』，武會召集人便是這位金湯堡堡主：『翻雲龍』狄建義！」

文東玉忙問道：「這位金湯堡堡主是何等樣人？在武林中聲望如何？」

夏紅雲答道：「此人出身黑道，原爲大洪山一帶巨梟之一，後來不知爲了甚麼緣故，忽然洗手收山遷來桐柏，近年來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談到聲望，此人在武林中還算小有名氣，不過，如拿五行十三奇等人物相比，自是微不足道。」

文東玉詫異道：「既然這樣，此人憑甚麼資格召集武會？五行十三奇等人又爲甚麼會被他一召即至呢？」

夏紅雲笑了笑道：「這個就不曉得了。你奇怪，我又何嘗不在奇怪？」

文東玉點了點頭道：「橫豎明天便是武會正日，眞相如何，到時候總不難明白。」

* * *

傍晚，二人進入桐柏山區。進入山區之後，舉目所及只見帳幕處處，燈火隱約，先期趕至的武林人物似乎還不在少數。

文、夏二人沒有攜帶露宿之具，遂於避風處找着一座岩洞隨

文東玉和一青衣少年在猜燈謎。

便歇下。第二天天一亮，二人便雜在浩蕩的行列中，循着一條蜿蜒的峽谷向深山中進發，約莫行了個把時辰，眼前地勢突然平坦寬闊，一座倚山而築的巍峨巨堡赫然顯現。

堡前是一片廣闊的空地，空地上在文、夏二人未至之前，已經三三兩兩的聚集着不少武林人物。

不過所奇怪的是，那些人都站得離堡門遠遠的，指指點點不知在談論些甚麼，一個個神情中透着忿忿然。

夏紅雲過去一打聽，才知道與會須憑請帖方能入堡，而現在的這一羣幾乎十個就有九個不知請帖爲何物。

如僅憑金湯堡堡主翻雲龍狄建義在江湖上的一點名氣，這些人可能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闖進去了；但是，衆人彼此顧忌着今天不知會有那些人要來，得罪了金湯堡堡主不算甚麼，若是惹惱了五行十三奇中人物可不是鬧着玩的。

文東玉皺眉道：「我們怎辦？」

夏紅雲沉吟道：「現在時間還早，我們且在這附近走一走，看等會兒持有請帖的都是那些人再說不遲……」

午時將近，廣場上忽然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跟着，聚集的人羣紛紛向兩邊退開，自動讓出一條通路，再接着，「酒」、「寶」、「文」等瀟湘三奇大搖大擺的打谷外走了過來。

武會巧遇上官蘭

二人逕向敞開的堡門中走進去。

衆人見了爲之大嘩，有人不平道：「瀟湘三奇並沒有出示請帖呀！」

餘人紛紛附和道：「是呀，門口那幾個傢伙不但未向瀟湘三奇索驗甚麼請帖，而且還向瀟湘三奇躬身敬禮，這不明明是他媽的……」

忽然有人接口道：「一點也不他媽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請問：誰叫你們來的？你們縱獲進入堡內又有甚麼好處？鄙人心腸慈悲，不妨奉勸諸位一句：假如沒有活夠，最好趁早打道回府！」

衆人循聲望去，看清發話者是一名短裝漢子，一身藍粗布褲褂，又舊又髒，膝蓋肘彎處還補了好幾個補丁，但因爲這人頭上歪斜地罩着一頂遮陽帽，帽沿壓得低，臉目却無法看清楚。

衆人見這廝態度吊兒郎當，語調老氣橫秋，均不禁心裏有火，一個三旬上下的大漢怒目責問道：「那麼，你他媽的爲甚麼要來？」

那漢子雙肩一縮，兩手一攤，雖然翹起下巴，一頂草帽反而更向鼻尖上滑下來，這時只見那漢子喉骨一聳一聳的打帽沿底下發出苦笑道：「我是不得已啊！」

責問的大漢一呆道：「不得已？」

那漢子衣袖一抖，發出一張黃紙片，口中一面說道：「鄙人可以聲稱請帖已不慎遺失，橫豎這種請帖沒有上下欵，那位不死心進去參觀一番也好，鄙人不憑請帖大概還可以像三奇他們那麼進得去。」

那人說着身軀一轉，果然向堡門中走了進去。

衆人相顧木立呆了好一會，方有人忽然想到地上那份請帖，可是，你想檢，我也想檢，十幾個人滾成一堆，最後有人鼻青，有人眼腫，一份請帖早化爲片片碎屑……

文、夏二人站得較遠，等到他兩個認出進去的那人正是鬼爪抓魂手，鬼爪抓魂手的背影業已於堡門中消失。

文東玉惋惜道：「唉！可惜晚了一步，咦……」

文東玉一句話沒有說完，目光偶掃，忽然發出低低一聲輕「噫」。

夏紅雲愕然轉過臉來道：「甚麼事？」

文東玉咳道：「沒……沒有甚麼！」

夏紅雲「哼」了一聲，顯有未信，秋波中佈滿懷疑之色，同時緩緩旋轉身軀，在四週人羣中搜察起來。

文東玉暗道一聲：「完了。」

原來文東玉剛在說着話，忽然瞥及昨日在正陽一同猜謎的那名青衣少年正向這邊走來，等夏紅雲出聲追問，那名青衣少年業已來至立身十步之內。夏紅雲眼光何等銳利，這時一留意焉有不能發現之理？

文東玉因夏紅雲昨天那頓脾氣，而推定夏紅雲與這青衣少年之間，定像和「快刀」辛立那樣有

着甚麼不愉快，這會兒，二人碰在一起，萬一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那時豈不……

文東玉正焦慮間，眼前突然展開一幕他所意想不到的景象。

夏紅雲與青衣少年終於四目相遇，二人同時一怔，接着二人同時臉上綻開笑容，並於口中發出歡悅之聲，並且同時快步向對方迎上去……

文東玉這下可眞瞧得呆了，他見二人四手緊握，那種含笑相對的親暱之狀，簡直有點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的，這情形看在別人眼中，並無扎眼之處，因爲夏紅雲這時也是一身男裝，別人看到的充其量不過是兩名年輕人在叙舊而已，然而，文東玉就不同了，只有他心裏明白——當然青衣少年也明白——夏紅雲事實上並不是一位眞正的男人！

這一刹間文東玉週身痲木，說不出有甚麼感覺，說不出心頭漾溢的是一股甚麼滋味。

不，這尚在其次，最主要的他恨這妮子不該做作，青衣少年明明是她的舊情人，而在昨天，她却故意來那麼一手，就好像她與這青衣少年眞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哼！女人的心！

文東玉一聲冷笑，轉身便向谷外行去！

「玉哥，玉哥……」身後忽然傳來夏紅雲親切的呼喚。

文東玉扭頭望去，夏紅雲正拉着那名青衣少年的手向自己快步跑過來。

文東玉板着臉，一聲不響，靜待演變。

他心想：你丫頭這樣做，無非是拿我來向你的舊情人表示你有惑人之魅力，或者向我炫耀你丫頭有個英俊的男友，嘿，好吧，就成全你丫頭一次，讓你丫頭出足風頭也不妨！

夏紅雲走過來，先指着文東玉向那青衣少年含笑介紹道：「這是我的義哥，姓文，字東玉……」

青衣少年含笑點頭道：「久仰！」

文東玉心底冷笑道：「一個稱『義哥』，一個道『久仰』，我算是成了傀儡了！」

接着，夏紅雲又指着青衣少年，向文東玉拇指一豎，嬌聲介紹道：「上官蘭，外號『素衣仙女』，『飛花掌』言琴鳳老前輩的高足，也是當今武林中最美的美人兒！」

文東玉目光一直，幾乎驚「啊」出聲！

剛才他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現在則變爲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了！

文東玉楞了好半晌，方才吶吶地說道：「久仰……久仰……」

他喊出「久仰」兩字，暗中不勝慚愧之至。他告訴自己以後不應對任何事物，僅憑表面之觀察而亂下偏激之批評了。「久仰」兩字，便是一例。他說這兩字充滿「虛僞」，純屬「俗套」，現在他自己爲甚麼不能另外想出兩個較爲「平實」而「雅緻」的字眼來呢？

素衣仙女上官蘭玉容微微一紅，含笑道：「這位文大哥，我們曾於昨天在正陽見過一面，眞沒有想到你與雲妹原來……早就……相識了……」

至此，文東玉方完全明白夏紅雲昨晚對他那一個發作的眞正原因。她今晨態度突然轉好，大概便是想到他可能實在不知道對方是紅粉女兒身，唉唉，還是一句老話，女人的心！

夏紅雲又向素衣仙女點頭道：「是的，家師希望小妹能藉此見見大場面，歷練歷練。」

夏紅雲又道：「蘭姐姐有沒有帶着那份請帖？」

素衣仙女道：「帶來了。」

夏紅雲欲言又止，最後一咳，改口說道：「蘭姐剛到？」

夏紅雲本有意要向素衣仙女將那份請帖借來看看，但是，她天生一副好強性格，話到口邊，忽然念及自己爲芙蓉之徒，如果今天不得其門而入，豈不要被人瞧輕了？所以，她只好臨時將話題岔開，避免談及有關今天這場武會的一切。

素衣仙女反問：「雲妹呢？」

夏紅雲含糊點頭道：「小妹也帶來了，咳，噢，對了，蘭姐還是先進去吧，小妹尚須在外面等一會兒，看我那兩位師姐來了沒有……」

素衣仙女轉身揚了揚手道：「那麼回頭見。」

文、夏二人同時笑答道：「回頭見！」

素衣仙女去後，夏紅雲轉過身來，向文東玉側目發問道：「咱們這位上官大姊美不美？」

文東玉坦然點頭道：「很美。」

夏紅雲目不轉睛地追問道：「美到何種程度？」

文東玉思索了一下道：「可說除你以外，我見到的第一位絕色佳人。」

夏紅雲狠狠啐了他一口，紅着臉道：「完全言不由衷……」

不過很顯然的，這位好强的五月花聽到這話高興了。而事實上，文東玉說的也是實情。五月花夏紅雲的姿色雖然不比那位素衣仙女上官蘭爲强，但也不在後者之下，二女可說蘭白梅香，各擅勝場！

文東玉接着皺眉道：「你剛才儘可說做我們是偶而路過，只不過是順便攏來瞧瞧熱鬧，這樣簡簡單單的便可以將場面應付過去，而現在，哼！你傷腦筋吧！」

夏紅雲揚臉側目道：「傷甚麼腦筋？」

文東玉道：「那麼等下你要不要進去？不進去，坍台丟人，進去吧！你的請帖又在甚麼地方？」

夏紅雲「哼」了一聲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說着，秀目一瞪道：「你以爲我夏紅雲眞的進不去？笑話！我之所以在這兒徘徊猶豫，不過是在爲你打算而已。」

文東玉也「哼」了一聲道：「少來這一套，如果不想進去，大家不妨就此掉頭離開，你若是眞的無帖入場，我相信我也進得去，這個空頭人情我可不接受！」

夏紅雲冷冷一笑道：「好！那麼咱們就試試看！」

說着身子一擰，竟眞的舉步向堡門方面走去。文東玉因爲話已說滿，一時下不了台階，呆得一呆，只好硬着頭皮隨後跟去。

堡樓大門前分兩列站着四名勁裝武士，他們看見文、夏二人走過來，空着兩手似有强行進入之意，是以不待二人走近，「噹」的一聲，分別遞出手中長劍，於空中架成兩道斜斜的十字，同時由爲首那名武士沉聲發話道：「請朋友出示本堡請帖！」

夏紅雲停下脚步，伸手自懷中取出那隻裝有芙蓉令的錦盒，指頭一按，錦盒「卜」的一聲打開，夏紅雲將打開的錦盒朝四名武士照了照，接着，不問那幾名武士之反應如何，錦盒一收，對橫在身前的兩道劍架視若無覩，大踏步昂然向前走去。

四名武士目光所及，臉色都微微一變，神情間油然流露一片歉意和敬意。

夏紅雲衣履所至，劍架迅速撤開，不過，這亦只是針對夏紅雲個人而發。夏紅雲通過之後，四支長劍「噹」的一聲，又以同樣快速之手法於空中重新架出兩道十字，再將文東玉去路擋住。

各憑本事入會場

就在這時候堡內忽然走來一人，向文東玉隔着兩道十字劍架遙遙招呼道：「是文賢侄麼？令尊怎麼沒有來？」

文東玉抬頭望去，發話者正是那位頭戴寬邊草帽的鬼爪抓魂手。

鬼爪抓魂手這時已將那頂寬邊草帽推去腦後，一張與人不同的臉孔完全顯露出來，酒槽鼻、蒲包嘴、眼珠活像兩顆流動的小烏豆，一雙濃淡高低判然有別的陰陽眉，上下竄聳如打吊桶。

文東玉揚揚手笑道：「久違啦！」說也奇怪，文東玉一個招呼打過後，回目所及，身前的兩道劍架已不知於甚麼時候悄然撤去。

文東玉不再客氣，安步通過甬道，鬼爪抓魂手迎過來扮着鬼臉低聲笑道：「那丫頭好狠的心腸啊，她一人進去了，却將你丟在這裏，死活不管，咳，嘻嘻，我說文賢侄，咱們想個法子整那丫頭一下你看怎樣？」

文東玉暗暗好笑，他知道這位鬼爪抓魂手今天之所以這樣熱心幫他進來，以及這樣親切的和他接近，其目的無非在現在這最後一句話上，想和他合作出個點子報復夏紅雲一下而已。

文東玉想着，忍住笑轉過臉去道：「怎麼樣，剛才又挨了罵？」

鬼爪抓魂手臉孔微微一紅，乾咳一下認眞地道：「那倒沒有，憑良心說，那丫頭我是相當敬重的，咳咳，只不過……其實，這也是爲了你，我這人最富正義感，剛才看到她那樣對待你，心頭就止不住有氣，假如你怕她，自然又作別論。」

文東玉暗笑，心想：好！「請將」不成，又來「激將」了！

文東玉這時也不去說破對方的心計，佯裝中套，「嘿」了一聲道：「我怕她？我爲甚麼要怕她？甚麼點子！你說吧！給她一點顏色看看，讓她曉得一下我們的厲害也好！」

鬼爪抓魂手大喜，伸手輕輕一拉道：「因爲還有好幾個要角沒到，離會議舉行尚早，來，咱們

找個僻靜地方好好研究一下。」

文東玉想看看這位武林怪傑弄出個甚麼名堂來，於是頭一點，跟在鬼爪抓魂手後面向西偏廂一間書房走去。

鬼爪抓魂手走在這座金湯堡中，直如走在自己家中一樣，他不問主人喜不喜歡，伸手將書房門一把推開，大剌剌走入室中轉過身來道：「進來坐，進來坐……」

文東玉舉步跨入，鬼爪抓魂手順手掩上房門，神色鬼祟地湊過來低聲說道：「剛才進來一個身穿青色長衣的小伙子，賢侄看到沒有？」

文東玉知道鬼爪抓魂手指的是素衣仙女上官蘭，同時，文東玉已經隱約地有點明白鬼爪抓魂手之用意所在。

他故意裝糊塗道：「是的，看到了，人品很不錯，那兒來的？」

鬼爪抓魂手連忙接下去道：「看到就行了，他是那兒來的，你暫且別管，現在，你聽我說要整紅雲那丫頭，只有一個辦法……」

文東玉佯哦道：「甚麼辦法？」

鬼爪抓魂手以爲文東玉已經被他說動，顯然頗爲興奮的接着道：「這辦法說起來簡單得很，等會兒，你一有機會就不妨走過去跟那小子套套交情，表現得愈親熱愈好，保險紅雲那丫頭看了渾身不舒服，如果不相信，我醜鬼敢跟你打賭！」

文東玉暗暗好笑，心想：眞是「好主意」！

文東玉忍住笑，裝得很迷惑的皺眉反問道：「這怎麼會呢？」

鬼爪抓魂手閃着那雙烏豆眼說道：「賢侄，要不要賭一下？」

文東玉覺得這個醜鬼實在太可惡，他要是事先不明內情，眞的依了這醜鬼，到時候遭整的又豈止夏紅雲一個？

於是他緩緩的抬起頭來微微一笑，問道：「怎麼個賭法？」

鬼爪抓魂手滿身帶勁地道：「這樣好不好？你照我醜鬼的吩咐做去，假如紅雲那丫頭光火，就算你輸，假如紅雲那丫頭看了無動於衷，便算我醜鬼輸，輸的人罰酒三斤！」

文東玉肚裏冷笑道：「有這等便宜事？」

文東玉聲色不動地搖搖頭道：「我對喝酒的興趣不大，同時，這樣的東道也似乎太小點。」

（未完・九）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死亡織錦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柯一夢一再勸告高翔勿插手干預，高翔不聽，結果在古老大屋裏的保險櫃找到一張張院長年輕時的照片……穆秀珍繞着博物院轉到小巷一個花園後院，却被門房把她當成瘋子報警抓去……木蘭花跟踪谷老頭子與他孫子，發現谷老頭子寶刀未老，谷老頭子向她說出一段傷心往事，原來趙建本名趙進，曾出賣愛國志士，並說張院長是小人……

因爲谷老爺子在傳說中，是個極其正直的人，木蘭花和他見了兩次之後，印象也是如此，再加上谷老爺子在講述這件事情時沉痛的神情，處處都表示他向木蘭花說的是眞話，他的話是完全可以相信，絕對不是隨意捏造出來的。

木蘭花肯定了這一點之後，覺得問題更難以明白了。如果博物院中的凶案，正如谷老爺子所說，是趙進殺了陳三，而柯一夢又殺了趙進的話，那麼那幅織錦呢？又是怎麼一回事？

光是織錦不見了，事情或許還不値得研究，但事實上，却是檔案室中，有關這幅織錦的資料也一起不見了。這便値得研究。

然而，在谷老爺子的話中，却找不到一點可供研究這件事的資料。而且，還有一件最令人難以解釋的事情，那便是：在穆秀珍發現了趙進的屍體之後，她和一個博物院中的職員，曾經看到過陳三！木蘭花直到如今，還是肯定那是一個人化裝成陳三的模樣的。那麼，這個化裝成陳三的是甚麼人呢？

木蘭花隱約覺得，這個人似乎是全案的關鍵。

只要弄清了這個人是誰，整件事便可迎刃而解了。但是如今令人不解的是，根據谷老爺子的叙述，是絕不應該有這個假扮陳三的人存在的。

當然，柯一夢可以在殺了趙進之後，再假扮陳三的，但是這裏又有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柯一夢的目地何在？其二是柯一夢的身材很高，要他去假扮陳三，無論面部的化裝何等巧妙，却是會輕而易擧地給人看出來的，那個假扮陳三的人不是他。

木蘭花呷了一口濃濃的咖啡，她不禁苦笑了一下，她曾經經歷過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像這樣一個疑團接着一個疑團，令得人似乎瞎子在迷魂陣中摸索一樣，以爲有了些頭緒，但是結果却又墮入了更深的疑陣之中，那却是不多見的。

木蘭花正在深思着，突然咖啡室的門被推了開來。這家咖啡室的生意十分清淡，是以有人推門進來，也引起了木蘭花的注意，木蘭花不經意地抬起頭，向門口看了一眼。

然而一看之下，她却爲之一怔。

推門進來的人竟是柯一夢！

從柯一夢的臉色，和他急匆匆的步伐看來，可以知道在他的身上，發生了甚麼不尋常的變故。他一進來，便在櫃面上拿了電話。

木蘭花的座位在咖啡室的裏面，而咖啡室中的光線又是十分昏暗，她不怕柯一夢會發現她的，她一見柯一夢拿起了電話，便連忙自口袋中取出了一隻如同打火機也似的東西放在桌面上，那東西有一隻耳機，可以塞在耳中的。

那是超小型偷聽儀，可以聽到在一百公尺之內發出的極其微弱的聲音，而且其中還有極其精巧的錄音設備，可以在因爲環境太吵鬧時，先將聲音記錄下來，然後再慢慢地去研究細聽，木蘭花塞上了耳機，也撥動了錄音機的鈕掣，使之開始工作。然而她却慢了一步，當她塞上耳機的時候，柯一夢已撥完了電話號碼了，微聲波擴大裝置的錄音機，未能將柯一夢撥動電話盤時轉動的聲音記錄下來。

要不然，木蘭花是可以輕而易擧地知道他的電話是打給甚麼人的了。這時，她只聽得柯一夢低沉的聲音在問：「怎麼一回事？」

和柯一夢在講話的那個人講了些甚麼，木蘭花自然無法聽得到，但是她却可想而知，那邊的人，一定在嫌他大驚小怪。

因爲柯一夢立時道：「還說我大驚小怪，高翔帶了一大批警員來捉我，如果不是我見機，我幾乎被他逮住了，你究竟又鬧了些甚麼事？」

等到木蘭花聽到了柯一夢的這幾句話時，她全身的神經都爲之緊張了起來！高翔去抓柯一夢？是爲了甚麼？當然是爲了博物院中新發生的案子十分嚴重了！

過了片刻又聽得柯一夢道：「那你也做得太過份些了，我們怎麼會面？今天晚上九點鐘，在老地方？好的，你可得準時到，本來，咱們將老傢伙騙過去就可以沒有事情了，你却又來節外生枝，看你有甚麼辦法來隻手遮天！」柯一夢一講完，便放下了電話匆匆向外走去。

木蘭花幾乎來不及思索，連忙放了一張鈔票在桌上，也跟了出去，當她推開咖啡室門的時候，看到柯一夢正轉過街角。木蘭花沒有時間來易容化裝，她只好小心從事，採取較遠的距離跟了上去，她的腦中更是紊亂到了極點！

她腦中新的紊亂，是柯一夢的那個電話帶給她的。柯一夢是在和誰通電話？

柯一夢說：將老傢伙騙過去就可以沒有事了，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所謂「老傢伙」又是甚麼人，難道是谷老爺子？

木蘭花雖然竭力想替心中的無數疑問找出一個答案來，但是她却始終不得要領，她想先和高翔通一個電話，問問他博物院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是她却抽不出時間來，因爲她需要緊緊地釘着柯一夢，疑團雖然仍包圍着她，但如今，她總可以肯定一件事：柯一夢在這件事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那個和他約了今晚九時，在「老地方」見面的那個人可能更加重要，木蘭花是萬萬不能錯過這個好機會的。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來，霓虹燈已發出了誘人的彩色。柯一夢似乎只爲了打發時間，而毫無目的地在走着，他甚至進了一間電影院。

但是當木蘭花也購票入座，在黑暗中找到了他的時候，却發現他正在打瞌睡。木蘭花耐着性子等着，到八時三十分，柯一夢不等電影終場，便走出了電影院。

木蘭花在電影院中已進行了最簡單程度的化裝。當然，她隨身所帶的東西，不可能進行巧奪天工的易容，但是却也使得她變成了一個扁臉斜口，看來帶着幾分邪氣，不像是正經的女郎了。

在夜晚如果不是近看，是很難看出那便是經過了化裝的木蘭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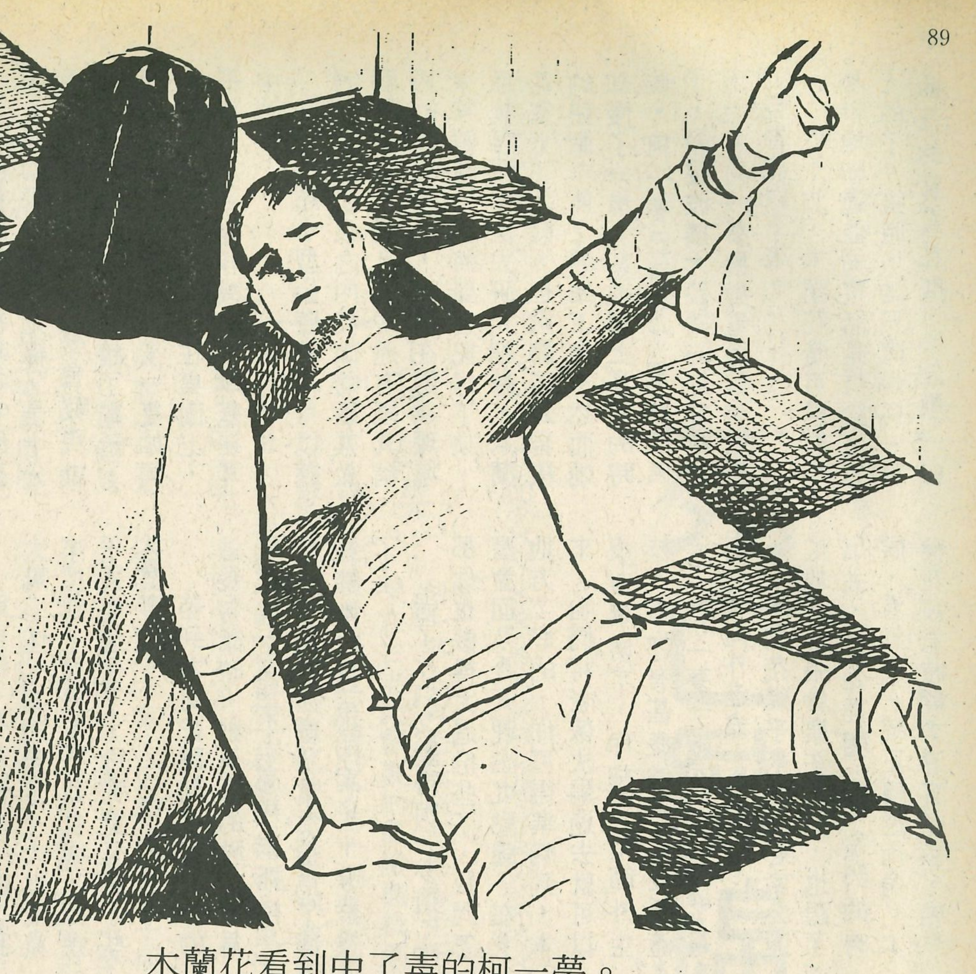
既然經過了化裝，木蘭花就算離得柯一夢近一些，柯一夢也不會覺得了，離開電影院之後十分鐘，柯一夢來到了一間大酒店的大堂中。

跟踪疑犯上酒店

那是一座本市十分知名的酒店，它以高和豪華著名，柯一夢進入了電梯，木蘭花大着膽子跟了進去，柯一夢並未曾對她特別注意。

一進電梯，木蘭花便聽得柯一夢對電梯司機道：「頂樓。」

木蘭花則沉聲道：「十三樓。」



木蘭花看到中了毒的柯一夢。

電梯中還有一對肥胖的外國夫婦，四個人之間自然誰也不說話。木蘭花的心中十分緊張，因爲她和她所跟踪的人，隔得如此之近！

這座酒店一共是十五樓，木蘭花之所以說她要上十三樓，乃是避免柯一夢的起疑，十三樓和頂樓只不過兩層之隔。她可以在出了電梯之後，輕而易舉地趕上頂樓去的！

電梯迅速地向上升着，在九樓，那一雙外國夫婦走了出去。電梯之中等於只有他們兩個人了！

木蘭花踏前一步先站到電梯門口。

這樣，表示她就要出電梯去，而且她還可以背對着柯一夢，那樣當然更不容易爲柯一夢覺察。到了十三樓，木蘭花跨出了電梯。

她在電梯的門口略站了一站。

她站一站的目的只不過是在阻延時間，等候電梯門關上，而她一聽到了電梯門關上的聲音，她立時以極快的速度向樓梯上衝去，她衝上了兩層到了頂樓，在她剛到頂樓之際便聽到了電梯門開動的聲音，木蘭花身子一側貼牆而立。

只見柯一夢從電梯中跨了出來，他也在電梯門口略停了一停，木蘭花看到他的神態似乎相當緊張，他停了沒有多久，竟向樓梯口走來。

這是木蘭花所絕對意料不到的，她正躲在樓梯口上，她以爲柯一夢既然到這裏來，是來會晤一個人的，那麼他當然應該走向頂樓的某一間房間之中，和那人相會，何以會向樓梯口走來？莫非自己的跟踪功夫竟如此拙劣，早已被他發現了麼？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木蘭花實是沒有多作考慮的餘地，她連忙向下躍去，躍下了五六級樓梯，藉着樓梯轉角處的陰暗隱藏了起來。

柯一夢來到了樓梯口上又停了一停。

木蘭花屏息靜氣注意着他的動作，只見他抬頭向上望了一眼，沿着樓梯向上走去。剎那之間，木蘭花明白了，她知道柯一夢和那人約會的「老地方」，並不是這所豪華酒店的一間房間，而是這座酒店頂樓之上的大天台！

木蘭花一想通了這一點，便

知道自己的跟踪絕沒被人發現，她抬頭向上望去，只見柯一夢已來到了通向天台的門前，他正以一柄鑰匙在開着門，門幾乎立即應手而開，木蘭花看到柯一夢走了進去，又順手將門關上，木蘭花看看手錶是八時五十五分。

離開約會的時間，還有五分鐘！

那另一個人是不是已經到了呢？

木蘭花決定繼續等着。因爲另一個人可能還沒有來，那麼自己如今所在的是有利地位，可以將這個人看得更清楚一些。

木蘭花已經料定這個人是這件怪事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只要能夠見到這角色的話，那麼一連串的怪事便可能有答案了。

就算那另一個人早已在天台上等着柯一夢，那也不要緊的，他們的會面不會那麼快便結束，一到九點，自己再可以上天台去察看究竟的。

時間慢慢地過去，樓梯上十分寂靜，也十分陰暗。

木蘭花本就是爲了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來的，這時的氣氛也令得她覺得不尋常，她想考一考自己的智力，想在那人還未曾出現之前，想出那是甚麼人來。

然而，木蘭花却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她耐着性子，很快地五分鐘過去了，她腕上的手錶正是九時正，木蘭花仍未曾看到有任何人上天台去，但是就在這時候，她却隱隱聽得天台之上傳來了一下十分奇怪的聲音，那聲音十分瘖啞，也相當淒厲，聽來像是一個人正在張口呼叫，但是却又突然被人緊扼住了喉嚨一樣。

木蘭花猛地吃了一驚，身形快捷得像貓一樣，向上面竄了上去，天台的門只不過是虛掩着，木蘭花一伸手就推開了門。

門才一推開，眼前的情形就令得木蘭花呆住了。

天台上面，豎立着巨大的霓虹燈招牌，濃烈的顏色，照得天台上色彩紛呈，紫色、紅色、綠色、黃色的光影交織着，使得整個天台變成了一個奇異的，充滿着詭異色彩的地方，又像是童話中的境界，也像是古代魔術的工作室。

而就在那充滿魔幻色彩的天台之上，一個頎長的人影正在擺着手，發出那種沉而淒厲的聲音，身子也在顫動着，看來像是在跳新式的熱舞。

但是他當然不是在跳舞。

木蘭花才一推開門，那人便抬起頭，向木蘭花望了過來，他的身子，恰好在一片綠色光芒的籠罩之下，所以當他抬頭向木蘭花看來之際，他的臉上一片慘碧色，他的兩隻眼睛睜得如此之大，以致看來像是眼珠隨時可以脫離眼眶一樣。

而他的口，則像離了水的魚兒一樣地噏動着。

這個人整個神情，說不出來的可怖，他簡直已不像是一個人，他的樣子連一向膽大的木蘭花也不禁爲之陡地一怔。

但木蘭花立即看出那人是柯一夢。

木蘭花更看出，柯一夢遭到了意外。

她奔到了離柯一夢還有五六碼遠近的時候，鼻端便聞到了一股異樣的氣味，那是氰化物獨有的杏仁油味道，木蘭花更可以料到，柯一夢是中了毒！

柯一夢當然不會是自殺的，他來到這裏是約見一個人，而他在事前還曾和這個人通過電話，在電話中責備那人「弄壞了」事情。

那便是再沒有推理能力的人也可以推斷出，柯一夢中毒，正是那個他要約見的人所下的毒手，那人是早在天台上等着柯一夢的了！

木蘭花這時候已沒有時間去後悔，爲甚麼自己不在柯一夢一上天台的時候，便立即跟了上去，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柯一夢便不會遭毒手了。

木蘭花連忙再跨一步，將柯一夢扶了起來。

柯一夢望着木蘭花，喉間繼續發出那種聲音，他似乎認出了木蘭花，但是他中毒已深，氰化物又是最毒的毒物，他已經喪失了講話的能力。

他只是勉強揚起手來向天台的一角，指了一指。

木蘭花隨即循他所指看去，只見天台的邊緣之上，有着一隻鐵鈎，那鐵鈎在略略地移動着，木蘭花一看到這情形，便立即想到，那鐵鈎是連着一道繩子的，而繩子上正有人在攀懸，所以鈎在天台石欄上的鐵鈎才會在顫動着的。

木蘭花連忙放下了柯一夢，一個箭步向前竄了出去，她到了石欄之旁向下看去，果然如她所

料，有一個人正沿着一條繩索在向下落去，那人的下半身已經進了十五樓一間房間的窗子，但是上半身却還露在窗外，正準備潛進去。

木蘭花陡地叫道：「喂，你！」

那人的身子猛地一震，連忙抬起頭來。

那人一抬起頭來，便和木蘭花打了一個照面。

木蘭花在天台的石欄上俯身下望，而那人則在十五樓的窗口上抬頭向上望來，兩人之間的距離不會超過十英呎的。

木蘭花可以將那個人的臉孔看得十分清楚。

那是一個醜得難以形容的漢子。

而木蘭花在一瞥之間，便立即肯定，那人就是博物院中的聾啞人陳三——當然他只是化裝成爲陳三的一個人，也就是這一連串神秘事件的主角！

木蘭花一揚手，道：「別動！」

可是那神秘怪人却向木蘭花咧嘴一笑，身子向下一滑，已滑進窗口去了，木蘭花自衣袖之中，射出了幾枚小針——那些小針中，含有强烈的痲醉劑，使得被射中的人在半分鐘之內便昏迷不醒，至少要半小時方能夠略有知覺。

然而，木蘭花那幾枚小針顯然都未曾射中那人！

因爲那人滑進了窗子之後，那段連着鐵鈎的繩索突然揚了起來，脫離了天台的石欄。這樣做是不給木蘭花以追踪的機會。

然而木蘭花却就在此際，毫不猶豫地跨過了石欄！

在石欄之外，只有五吋寬的一道石簷，可以勉强站住身子，而在那五吋之外，便是接近兩百呎的地面，人若是跌了下去，那實是不堪設想的！

木蘭花也根本不去設想，她在石簷上略站了一站，立即身形一矮，又向下滑了下去，當她身子下滑之際，她雙手已抓住了石簷，那樣一來，她的雙足已經可以夠到剛才那神秘人物滑進去的窗子。窗子已經被關上了，木蘭花足尖碰到的是玻璃。

接下來的是最危險的一個動作了。

木蘭花雙足在玻璃上猛地一蹬，「嘩啦」一聲響，玻璃被她鑲着鐵踍的鞋子蹬碎了，木蘭花整個人也就着那一蹬之勢，在玻璃的破洞之中穿身而過，她的身子在穿過玻璃碎洞之際，並沒有受傷，只不過衣服被撕破了好幾處。

她穿過了窗子，人已到了房間中了。

她立時就地一滾，滾開了幾步——她幾乎是在鋒利的玻璃上滾過去的，但是她却並沒有受傷，那全是她對全身肌肉控制得宜的緣故。

神秘人物已兔脫

在夜總會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種雜技表演，表演的人赤着雙足，自高處躍下，躍在一堆碎玻璃上，而他的雙足可以安然無損。印度的苦行僧可以睡在釘床之上，這也全是對肌肉控制得宜的原故。

木蘭花滾出了五六呎，到了一張沙發的後面。

她沉聲道：「好了，你逃不掉了。」

房間中十分黑暗，天台上的燈光，只有一小部份射了進來，却並不能使人看清東西，木蘭花叫了一遍，沒有人回答。

她估計自己和那神秘人物先後從窗口進房間來，前後相差至多也不過一分鐘而已，難道那神秘人物已經奪門而走了？

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這個神秘人物有甚麼時間來卸下他的化裝呢？他總不成用這種可怖的樣子來租這間房間的，當然他也不能用那種可怖的樣子離去，因爲那太受人注目了。

木蘭花正在想着，突然房門「蓬」地一聲響，被人一脚踹了開來，走廊中的燈光，立時射進了房中，這是一間陳設得十分華麗的套房。

在房門口站着兩個男子。

那兩個男子站立的姿勢，便給人以身手矯捷的感覺，他們的手中都握着槍，同時喝道：「快舉起雙手，放棄抵抗！」

雖然背着光，但是木蘭花還可以看到，那兩個男子，左面的那個，是她所認識的，那人叫梁光，是一個私家偵探。

梁光會在這時候出現，當然他是受僱於這家大酒店的私家偵探了，而他之所以會踹開了房門，當然是有人去通知他，房間內有了「盜賊」的原故，而那個通知他的人自然就是先木蘭花進房

一步，並且立即離開了房間的那個神秘人物了！

觀乎他不但不立即離去，而且還去報告了酒店的偵探這一點，這個神秘人物行事之鎮定當也可見一斑！

木蘭花知道那神秘人物一定已走遠了，自己如今可做的事，只是從酒店方面多了解一下那神秘人物的外貌行動了。

木蘭花並不是容易被失敗壓倒的人，這時，她無疑地是失敗在那個神秘人物之手了，因爲她早已知道柯一夢會和一個神秘人物會面，她又一直跟踪着柯一夢，而這個神秘人物還是對柯一夢下了毒手，而且，木蘭花雖然見到了那人一眼，却仍然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只不過肯定了那人是扮成聾啞人陳三的樣子而已。

木蘭花略想了一想，便從沙發後面站了起來。

「別動！」她才一站起，門口兩個男子便齊聲呼喝。

「梁光，」木蘭花笑道：「那麼兇作甚麼？」

左邊的那個男子震了一下，立時向前踏了一步，「啪」地着了燈，木蘭花也已笑着向前走去，道：「不認得我了麼？」

「這是怎麼一回事？」梁光的臉上充滿了疑惑。

「一時之間，也難以和你講得明白，你先說，你們兩個人衝進來是做甚麼的？」木蘭花又坐了下來，仰着頭問他們。

「這裏的住客報案，說是有人越窗而入。」

「他是甚麼樣的人？」

「是一個中年人，面目黝黑，身子並不十分高大。」

「他在那裏？」

「他就在走廊中……」梁光剛講了一句，在他身邊的另一個男子已突然叫了起來，道：「他不見了，他已經不在了。」

「好了。」木蘭花站了起來，她已沒有必要再說下去了，她只是吩咐梁光：「天台上有一具屍體，殺人兇手就是這間房間的住客——那可能是他近幾天來的第四次謀殺了。你在這房間中搜集指紋，再將旅客登記簿中那人的簽名交給警方，是你通知警方還是我通知？」

「我來通知好了！」梁光聽了木蘭花的話之後，不免慌了手脚。

木蘭花出了房間，走到了電梯門口。

不一會，電梯便到了，木蘭花跨進了電梯，就向電梯司機問道：「剛才可是有一個面目黝黑的中年人下樓去？」

「是的，他還叫我帶到酒店的安全部去投訴，」電梯司機笑了笑，「看來他很神經質，說是有人從窗中爬進了他的屋子！」

木蘭花苦笑了一下。電梯司機的判斷，當然是大錯而特錯的。那人非但不神經質，而且還鎮定得出奇，他自己剛在酒店的天台中幹了一件凶案，却還向酒店的保安人員去投訴，在他的房間之中，有了「越窗而進的竊賊」！梁光和電梯司機的描述，都說這人是一個面目黝黑的中年人。

但木蘭花知道這是靠不住的，她已知道那神秘人物一定是用一種玻璃纖維的面具來改變自己的容貌的，那比化裝快捷得多。

但是一個人的容貌，可以藉着科學的工具而得到暫時的改變，一個人的聲音要令之改變，却又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

只可惜電梯司機和梁光，他們對那個面色黝黑的中年人，根本沒有絲毫的懷疑，是以那中年人的聲音究竟是怎樣的，他們也根本記不起來了。

木蘭花一面沉思着，一面走出了酒店。

她的心情十分沉重，這一連串的怪事之中，有一個人在主謀，找到了這個人，一連串的事情便可以迎刃而解了，這個人已和她有了見面的機會，可是終於被他溜走了。若不是酒店的偵探，恰好是自己所認識的梁光，那還得費一番口舌才能脫身哩！

木蘭花沿着馬路踽踽地走着。她又將所有的事從頭至尾地想了一想，當然，她也將谷老爺子的話又細想了一次。

她發現在谷老爺子的叙述之中，完全未曾提到那一幅失了踪的織錦。本來，自己也以爲那幅織錦是無關緊要的東西。

但如今事情越來越是撲朔迷離，在已經發現的一些綫索之中，難以尋得出解決怪事的可能來，那只有再重新考慮本來不值得考慮的事情了。

谷老爺子是剛從外國回來的，而谷老爺子將調查他兒子叛國的事囑托了柯一夢和陳三兩人。如果說，柯一夢，或是陳三要欺騙谷老爺子，說他們已發現

了證據，證明谷老爺子的兒子是被人陷害的，那谷老爺子一定深信不疑的。

因爲谷老爺子一直不信自己的兒子會私通敵軍——雖然木蘭花根據谷老爺子的叙述，覺得他兒子可能眞是個叛徒——那麼谷老爺子一定會從外國回來。然後，柯一夢隨便捏造一人，說這個人便是誣陷他兒子的人，谷老爺子當然也會相信的。

那麼，柯一夢便可以先殺了陳三，再殺了那個人，而說那個人殺了陳三，自己又殺了那個人，爲陳三和谷老爺子報仇。

以谷老爺子過去的聲名而論，警方在凶案發生之後，眞是可能接受谷老爺子的意見，將這件事列爲懸案的。

自己不是已經勸高翔不要再追究了的麼？

如果自己的推測不錯，那麼這一切事，全是一件極大的陰謀，谷老爺子只不過是被人利用來做警方不要追究這件事的擋箭牌！

而這件陰謀當然不是柯一夢一個人進行的。

柯一夢還有一個「合伙人」，就是那個神秘人物，這神秘人物在和柯一夢合作，殺了陳三、趙進之後，又殺了一個人——博物院的資料員。

這使得柯一夢大爲不滿，認爲本來可以平息下去的事情，又重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所以他便和那人見面，結果却遭了毒手。

木蘭花想到了這裏，在街道的轉角處，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的櫥窗之前停了下來，看她的樣子，像是在瀏覽櫥窗中所陳列的五花八門的貨色，但是實際上她却仍然是在深思着。

她想：自己這些推論如果不錯的話，那麼已可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不論谷老爺子的兒子是不是叛徒，這是一件早已無法追究的往事，但柯一夢和人利用了這件往事，利用谷老爺子來作惡。

(二)柯一夢和一個人合作的。

(三)凶案連二接三發生在博物院中，可知事情和博物院有關，簡言之，可能和失踪了的那個印加帝國的古織錦有關。

這是三個結論，還有兩個問題是懸而未決的：

(一)製造凶案的目的何在？

(二)和柯一夢合作的神秘人物是誰？

當然，這兩個問題如果有了答案的話，那麼甚麼問題都不存在了。木蘭花抬起頭來，她紊亂的思緒，總算整理出了一點頭緒了。

就在她一抬頭間，她突然看到，在百貨公司裏面有一個臉色黝黑的中年人正在向她注視着，木蘭花呆了一呆，那中年人立即轉過頭來。

木蘭花立即走進了百貨公司，偏偏公司中的顧客十分擠擁，木蘭花雖然以最短的時間擠到了剛才那中年人站立的地方，但是那中年人却已不在了，木蘭花沿着公司上下轉了一轉，也未曾再發現那個中年人。她當然不能肯定那個中年人就是「神秘人物」，但是他爲甚麼盯着自己呢？

木蘭花出了百貨公司便召了一輛的士回到家中去，她回到家中的時候已經是將近十一時，高翔正在急得團團亂轉的時候！

高翔一看到了木蘭花便怪叫了起來：「你到哪裏去了？唉！我實在急死了，博物院中又發生了凶案，秀珍自稱去追踪兇手，但是一去無踪，到現在也沒有下落，你又不回來，我……」

他沒有再講下去，因爲木蘭花鎮定地望着他，使他更覺得自己太沉不住氣了，他停了一停，苦笑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說來可話長。」木蘭花坐了下來，皺起了雙眉：「秀珍去捉兇手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難道一點消息也沒有？」

「沒有！」高翔搓着雙手。

神經病院女瘋子

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高翔一把抓起了電話聽了一句，便「啊」地一聲，道：「快放她出來，唉，這像是甚麼話，快！快！」

他放下了電話，苦笑了一下，道：「秀珍給人家當作了女瘋子關進神經病院去了，好了，你們兩人總算都有着落了！」

「高翔，」木蘭花不禁笑了起來：「你從甚麼時候起，成了我們兩個人的保護者的？」

「蘭花，」高翔紅着臉：「你去見那姓谷的老東西有甚麼結果，爲甚麼我立時率隊前去只見柯一夢，谷老爺子已不在了？」

「谷老先生和這件事情可以說是沒有關係的，我推斷他是受了人的利用，利用他的是柯一夢，但是柯一夢却也死了。」

「柯一夢死了？」高翔駭然問。

「是的。」木蘭花將大酒店中發生的事，她自己的推斷向高翔約略說了一遍，最後道：「我們如今要做的事，便是找那個神秘人物！」

「是的。」高翔點了點頭：「可是我也有一個發現，我在那幢古老大屋的一個保險箱中找到了半張相片，你猜相片上的是誰？」

木蘭花還未曾回答，穆秀珍的聲音便已從門外響了起來，叫道：「是大頭鬼、落水鬼、吊死鬼！」她一面叫，一面怨氣沖天地奔了進來，她身上還穿着精神病院的白色病服，一進來便坐了下來，然後又立即站起，叫道：「我要放火將精神病院燒了！」

木蘭花望着她一笑，道：「如果你眞去放火的話，那你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精神病了。快別胡鬧了，事情比我們想像的嚴重得多！」

穆秀珍想想自己的遭遇，雖然可氣，但却十分好笑，她忍不住「嗤」地一聲笑了起來，道：「算是我倒霉罷了。」

木蘭花望着穆秀珍搖了搖頭，道：「那半張相片上的是甚麼人，我可猜不到，你說吧！」

穆秀珍剛才在門口是聽到那句話的，她怪叫道：「讓我來猜，我猜半張相片上的人是死了的聾啞人？趙進？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她連猜錯了幾次，未能猜中，索性撒起賴來，她不認識的人太多了，她以爲這一次可以猜中了。

怎知道高翔搖頭道：「不，他是張伯謙院長，你是認識的。」高翔取出了那半張相片來，放在咖啡几上，木蘭花立時全神貫注地看着。

穆秀珍鬧了一個小狡獪，但仍然未曾猜中照片上的是甚麼人，她賭氣不再出聲，也不去看那張相片，自顧自上了樓。

木蘭花望了片刻，才抬起頭來，道：「張院長看到過這張相片了麼？」

「看到過了，他說這是在多年之前，攝於南美洲秘魯，處於沙漠中心的一個山谷中的，那時他正從事印加帝國文物的研究。」

（未完・五）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沙成山在等待消息期間，他已想通了秦百年的陰謀：故意使他焦躁難安，在樹敵越多的情況下被人置於死地。因此他耐心與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傾談……沙成山向三江幫幫主聶虎要了少許「靈藥」，便與李魁五上少林求證……二人回到平安客棧，不見了三江幫的人，却遇到關天水，一句話「藥中動了手脚」，使二人又迷糊了……

火光下，祇見那支木幹上面還嵌着無數粗釘，旋即又被上面的黑衣大漢們合力拖拉上去！

木幹拉至中途，又是一聲大震砸下來！

無憂門的白衣大漢齊聲大叫着閃開一邊，却又見那根滿是鐵釘的木幹又被拖至半空中！

於是，無憂門的人不敢再接近堡門，祇能在堡牆外面齊聲叫罵！

黑龍堡的堡牆高逾五至八丈，沙成山便曾以壁虎功才能攀上，無憂門除了忙着架木梯以外，已無法再從堡樓下面攻入了！

要知黑龍堡威震遼北一帶，名懾江湖黑白兩道，「托塔黑龍」武功高，人面廣，且又性烈如火！

這次爲兒子的婚事是魯莽了些，但却估不到眞的惹來敵人要砸他的老窩，驚怒交集之下，他一面在堡內集中兵力，自己也登城仔細觀察敵人來勢！

此刻，「托塔黑龍」哈克剛與兒子哈玉、總管「熊頭」鐵成剛以及「長白老人」顏如玉等一齊上得堡牆上面！

就在一陣觀看之後，哈克剛嘿嘿冷笑，道：「這羣王八蛋，眞是膽上生毛，就這麼不過兩百人也敢來黑龍堡撒野，吩咐下去，開堡門殺出去！」

便在他的話甫落，忽然後面也傳來喊殺之聲，哈克剛一驚，忙對兒子哈玉吩咐，快率領鐵甲武士過去瞧瞧，究竟堡後來了多少敵人！

哈玉的傷才養好，正自滿肚子的怨氣無處出，聞言立刻道：「爹，不論來了多少敵人，我從堡後率兄弟們殺出去，必然殺他個落花流水！」

一邊，「怒黃河」冉再生與「鬼爪手」李長泰道：「走，我同少堡主一齊過去看看！」

哈克剛道：「認淸敵人來路，盤明來了多少，我們先把力量安排妥當，再迎頭痛擊敵人，不可盲目殺出！」

於是，哈玉率領着鐵甲武士，在冉再生與李長泰的陪同之下，便匆匆沿着堡牆往黑龍堡後繞過去！

「長白老人」顏如玉道：「敵人身穿白衣，如果老頭猜得不錯，他們不是湘西無憂門，便是川南的龍爪門！」

哈克剛沉聲道：「顏兄怎麼看出來的？」

顏如玉指着堡外奔跑叫罵的白衣大漢們，道：「老夫知道，只有無憂門或龍爪門的人方是身穿白衣，錯不了！」

哈克剛怒道：「老夫與這兩處的人並沒有甚麼怨仇，他們爲何不遠千里而來謀我？」

顏如玉道：「也許他們與虎躍山莊聯盟，如今是受了秦百年的蠱惑找上門來！」

哈克剛不相信的道：「去年還曾聞得這兩處人馬與龍騰山莊幹起來，他們怎會又沆瀣一氣？太玄了吧？」

一聲冷笑，顏如玉道：「昨日仇人，今日也會變成朋友，這就是江湖！」

哈克剛咬咬牙，沉聲道：「媽巴子的，如果秦百年眞要蠻幹，此事之後，老子也去燒他的莊子！」

便在這時候，一個黑衣大漢跑過來，道：「啟稟堡主，後面攻來的也是白衣漢子，不過一百多個，少堡主就要往外面衝殺了！」

哈克剛聞言，立刻冷笑道：「好，衝出去，殺他們個落花流水！」

一邊，總管鐵成剛道：「堡主，人馬如何分派？」

哈克剛道：「前後各派出鐵騎一百，我們就在馬上面衝殺！」

顏如玉點點頭，道：「這是擊潰敵人的第一步，但堡內却應駐一部份，以防萬一！」

鐵成剛立刻點點頭，道：「便婦女也都抄起傢伙了！」

哈克剛哈哈一聲洪笑，道：「帶馬，開堡門，隨我殺出去！」

笑聲裡，猛然響起一片「匡、匡匡」鑼聲，這是黑龍堡平日演練中出擊的鑼聲，只見前後堡門大開。

只不過片刻工夫，黑龍堡的黑衣軟皮勁裝大漢們，左手牛皮盾，右手大砍刀，呼喊連聲的衝殺出來！

從石橋疾衝而來的「無憂婆婆」花滿天，忽見火把照耀下從高大的堡內衝出一彪人馬，蹄聲滾動宛如河堤潰決的掩殺過來，忙尖聲大叫：「把刀砍在馬腿上！」

月光裡，只見白衣壯漢們閃掣如電，果然有些大漢滾地往馬腿上狂砍，照上面，雙方便不要命混戰在一起！

混殺中，對面那高大的馬上哈克剛一陣狂笑，他聲如洪鐘的大吼：「何方小醜竟敢不知死活的犯我黑龍堡。可知哈大爺親自出來收拾你等，想要命就快快抛刀跪地求饒，本堡主念上天有好生之德，只加以薄懲放爾生路！」

傀儡門主施夜襲

就在此時，花滿天對護門使者戈幹道：「給我回罵，罵夠了圍上去痛宰這老小子！」

戈幹舞動蛇尾鋼刀，口中連吼道：「姓哈的老小子，別在那兒充他媽的人熊窮咤唬，你們父子二人敢跑入關內撒野到『武林老爺子』的頭上，可見不把我們中原武林放在眼裡，今日爺們找上門，目的是要教訓教訓你這王八蛋，快放馬過來挨刀吧，我的兒！」

哈克剛聽得一淸二楚，虎吼一聲，道：「我要生啖了你這口不擇言的狗頭！」

就在他的吼聲裡，忽然拔空而自馬背上斜掠過來，人未落地，左手鋼盾抖閃，右手砍刀已狂殺十七刀，逼退五個包圍過來的白衣壯漢！

猛的一聲怒叱，花滿天道：「閃開，我來收拾他！」

哈克剛躍落地面，從黑龍堡衝殺出來的黑衣勁裝大漢們便也在一陣衝殺中紛紛躍落馬下！

顏如玉與總管鐵成剛緊緊的掠在哈克剛身側，雙方一經混戰，三個人頓時陷入一片刀芒之中！

花郎迎上鐵成剛，二人一交上手，鐵成剛便仗着塊頭高大粗壯，忽盾忽刀的直往花都身邊逼砍！

豈料花郎雖然曾經雙腿受過傷，但自練了百竅神功之後早已復原，如今又服了秦百年送的藥，精神十足，氣力似牛，對於敵人的撲擊，他只是冷笑連聲，突然一個旱地拔葱，人已飄起三丈，猛然頭向下壓，蛇尾鋼刀已揮出三十七刀，刀刀指向敵人頭頂！

「叮噹」之聲暴響，碎芒點點，鐵成剛的鋼盾怒擋力阻中，人已掠出五步，身子未動，大砍刀平斬如電，口中大吼：「殺！」

又是「噹」的一聲，大砍刀生被蛇尾鋼刀阻於中途，花郎身子尚未落地，空中巧妙的旋踢過來，卡叱一聲，鐵成剛背上着了一記，人已往前仆跌出去！

花郎一脚踢倒鐵成剛，一聲冷笑便往鐵成剛殺過去，豈料鐵成剛是關外摔跤名家，他在身子

落地的剎那間，猛的一個怒翻却以背接地，左手鋼盾上迎，右手砍刀平殺，同時翻轉的左腿橫掃，一招三式，攻防兼備！

花郎苦於對敵經驗不足，忽見敵人平地回過身來，鋼刀已至中途，身子且已懸空，正在危機時候，黑暗中兩團白影疾撲過來，只聽一人口中怒喝，道：「小子休狂，成爺侍候你上路！」

另一白影也厲聲道：「少門主快退！」

兩團白影眞快，兩把蛇尾尖刀更快，快得幾乎可比天空閃電！

於是，空中傳來一聲凄厲的狂嗥，一條人腿抛起丈餘高，「咚」的一聲與花郎的閃掠身形便一齊跌在地上！

「熊頭」鐵成剛一條左腿自膝頭被斬，他只叫了一聲便立刻昏死在地上！

花郎實際上是被鐵成剛的鋼盾砸撞出去的，他跌落地上以後，胸口頓覺甜甜的，强壓住那口鮮血未吐出來！

成林與江水生砍倒鐵成剛及時救下少門主！

那面，花滿天已同哈克剛殺得難分難解！

花滿天的「毒蛇金杖」已經兩次出手而未射中哈克剛，全被哈克剛用盾阻住她的暗器，一時間，二人誰也奈何不了誰！

「長白老人」顏如玉迎戰戈幹與林大木二人，他的一根鐵扁擔，左擊右砸，兀自攻多守少！

雙方力拚死搏，金鐵撞擊得宛似要刺穿人們的耳膜！

花郎撐地站直身子，只見老娘力拚一個大黑漢，便立刻戟指過去對成林與江水生道：「快，你們過去合力助門主，那傢伙一定是哈克剛，過去圍住他狠宰！」

成林側面望過去，只見哈克剛盾砸刀砍，逼得花滿天左飛右閃尖聲怪吼不已！

成林一揮手對江水生道：「殺過去！」

斜刺裡五個黑衣大漢橫裡攔住江、成二人！

其中一人怒吼道：「想撿便宜，門都沒有！」

話聲中，五個人已圍着他二人狠幹起來！

黑龍堡前面呈現膠着狀態，一時間雙方互有死傷，敢情已是難分難解！

黑龍堡後面是一條小山徑，青石階只有三尺寬，山上剛被沙成山放了一把野火燒到堡牆邊！

如今黑呼呼光禿禿的，火把只一照射，便看清來人——更何況無憂門的人身穿白色勁裝，在黑漆的焦林子裡看得更是清楚！

無憂門的副門主譚立人率領着無憂門另外四位護門——齊大元、白虹、司徒光、高占先以及一百五十名兄弟繞上後面，正迎着黑龍堡少堡主與李長泰、冉再生以及百名黑龍堡弟兄騎着怒馬衝殺出來！

就在怒馬疾往敵人陣中好一陣衝殺，無憂門的人有一大半却閃掠在堡牆邊頑强的揮刀便殺！

哈玉見敵人並不往山坡上退，立刻躍下馬來，高聲狂吼道：「黑龍堡兄弟們，殺！」

堡牆上面分別站着不少手持火把大漢，火光之下，黑白二色分得清楚，雙方一經照面，一個勁的狂殺起來……

哈玉狂怒的迎上譚立人，他出手一掄怒砍，口中狂傲的道：「王八猴崽子，本堡與你們何怨何仇？你們竟然潛來遼北，暗中襲我們黑龍堡？」

譚立人刀出如電，連擋帶殺，毫不相讓：「無他，目的有二，一爲替武林老爺出口寃氣，二爲貴堡之金銀財帛罷了！」

哈玉嘿嘿狂笑的猛往上衝，厲烈的道：「好啊！藉秦百年之名，謀劫我們黑龍堡，卑鄙行爲，令人齒冷，今夜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譚立人身形翻飛，蛇尾尖刀閃戳如電，芒彩紛紛，行雲流水般的揮出三十七刀，淡淡的道：「搏殺的過程剛剛開始，血戰的結果尚難逆料，閣下這種大話不嫌言之過早？而我却已看到黑龍堡就將土崩瓦解了！」

哈玉一聲暴吼，道：「放你媽的屁，看刀！」

二人身形乍分又聚，劈掠而過之間，刀光如電，金鐵大鳴，眨眼之間已各自攻拒了二十四招三十二式！

另一面！

「鬼爪手」李長泰暴劈八卦刀迎上齊大元與白虹二人，三個人照上面便是一陣搏砍不休！

李長泰出身山西八卦門，出招走步，半點不亂，他的絕招則是一手神出鬼沒的「鬼爪」！

此刻，李長泰以一抵二，閃掠在兩把砍刀之間，刀劈指掃，攻拒有方！

雙方人馬就在這山坡與後面

堡牆之間展開一場捨死忘生的搏鬥，混戰的演進是慘烈的，混戰形型態更是血肉橫飛與凄厲的慘嗥！

「怒黃河」冉再生自衝出後堡門，一馬當先迎殺上去，雙方剛照上面，他的飛叉雙手齊發，立刻就見白衣大漢往地上倒去，標濺的鮮血未已，他又是兩把飛叉擲出！

混戰中，冉再生衝進白衣大漢的側面，正遇上司徒光與高占先二人從兩邊攔擊過來！

三個人便在幾棵燒焦的枯樹之間混戰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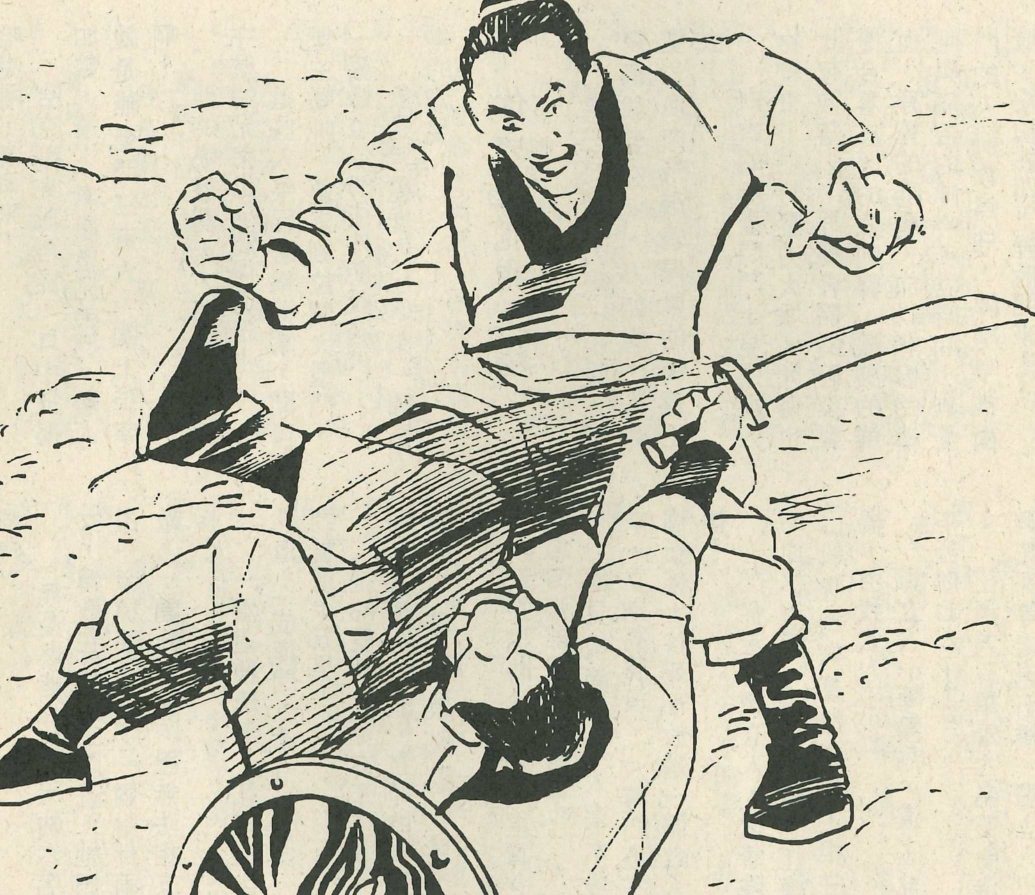
司徒光與高占先二人默契良好，殺法凶殘，冉再生手中只餘下兩支飛叉，便拚命的閃掠在枯樹幹之間，倒是有三株大樹幹替他擋了七刀！

血戰的過程是殘酷的，此刻守在堡上的黑衣壯漢們已開始有人高聲狂叫起來：「媽巴子的，不就是這麼百來個雜種嗎？大伙衝出去，合力圍殲這批兎崽子！」

立刻便有人響應起來！

就在此時，堡前面的混戰似已進入關鍵性一刻！

「托塔黑龍」哈克剛已殺出野性，他那黑鍋似的大臉緊繃着，



花郎大戰鐵成剛。

特號大砍刀潑風也似的怒殺狂劈：「媽拉巴子，就憑你們無憂門這點本錢，也敢遠途跑來撒野，秦百年那狗也太看得起你們了！」

「毒蛇金杖」疾揮如流光閃掠，花滿天桀桀怪笑道：「哈克剛，我們當然還有彩頭可取，你應該明白我們並不只是爲了替秦老爺子爭一口氣，而是你這黑龍堡內存放的金銀寶物！」

哈克剛嘿然一聲，道：「眞是做夢，花滿天，你把我黑龍堡看成甚麼好玩的地方了？告訴妳，妳是偷雞不着蝕把米，等着我活活劈死妳這老婆子吧！」

他的吼聲甫落，大砍刀變得如陣陣狂風，猛往花滿天捲去，敢情是要一陣亂刀斬了！

一邊掠陣的江水生與林大木便立刻自兩側攻上去，兩把蛇尾鋼刀疾削，生生把哈克剛逼出兩丈外！

花滿天厲吼一聲，上身未回轉，毒蛇金杖猛的疾點，又是一蓬毒釘打出！

哈克剛的鋼盾迎着撞去，口中大喝：「殺！」

雨點似的聲音自哈克剛的盾上發出來，但他並未往上追殺，大砍刀橫着暴斬向外，江水生「

啊」的一聲便往地上倒去。

太快了，灰暗中只見江水生拚命捂着自己肚皮，鮮血在他的手指間溢出來，那白淨淨的一段腸子正蠕動着往外流，他的身子往地上一倒，便又奮力的撐着站起來！

林大木看得眞切，一聲狂叫道：「老江！」

不料江水生忽然雙手一鬆，拚着一口氣在，人已騰空而起，那赤漓漓的鮮血在標濺，肚腸飄在半空中，他却厲鬼也似的伸出一雙血手，一頭便撞向敵人的懷裡！

哈克剛拖刀虛招殺中江水生，但見敵人如此慘烈的又撲抱過來，一聲冷笑，旋身疾躲，左手鋼盾橫砸，江水生的身子便撞飛三丈外，無聲無息的死在地上。

「無憂婆婆」花滿天大怒，尖聲狂叫：「殺！」

殺聲和着她的身體，一連七個空心觔斗閃飛在哈克剛的頭上，毒蛇金杖便自九個不同方向疾點敵人。

暗器之聲刺耳，哈克剛連閃帶掠，「卡喳」一聲，忙閃退三四丈外，他已覺得胸前中了一記毒針！

一邊，林大木暴喝一聲道：「哈克剛，拿命來！」

哈克剛身形再旋，口中狂喝如雷，道：「黑龍堡兄弟們，敵人就是無憂門三百人，圍上狠宰啊！」

他的喝聲震天，連堡牆上面守堡的兄弟也全聽得清楚！

這些人早已磨拳擦掌，聞得堡主喝叫，便立刻拉開大堡門，一窩蜂也似的往外衝殺過來！

於是黑龍堡內已傳來一陣密集的鑼聲！

你方退罷我上場

這三百名生力軍一經投入便齊齊放聲怒吼，刀如雪，人如魔，血肉飛濺着悍厲的衝殺上去！

白衣的無憂門鬥士見這批人物殺來，立時壓力大增，死傷也此起彼落——那種骨骼的碎裂聲攪合着皮肉的戳刺聲，標濺的鮮血，猙獰的吼罵，加以悲慘的嗥叫與痛苦的呻吟，立時間，無憂門的人變攻爲守，陣勢早被衝散，紛紛往四下裡散開來！

搏殺的層面向外擴展，原本是三個白衣人合殺兩個黑衣漢的，如今成了五個黑衣漢搏鬥三個白衣人！

「無憂婆婆」花滿天的六名侍女，轉戰在花門主附近，她們已由一旁掠陣而成了一個對付兩個敵人，顧此失彼，已無法相互支援！

一看這種情形，花滿天尖聲吼道：「成護門！傳令二當家，我們暫退十五里！」

她的聲音立刻有了反應，剛剛喘過氣的花郎，立即掠到老母面前，道：「娘快退，兒子斷後！」

就在這時候，副門主譚立人已率領殘部繞到石橋邊！

他見後面黑衣人潮水般湧來，立刻高聲道：「八護門拒守石橋斷後，拚死不放過一個敵人過橋！」

戈幹走近譚立人，拭着臉上的血水，道：「稟二當家，江護門已殺身爲無憂門成仁，拒守石橋，由我七人了！」

譚立人一陣黯然，道：「那就辛苦你七人了！」

花滿天率領着六名帶傷侍女與花郎等走過石橋，譚立人已回過頭高聲道：「無憂門兄弟們，扯呼！扯呼！」

只見白衣點點往石橋這面跑來！

戈幹與成林、林大木立刻攔住自堡後繞過來的齊大元四位護門，七個人攔住石橋一端，力拒追殺過來的黑衣大漢！

從堡後面追過來的哈玉、李長泰與冉再生三人，剛剛到了堡前面，便聽得有人高聲道：「不好了，堡主受傷了，快來人吶！」

哈玉一驚便飛掠過去，只見兩個堡丁正扶着哈克剛往這面走，顏如玉也正揮動鐵扁擔追砸兩個白衣漢子！

哈玉走近哈克剛焦急的問：「爹，你傷在那兒？」

哈克剛見兒子走來，又見自堡內衝出大批兄弟，便沉聲道：「我只中了那婆子毒針，死不了，你們快追殺過去，務必殺他們個落花流水！」

哈玉在無數火把照射下，見兄弟們不少往石橋那面圍聚，就是衝不過石橋，不由大怒，他振臂高聲吼道：「鐵甲武士何在？」

斜刺裡撲過來十二人，其中一人道：「少堡主，鐵甲武士有三人重傷已抬入堡內，我十二人趕過來了！」

哈玉沉聲道：「走，我們殺過石橋去！」

哈玉當先往石橋那邊掠，身後面，黑龍堡十二名巨漢也揮動着砍刀鋼盾衝過去！

正在石橋一端力拒敵人過橋的無憂門七位護法，忽見從黑衣人中衝過來一彪大漢，刀砍盾砸的直殺過來！

七個人發一聲喊，便揮動手中蛇尾尖刀力扎，石橋上面便立刻展開一場殊死肉搏戰！

黑龍堡的鐵甲武士人高馬大，殺法凶殘，哈玉也是悍猛如虎！

雙方便在照上面之間，已是以血搏血，以肉抵肉，誰也沒有發出孬種的嗥叫，除了怒罵，便是刀聲！

雙方對殺對砍在石橋上，忽進忽退，倏閃疾掠，時而殺到橋的東端，不旋踵間又退到橋的西端，血肉力拚九進九退，橋面上已是鮮血舖地了！

便在這緊要關頭，無憂門看似已遠去了，忽然斜刺裡撲過來一彪人馬，這些人來得十分迅速，一到石橋附近，便聞得馬上一人高聲道：「無憂門朋友且退，容我三江幫聶虎替你們斷後了！」

十一個大漢加上五個大脚婆娘，便在聶虎的一聲厲吼中紛紛掠下馬！

只聽得丹江分舵舵主「賽周倉」黑仁厲吼一聲，雙手端着大關刀大步走上石橋，緊跟在他身後面的四名大漢，也都是一律的大關刀！

五個人讓過無憂門七個傷得血人也似的七位護法，立刻揮刀便砍，生把黑龍堡的哈玉及十二名鐵甲武士逼退到石橋下面！

舉着比鐵扁擔還大一倍的鐵槳，聶虎看橋那面黑壓壓的足有三四百黑衣大漢，火把照得如同白晝，立刻高聲道：「三江幫兄弟們聽着，緊守石橋，不必追殺！」

其實聶虎清楚，如果追過石橋，自己只有十六人，如何能敵數百人？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這種虧誰願意吃？

橋那面突然傳來一聲吼叫，道：「對面可是三江幫聶當家的嗎？」

聶虎一怔，應道：「不錯！」

「我是顏如玉，聶兄不記得了？」

聶虎捋鬚哈哈笑道：「記得記得，你曾往大江運過老山人參，我也喝過你的人參酒，哈……」

於是，顏如玉扛着鐵扁擔走近石橋，道：「聶當家怎也率人來遼北淌渾水了？」

聶虎坦然的道：「聶某此來，既不爲名更非爲利，全是一個『義』字！」

顏如玉撫着灰鬚，道：「這話怎麼說？」

聶虎道：「敢問顏兄，哈家父子可在？」

一邊，哈玉忿怒的道：「我就是哈玉！」

一笑，聶虎道：「你父子可曾擄走秦百年女兒？」

哈玉怒道：「關你屁事！」

聶虎臉色一寒，道：「不但擄走秦老爺子女兒，尚且加以凌辱幾乎要命，姓哈的，你們此種劣行，已引起同道們的不滿，無憂門便是基於義憤前來給予薄懲，也叫你父子不可以爲中原武林之好欺！」

哈玉大怒，道：「媽巴子，你們放馬過來，大夥卯上幹，誰撤鴨子便不是人做的！」

聶虎冷哼一聲，道：「休得仗着人多，姓哈的，一旦引起各門派公憤，大家聯手找來，必將血洗你黑龍堡！」

哈玉吼叫如雷的道：「來吧，管叫你們像無憂門一般丟盔棄甲而逃！」

顏如玉立刻道：「聶當家敢情也要同黑龍堡爲敵了？」

聶虎站在橋面上道：「三江幫無意同任何人爲敵，對於這次警告性的搏殺，希望哈氏父子記取教訓，別再到中原橫行，也就大家太平了！」

一邊，三江幫漢江分舵舵主「黑蝎子」花大娘揮動雙戟尖聲吼道：「當家的，我們千里趕來，就是等着一場搏殺，總不能三言兩語算了吧！」

聶虎道：「彼此並無深仇大恨，只要雙方都過得去，也就是了！」

顏如玉高聲道：「這原是一場誤會，聶當家請轉告秦百年，我們不會忘記他給予我們的『教訓』！」

聶虎點點頭，道：「好，話我一定帶到！」

聶虎的話說完，立刻對逼到橋那邊的黑仁，道：「黑舵主，我們走！」

但，就在聶虎等十六人在橋那邊翻身上馬，這面，哈玉一聲厲吼，道：「殺！」

那眞是驚天動地的一聲怒吼，數百黑衣大漢舉着火把舉着

刀飛一般的往這面衝殺過來！

聶虎已在馬上，見這光景不由大怒，雙手揮動大鐵槳迎着撲來的黑衣大法便好一輪劈打！

顏如玉已高聲道：「李老弟！冉老弟！我們抄截過去，一定要把他們攔下來！」

哈玉已親率十二名帶傷鐵甲武士往聶虎迎擊過去，人未到，已見冷焰激閃，叫罵不絕！

一聲怪吼，「三江幫」大江分舵舵主「海裡蹦」曹勇，立刻舞動一對銅鎚與四名青衫大漢一齊往聶虎這邊掠過來！

四名青衫大漢也是各握一對銅鎚，他們佈成一個圓圈，分守在聶虎左右！

哈玉舞動砍刀撲到，便發了狂也似的攻擊上去！

聶虎的坐騎挨了一刀，尚未倒地，他已躍在馬後，只見他奮起神威，把一支鐵槳掄得虎虎生風，已見七把砍刀被砸上了半空中！

十二名已受傷的黑龍堡鐵甲武士，拚了命的往上衝，哈玉更是直逼聶虎，二人照上面，看吧，全是豁上命的狠幹起來！

顏如玉已與李長泰、冉再生三人率領着兩三百名黑龍堡弟兄，直往剛剛退走的無憂門追去，他們邊追邊罵，令人心驚不已！

此刻，外圍的黑衣大漢還有近百人，有些已開始尋找受傷的弟兄了！

哈玉力拚聶虎，而聶虎却眼睜睜的目睹顏如玉率領大部份敵人往回路追殺！

他不僅大感後悔，想不到一時不察竟上了敵人的大當，自己陷於被圍，便無憂門也將受到致命的威脅！

現在，外圍近百名黑衣大漢齊聲狂吼助威！

哈玉立刻加快了攻勢，且沉聲冷哼道：「姓聶的，馬上要你們知道强出頭的下場，我要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我決心要把你們砍爛剁碎和成肉泥，用大車把你們送回襄樊，嘿……」

聶虎大怒，沉聲道：「秦百年說對了，你父子果然狠心狗肺，殘暴成性！」

哈玉猶似吃了定心丸，他下手便盡往敵人要害處，且嘿然的道：「姓聶的，此時此語，是爲自己的將死而呼叫不平？媽巴子的，晚了，你們死吧！」

「黑蝎子」花大娘尖吼連聲，她的四名手下也交叉閃掠，十支「雙叉戟」點刺戳截，別看是女的，動起手來眞不含糊，生把圍上來的七名黑衣大漢擋得連連閃退不迭！

驀地，粗壯的洪聲突然自人羣中響起，副總管巴名揚雙臂高舉，刀盾齊揚中大吼一聲：「黑龍堡兒郎們，往上掩殺呀！」

有三十名大漢隨着他的吼聲往上面撲來！

倚多爲勝大混戰

三江幫丹江分舵舵主「賽周倉」黑仁與他的四名手下正自一路狂砍怒殺，忽見迎面衝來一批黑龍堡死士，個個不要命的殺上來，立刻一聲暴叱，道：「狠宰啊！」

一時間，原本祇有部份人搏鬥，刹時成了混戰一場！

聶虎一見，立刻大吼道：「好不要臉的東西，想倚多取勝了！」

哈玉桀桀怪叫道：「給我殺，殺光！殺絕！一個也不留活口！」

緊接着，一連傳來三聲尖叫，花大娘的三名手下已被近十名黑衣大漢亂刀斬死在地上！

眞慘，祇要是倒在地上，立刻就見有十多把砍刀齊齊落下來，鮮血標濺中，塊肉紛紛彈飛，敢情已被砍成肉團一堆了！

火把閃掠在山溪岸邊，聶虎狂吼道：「這還有人性嗎？」

便在他的怒吼中，雙臂奮力，好一輪狂砸，立刻就見敵人刀飛臂折，一連倒下去七個人！

哈玉七十一刀形同飛流罩來，刹時一陣金鐵撞擊聲，他已乾澀的吼道：「姓聶的，你還能掙扎幾時？」

聶虎尚未回話，又是兩聲淒厲慘嗥，四把銅鎚已被擊上半天空，兩個青裝大漢閃掠過一輪刀光，却被敵人攔腰砍倒在地，刹時又被砍刀砍成肉堆！

曹勇舞着銅鎚掠近聶虎，急切的道：「幫主，快退，我們且往後撤，不能再戀戰下去了！」

聶虎厲吼一聲道：「走！」

就在他的走字甫落，三江幫的人已紛紛騰空而起，他們抛棄坐騎，展開輕功，刹時走得無影無踪！

黑夜給予他們良好的掩護，聶虎等直跑出十多里地，方在一處林子裏停下來！

這眞是一場既懸殊又慘烈的搏殺！

聶虎等一共十六人，如今祇有十人，其中一人逃之不及也活活被砍死！

此刻，聶虎才發覺自己身上也有三處刀傷，而黑仁、曹勇與花大娘三位舵主，也都是血染衣衫，傷痕纍纍了！

花大娘走近聶虎，恨聲道：「幫主，我們不能久留，這裏可是黑龍堡的地頭！」

黑仁也點頭，道：「我們的坐騎已失，必須設法再找些馬來代步了！」

突然，曹勇豎起耳朵，道：「你們聽！」

聶虎側面往南，立刻沉聲道：「祇怕無憂門又同黑龍堡的人幹上了！」

花大娘點點頭，道：「很可能，當時那個姓顏的老頭子親率大批黑龍堡的人追下去了！」

曹勇道：「他們地形熟悉，必定是抄近路攔住無憂門的人！」

聶虎點點頭，道：「如果想安然回去，祇有去協助無憂門，大家合力對付黑龍堡追兵了！」

花大娘甩掉手臂上鮮血，點着頭道：「那就快走！」

聶虎道：「天都快亮了，我們快去！」

一行十個帶傷的立刻穿過樹林，從斜坡上望過去，果然那面一片喊殺聲，火把照耀下，人影幢幢奔掠，刀芒激閃如電，黑白兩種顏色十分鮮明！

聶虎立刻振臂吼道：「殺過去！」

原來顏如玉騙開三江幫的人撤出石橋，便立刻暗示哈玉衝殺！

他自己則立刻夥同冉再生與李長泰二人，招呼近三百黑龍堡弟兄，匆忙的往無憂門撤走的方向追殺過去！

顏如玉揮動着鐵扁擔，狂吼着奔走如風！

身後面，黑龍堡弟兄更是叫罵不絕！

雙方追出近二十里，才在一道山溝子裏兜上，一經接觸，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狂殺成一團！

無憂門的人來了三百多，如今撤下來的祇有二百出頭，且有不少帶傷的！

花滿天與兒子花郎走在前面，副門主譚立人率領七位受傷護法使者斷後，不料後面追兵掩殺過來！花滿天立刻明白，三江幫的人怕是凶多吉少了！

（未完・四十三）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明謙・圖



蒙面女子領着南振岳捨舟登岸。

上文提要：宮如玉與南振岳同時各制住黃氏兄弟，二童子嚇得後退，但很快形勢易轉，黃老福從窗外探進頭來，手上也拿着鐵筒，幸虧甘嬤嬤及時趕及擊斃了他……宮如玉等三人急欲追回南振岳的母親，却被天山一魔擋住，正在難分難解之際，桃花女趕來了，她坦言殺了宮如玉之父崔器之，並答允讓三人聯手攻她，但南振岳不答應……

南振岳哼道：「生死之事，在下並不放在心上，死在妳手下，自然祇能怨我學藝不精。」

桃花女格的笑出聲來，道：「你這話我就聽不懂了，既說死難瞑目，又說生死之事，不放在心上，你究竟甚麼意思？」

南振岳怒道：「難道在下說錯了？咱們今晚這一搏鬥，誰生誰死，不可預測。」

桃花女笑了笑，沒有作聲。當然以她的武功，南振岳要想勝她，不啻是癡人說夢！

南振岳續道：「在下如果一劍把妳殺死了，我就永遠不知道我父親當年和妳何仇何恨，妳為甚麼要殺害我父親？」

桃花女笑道：「很簡單，我要你父親把岳家最厲害的一套劍法，給我瞧瞧，你父親不肯答應。」

宮如玉突然插口道：「我父親呢？」

桃花女道：「也是如此。」

南振岳道：「你劫持我母親，也是為了這套劍法麼？」

桃花女道：「不錯，你父親死了，岳家神劍自然落在你母親手上。」

南振岳暗暗一凜，心想：「原來自己學會的一套劍法，舅父也不知名稱，才取了『蘭陵七劍』，原來叫做岳家神劍！」

南振岳道：「我方才話還沒有說完，就是我如果被妳殺死了，我母親還落在妳手上，所以不公平。」

桃花女「哦」了一聲道：「你要我放你母親？」

南振岳凜然道：「在下正是此意，實言相告，岳家神劍劍譜，當年為我師傳攜走，我挾劍江湖，就是為了尋找仇人的下落。」

桃花女輕笑道：「你現在不是已經知道了？」

南振岳沒有理她，續道：「妳桃花女三個字，在三年前，已是名滿江湖，自然也算得是成名人物……」

桃花女笑道：「別捧我了，現在已經不叫桃花女了，我是太陰宮宮主。」

南振岳繼續說：「妳使用旁門怪異手法，傷我母親於前，今晚又以詭計劫持於後，又算得甚麼？因此，我要妳立時釋放我母親，並且治好震穴之傷，我和妳公公平平的放手一搏，岳某縱然被妳殺死，死而無怨。」

桃花女瞧他侃侃而言，說得義正詞嚴，不覺聳然動容，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語氣稍頓，接着目光一抬，道：「老實說，以我目前的武功，並不是一定還想覬覦你們『岳家神劍』，祇是近百年來，馭劍之術失傳已久，祇有你們祖傳的這套劍法，和馭劍術極相接近，我原祇想瞧上一眼就成，派人把你母親接到桃花源去，即是此意，現在我已經答應放你母親，你祇管使出『岳家神劍』來讓我開開眼界，放心，我不傷你就是了。」

南振岳道：「不成，妳先放我母親，醫好傷勢，只要妳訂下日期，我自會上桃花源踐約。」

桃花女格格笑道：「你是怕我食言，還是怕一劍把我殺死了，沒人下令放你母親？」

說到這裡，不禁回頭道：「總護法，我要是被岳家神劍劈死了，你就替岳夫人治好傷勢，釋放於她。」

天山一魔陰聲道：「老夫遵命。」

桃花女嬌笑道：「你現在總可以放心施展了吧？面對仇人，只管痛下殺手！」

「面對仇人，痛下殺手」，這兩句話，聽得南振岳心頭一陣激動，大聲道：「你真要在下出手？」

桃花女道：「我就是要見識一下『岳家神劍』，這是我給你一個報仇的機會，我說過不傷你，就不會傷你，錯過今晚，你會後悔不及的。」

銀鈴的笑聲，說來輕鬆已極！

仇人相對，那會有這等便宜之事，錯非她自恃武功，根本就沒把南振岳放在眼裡？

南振岳暗中提聚真氣，巨闕劍緩緩在胸前劃了半個圓圈，肅然道：「好！」

「好」字口，右腕一振，劍芒

暴長，劃起一道長虹，猛向桃花女電射過去！

桃花女一身玄衣，在夜風之中只是輕輕一晃，便自避開了南振岳奮劍一擊。

岳家神劍第一招

只聽她嬌聲說道：「這是岳家神劍第一招麼？」

蘭陵七劍，原是七式劍法，可分可合，南振岳大敵當前，自然不敢輕視對方，最近又連遇高手，不僅增加了不少對敵經驗，就是在這套劍法上，也已運用純熟，大有心得。

這出手第一劍，原是旨在試探對方虛實，桃花女身形一動之際，他第二劍已發動，巨闕劍左搖右揮，幻起了一片青芒，像波翻浪湧般直罩過去。

桃花女自恃武功，右手輕輕一揮，拂出一股陰柔勁風，把急襲而來的劍影擋得一擋，便已閃出劍光之外。

南振岳使出第二劍，眼看桃花女依然只是輕盈閃避開去，既不還手，也不封閉，不由喝道：「妳怎不出手？」

桃花女輕笑道：「你只管施展，到了我該封解的時候，我自會封解。」

南振岳怒嘿一聲，突然縱身一躍，直欺而上，巨闕劍搖轉之間，閃化出重重光影。

桃花女雙掌合分，劍光之中已飛起她一片掌影，護住了身體。她居然敢以一雙肉掌，抗拒南振岳手中鋒利絕倫的巨闕劍！

南振岳劍勢掄動，劍氣寒光，化作了一幢耀眼光影，掩去他的身子。桃花女依然靜靜的站在那裡，雙掌舒展，可以看得甚是清楚。

表面上，南振岳劍勢如虹，滾滾的劍光十分凌厲，其實他却打得十分吃力，因爲桃花女手法怪異，雙掌輕描淡寫的一揮，每一記都不離他執劍右腕，逼使南振岳劍到中途，不得不另換劍式。

艾如瑗越看越覺心寒，忍不住緊緊的抓着宮如玉手腕。

宮如玉目注戰圈，輕聲道：「九轉掌！她似乎只用了三成功力。」

她已不再稱桃花女師傅了，只以「她」字代替。

只聽南振岳大喝一聲，那一幢耀眼的光影，突然暴分出三道青虹，同時向桃花女當頭射落。

桃花女似是早已有備，嬌笑道：「這還差不多！」

雙手疾揮，快速無倫的拍出三掌。

三股陰柔內勁，直向三道青虹撞去，盤空青虹似被她綿綿不絕的陰柔掌力擋在身前，再也無法下落。

南振岳口中發出一聲清越長嘯，三道青虹在桃花女身前盤空一匝，倏然間化爲四道青虹！

不！青虹匝地盤空，只是在桃花女身前不住的繚繞，已經由三而四，四而五！刹那之間，已經幻成七道銀虹！

劍光迸射，劍氣瀰漫，一丈方圓之內，盡是森森逼人寒芒，遠望過去，有如一片青濛濛的雲氣！

桃花女眞沒想到對方輕輕年紀，會有如此深厚功力，她在一片電掣繚繞的劍光之下，雙掌向空連揮，以她一身玄功，也只能把七道劍光逼住，心頭不覺暗暗凜駭！

南振岳自然更加驚凜：「自己已七劍同發，手上又是一柄神物利器，還不如她一雙肉掌，這女魔頭當眞非同小可！」

雙方相持約一盞熱茶工夫，只聽桃花女冷冷說道：「岳家神劍，雖非正宗馭劍之術，能發揮到這般聲勢，也頗足可觀……」

她說話之時，手上掌勢，無形之中緩下來了，身外電旋青虹，乘勢暴長，漸漸逼近！

但桃花女的聲音依然接着說道：「可惜，你還只有四成的火候……」

南振岳奮力發劍之際，只覺隨着桃花女的話聲，對方七股陰柔勁力，突然轉强，劍身起了一陣輕震！

不！桃花女蕩漾身前的七八條手影之中，突然有一隻纖纖玉手，柔若無骨，從劍光中伸了進來！

他明明看到了，那隻伸進來的玉手來勢不快，却是令人無法躲閃得開。

青濛濛的劍影突然斂去，人影乍現，南振岳的執劍右腕，已被桃花女緊緊扣住。

南振岳大吼一聲，勁運右腕，猛地一掙，左手却是虛飄飄的一掌，朝桃花女劈去！

他練的乃是玄門「兩儀玄功」，在同一時候，雙手可以使出剛柔兩種不同的勁力，右腕一

掙，堅若金鐵，左手拍出的却是一股陰柔暗勁，直向桃花女身前撞去。

但他在一掙之際，陡然發現桃花女的五指竟然柔若無骨，有如沾在手上的牛皮糖，揮之不去，左手拍出的暗勁，也好像撞在一團陰柔氣體之上，雙方都是柔勁，一點聲息也沒有。

心中一急，不禁嗔目喝道：「妳待怎的？」

桃花女格的笑了出來，說道：「我答應不傷你，但我擒住你，該不算食言吧？你不是急於要看你母親麼？我帶你去還不好？」

她口中雖在說話，動作可是奇快無比，右手抓住南振岳右腕，手一抬，已點了南振岳「肩井」、「將台」兩處要穴。

突然回頭嬌聲道：「總護法，還不把兩個丫頭拿下？」

宮如玉、艾如瑗眼看劍光斂處，南振岳已經被桃花女一把擒住，不禁大吃一驚，木立當場！

天山一魔喝道：「妳們兩個丫頭，難道還要老夫動手嗎？」

宮如玉把艾如瑗朝後一推，身子擋在前面，低喝一聲：「五妹快走！」

艾如瑗因南振岳被擒，早已豁了出來，身形一偏，搶在宮如玉前面，大聲道：「大姐，你快走吧！我讓他們擒回去好了，我不怕……」

天山一魔狂笑一聲道：「妳們兩個誰也莫想逃得出去！」

縱身躍起三丈多高，人如大鳥凌空，雙手揚處，猛向二人當頭撲來！

宮如玉自然認識，天山一魔這一式「神鵰攫虎」，爪風籠罩兩丈方圓，在他爪風下，誰也無法躲閃得開！

不由也橫上了心，銀牙一咬，勁運雙掌，正待硬拚。

驀聽身後有人冷笑一聲。

笑聲入耳，瞥見一道燦若亮銀的光華突然由身後飛起，越過自己兩人頭頂，迎空激射過去！

那天山一魔長袍鼓風，獵獵作聲，雙目下視，烱烱有光，自以爲宮如玉、艾如瑗兩人已是掌中之物，正待往下攫去！

瞥見一道森森白虹劃空撞來，劍勢未到，先有一股冷氣直逼肌膚，不禁心頭大駭！

百忙之中，連人影都沒瞧清楚，雙掌揚處，推出一股强猛絕倫的狂飆，迎着銀虹撞去，把急襲而來的劍光擋得一擋，借勢一沉丹田眞氣，雙肩一偏，疾落地面，雙脚一頓，人已退到三丈開外！

銀虹瀉落，劍光倏斂，半輪皓月之下，多了一個手仗長劍的少女。

只見她絹帕包頭，臉上蒙着黑紗，瞧不清她的面貌，但從她身材看去，最多也不過十八九歲！

天山一魔幾乎不敢相信她方才使的會是劍術中最上乘的身劍合一！

宮如玉、艾如瑗也同時一怔，她們根本不認識這位突然出手相救的姑娘是誰？

那蒙面少女落到地上，連正眼也沒瞧天山一魔一下，立即轉過臉去，兩道清澈如水的眼神從黑紗中透出，落到桃花女身上，嬌聲喝道：「妳還不放手？」

這原是瞬間的事，桃花女左手點了南振岳兩處穴道，右手還沒放開。

突然瞧到有人施展「身劍合一」的馭劍之術，一下逼退天山一魔，心頭不禁駭然，雙目就一瞬不瞬的盯在蒙面少女身上，連拏着南振岳的手都忘了放開。

此時聽到了蒙面少女的喝聲，心頭不禁明白過來，這少女原來是南振岳一路的人，反正自己已經點了他兩處穴道，不怕他跑，口中冷笑一聲，果然右手一鬆，放開了南振岳手腕。

她那裡知道南振岳身上穿着托塔天王昔年仗以護身的金猱衣，連寶刀寶刃都無法傷得了他，穴道那會受制？

只是桃花女武功通玄，被她扣住了脈門，一身功力等於盡失，她這一鬆手，南振岳一吸丹田眞氣，立即向後躍退出一丈開外。

桃花女驀見被自己點了兩處穴道的南振岳，居然在轉眼間自解穴道，躍退出去，不覺心中又是一凜，回頭道：「你……」

但她此刻已無暇再顧南振岳，「你」字出口，目光瞬即回到蒙面少女身上，冷冷問道：「妳是何人門下，看妳年紀不大，竟能馭劍傷人？」

蒙面少女嬌聲道：「我是何人門下，妳還不配問。」

桃花女格格笑道：「小小年紀，口氣倒有這般托大……」

嬌笑聲中，肩不晃，脚不動，人影一閃，快得如鬼魅一般，倏然欺近，輕飄飄的一掌，

已閃電朝蒙面少女拂去。

蒙面少女突現身

蒙面少女閃避不及，舉手一封，身軀飄退了數尺！

這一下，當眞快過電光石火，南振岳、宮如玉等人簡直連看都沒看清楚。

桃花女已在輕輕一拂之後，仍然退回原處，冷笑道：「妳已被我太陰眞氣所傷，縱然內功精純，也難熬得過七日，七日之內，妳可來桃花源太陰宮找我。」

話聲一落，立即回頭道：「總護法，我們可以走啦！」

兩條人影一掠數丈，疾向黑影中投去！

南振岳瞧得心頭一急，大喝一聲道：「桃花女，妳給我站住！」

喝聲出口，正待縱身追去！

那蒙面少女叫道：「南少俠……」

南振岳聽到蒙面少女出聲叫喚，脚下不由一停，回頭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蒙面少女輕聲道：「讓他們去吧！」

南振岳急道：「我母親……」

他迅疾回過頭去，那桃花女和天山一魔兩條人影，已走得沒了影子。

蒙面少女道：「你們隨我來。」

南振岳眼看已經追不上桃花女，不由望着蒙面少女問道：「姑娘是誰？」

蒙面少女輕笑道：「你跟我去，自會知道。」

宮如玉看出這蒙面少女大有來歷，輕輕拉了一下艾如瑗的衣袖，緩緩走了過來，襝衽道：「愚姐妹多蒙相救，不知這位姊姊如何稱呼？」

她江湖經驗果然比南振岳要老到得多，明明是在套問對方來歷，但問得不着痕迹。

蒙面少女笑了笑，指着南振岳、艾如瑗道：「我是奉命接引他們來的。」

南振岳聽得甚是奇怪，暗想：「此女言詞閃鑠，不知是奉誰的命？」

艾如瑗插口道：「姊姊怎會知道我們在這裡的？」

蒙面少女道：「此事關係重大，我也不便多說，你們到了那裡，自會明白。」

艾如瑗回頭朝南振岳問道：「大哥，我們去不去呢？」

南振岳心中疑慮重重，略一遲疑，抱拳道：「姑娘要我們到那裡去，能否賜告地方，在下母親還落在桃花源的人手中，此刻急須……」

蒙面少女不待他說下去，接口道：「你們不用去追了。」

南振岳目光注視着她，問道：「在下母親遭人劫持，如何不用去追了？」

蒙面少女敢情被他問急了，不禁跺跺脚道：「嗯，我說過這裡不便多說，你們只要跟我去，不是很快都知道了麼？」

宮如玉心中一動，忙道：「南少俠，這位姐姐既然這麼說了，就跟她去吧！」

艾如瑗道：「大姐你去不去？」

暗暗扯了她一下衣角。

宮如玉笑道：「這位姐姐不是說奉命接引你們兩人來的麼？我跟着去，只怕不方便呢！」

她雖是回答艾如瑗的話，但却是在試探蒙面少女的口氣。

果然，蒙面少女笑道：「沒有不便，三位一起去好了。」

其實宮如玉縱然明的不和兩人同去，暗中也會跟蹤去的。

蒙面少女話聲一落，接着說道：「事不宜遲，我替你們帶路。」

她不待三人再說，縱身朝牆外掠去。

宮如玉以傳音入密朝南振岳道：「人家已經走了，還不快跟下去？」

一手拉着艾如瑗，聯袂而起。

四人出了黃家堡，風馳電掣一般一路奔去。

南振岳追上宮如玉，也以傳音入密問道：「姑娘認識路嗎？」

宮如玉回頭笑道：「放心好了，這一帶任她跑到那裡，都瞞不了我。」

南振岳不再多問，一提眞氣，緊隨蒙面少女身後而行。

行約半個多時辰，前面已有一條大河阻路，蒙面少女忽然捨了大路，朝一條小徑上走去。

又走了一箭來路，只見岸旁停着一條小船，蒙面少女輕輕一躍，落在船頭，招招手道：「我們渡過江，就到了。」

南振岳、宮如玉、艾如瑗三人相繼縱落。

蒙面少女遞過一隻木槳，朝南振岳笑道：「你幫我打槳咯！」

南振岳接過木槳，忍不住問道：「姑娘究竟要我們到那裡去？」

蒙面少女一手掠掠鬢髮，運槳如飛，一會已到江心，嬌聲笑道：「現在可以告訴你了，令堂已經有人送到一處隱蔽的地方去了。」

南振岳心頭一震，急忙問道：「家母現在那裡？」

蒙面少女低聲道：「前面，半月山。」

南振岳心中一動，這地名聽來極熟，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一面幫着打槳，一面問道：「那是姑娘從桃花源人手中救出來的了？」

蒙面少女道：「不是我，我是奉命接應你們來的。」

南振岳道：「姑娘究竟奉了何人之命？」

蒙面少女嗤的笑道：「你猜猜看？」

南振岳皺皺眉道：「這個在下猜不出來。」

蒙面少女道：「這位老前輩在江湖上名頭很大。」

宮如玉心中不覺一凛，暗想：「莫非她說的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但繼而一想，覺得這蒙面少女武功奇高，不可能會是龍門幫的人。心念轉動，開口道：「姐姐不用打啞謎了，快說出來吧！」

蒙面少女笑得彎下腰去，說道：「瞧，你連自己師傅也會猜不出來。」

南振岳聽得大奇，抬目道：「姑娘是奉家師之命來的？在下何以從沒見過姑娘，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蒙面少女幽幽的道：「我和你見過一次面，也許你想不起來了。」

南振岳還待再問，小舟已駛近岸邊。

蒙面少女起身道：「到啦，快上岸吧！」

捨舟登岸，蒙面少女依然走在前面引路，又走了頓飯時光，才到了一處山坳之間的一座山莊前，蒙面少女領着三人走近竹籬，伸手一推，木門呀然而開。

進入籬門，只覺花香撲鼻，夜色之中，雖然無法看得清楚，但依稀可見到滿園羅列的花畦。

蒙面少女回身關上籬門，領着三人穿越花徑，直向一幢青磚院落中走去，到得門前，舉手輕輕敲了三下。

只聽屋中有人問道：「是葉姑娘麼？」

蒙面少女輕「嗯」了一聲。

南振岳就站在蒙面少女的身後，聽出屋中問話的似是衞勁秋的聲音，心中更覺大奇，暗想：「衞兄和陸姑娘不是守護着荊老丈，怎麼全到這裡來了？」

兩扇黑漆木門開處，燈光之下，那不是衞勁秋是誰？

他換了一身青色勁裝，腰間斜插着一支白玉爲管，烏金爲頭的鐵筆，一眼瞧到南振岳，立即笑道：「南兄請進。」

四人相繼進屋，衞勁秋已經掩上了木門。

蒙面少女扭扭頭，笑道：「衞少俠，領他們進去吧！」

說完，翩然朝左首一間房中閃去。

南振岳道：「衞兄怎麼也在這裡，荊老丈的傷勢如何了？」

衞勁秋瞧了宮如玉一瞧，才道：「說來話長，南兄和艾姑娘走後不久，那申公豹、火千里竟然率領大批高手，重又找上門來。正在危急之中，多蒙王老前輩適時現身，才把他們驚退，吩咐兄弟，把荊老前輩送來此地。」

南振岳問道：「衞兄說的可是家師麼？」

衞勁秋點頭，道：「正是王老前輩。」

南振岳道：「荊老丈傷勢可有變化？」

衞勁秋道：「已由王老前輩解開了受震經穴，目前已經好了。」

南振岳道：「家母呢，也是師傅救回來了？」

衞勁秋道：「剛由兄弟和陸姑娘護送回來，此時正由王老前輩施救之中，荊老前輩也在裡面。」

南振岳道：「有勞衞兄快帶兄弟去瞧瞧。」

衞勁秋道：「南兄請隨兄弟來。」

轉身朝右首一間房中走去，伸手撩起門簾，輕聲道：「南兄請進。」

南振岳心急母親安危，也不再和他客氣，當先跨了進去。

室中燈火明亮，靠窗一張木床上，仰臥着的正是自己母親，陸明慧一身勁裝，坐在床頭，手上拿着一塊面巾，在輕輕的替母親拭着額上汗水。

床前圍着三個老人，各自凝神不語，似乎正在注視着床上病人。

這三個人，除了荊山毒叟外，其餘兩人，一個是紫臉濃

眉，身穿天青緞長袍的老者。

另外一個却是頭盤小辮，頦下留着一把小鬍子，身穿藍布大褂，還沾了不少泥巴，活像莊稼人的老頭！

這下可把南振岳瞧得一呆！

自己師傅，自號洪山道士，從自己懂事起，他老人家一直是道士裝束，長年穿一件灰布道袍，頭上戴一頂道帽，一身裝束，和假冒他老人家的天山一魔完全一樣，但這兩位老人，根本一點也不像師傅……就在南振岳這一驚疑之際，那紫臉老人藹然笑道：「振兒，你來了嗎？」

就是這短短的一句話，南振岳已經聽出來了，這親切的聲音，那正是師傅的口氣，一點沒錯！

只有師傅才叫自己「振兒」，那天山一魔一再假冒師傅，就是叫得不對。

南振岳不再猶疑，慌忙趨前幾步，拜了下去，口中叫道：「師傅，弟子給你叩頭。」

紫臉老人呵呵一笑道：「孩子，快起來，十八年來，你還是第一次看到爲師的眞面目。這位就是半月山莊的主人，爲師多年的老友，半月花農劉老前輩，爲師從前不是和你提起過，劉老前輩博通古今，精於園藝，種花養鶴，悠遊林泉，還不快去見過？」

南振岳聽師傅一說，不禁暗怪自己胡塗，難怪方才聽蒙面少女說出半月山，自己覺得十分耳熟！

半月花農劉中和，不但博通古今，胸羅萬有，一身武功已入化境，據說當年皇帝老子幾次下召，徵他入京，他都視若敝屣，只是在半月山種花養鶴自娛，乃是當代一位大大的奇人。

當下那敢怠慢，立即起身朝半月花農拜了下去，道：「晚輩久仰劉老前輩大名，今晚才得拜識尊顏了。」

半月花農慌忙欠着身子，嘻嘻笑道：「別聽你師傅替老朽臉上貼金，快快請起來，老朽一生就喜歡不拘俗禮。」

他既沒伸手來扶，但南振岳拜下去的身子，却似被人拉了起來一般，身不自主的站將起來。

紫臉老人目光一抬，朝宮如玉、艾如瑗兩人微笑道：「兩位姑娘棄暗投明，深明大義，實是難得！」

宮如玉、艾如瑗已知眼前這位藍袍老人，才是眞正的托塔天王，也雙雙行過了禮。

南振岳抬頭道：「師傅，弟子母親不知還有救麼？」

紫臉老人道：「你母親受震穴道已解，只是元氣大虧，要好好養息上十天半月，好在爲師身上，現有長白派鎮山之寶的千年參王和五台山的石芝，很快也就可復元了。」

南振岳聽到這裡，心中不覺一寬。

紫臉老人回頭道：「振兒，這裡有陸姑娘守護就好，咱們到外面去。」

艾如瑗道：「老前輩，陸姐姐要不要休息，我在這裡侍候好了。」

紫臉老人微微一笑道：「妳們兩位，老朽另有借重之處。」

宮如玉聽出托塔天王的口氣，忙道：「老前輩如有差遣，愚姐妹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紫臉老人撚鬚大笑道：「崔姑娘好說，此事雖無兇險，却也非兩位莫辦。」

宮如玉聽得暗暗一怔，心想：「他怎知我姓崔的？」

大家退出右廂，剛剛回到客堂上。

只見左廂房門啟處，走出一個女子，朝紫臉老者抬頭嬌笑道：「王老前輩，你瞧瞧可有破綻麼？」

南振岳聽她聲音，正是方才那個蒙面少女，但抬目一瞧，不由怔住了！

不光是南振岳，艾如瑗、宮如玉也不禁愕然一呆！

原來她此刻除下面罩，竟然和艾如瑗生得一般無二！

不，無論從面目身材，服飾，神態，笑貌，莫不相同，只是艾如瑗的聲音較爲柔，而這位姑娘說起話來，要淸脆得多！

紫臉老人呵呵笑道：「姑娘蘭心蕙質，舉一反三，那有甚麼破綻，只要說話時稍微柔緩一些，就是桃花女也難分得出來。」

這幾句話，聽得南振岳、宮如玉、艾如瑗立時恍然大悟！敢情那位姑娘是經過了易容，有意扮作艾如瑗模樣！

本來麼，天底下那會有這麼相像之人？

宮如玉心中有些明白，她假扮五妹，必然有事。

那假扮艾如瑗的姑娘道：「王老前輩，那麼我們是不是就要走了？」

紫臉老人點點頭道：「不錯，此刻上路，已經差不多了。」

說到這裡，回頭向南振岳道：「振兒，你母親重傷初癒，必須留在這裡養息，好在半月山莊乃是劉兄隱居之地，就是桃花女，只怕她也沒有這個膽子，敢來此地生事。你此刻就跟葉姑娘動身，一切照爲師柬上行事，不得有誤。」

南振岳望了那葉姑娘一眼，躬身道：「弟子遵命。」

一面遲疑的道：「事情辦完之後，弟子是否回到這裡來？」

紫臉老人道：「不用了，爲師和荊兄等人，一兩日內，也全要離此而去，你們行止，爲師已有安排。」

那假冒艾如瑗的葉姑娘盈盈一笑，柔聲道：「好了，大哥，我們走吧！」

她這一柔聲說話，果然和艾如瑗的口吻已有幾分相似！

南振岳被她這聲「大哥」叫得俊臉驟然一熱！

艾如瑗不禁也飛紅雙頰，但她心中却暗暗着急，此時眼看兩人就要走了，忍不住抬頭問道：「王老前輩，我和大姐呢？」

紫臉老人微微一笑道：「此事關係重大，兩位姑娘老朽另有借重之處，並有薄技相授，兩位請隨老朽來。」

南振岳別過師傅，就隨着假扮艾如瑗的葉姑娘出門而去。

宮如玉、艾如瑗兩人却隨着紫臉老人朝左首廂房走去。

於是武林中正邪兩派，兩股勢力，掀起了各出奇兵的高潮！

* * *

由武當山脈向東的南漳，只是一個山城小縣。

因爲它既非交通要道，平日裡過路的商賈行旅不多，全城只有一家叫南興老店的客棧，座落在獨一無二的一條大街上，平日生意雖輕，但地方倒是挺寬敞的。

這天傍晚時光，南興老店的大門前來了兩乘軟轎，轎後隨着四名青衣使女，一望而知，是富貴人家的夫人、小姐路經此地，投宿來的。

轎子剛在店門口一停，店門中立刻搶出兩名店伙，趨上前去，打躬伺候，說道：「貴客住店，快請上房休息。」

轎前一名青衣使女道：「快去告訴你們掌櫃的，咱們老太太從武當山進香回來，喜歡清淨，你們店裡有幾間上房，一起包啦，不准有閒雜人等進出，知道麼？」

店伙聽得傻啦，開店以來，上房房間，只怕沒有人全數包過，口中沒命的應「是」，使勁朝店中衝去，向掌櫃報訊。

刹那間，戴着老花眼鏡的掌櫃和店中四名伙計全體出動，在店口一字排開，恭迎貴賓。

兩乘軟轎，轎簾掀處，第一乘轎中兩名使女攙扶着走出一個滿頭白髮，圓眼尖嘴的黑衣老婦，右手果然掛了一個「朝山進香」的黃布袋，顫巍巍朝裡走去。

店中的人連忙一齊躬下身去，連頭也不敢稍抬。

當然每個人都在偷看，但每人心頭都感到有些失望，這位有錢有勢的老太太一張臉竟會生得和貓頭鷹一樣！

祇是人家命好，說不定這位老太太的貓頭鷹臉，在相書上還是甚麼大富大貴的格局哩！

第二乘轎，也由兩個使女攙扶着走出一位黃衣小姐。

店伙們偷偷的瞧了貓頭鷹臉的老太太，自然也想瞧瞧老太太的千金，是不是也生得跟貓頭鷹一樣？

但他們這一瞧，不由全都大吃一驚！

這黃衣女郎雖然也是一張圓臉，但柳眉鳳眼，配得甚是恰當，年紀在二十一二，看去甚是嫵媚！

不！她敢情發覺有人在偷窺她了，臉色一沉，登時面罩寒霜，鳳眼之中迸射出打閃般光芒。

老太太顫巍巍的過去了，但她好像心情很好，尤其對店伙們的列隊恭迎表示十分滿意，祇聽她口中一陣桀桀尖笑，點頭道：「很好，每人賞他們一錠金子！」

乖乖，每人賞一錠金子！

店伙們當是遇上財神婆婆，儘管她聲若夜梟，陰沉刺耳，但聽來比九天仙樂還要悅耳，一路謝聲不絕。

上房，燈火通明！

南興老店的所有店伙送茶送水，送酒送菜，川流不息的到上房伺候。

但他們祇能走到走廊入口處，就不准再進去了，裏面全由四名青衣使女服伺。

（未完・卅五）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兩個上船賣酒的老夫婦原來是洪澤湖水寇「刀瘋子」萬里青兩公婆，他們爲了十萬兩銀子欲殺康太守……二人跳水逃走攀上小舟，老太婆攝唇吹口哨，二百多的水寇不顧性命的攏上前，方面蛟等不顧性命，江南三公子祇好捉賊先殺王……船到淮陰縣，知縣毛操長跪在岸上請康太守上岸，於是皇甫歸西易容成康太守，東方長壽與曲十一郎扮侍衛……

丁仲三打個哆嗦，道：「上差，官驛出了事？」

丁仲三這是在裝糊塗。

「娘的，你們的官驛不會在郊外荒林中吧？」

丁仲三道：「你開玩笑。」

那大漢叱道：「誰同你開玩笑！」

他把諭牌一舉，又道：「快叫你們大人收拾收拾，跟我去官船上見康大人。」

丁仲三不敢再多言，立刻往衙門走。

毛操早已聽到了，何用丁仲三去報告，毛操大步走出來，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走，我這就跟你去官船上見康大人。」

那大漢指着丁仲三，道：「還有你，你也去。」

丁仲三點頭道：「是，是，是。」

大漢也不客氣，大步往河岸走去。

丁仲三想問些甚麼，幾次開口，均被大漢吼叱，顯然是不太樂觀。

於是毛操更加毛躁了，他邊走邊拭汗。

* * *

岸邊有小舟，那是毛知縣的公差小舟，他與丁捕頭前往官船求康大人上岸的時候，就是乘的這條小舟。

毛知縣與大漢二人跳上小舟，丁捕頭還猶豫，但毛知縣要拉個墊底的，他此刻祇有拉丁仲三下水。

丁仲三心中一百個不願意，也祇有硬起頭皮了。

* * *

小舟在官船邊靠妥，搭上木梯，毛知縣上了大官船，官船上出現八個家將，他們怒目相向，一人沉聲道：「報個官銜，帶你去見大人。」

這是公事公辦，不客氣了。

毛知縣立刻莊重的報道：「下官，淮陰縣令毛操，拜見康大人。」

那大漢道：「跟我來！」

毛知縣與丁仲三二人一前一後的到了中艙門外，那大漢往艙內道：「大人，毛知縣到了。」

「毛知縣來了，叫他進來吧！」

這是康文義的聲音。

這一回當然不會是假冒的皇甫歸西聲音。

毛知縣惶恐的跪在艙門口。

「毛操給大人叩頭。」

康文義却開了艙門，淡淡一笑，道：「你進來說話。」

毛操暗中看看身邊的丁仲三，二人不知康大人葫蘆賣的甚麼藥。

毛操祇好低頭進了大官艙中了。

他以爲這一回進了城隍廟，報到來了。

* * *

毛操坐在下首，他半垂頭。

康大人把一杯茶推過去，道：「喝茶！」

毛操吃一驚，道：「不喝，不喝！」

他驚慌失措，以爲康大人要毒死他。

康文義淡淡一笑，道：「你知罪嗎？」

祇這麼一句話，毛操錯身離座，噗通又跪下了。

「大人，下官知罪，下官無奈。」

康大人道：「這麼說來，你已承認與東廠番子三當頭薛大山沆瀣一氣要殺害本官了？」

毛操道：「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有此念頭，實在是……」

康大人道：「你說下去，我聽聽。」

毛操道：「大人，五天前東廠有人來到縣衙門，說是康大人會由此經過，要下官定要把大人請上岸，祇要大人上了岸，以後的事情就不許下官再過問了。」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下官祇不過一個小小七品縣令，東廠人豈會把下官瞧在眼裡，放在心上，他們的口氣就是不允許有一點反抗之意，所以……」

康文義道：「所以你便與他們同流合污？」

毛操道：「下官無力對付東廠，下官更無能對付魏公公，祇不過，若說下官同他們同流合污，那是寃枉了下官。」

康文義道：「毛大人，你是否還有正義感？」

毛操一聽，心中一緊。

康文義又道：「我已把薛大山一批東廠番子殺光了，他們沒有殺了我，他們太過霸道自信。」

他臉色忽的一變，又道：「毛知縣！」

「下官在。」

「說，你是否還有正義感？」

毛操已在哆嗦，聞言道：「大人吩咐，下官粉身碎骨，絕不回頭。」

康文義點點頭，道：「這麼說來，你還有正義之心，俠義之風了。」

他笑笑，又道：「你跟我回北京吧！」

他突出此言，毛操心中吃一驚。

「我跟隨大人到北京？」

「不錯，你這兒衙中之事，找人暫代，立刻跟我回去北京。」

毛操道：「我去北京幹甚麼？」

康文義道：「你是最佳証人，要扳倒魏忠賢，非要有力証據不可，你就是有力証據。」

毛操道：「魏公公勢力太大，我祇是……」

康文義道：「放心，你不會有事的，但如果你拒絕，你此刻就有罪。」

毛操咬咬牙，道：「好，我拚着這七品前程不要，也要跟大人去北京。」

康文義道：「太好了，我等你，你快回去把事情做個交代。」

他忽的一笑，又道：「看似凶險，也許平坦，人生本就如同一場賭，如果我們打倒了魏老奸，我就會大力保舉你，毛大人，你琢磨！」

毛操果然心動了。

上京打倒魏忠賢

淮陰知縣毛操帶着丁仲三又匆忙的回到了縣衙，他交代事情也明快，由師爺曹文暫理縣務，又命丁仲三盡快的把老柳林中被殺死的那些東廠番子們屍體匆匆掩埋掉，便是有人問，也說不知道。

三更天微明，毛操已登上了康文義的官船。

康文義很高興，因爲這是有力的人証。

康文義也想到拜兄楊漣，楊漣等人就是死在閹臣魏忠賢之手。

* * *

康文義的官船開航了，一夜之間，淮陰發生那麼大的事情，而且死了東廠三當頭等十多人，可是在淮陰還沒人知道，便是毛知縣暗中隨同康大人同去北京，淮陰人也沒有人知道。

* * *

有條河轉通徐州，徐州太守文明道乃新上任，姓文的當年曾與康文義守過邊關，如果認眞而言，這二人是有老交情的。

祇不過康文義有懷疑，因爲這兩年由京中派出的大員，誰都脫不了與魏公公的關係。

有幾員大官還拜魏公公是乾爹。

康文義並不打算進入徐州城，他也不打算在徐州過夜停留。

就在距離徐州十二里遠的河道上，前面忽然有二十多艘貨船，把河道堵塞住！

那康文義在船上看了一陣子，身邊的毛操低聲道：「這些船是淮河鹽幫的船隻，大人，鹽幫一向霸道，他們的組織十分嚴密！」

康文義冷然一哂，道：「他們仍然是個幫派組織，難道也不怕官家？」

毛操道：「那要看這地方官的作風了！」

康文義忽然問道：「他們在淮陰縣又如何？」

毛操一怔道：「尚還守規矩！」

忽聽船頭家將大吼：「讓開，讓開，別堵住河道！」

不料這家將的吼聲不但無人理會，反而惹得那些船上人哈哈大笑！

笑聲未已，忽見有條大平底船上傳來一聲叱吼！

「是南京來的官船嗎？」

船頭的家將叱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平底大船上的人是個大鬍子，這人站在一個凸出的船柱上面，厲聲道：「販鹽的！」

他好像在調侃的半帶唱，道：「塞上有販馬，西疆販藥材，東海販魚蝦，咱們兄弟苦哈哈，販販鹽巴過生活！」

官船上的家將大吼：「快把船讓開，康大人的官船要過去了！」

「哈……」

對方的人又笑了！

「當家的，如今也驗明正身了，圍上去吧！」

大毛漢手一攔，道：「不，等一等，咱們得弄弄清楚，才能動手！」

他抬頭看官船上，又道：「你們怎麼不多用用頭腦呀，你們想一想，姓康的一路過來，他少說也逃過幾處的攔殺，他憑的是甚麼？」

他戟指官船，對他身邊的大漢們又道：「就憑他船上的男女十幾二十個呀，操！我得看看他這大官船上，是不是臥虎又藏龍，等看準了再下手，一擊而成功！」

他身邊的人齊點頭，因爲這大毛漢子說得十分有道理，也表明他很有頭腦！

大毛漢忽的大聲吼道：「喂，草民想見見康大人，可以嗎？」

那位家將叱道：「康大人奉詔回京，如今祇是離職太守，你不必見了！」

大毛漢咬咬牙道：「他娘的，人言大官難見，小官難纏，如今果然證明！」

康文義提高聲音，道：「你要見本官，幹甚麼？」

大毛漢猛抬頭，祇見果然是康文義康太守站在船上，正自金剛怒目的看過來！

這大毛漢哈哈笑了！

因爲他發覺康大人的身邊祇是幾個家將而已，不見甚麼能人守護！

要知這大毛漢並非別人，乃鹽幫老大，「穿雲鵰」劉子丹是也！

劉子丹不是在河上販鹽的，他奉了東廠指示，把他的力量集中在這河道上，如果不見官船來，那當然皆大歡喜，因爲那表明康太守已經完蛋了！

萬一有大官船來到，怎麼砍了康文義，那就要看劉子丹的手段了！

＊　＊　＊

劉子丹船上沒運鹽，鹽幫兄弟們來了一大車，二十多條船堵在河道上，數人頭也得數上大半天！

鹽幫與東廠番子們掛上鈎，以後大事成功，鹽幫的勢力自然也擴大！

劉子丹乃江湖人物，他與二當家「江上飛龍」耿少華，均是啃吃一方的人物，這種事他們幹得十分自然，也十分的有信心！

那耿少華曾兩次潛入南京，憑着鹽幫的地下勢力，想打聽出龍頭的一切，祇可惜他們沒打聽到，反而在「散財童子賭坊」中輸了不少銀子！

劉子丹也去過賭坊，他恨死東方長壽了！

此刻，劉子丹暗中打出暗號，他的船慢慢的去接近康大人的官船！

官船上的十二名家將正拔刀在手，對移動中的來船叱吒：「閃開！」

劉子丹哈哈笑，道：「大人，我這不是在叫他們把船移開嗎？」

有個家將吼叱：「移往兩岸，

爲甚麼移到中央！」

站在康大人身邊的毛操低聲對康大人道：「大人，這人有詐！」

康文義淡淡的道：「本官早看出來了！」

就在這時候，河道遠處，那條雙桅快船正急急往這面駛過來了！

那當然是皇甫歸西他們的快船！

快船上遠遠的傳來吼叫：「閃開，閃開，運餉官船過來了！」

運餉船還會大聲叫呀！

原來快船上的曲十一郎以爲有盜船攔劫官船，曲十一郎急了，才大叫他這快船是運餉船！

强盜們最愛聽的是運餉船，那可是難得機會！

豈料，鹽幫的目的不是銀子，他們要的是南京太守康文義的命！

康文義也回身看後面，他發覺來了保駕義士們，不由微微笑了！

但就在這時候，忽聽那劉子丹厲聲道：「老二，去攔住那條快船，娘的，甚麼人敢來攪和……」

他邊說，邊抬頭，也認準了康文義站的位置！

劉子丹振起雙臂，忽的拔身騰飛而起，半空中，他的雙手各自露出一把尖刀！

「康大人，別上京了，上西天吧！」

康文義猛的一震，四個家將去護衛。

另一面，毛知縣嚇得就地滾！

毛知縣想不到這人還會飛，江湖上出了這種人，難怪他的捕頭丁仲三不敢帶人去洪澤湖上抓水賊！

毛知縣滾到大艙邊，他再細看！

毛知縣又是一瞪眼，他何曾見過這樣的局面！

祇見半空中出現兩個人，一個男，一個女。

那男的正是劉子丹，那女的，嚄，女的長得可美呀，美得叫人不敢看！

那是個姑娘，姑娘手上兩把刀，兩把比劉子丹手上的尖刀還鋒利！

就見這一男一女二人纏鬥在半空中！

半空中響起了叮叮噹噹的聲音，那還眞的窒人！

兩個人好像會踏雲騰霧一

毛操跪在康文義面前。

般，半天不落下來！

二人有升也有降，二人全然是憑持着一口眞氣在空中出招！

看得鹽幫中人也楞了，官船上的女子是能人呀！

穿雲鵰騰空下擊

大伙抬頭看半空，忽然聽得一聲尖吭的厲嗥聲，半空中也有血雨在飛灑，「穿雲鵰」劉子丹左手尖刀不見了，他大叫着往下落來！

就在「咚」聲中，劉子丹大叫：「殺呀！」

附近鹽幫船上人也響應：「殺上去呀！」

冷伊人自空中落下來，她持刀直撲劉子丹！

劉子丹這才看清楚，同他搏鬥的女子竟然是南京散財童子賭坊的老闆！

劉子丹驚怒道：「賊人，是你呀！」

冷伊人冷笑道：「本姑娘殺光你們這批江湖雜碎，看刀！」

冷伊人刀法怪異，身輕如燕，她吼叱聲中左手尖刀撥開敵人右手快刀，右手尖刀已削過劉子丹的臉頰！

「噢！」

劉子丹雖然忍不住大叫，但他心中仍然叫幸運，因爲冷伊人的那一刀是要切在他脖子上的，他的反應快，他疾縮脖子！

就在他尖嗥中，帶着一身鮮血往水面滾落下去！

劉子丹被他那圍來的船上人救上來了！

此刻，另一面已有兩條鹽幫的船往官船上衝過來，有人厲叫：「殺光他們呀！」

鹽幫的勢力比之江淮幫力量小了些，但鹽幫的人馬十分凶狠，江湖上很少人願意惹上他們！

現在，鹽幫兩條船上衝來四十大漢，他們由船頭往大官船上躍過來。

魚如意與小倩當先迎上去！

魚如意還交代十二員家將，專心保護康大人的家眷！

其實，康大人的十二員家將也早已有過默契，他們有四人配合康大人禦敵，另外八人保護內眷，六名船上人員便祇有自保了！

於是，突然傳來「轟天雷音」，水玲瓏的七弦琴急驟如雨的撥動了！

她不是端坐在那裏撫琴！

水玲瓏抱琴挑指，撥弦如發矢，一頭衝進十幾個衝上船來的大漢羣中！

水玲瓏閃踢旋踏中，她的魔音已開始生效了！

忽聽有人在咬牙，抛刀去捂耳朵，隨之有人鼻孔出血，目迷十色……把搏鬥的人當成了在舞蹈！

就在大伙震驚中，琴聲霍然而上，水玲瓏的七弦琴變了，她抱琴殺人！

祇見她的琴端露出尺長的鋒利尖刀，隨着她的身子旋動，一路把正自迷惘的十幾個大漢刺殺在船面上！

這也祇是轉眼之間的事情，附近的七條船已解了纜繩往大官船上衝來了！

另一面，魚如意與小倩，已把跳上來的十七個大漢堵殺得跳水逃了一半！

有人已在大叫了！

「操他娘的，船上娘兒們似虎狠！」

叫罵中，有人厲聲叱：「林少仲，你聽着，今天非殺了康狗官不可，叫他們衝殺，有人回頭逃，砍了他！」

這個吼叫的人不是別人，「江上飛龍」耿少華是也！

耿少華是鹽幫二當頭。

姓耿的曾帶了四個護法去到「散財童子賭坊」賭銀子，他當然也輸了銀子！

耿少華帶的四人中，有一人叫林少仲！

姓林的聽了二當家的話，冲天一聲雷吼：「那一個退後砍了他！」

就在這時候，斜刺裏一條快船衝過來了！

快船就快衝入鹽幫船團中的時候，姓林的在前面看得眞切，他厲吼！

「甚麼人的船，不長眼睛看一看，莫非趕來送死！」

另一怒漢也叱道：「壞了爺們大事，滅你九族！」

不料快船「轟」的一聲，才發覺船上祇有六個大個子，這六人衝到鹽幫船團中，船上六人不管船了！

六個人圍成一個小圈圈，迎擊衝來的漢子們，祇一看便知道，他們不求有功，但求自保！

這意思更明白的說，他們六人祇是來攪和，搗蛋，也是來阻止船團往官船上快速的圍上！

雙方混戰中，忽然外圍的船上有人嗥叫如餓狠，祇見不少人往血泊中倒去！

耿少華是居中策應的，他回頭，驚見三個不認識的漢子好像進入西瓜園似的，拿人頭當瓜切！

這三個人身子健，武功高，誰也擋不了！

甚麼叫做「擋者披靡」，此刻的光景正如此！

這種情形不祇在一條船上是如此，三條船上皆如是！

慘叫之聲傳來，也引起幾條船上漢子們發了瘋似的在狂罵不已：「大家小心了，有人偷襲呀！」

於是大伙回身來，不再急於往大官船衝殺了！

* * *

原來鹽幫二十多條船，船船連環扣住，堵住了這一段原本荒涼的河段，他們人多勢衆，不宜正面搏殺！

曲十一郎便對皇甫歸西、東方長壽三人下了個決定，令雙桅快船往敵人船團中衝去，他們三人則暗中潛過一段河岸再往敵船上撲擊！

那運河河面並非很寬，再加上鹽幫船團互連接岸，他三人十分順利的便殺上鹽幫的船上了。

東方長壽三人絕不手軟，甚至有殺光這些人的決心！

耿少華見一人以鐵袖神功，殺得兄弟們不及逃避而慘死在那人的雙袖之下，不由驚怒交加的揮刀迎上去！

耿少華還破口大罵！

「他娘的老臭皮，是你呀，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見是耿少華，冷笑連聲！

耿少華揮刀厲叱：「娘的皮，你易容呀，你他娘的臭屁，叫爺們認不出你小子呀！」

東方長壽忽的大笑道：「認出是我，你不能逃了。」

耿少華憤怒的吼道：「今天耿大爺同你小子殊死戰，至死方休！」

東方長壽冷冷道：「你不配！」

他忽的勁急旋身，左袖發出罡氣，捲牢敵人的刀身，右袖疾抖，耿少華一聲厲叫：「哦！」

他那本已傷過的大臉盤，又見碎肉抛飛，眼珠子幾乎掉出來！

耿少華一頭歪倒在人堆裏，他被七八個大漢移到另一船上去了！

東方長壽並不追殺，他已有太多的人等他送上路了！

他的雙袖上已沾滿了鮮血與碎肉！

康文義大腿中槍

那面，鹽幫的幾位大護法甫把皇甫歸西圍上，不料皇甫歸西突然一聲「獅子吼」，那是十分懾人的一吼！

吼聲令他們全身一哆嗦，皇甫歸西已閃過四個人而衝向另一堆人中了！

皇甫歸西身後傳來「噗通」聲，那當然是死人摔倒的聲音，他已經把圍他的人也震住了！

是的，鹽幫幾曾見過這種殺人的手段，那不是在殺人，皇甫歸西的旋頭刀似乎是在刈草！

拿人當草刈，太過份了！

當然，看得人也覺太恐怖了，怎麼會來了這三個殺人不眨眼的「王」！

曲十一郎血笛可以抖出鮮血來，他已殺了快二十個鹽幫漢子了，他也快接近大官船了。

祇不過，鹽幫死了過半人，他們依然不後退。

河面上屍體到處漂，河面上血紅片片往下流，這一仗似乎一方死絕方肯罷休了。

此刻，大官船上有戰鬥，十七個鹽幫殺手把康文義五人堵在船頭上。

水玲瓏搏殺六個惡漢在船中央，在船尾，魚如意與小倩激鬥七名殺手。

冷伊人正自回身攻殺五名鹽幫殺手，因爲護守內眷的八名家將傷了三個。

到了這時候，方才發覺衝上官船的人盡是鹽幫厲害殺手羣。

船頭正自揮刀的康大人，也已浴血了，他是被附近船上一個大漢擲來的一槍扎在他的後大腿上。

康文義是武將，他挨了一槍不吼叫，殺得更凶狠。

大官船已被七條船圍上了。

但外圍的船上已有人投入水中了，就在這一場拚殺混戰中，皇甫歸西一連三聲「獅子吼」，他的人已平飛落在大官船上來了。

「殺！」

人們以爲旱地打焦雷，心神震盪中，皇甫歸西已連殺五名大將，立刻解了船頭康大人之危。

康文義已豪氣干雲的大吼。

「皇甫歸西，殺得好！」

皇甫歸西已飛躍向魚如意與小倩附近。

有七名鹽幫殺手圍堵他，又是一聲獅子吼，皇甫歸西甩開雙袖，抖出他的旋頭刀，殺得這些殺手們就地往河面滾去，魚如意的精神大了。

「皇甫相公，我們聯手殺光這些可惡的凶徒。」

皇甫歸西却對魚如意道：「快去保護大人，他們志在大人。」

魚如意與小倩二人併肩奔向船頭去了。

* * *

忽見一條船上，十幾個漢子紛紛往河中跳去，入水之聲宛如熱水鍋中下餃子，噗噗通通連聲響。

那船上祇有一個人了，那個人披頭散髮，那個人也正是曲十一郎。

曲十一郎見船上人逃亡，他並不去追殺，趺坐在船中央，他的「魔音十八殺」吹起來了。

曲十一郎的血笛帶有碎肉與鮮血，再以他的內功吹起這魔音十八殺，立刻有人一聲大叫：「好難聽啊！」

曲十一郎全副功力抖出來了。

有兩條船往他這面駛來，但聽了這刺人耳膜，扣人心扉的怪音，忍不住張口吐出鮮血來。

忽有人又大叫道：「兄弟們，原來這些傢伙是白蓮教的叛徒們呀！」

白蓮教又是甚麼人物？

原來熹宗天啓二年，白蓮教開始作亂，第二年，也是熹宗三年，魏忠賢掌權，他開始提督東廠了。

那人發現曲十一郎能吹笛傷人，以爲是白蓮教的妖人出現了。

他這麼一聲叫，不少人嚇一跳，白蓮教會妖法，一般人當然怕。

曲十一郎更火了，有人拿他當成白蓮教。

於是，他不吹了，拔身而撲向一條船上，十幾個漢子向他殺到，曲十一郎暴吼如虎：「殺！」

他拔身而上，立刻把三個最前面的大漢殺死在面前。

東方長壽在附近船上正殺得起勁，忽見幾團火把出現在附近。

東方長壽雙袖疾揮，騰身桅

船上只剩下曲十一郎。

上看過去，不由心中也吃一驚。

祇見有四條船上火光衝天而起，分成上下兩個方向往大官船上漂過去。

爲甚麼說漂過去，那是因爲四條船上不見人，熊熊大火燒得凶，火焰升空五丈高還有辟啪響聲。

東方長壽再往水面看，祇見每條燒起來的船下方，水中二十多人在推船。

當然是把火船往大官船上推去。

這是要火燒大官船了，看得東方長壽一震。

東方長壽急忙自桅杆上撲下來，他厲吼。

「快，準備救火。」

東方長壽借船使力，飛一般的上了大官船上。

隨之，他大叫雙桅快船往這邊移過來，準備以雙桅快船把大官船一面先堵住。

曲十一郎也飛到了大官船上了。

曲十一郎大叫：「快，合力往前衝過去。」

大官船上已不見鹽幫殺手們了。

他們死了三十一個人，傷了十幾個，逃下船的也不過七八人而已。

就是因爲大官船上仍沒殺了康文義，鹽幫才又改變戰術，來一個同歸於盡。

從他們的惡戰，可以明白，他們早已有了計劃。

這火燒船，便是他們最後的手段了。

* * *

兩條火船繞過雙桅快船，直往大官船上撞過去。

另一面，那大官船拚了命的加槳疾划，便是曲十一郎三人也抓槳狂划不休。

四條火船果然把大官船圍上了。

這天吹着東南風，火苗子一波一波的撲上大官船，先是三張大帆被燒着，再是艙房起了火。

幾個大漢用水澆，越澆火越大。

皇甫歸西大聲吼叫了。

「快船抵過來呀，保護大人一家上快船。」

快船上，果然有大漢回應。

「快，人往船邊集中呀！」

「咚」的一聲快船抵上大官船一角，康文義一家七口忙着登上雙桅快船，那快船好像要移開。

低頭看水中，七八個大漢在水中推快船。

於是，幾個家將火大了，舉着木槳水中打，活生生的打死三四個。

這時候，大官船火燒起來了，附近船上傳來咒罵聲：「燒死你們這些狗官。」

忽又傳來吼叫：「別叫他們逃掉呀，那條雙桅船……」

另一面果然又駛來兩條船，船上各有十多人舉刀狂叫着殺來了。

康文義祇抬頭看，立刻下了命令。

「不能乘船了，上岸吧！」

有個家將道：「大人腿上有傷。」

康文義道：「這點傷沒甚麼，總不能大家一起死在這河面上。」

雙桅快船打個轉，船已抵在岸邊上了。

康文義對皇甫歸西幾人道：「上了岸，痛宰這批可惡的鹽民！」

曲十一郎對水玲瓏回頭道：「到了岸上，你們負責康大人一家的安全，且看我三人對付他們了。」

大官船火光冲天而起了。

雙桅快船上的男女老幼也跳上岸。

這時候，河對岸鹽幫中有人狂吼：「不能放過姓康的呀，爲死難的兄弟們報仇呀！」

聽聽，殺官不成變成爲兄弟報仇了。

* * *

七條閃躲在河面上的鹽幫船衝過來了。

前面一道堤防高三丈八尺，寬也有兩丈餘，那是防洪河堤，足可與大黃河石堤相比擬。

康文義命四名家將，快護着內眷們往北奔跑。

船是不能再坐了。

魚如意與小倩、水玲瓏與冷伊人，四人在內眷後面斷後，那冷伊人指着北方一片林子，道：「快奔入林子中。」

康文義的內眷中，包括他的寡姐、妻子、兩兒兩女，外加一個投靠他的姪女，那是他拜兄包爲仁的女兒，也已經快二十了。

七個內眷中祇有兩個兒子是男人，也祇不過十幾歲，幾曾遇上過這樣的場面，個個嚇得臉無人色。

還有一個大男人，那就是淮陰來的毛知縣。

康文義受了傷，他打算在石堤上痛殺鹽幫惡漢。

皇甫歸西急忙道：「大人，你快追去內眷們，這兒用不到大人拚命。」

皇甫歸西看看船上鹽幫人馬，再看看正自燃燒的大官船，又道：「大人，他們的目標是大人，我們拚命保護的也是大人，如果大人沒受傷，我不攔阻大人出刀，但大人受了傷，大人如果留下來，我們還得有人特爲大人的安全而拚命，這是划不來的。」

曲十一郎接道：「快走！」

東方長壽道：「我們盡力攔殺，大人由家將們保護，快走吧！」

康文義道：「我怎麼自己先逃，想當年守邊關……」

皇甫歸西大叫：「再不走來不及了！」

兩個家將已把康文義架住，溜下石堤往北邊的林中匆匆走去。

快船上，那位善於易容的楊不邪已與另外五人奔上石堤來了。

楊不邪大聲呼叫道：「喂，一字排開宰人了。」

仍有六名家將與幾個行船大漢揮刀沒走，東方長壽一看，他對楊不邪道：「快，受了傷的也走開，這裡不要帶傷的人。」

他叫着看看兩邊的人，沒有一人要走開。

這光景是打算玩命了。

就在這時候，八九十個鹽幫大漢們舉刀爬上石堤來了，看上去宛如螞蟻出了洞。

皇甫歸西當先大吼一聲：「吼哦！」

他這是一聲獅子吼，隨之整個人已捲進奔來的人叢中，就聽卡卡的砍骨切肉聲。

皇甫歸西宛如一頭瘋獅，何祇是殺了個三進四出，石堤上已屍體橫臥血成河了。

鮮血流過石堤再往河上流，東方長壽更是殺得鹽幫的漢子們哇哇怪嗥。

曲十一郎不見了。

鹽幫追殺康文義

曲十一郎發現七個鹽幫大漢，拚命的去追殺康大人五個，他急了。

曲十一郎心中明白，這七個大漢必屬鹽幫的殺手，今天他們的目的就是康大人。

今天祇要死了康文義，鹽幫就能在魏奸面前抬頭挺胸，但如果今天失敗了，鹽幫死再多的人也算白死。

此刻，鹽幫人馬在拚命死纏皇甫歸西幾個江湖絕頂高手，另在暗中撥出七大殺手追殺康文義。

曲十一郎便在這時候發現了。

曲十一郎也不多叫，怕的是東方長壽幾人會分心。

他拔身半空中，空心觔斗連着翻，五十幾丈處，他把七個殺手攔住了。

曲十一郎冷沉的道：「鹽幫原來是土匪幫呀，中途設伏殺朝廷命官，你們好大的膽子。」

有個殺手冷冷笑，叱道：「康文義別回北京了，魏公公的交代，咱們聽公公的。」

「那個閹賊該死！」

「你是甚麼東西，膽敢咒罵公公？」

曲十一郎已忍無可忍了。

「我是你們的招魂使者，殺！」

他大吼一聲，舞着血笛撞上去了。

鹽幫果然派了這七大殺手功夫高，祇一上來，曲十一郎就覺出這七人與船上那些漢子們不一樣。

七個人都俱有不錯的功夫。

閃擊在一瞬間，忽聽有個怒漢吼道：「留下三人纏住他，四個人跟我去殺那姓康的。」

果然，三個怒漢品字形的把曲十一郎圍住了，再看另外四人，兩人一排往遠處追去了。

三個怒漢圍往曲十一郎不衝殺，他三人全力緊守門戶，因爲他們知道曲十一郎厲害。

他們的目的祇是困住曲十一郎，等到追殺康大人的四人得了手，他們三人就會撤。

曲十一郎祇要往一人撲去，另外兩人必撲殺，於是，曲十一郎站在中央不動了。

曲十一郎的血笛奏上唇上了，他的「魔音十八殺」立刻間响徹雲霄。

初時三人還冷冷笑，但聽得稍久，三個人的臉色變了，三人也忍不住的「哇哇」吐出鮮血來。

有個耳朵出血的大漢舉刀便殺，口中厲叫着：「別吹了，殺！」

曲十一郎拔身而迎上去，他就是等的這一刻。

當他的笛中尖刺切過那人的脖子時候，他的身子已到了第二個人的身邊了。

第二個人正自抹去鼻孔流的血，曲十一郎的血笛正扎入他的脅下入肉三寸。

於是曲十一郎冲着第三人哈笑了。

「你……你是白蓮教的人呀！」

曲十一郎搖搖頭，道：「白蓮教玩的是幻術，我的不是，我的是氣功，你不會懂的。」

他忽然遙看遠處，四個大漢快追上康大人幾個了，不由一聲厲叱：「死吧！」

他拔身一躍而越過那人的頭頂，這一回他不用血笛去殺人，左腿力盤，右足踢得那人舉刀不及而頭已垂下，這一腿把那人的脖子踢斷了。

曲十一郎也不多看一眼，拔身騰空而起，祇見他每三次空翻足點地，一路追到林子邊，四個人已與幾個家將狠幹上了。

曲十一郎也不多言，出手就奪命。

他連殺兩人之後，另外二人合力向他撲來。

曲十一郎已殺紅了眼，不等二人到，奮起一腿直把一人踢出幾丈外，咚的聲起，那人挺了一下不動了。

曲十一郎冲着唯一的活着怒漢嘿嘿笑，道：「我這就切你的頭，你小心了。」

他隨之拔身而起，看上去他就是去切那怒漢的頭。

他這是另一種先聲奪人的殺法，因爲誰也相信曲十一郎有這個能耐。

怒漢當然盡力保護他的頭。

怒漢的刀盡在頭上狂盤不休。

曲十一郎便在這時候如同游魚一般閃過怒漢的狂殺，他的血笛却巧妙的切過怒漢的右腿後跟。

一挺又歪，怒漢倒在地上了。

「他娘的，你說切老子的頭，爲何切斷老子腳筋？」

他的意思是罵曲十一郎不守信用！

曲十一郎却冷冷一笑，他不屑多言！

曲十一郎祇對兩個家將吩咐：「砍了他，快保護大人進入林子裏！」

兩個家將早已憤怒了，兩把刀對準那怒漢一陣砍，砍得地上一團血肉模糊！

曲十一郎早已奔向石堤去了！

* * *

石堤上搏殺十分慘烈，厲嗥聲，狂叫聲不絕於耳，人們似已忘了自己的存在！

這時候祇有刀，刀才是他們的生命力！

當曲十一郎再衝回來的時候，他的雙目盡赤，他也大聲吼叫：「我把他們殺光了！」

他沒瘋，一個人如果殺了那麼多人還沒瘋，這個人就是魔，是神！

曲十一郎不是神也不是魔，但他的呼吼却令人吃驚！

十幾個大漢往他圍過來了！

曲十一郎厲叱：「我要殺光你們，就如同殺他們一樣的一個不留！」

他還手指住林中的方向，果然有個大漢驚呼：「不好了，大護法七人死了！」

看上去鹽幫的漢子們同仇敵愾的要拚命了！

河面上發出「卡察」聲，大官船已傾斜了！

（未完・十五）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明謙・圖

上文提要：

胡不愈等三人被困小島，但他已想好應付之法，叫小于小徐先行離去，二小離去後即照吩咐搬家……盈盈學得絕藝後到處找人比武，先是白又新，繼又找羅烈，二人均陰溝裏翻了船……小于和小徐又遇到錢莊，小于坦誠說出她弄鬼，錢莊見他沒苛責自己，便坦白說出她叫莊倩，是「九重天」的人，盈盈窺見到妒火中燒，找她比武……

「噢？她居然說跛足，塌鼻子，還有八字眉。」

「也許是試你！」

「當然，想引起我的同情，因為她如說她自己美，會造成我的自卑而遠離她，這女人也不大單純。」

「她是『九重天』的人，居然敢對你說，看來……」

「她可能已猜到你知道她的來歷了。」

「也許莊倩這名字仍是假的。」

蕭盈盈敗過十餘個高手，不是夠份量的她還不屑出手。

今天她在西湖上遇上了峨嵋派掌門萬海峯。

此人已七十歲，但看來不過五十歲多一點。

為人樸素，風評極佳。

他聽說師弟在東北買的人參丟失，到處惹事，很不放心，就親自到中原來找萬重山。

他祇帶了一個大弟子李啟聖。

蕭盈盈本來不認識萬海峯，但聽旁人指指點點，在酒樓上某桌上的老人即峨嵋派掌門人。

她現在一聽到或見到這等人物就很高興。

她要不斷地勝利，她要活在勝利中。

有一天打敗了所有的知名之士，她也要成立一個幫會。

她直接來找萬海峯，道：「是萬掌門人嗎？」

「正是，姑娘是……」

「小女子姓蕭，聽說掌門人技藝超羣？」

「不敢，不敢！」

「掌門人也別客氣，小女子想請掌門人賜招！」

萬海峯道：「姑娘，是哪一門派中人？」

「我沒有門派，是跟母親學的，母親藉藉無名，且已過世。」

萬海峯不由十分不悅，真是太冒昧了。

祇不過也是有經驗的人，看出盈盈不是泛泛之輩。

萬海峯道：「萬某老了，姑娘何必……」

「老爺子，我今夜在西湖孤山詠梅大師『梅妻鶴子』的林和靖墓前候教，不見不散！」

盈盈說完就走了。

李啟聖道：「恩師何等身份，祇要一去，就降低了身份。」

萬海峯微微搖頭。

「就讓徒兒代師去一趟。」

萬海峯道：「你不成。」

「恩師，這女人祇怕還不到二十歲，怎麼可能……」

「你不懂，學武要有好資質，師承也許更重要。」

「她說姓蕭，却沒有聽說有個姓蕭的年輕女高手。」

「為師聽說過，『白頭翁』和『武夷聖母』都敗在此女手下。」

李啟聖不由暗驚。

他相信恩師也許比羅烈及上官紫高些，但能高出多少？

「師父，還是由徒兒先出手試試看。」

「那是多餘，自找虧吃，今夜為師准時前往。」

＊　＊　＊

弦月如鈎，在孤山上林和靖墓旁站着兩個人。

一個是峨嵋掌門人萬海峯，另一人是他的首徒。

這一帶還有岳飛的墓，也有馮小青的墓。

三更正，一條人影如飛而至，正是蕭盈盈。

李啟聖撤劍要上，立被喝止。

萬海峯道：「姑娘為何要找萬某印證？」

「本姑娘以為要有進境，這是最佳捷徑！」

這話是對的，但必須具備極高的造詣才成。

萬海峯道：「姑娘比甚麼？」

蕭盈盈道：「拳掌、兵刃皆可，由掌門人自選。」

萬海峯道：「就在拳掌上拆幾招吧！」

蕭盈盈道：「掌門人請！」

萬海峯道：「姑娘先請。」

蕭盈盈道：「理應敬老尊賢，萬掌門請！」

「我不能以大欺小！」

「祇怕用不上一個『欺』字！」

萬海峯涵養夠好，也不由暗暗冷笑，年輕人太狂了。

就算身手不俗吧，總該有點風度。

萬海峯祇好先出手。

五十餘年將近一甲子的功力，非同小可。

附近蔓草「忽忽」作響，威力可及三丈方圓。

蕭盈盈也不敢大意，試接了五七招後，她以為萬海峯比「白頭翁」羅烈要高些。

但是，她學的玩藝太深也太高，奇招異式，招招殺着，步步危機，萬海峯心頭大凜。

他不是怕死，他驚於一個十幾歲的人竟有此絕學。

萬海峯接了十五六招，忽然疾退五步，道：「姑娘，不用比了！萬某祇怕接不下妳五十招……」

蕭盈盈道：「萬大俠，你估得太高了。」

她仍然欺上，繼續進攻。

萬海峯越打越寒心，也就更加慚愧。

他身為掌門人數十年，居然叫不出此女的武功名稱。

在此情況之下，信心自然全部瓦解。

結果也不過三十九招，被一腳踢退兩步。

這當然是失招，沒出四十招，而嚴重失招，輸得沒有話說。

盈盈以為萬海峯比「白頭翁」羅烈、上官紫、白又新及莊倩等都高出不少，不由雄心萬丈。

＊　＊　＊

林雪樓和白如意找小于沒找到，她們又折了回來。

她們以為小于可能又回到胡不愈處。

至少遇上胡、徐等人也可以知道一切情況。

這天二人趕路過了宿頭，祇好在一小尼庵中供宿。

此庵地處荒僻，佔地也不大。

庵主是個三十五六歲，頗具姿色的中年尼姑。

看樣子，全庵一共也不超過十個尼姑吧。

二人經過住持許可，為她們騰出一間禪房。

此刻已是二更將盡了，白如意低聲道：「伯母，這尼庵在這荒山之中，而上自庵主下至小尼，最大的也不過三十來歲，最小的不過一二十左右，她們不怕壞人……」

林雪樓示意噤聲，然後以「傳音入密」道：「如意，妳的江湖經驗已經增長不少了，這尼庵不尋常。」

白如意道：「前輩認不認識這個住持？」

「不認識，因為她的輩份晚，但一看眼神就知道是一流高手。」

林雪樓道：「晚上要提高警覺性……」

大約是四更不到，三更將盡時，她們聽到了動靜。

林雪樓扯了白如意一下，低聲道：「把身上拾奪一下。」

「是，伯母。」

「注意！動手時要防暗器，時時佔上風頭。」

「怎麼？她們用毒？」

「不知道，但提防點沒有錯。」

「是的，伯母。」

「走，我們出去了……」

林雪樓以劈空掌砸散後窗，二人穿了出去。

她們這才發現，這些人正在堆柴木想放火燒她們。

林雪樓和住持碰了面，道：「妳我有仇嗎？」

中年尼姑道：「妳這次出現，大開殺戒，兩手血腥，武林同道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必有仇？」

林雪樓冷峻地道：「我殺了甚麼人？」

「『東海三仙』及『勞山雙狐』，還有……」

林雪樓道：「妳親眼見過？」

「沒有，『東海三仙』等人被殺却是事實。」

「他們的死一定和我有關？」

「他們之事為甚麼和別人扯不上關連？」

「妳是何人？」

「法靜。」

「我是問你的俗家名字。」

「說了妳也不知道！」

「好！我有沒有殺死『東海三仙』和『勞山雙狐』姑且不談，今夜我先要廢了妳這個佛門敗類！」

林雪樓撤下了長劍，中年艷尼也用劍。

白如意早已撤劍在手。

林雪樓一接住持的第一招兩式，就心頭一凛。

人眞是不可貌相，如此小庵，又如此年輕，竟俱有上乘劍術，立刻生了戒心，白如意一人接了三個。

白如意偏逢盈盈

儘管這艷尼劍法高超，祇可惜她面對的是超級高手，五十招後，艷尼落了下風。

於是又有兩個小尼撲上。

那邊白如意以一敵三，頗為吃力，但尚能支持一會。

林雪樓以「傳音入密」對白如意道：「如意，抵擋不住妳就先走，出庵往東有一小河，可以藉水逃走，在彼岸等我。」

白如意也以「傳音入密」道：「我怎能留下伯母。」

「不必為我操心，我隨時可走，但一定要妳先走之後才行。」

又打了一會，四個對付白如意，六個對付林雪樓。

這局面又維持了三四十招，突然又出現了兩個陌生臉孔的漢子，他們一加入，林雪樓壓力大增。

這兩漢全對付林雪樓。

林雪樓又以「傳音入密」道：「還不快走……」

白如意搶攻兩招，越牆而出，在牆外又向牆頭上的人射出一蓬梅花針。但這些人閃過梅花針死追不捨。

就在這時，忽然出現了一個蒙面人。

這蒙面人往牆上一站，凡是想越牆追出的人都被擋了回去，就沒有一個能突破他這道防線的。

林雪樓看得清楚，不由心頭一震。

這就是那個經常協助于靖而被疑為于勉的人嗎？

于勉是她的亡夫，她對于勉太熟了。

儘管此人的身材頗似于勉，背的劍也頗似于勉，但夫妻那麼多年，她仍可看出這人不是于勉。

因而林雪樓體會到，此人被疑為于勉而不否認，居心也許十分陰毒，他的目的就已要冒充于勉。

此刻她獨接艷尼，兩個三十來歲的男高手，外加兩個小尼，共五人之多，其中以艷尼及兩個男人最高。

這三人的實力總和，絕對不低於「白頭翁」等師兄妹的實力，這使林雪樓感到重大的壓力。

其實這三個高手中最厲害的還是艷尼。

她的劍術中往往有些怪招。

祇不過林雪樓是武林頂尖人物，她的「雪飆爪」在劍上施展開來，更是凌厲無匹，這三人在她的劍芒過處，陣陣寒浪，砭骨生涼，也不免不停地顫抖。

白如意逃出了幾個小尼的追逐，剛剛喘口氣。

如此一來，她就不必潛入河中逃走。

甚至她想再回去看看林前輩。

就在這時，來了一個蒙面人。

白如意道：「妳也是那尼庵中人？」

蒙面女人不出聲，往上貼，白如意掄劍拒敵，絕對沒有超過五招，長劍已到了對方手中。

這是甚麼人？白如意被震住。

看樣子很年輕，和她的年紀差不多。

怎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妳……妳是甚麼人？咱們有甚麼仇？」

「嘿……」這女人陰冷的聲音使白如意心頭發毛，道：「我是誰？現在妳應該已經知道了吧？」

「你是盈盈姐！」

「別那麼親暱！妳搶別人的男人時却夠狠毒的。」

白如意道：「盈盈姐，到目前為止，于哥哥雖然不太諒解你，那也是由於妳把我踢下絕壑，但他仍然惦記妳！」

「惦記又如何？有妳在，我還有份？」

「盈盈姐，我不否認也喜歡于哥哥，可是妳先我後，我……」

盈盈打斷了她的話，道：「妳必須認了！」

盈盈駭然，她相信不論如何賣力，她接不下對方十招。

這是多麼氣餒的數字。

祇不過她還是要動手，不能任人宰割。

她想不通盈盈為甚麼會變得

萬海峯和他的首徒站在林和靖墓旁。

如此陰絕？她當然想不通。

這次她主動搶攻，希望能搶到先機，維持久些。

先機是搶到了，但第二招就變了先機又被對方搶去。

不出六招，長劍又被擊落。

她要去撿起長劍，盈盈就進一步，她祇好放棄。

「妳知不知道我會如何整妳？」

「妳為甚麼那麼毒？」

「人家已建立的情感被妳破壞，妳不毒？」

「你們並未訂親下聘，我為甚麼不能？再說，于哥哥娶妳，我寧願屈居小星，也是甘願！」

「妳眞下賤！」盈盈往上一貼，白如意知道不成。

她往後側急退，盈盈竟先在那個方向等她。

白如意急忙打住，要再改變方向却已經來不及了。

盈盈的手扣住她的脈門時，忽然感到後面有人。

此刻盈盈已非等閑，身隨意動，放棄而疾退。

面前一個蒙面人，站在兩步以外。

這個蒙面人當然就是剛才在尼庵牆上阻止小尼追逐白如意之

人。

盈盈依然不懼地道：「你行嗎？」

蒙面人道：「可以試試看。」

白如意不放心于伯母，就趁機奔回尼庵。

盈盈道：「你似乎想冒充于勉，但你不是。」

蒙面人道：「妳想以面罩遮住妳的秘密，妳也辦不到。」

盈盈心頭一動，道：「你知道多少？」

「一點點，一點點。」

「能不能透露一點點的一點點？」

蒙面人道：「妳的絕活有那麼一點昔年名氣極大的『陰陽雙絕』藍氏兄弟絕學的影子……」

盈盈不能不佩服此人的見聞廣博，自她學了藍氏兄弟的絕學，和好多高手印證過，就沒有一個人能認出來。

盈盈道：「你眞會胡扯！」

蒙面人道：「看妳的身手，已躋身頂尖高手之列了。」

盈盈道：「有沒有到此境界，要以尊駕作試金石。」

蒙面人乾笑了一陣，道：「好！眞是幸會！」

於是二人動上了手。

他們都沒有亮兵刃，但任何一掌都比刀劍鋒利多多，這眞是有史以來最火爆最狂烈的搏殺，蒙面人是第一次，盈盈更不必說了，自她學成絕技，還沒有人能接下她五十招的。

但是，他們打了七十招、九十招、一百招，還沒分出勝負。

兩人都十分折服對方的技藝，也都下了戒心。

這世界上當眞是沒有第一的，誰是第一？誰又是頂尖？

一百二十招時，遠處來了一人，蒙面人道：「妳以爲一百五十招能分出勝負？」

盈盈道：「不知道。」

蒙面人道：「以後再比如何？」沒徵求她的同意，身子已倒縱而起，這本是一式「金鯉倒穿波」身法。但一般倒射不過五七丈，此人一射就是十二丈。

那知此人一走，林雪樓却來了。

盈盈這才想到，蒙面人並非不敵，而是不願和林雪樓照面，由此可見，這蒙面人並非于勉，怕林認出本來面目。

林雪樓道：「姑娘何人？」

盈盈當然不敢出聲，却悄然地出了手。

林雪樓接了兩招，不由心頭大震，如此年輕而有此絕技，眞是太可怕了，於是雙方都盡全力拚搏。

一個是「雪飆爪」沒曾敗過，一個是想擊敗「雪飆爪」。

盈盈有個計劃，先擊敗「雪飆爪」，再去找盟主「千手劍」莊嚴印證，她希望能連續擊敗這二人。

兩人邊打邊驚心，盈盈這才知道，爲甚麼有人想陷害林雪樓，說她濫殺無辜，也不過是妬忌她的絕技罷了。

爲甚麼也有人想殺小于，當然也是由於他的「夢迴陰陽玄功」玄妙而霸道，想激起武林公憤，羣起而攻之。

和剛才對付蒙面人差不多，盈盈以爲自己所受的壓力和蒙面人動手一樣，一百招沒分勝負，一百五十也沒有，直到兩百零幾招上，林雪樓掌式陡變，掌尖把盈盈的髮髻掃開，盈盈雄心大挫，疾退一丈。

林雪樓道：「姑娘何人？如此年輕有此身手，可以說……」

盈盈不敢出聲，乾脆扭身馳去。

至少，天下無敵這目標已經達不到了。

林雪樓皺皺眉頭，並沒有追。

這工夫白如意道：「于伯母似乎不認識這個年輕女人。」

「是的，但有點眼熟。」

「她就是盈盈，剛才和一個蒙面人打了一百多招，不分勝敗，後來伯母來了，那蒙面人似乎有意迴避伯母先走了一步，然後盈盈又和伯母動手。」

「她是盈盈？」林雪樓十分驚奇。

「是的伯母，她恨透了晚輩，她說我搶了于大哥……」

「這個女人走了偏鋒，她的武功進步太快了，路子倒有點像『陰陽雙妖』藍氏兄弟的武功。」

* * *

在東海島上，胡不愈爲老人治病。

他當然盡了全力，至少要治到他自己要求的程度，那就是使老人清醒過來，但要答非所問。

因爲胡不愈猜透了婦人的意圖。

這老人是不是常寶齋還大有問題。

這一天婦人問胡不愈，道：「胡大國手，你以爲機會有多大？」

胡不愈道：「一半一半。」

「那就是五成成功，五成失敗？」

「是的。」

「你看這十來天來，有無起色？」

「有一點點起色。」

「照這樣下去，最遲兩個月該有好轉。」

「很抱歉！我也拿不準！」

「大國手要加把勁兒！」

「這不須叮囑，在下盡力就是了。」

「我信任大國手。」

「但在下有幾句話必須先說明白。」

「請說！」

「這位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可以說已到了油盡燈乾的檔口了，在下能盡全力使他醒過來，已算盡了全力……」

「那是當然，我無意要大國手使他走動如意，活蹦亂跳……」

老人逐漸有了起色，婦人很高興。

她特別交代部下，要對胡不愈尊敬些。

這天深夜，婦人已經睡了，部下有二人在海邊巡邏。潮聲有如奔馬。

就在這時，老人忽然睜開眼來。

胡不愈心頭一震，他也未想到這麼快。

因爲他自老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人睜開眼表示已清醒過來。

胡不愈道：「老人家醒了？」

老人點點頭，道：「你是胡大夫？」

胡不愈道：「正是。」

老人低聲道：「附近有沒有人？」

胡不愈向門外及窗外看了一下，道：「沒有。」

老人道：「我有話告訴你，你能保密？」

胡不愈道：「當然。」

老人道：「我是被人家控制的。」

「我可以猜到。」

「人家想要我的絕學。」

「是老人家自己的絕學？」

「是老夫師門的絕技七招。」

「只有七招？」

「是的，可是這七招非同小可。」

「在下相信，不知這婦人是何人？」

老人道：「大概是『九重天』的人。」

「他們要老人家的絕學？」

「正是，胡大國手是他們請來的？」

「一言難盡，在下是不得不來。」

老人道：「我想把七招絕技傳給胡大俠。」

「傳給我？」

「是的，請胡大俠把此技傳與有爲的青年人。我信得過胡大俠。」

胡不愈道：「老人家沒有後代？」

「有是有，但不成器，傳給他們只怕會危害武林。」

「老人家可以告訴我你後代的名字，在下暗中觀察一番，如果中規中矩，在下可以代傳與他。」

老人微微搖頭，道：「不行，我不想作孽。」

胡不愈道：「老人家能不能下床走動？」

老人道：「現在只怕還不成，但老夫可以把絕技傳給你。」

胡不愈再向門窗外看看，只有兩個部下在海邊監視，於是老人教了他一招。

胡不愈大爲驚奇，絕招果然不同。

於是半個月內，教了他七招。

這天會了第七招時，胡不愈道：「老人家有何打算？」

老人道：「老夫想脫出他們的手掌是不容易的，走一步算一步了！」

胡不愈道：「老人家從現在開始，裝聾賣傻，對付他們，看看能不能放了你？」

老人搖搖頭道：「恐怕不大可能！如果你能走，就快走吧！」

「老人家有沒有甚麼事要在下代辦的？」

「沒有了！」

第三天胡不愈告訴婦人，說是老人家已經醒了。婦人大喜，立刻來見老人。

婦人道：「恭喜你，你老人家醒了！」

老人道：「妳是我的媳婦是不是？」

婦人應聲道：「是……是的……」其實不是。

老人道：「我兒子呢？」

婦人怔了一下，道：「他不在這裡……」

老人道：「我要見見我兒子……」

事實上老人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姪子，但不成材。

婦人向胡不愈苦笑一下，道：「我會去找你的兒子……」

老人道：「妳到底是我兒子媳婦還是孫子媳婦？」

婦人又向胡不愈苦笑一下，道：「我是你的兒子媳婦……」

老人道：「妳騙我……妳是我的女兒……」

婦人攤攤手，沒有說甚麼。

胡不愈不在的時候，婦人道：「老人家，你那幾招絕學還記不記得？」

老人道：「我的武功都是絕學……」

婦人道：「我只要那七招。」

老人道：「我記起來了，是不是這七招？二郎擔山……霸王敬酒……葉底偷桃……蘇秦背劍……抱虎歸山……」

婦人大力揮手，甩甩頭奔了出去。

正好胡不愈走來，道：「怎麼回事？」

婦人道：「人是醒了……可是顛三倒四的……」

胡不愈道：「年紀太大了，這要過一段日子看看再說……」

胡不愈和婦人約定，老人醒了就算達到目的，可是老人醒了之後，婦人一字不提。似乎還要留胡不愈繼續治病。

胡不愈當然心裡有數，他正在找機會離開此島。

＊　＊　＊

小于和小徐在飯館吃飯，又遇上了莊倩。

莊倩上次聽到二人說髒話，掉頭而去。

可是她也很聰明，仔細想想，至少于靖不是個風流浪蕩的年輕人，八成是故作下流，想把她唬跑。

所以她決定和小于接近，不再上當。

「于哥哥，又遇上了……」

小于道：「是哪一位？」

「我是莊倩……」

「噢！是莊姑娘，久違了……」

「于哥哥，今天我請客！」

小徐道：「今天是甚麼日子，莊姑娘要請客？」

「過去都是于哥哥付帳，我也該付一次呀！」

飯後，于、徐二人不能馬上回家，因爲他們還不想讓莊倩知道他們的住處。

於是他們在街上溜躂。

他們溜了很久，莊倩老是跟着，這時來了二人，一看打扮，就知道不是中原人。

年紀較大的道：「你可是于靖？」

于靖道：「正是，二位是……」

那人道：「蔡林是你殺死的？」

于靖立刻猜出了，這二人必然是「苗疆二鬼」，道：「正是。」

「爲甚麼？」

「因爲我最恨施蠱害人！」

老二道：「小子，你納命來吧！」

小于道：「在街上打鬥不方便，我們到郊外去。」

五人來到郊外，莊倩也來了。

于靖以「傳音入密」告訴小徐及莊倩，要他們小心二人的蠱，找上風頭。

小于先出了手。

事實上「苗疆二鬼」的身手不高，只是蠱厲害而已。小于以一對二，綽綽有餘。

但是不久，他就感覺不對了，深知已中了蠱。

而旁觀的兩小正要出手，也覺得氣血滯窒不通，不由大驚。

不久，小于被擊倒在地。

事實上，小于現在的「夢廻陰陽玄功」又大爲進步，根本不須睡很久，甚至閉閉眼就成了。

但是，遇上使蠱行家就不成了。

「苗疆二鬼」老二道：「老大，如何處置這小子？」

老大道：「他殺了蔡林，當然要償命！」

老二道：「另外兩個呢？」

老大道：「他們既然是一道的，就一起打發！」

老大又道：「咱們走吧！」

老二道：「不宰了他們？」

老大道：「沒有咱們的解藥，他們能活得成嗎？」

「對對……走吧！叫他們慢慢地死……」

二人才走出數步，來了一人，道：「回來！」

「苗疆二鬼」老二道：「叫誰回來！」

「就是叫你們二人！」

「你知道我們是誰？」

「不是『苗疆二鬼』嗎？」

機關算盡空歡喜

「既然知道，還敢這樣無禮！」

來人道：「不過是以下三濫技倆害人而已，有甚麼了不起……」

老二已出了手，老大也沒閑着。

那知來人根本不給他們施蠱的機會，一出手就是絕學。

絕對想不到，一共兩招，「苗疆二鬼」就躺下了。

就算「苗疆二鬼」身手不怎麼樣，以二對一，兩招是不是太少了些？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爲來人用的是眞正的絕技，不要說「苗疆二鬼」這等貨色，就是高手，也接不下來。

來人正是一代國手胡不愈。

他剛用的，也正是東海島上老人常寶齋所教的七招絕技之二。

他是誠心想試試這絕技到底有多厲害。

胡不愈一看三小中了蠱，立刻搜出了解藥，爲三小除蠱。

小于道：「胡伯伯，你剛才似乎只不過兩三招就把他們撂倒了！」

「不錯！我用的是別人的絕學。」

「誰的？」

「東海島老人常寶齋的絕學。」

「怎麼？老人的病治好了？」

「差不多了！」

「老人把絕技傳給了胡伯伯？」

「對，但那婦人不知道。」

「這麼說，老人可能脫離他們的手掌了？」

「可能，我離開時，老人已能下床了，但他裝着不能動。」

于靖道：「老人常寶齋感激胡伯伯治癒他的病，而以絕技相贈？」

「是的，不然的話，他的命途會很慘。」胡不愈道：「我們走吧！」

小于道：「『苗疆二鬼』怎麼辦？」

胡不愈道：「由於這兩個人一生中害人無數，我已點了他們的死穴！」

到了鎮內，三人和莊倩分了手，三人返回新搬的家中。胡不愈道：「我不在時有沒有發生甚麼事？」

小徐道：「由於這兒無人知道，沒有發生甚麼事。」

胡不愈道：「于靖再開始治眼睛吧！」

于靖道：「不等我娘回來嗎？」

胡不愈道：「我這一搬家，不知何時才能遇上你娘，我看還是先開始吧！」

小徐道：「在這兒治眼睛也很好，沒有人知道我們住在這裏，就無人干擾……」

小于很緊張，再治不好機會就不多了。

就在第二天，胡不愈爲于靖治眼，一切順利，把眼睛捂了起來，要三天才能打開。

＊　＊　＊

盈盈敗在林雪樓手下，曾窩囊了一陣子，但她想開了，林雪樓兩百招才贏她也差強人意了。

今天在洞庭湖畔，她遇上了一個人。

她現在的作風和過去大不相同，若在以往，她會立刻上前相認交談，但現在，她忽然決定蒙了面。

她要看看，這個人到底藏了多少拙。

於是她出了手。

這個人本很自負，自不再藏拙以後，少遇對手。但是和盈盈一接上手，就吃了一驚。

這麼年輕的女人，居然有此功力。

不到五十招，蕭乾挨了一掌退了三步，道：「妳是何人？」

盈盈不出聲，掉頭疾馳而去。

蕭乾凝目望去，覺得身材十分眼熟，很像盈盈。

他却想不通，盈盈爲何要蒙起臉來和他動手？

蕭乾當然想不通，盈盈已經不尊敬他了，她自己的私生活十分糜爛，也瞧不起這個父親。

蕭乾越看越像盈盈的身段，就暗暗跟着。

果然，在後跟着看她的身段及行路姿態，豈能認不出自己的女兒？她確是盈盈。

蕭乾却不由越想越不舒服，自己的女兒不認他，却和他動手而且擊敗了他。

這是不是報應？

又追了一會，正要上前拆穿盈盈身份，忽然自林中奔出一人，攔住了盈盈的去路。

盈盈仔細一看，不由心膽皆裂。

來人竟是「陰陽雙妖」老大藍宇。

盈盈作夢也想不到，藍宇居然未死。

這正是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藍宇發出一串冷笑道：「就算妳蒙了面，我仍然可以看出，你是蕭盈盈……」

盈盈不出聲。

「妳絕對想不到我還沒有死，對不？」

「當然，這祇怪我們兄弟二人甚少涉足江湖，經驗奇缺，不知人心險惡……」

蕭乾暫時藏在大石之後偷聽。

他不知道這些日子自己的女兒都作了些甚麼事？怎麼會半年光景，武功突飛猛晉。

藍宇道：「我們兄弟二人對妳，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妳卻以怨報德……」

盈盈不出聲，因爲她實在也沒有甚麼適當的話可說了。

「怎麼會想到，妳這個毒女人，會以女人最下流的方式，勾引我們兄弟二人，使我們互相猜忌，翻臉成仇……」

「這也祇能怪我們兄弟二人頭腦太單純，自卑心理太重。結果老二不治死亡，而我……」

盈盈靜靜地聽他說話，她想知道，以藍宇當時所受的重傷又怎能不死？

藍宇道：「妳絕對想不到我的命大，遇上了一個找我報仇的人，他非但沒趁人之危，反而救了我！」

盈盈暗暗的吸口氣，這的確是命大。

她很希望知道這個人是誰。

祇不過可以想像，能找藍宇報仇的人，身手一定和藍宇差不多。

「現在，妳可以自衛了，用我們的武功自衛，因爲我們都一招不留地傳了妳，後果無論如何慘，妳都沒有話說！」

盈盈道：「對，我會自衛的。」

她現在已恢復了信心。

對方兄弟二人都全部教了她，而她估計，藍宇身體也剛剛復原，他不可能有別的新招。

在重傷初癒之下，盈盈以爲她應該能佔上風。

藍宇道：「蕭盈盈，妳是臨時起意賺我們的武功，還是一開始就謀定而後動？」

盈盈道：「這又有甚麼分別？」

藍宇道：「好吧！妳自衛吧！」

（未完・十七）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孔　翔
插　　圖：明　謙　洛　文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